雅樂頭藤原忠世同

右此書間合烏子無下繪口奥ヲ來紙置テ書之、奥ヨリヒタ〳〵トタヽミ、上眞中ニテ卷留、凡ハバ三寸五分計也、上ニ直ニ充所以下書之、圖在左、

謹奉　報章

日本國臣

雅樂頭藤原忠世無印

大炊頭藤原利勝　謹封

阿波守藤原忠行

讃岐守藤原忠勝

朝鮮國禮曹參判麾下

日本國臣雅樂頭藤原忠世回翰朝鮮國禮曹參判閣下遙賜華箋發緘窺嚴意三官大使、不辭海陸千里之嶮適來獻貴國王殿下寶書述高命賀吾新日本國主攀其高躅實舊交隣盟之厚也殊備靈區之珍產數般忻納惟幸小臣亦受芳贈件々拜收不罄謝辭別截署印一統答書述心緒越略繁辭伏仰自愛珍重、

龍集甲子冬十二月　日

日本國　臣雅樂頭藤原忠世朱印

右書モ、連印之書ノ如、奥ヨリヒタ〳〵トタヽミ卷納圖在左、

謹奉　報章

日本國臣雅樂頭藤原忠世朱印

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遠傳玉汗近知芳意吾新大樹源君既續令緒主日域列國諸臣繼踵入侍君々臣々父々子々善哉今也三員官使捧貴國王殿下詔書來、述賀禮備異產領納珍重徹臣亦受數般之恩惠且喜且愧彌修隣交互無隔礙者公私之大幸何事如焉餘具在一統署印之牋上順序自齋、

龍集甲子冬十二月　日

日本國　臣大炊頭藤原利勝朱印

右書奥ヨリヒタ〳〵トタヽミ卷納圖奥ニアリ、

謹奉　報章

日本國臣大炊頭藤原利勝朱印謹封

朝鮮國禮曹參判麾下

右奉行衆之書共、廿三日早天ニ大炊殿雅樂殿へ持遣、清兵衛使也、即朝鮮信使へ被遣自分之音信モ被遣由也、但右書連判之書一通、桐之箱ニ入、緒環アリ、上書付無之、大炊殿雅樂殿書モ前々ニ同、前之箱用意シテ被遣也、朝鮮人對馬守、井豐前、以酊、極月廿四日、立江戸歸路、一朝鮮衆出仕之翌廿日、介方長老被送書案、在左、

謹呈日本禪僧錄司金地長老楊下屢聆禪風私勤馳想昨者緣僉公輸効心力獲達命宣旨懋昭睦鄰之義歡裕甚多矣其領國報以歸旆遲速亦復在師之善謀而已餘蘊倩於馬島之緩頰汗略別錄莞留如何書不盡意冀垂法照不宣主臣頓首、

天啓肆年冬十二月　日

荷潭

龍溪

孤山

此書黃紙如經ヒタ〳〵ト折テ書之、

別錄　人參壹斤　花絲綃陸匹　花席參卷

計　此別錄白紙、如經折テ書之、

此別錄ト右書トヲツニ入ニ架籠、架籠白紙、外題赤紙也、左ニ圖アリ、

日本禪僧錄司　金地長老　榻下

謹封

謹啓ニ鮮朝國三官使旅寓檐下、日之先所領華牋手之不ル釋、口之不ル置、公計紛擾、以ル故裁答遲引、似ル慢非ル慢、伏乞高恕、三般之恩惠、實不意之嘉貺也、抑僉爺麾下、捧ニ貴國王殿下詔書ヲ、不ル辭ニ海陸千里之嶮ヲ而來朝、吾大樹源君受ル禮、歡顏叮嚀之祇待、荷ニ衰榮者所ル具瞻ル也、早整出ニ國報ニ、歸計甚在ル近、全ニ使節之禮、發ニ動策之譽者、誰不ニ抑止ニ哉、椿國有ニ隙地ニ信ヲ口亂道、聊述ニ卑臆ニ云爾、三官大使出ニ朝鮮ニ、來ニ拜ニ侍源君御前ニ畫棟朱甍、輪奐美、寶冠珠履、禮容全、盛筵揖ル袂一班坐、高案羞ル珍百物連ニ帶ニ、得ニ回章ニ歸ニ故國ニ、定知殿下意欣然、

日本僧錄司前龍淵以心叟崇傳　朱印ニ

此返書ヲ內曇鳥子二枚續テ書之、奧ヨリヒタ〳〵トタヽミテ、上ノ眞中ニテ卷納、上書ナシニ架籠ヘ入、架籠モ內曇ノ鳥子也、外題ナシニ直ニ書之、右之圖在ル左、

謹答

日本僧錄司前龍淵以心叟崇傳　印ナシ

朝鮮國三官使　旅寓檐下　謹封

一極月廿四日、右之朝鮮ヨリ到來之書簡之寫、幷日本ヨリ返簡之寫共、以上六通板倉周防殿（京都所司代）ヘ爲ニ披見ニ上ス、土井大炊殿ヘ遣次、飛脚之便宜ニ御上セ候樣ニ申遣ス、朝鮮ヨリ周防殿ヘ書

ヲ越候由候間、其返書上方ニテ良長老被ニ書候樣ニト、心得ノ爲ニ右之案共上ス、是ハ大炊殿御內意故也、〇略中

一同〇寬永二年正月廿二日、板周防殿ヨリ正月十八日之狀來、內膳ヨリ被ニ屆ル、案在ル左、

先度は被ニ入ニ御念ニ、御狀過分不ル淺存候、則朝鮮人返札良長老賴、如ニ此調遣申候間、寫進上申候、大炊殿へ可ル然樣ニ御心得奉ニ賴候、拙者も隙明次第可ニ罷下ニト存候間、於ニ其地ニ御禮可ニ申上ニ候條、不ル能ニ巨細ニ候、恐惶謹言、

正月十八日　板倉周防守重宗　判

金地院侍者　御中

猶々被ニ入ニ御念ニ被ニ仰下ニ候故、朝鮮人返札遣辱奉ニ存候、昨日朝鮮人も京都を罷立、淀ニ而船に乘、大坂迄罷下候、何事も面上に御禮可ニ申上ニ候、以上、

日本國臣周防守源重宗拜復朝鮮國臣禮曹參判閣下、三使奉ニ命鼎至、遠致ニ我殿下踐位之賀儀ニ、實是交隣芳意、不朽盛事、其在ル斯哉、其在ル斯哉、鄙臣叨ニ繼ニ襲父業ニ、留ニ守都城ニ、忝達ニ貴聽ニ、忽擎ニ華緘ニ、兼領ニ珍貺ニ、依ル錄祗受、仰謝萬々、第以ニ公務無ル暇、不ル能ニ附ニ貴使之驥尾ニ、同赴ニ東武ニ、且往來接遇、亦似ル甚薄ニ、方切ニ浩歎ニ而已、餘詳ニ近臣僉議之答書矣、只此不ル罄、伏惟昭亮、

日本國臣周防守源　重宗

龍輯乙丑〇寬永二年孟春　日

一同正月廿六日、良長老正月十七日之狀下ル、朝鮮ヘ板防州ヲ返書之案付ル、其案在ル左、但防州返書ノ案ハ、右ニ防州ヲ來候同前也、不ル記ル之、

書之案來ル、朝鮮ヘ板防州ヲ返書之案ハ、右ニ防州ヲ來候同前也、不ル記之、

朝鮮國禮曹參判吳百齡奉ニ書日本國板倉公足下、我朝廷聞ニ新國王襲ニ位、當ニ价馳賀ニ、兼答ニ馬島賀使之來意ニ、且承ニ足下繼ニ續令業ニ、鎭ニ撫都下ニ、其接ニ遇使臣ニ、以ル時往還、達ニ命宣旨ニ、懋昵睦隣之義、寔在ニ足下ニ善盡ニ心力ニ耳、仍達ニ本國人口ニ、前日來及ニ盡還ニ、留在ニ貴境ニ者、更仰無ル遺刷出ニ、付ニ此使臣之歸ニ、則兩國交驩、萬

世永敦豈不休哉、土宜雖薄、亦係朝廷恩數、笑領幸甚、統希丙亮、不既、

朝鮮國禮曹參判吳　百齡

天啓肆年○我寛永元年捌月　日

別錄

虎皮二張　從周防殿三使へ音信　金襴五匹、貼金屏風六張　花襴絹五匹、蒔繪重匣三坐　白苧布參匹　花席參張

計

整

〔大猷院殿御實紀十二〕寛永五年、是年○中略宗對馬守義成も同くいとまたまふとき、此ころ韃靼人、朝鮮の西邊を侵掠するよし聞召るれば、歸封の後、速に朝鮮の王城へ使者をつかはし、そのさまつばらに巡察せしめ、もし王城急難あらば、援兵をつかはすべしと面命せらる、

〔交隣考略〕方長老杉村采女入漢城事例

患難相問者、睦隣之義也、寛永四年春二月、東萊府使柳大華贈書於本州○對馬曰、韃狙犯我國之西鄙、國中騷擾、各官力不暇接待送使禮也、願貴州念國難撤回使船以救一時之急、事定之後、復修歲禮、幸甚云々、於是寛永四年春三月、遣古川右馬之助而問其事勢、欲差援兵、厥後朝鮮亦告胡賊安定焉、寛永五年、東都之執政問義成公、○宗氏以其所聽答之、于時藤堂泉州公、竊告義成公曰、願歸州之後、直遣使於朝鮮之漢城、具探問事狀、而可以聞于東都也、朝鮮若有急難、則隣睦之國、要差援兵、是上之意也、義成公歸州之後、乃遣方長老杉村采女於漢京也、其書簡議論問答及日史在朝鮮記錄中也、

方長老參內儀式

寛永六年夏四月二十五日、方長老參內、從者恕藏司、松尾加右衛門、島田近左衛門、瀧源六、下田源右衛門、上下ヲ著テ供奉、崔判事騎馬ニテ先導、朴判事、姜判事、李判事、騎馬ニテ後ニ從、方長老亦騎馬

ニテ也、此時韃賊在遼塞、而兵未息、故洛中禁衛事故也、馬僕從皆朝鮮ノ者出ヅ、一ノ門、興化門ト額ヲ挂ク、此門ノ間十間許ノ所ニ下馬ノ大石有リ、馬ヨリ下テ徒行、門ノ左右ニ弓ヲ肩ニシ箭ヲ腰ニスル者、一方二千人バカリ、枚ヲ啣セテ辻固メセリ、門ノ內ヨリハ鑓ヲ持タル者二ノ門ノ內ニ及デ、左右ニ間モ無ク列立テ、切石ヲ以テ中ノ一筋ヲ疊ム、是ヲ除ケテ不踐、唐ノ勅使、國王通ラル故也、二ノ門ヨリ三四町程行テ、紫宸殿ノ前二三ノ門有リ、此門ノ外ノ小廳、綿ヲ張リテ座ヲ設ケ、花席ヲ敷キ、其上ニ半疊ヲ敷キ、曲彔有リ、裝束ヲ著ル爲也、此所ニ於テ裝束ヲ著、書啓ヲ判事ニ渡ス、少時シテ承政院ト云天奏官、門ノ階ヲ上テ禁庭ニ入ル、此門ノ左右ニモ弓箭帶者警固シ、庭半花席ヲ敷キ、下官ノ拜ヲ致ス所也、紫宸殿ノ額ヲ崇政殿ト竪ニ書ク、國王紫宸殿ノ上壇玉簾ノ中ニ在ス、殿前ノ階上ニ兩人左右ニ立テ、其脇ニ衣冠ヲ著タル官人東西ニ別レテ立ツ、方長老階ヲ上テ肅拜ス、東西ノ官人東ヨリ拜ト唱レハ、西ヨリ興ト唱フ、節ニテ長ク音ヲ引ク、國王御簾ノ左右ニ、大臣歷歷トシテ立、肅拜了テ階ヲ下テ、始メノ所ニ於テ裝束ヲ改メ、掛羅ヲ著ケテ、譯官等指導シテ賓館ニ入、從一位ノ內府、對盤ノ命ヲ承テ出迎テ對拜、盛物以下盡美麗ニシテ、造リ花香照布ヲ染造リタル者也、侍者バカリ相隨テ、拜ヲ致シ宴ニ上ル、餘ノ從伴等ハ別館ニテ從二位ノ內官對盤也、宴中ニ國王ヨリ大臣ノ內官勅使ト成テ、從容飲燕シテ、容懷ヲ伸ヨト告グ、此時曲彔ヨリ下リ、揖禮シテ返ス、酒九獻如例、畢テ歸ル時、內官捧シテ出ヅ、國王ヨリノ賜物、紙色色、筆墨照布、人參等ノ物也、此日方長老進上物、金扇子十柄、朱二斤、大柑四十五顆、上書ニ日本差來臣玄方進上ト書ス、崔判事曰、送使ノ國書朝鮮ヨリ先師賜リ置キ、予今每歲往來ス、故ニ臣僧ト書スト也、此時杉村采女參內無之、其始李同知、崔判事、朴判事云、參內之事、方長老、杉村采女同日可宜ト云、采女長老ハ爲兩國上京、某對馬主ヨリ警固ノ爲ニ來ト云テ固辭ス、其子細ハ送使多年ノ未收ヲ訴ン爲也、四月廿六日、於禮曹宴享對禮、盛物曲彔酒行九獻如例、此日韃狙兵亂ノ事ヲ問ヘ、兩國和交始

終ヲ論ズ、對盤ハ禮判書姓名洪瑞鳳、參判姓名李景稷也、李景稷、元和三年吳允謙ト同時ニ日本ニ信使ニ來ル人也、五月五日、杉村采女參內肅拜、同月六日、杉村采女禮曹宴享、方長老對揖、杉村采女再拜、三官禮曹宴享、吏曹判書金尙容出席、禮曹判書參相揖而已、酒行如法、此日方長老備ニ說兩國古來通好之誼、從今而後益勿怠、則兩國生靈之幸也ト云、欲歸時雨大下ル、判書曰、古句有好雨留佳客、故又引盃也、十七日、十八日、別下程之宴、禮曹判書參判對出、禮式如常、同廿日、禁中肅拜、同廿一日發京、

〔朝鮮通交大紀 六〕寬永六年十二月、〇中略此比朝鮮國王日本と婚姻を通じ、且款を女眞に納るゝの事、明國其聞へ有しゆへ、此年朝鮮純孝王奏本を具へ、その事を訴へ明らめられし也、

〔國書復號紀事〕己巳〇寬永六年閏二月、遣使朝鮮、問其兵事也、先是丁卯春正月、建州虜騎數萬、急襲義州、進陷郭山安州等所、平壤黃州等軍、望風自潰、王出奔、江都遼鎭總督毛文龍率兵應援、明主乃命巡撫袁崇煥、水陸發兵、虜遂與朝鮮和、退據義州、秋撤兵而還、文辰年、對馬守平義成入覲將還、藩德廟〇德川秀忠密令幸臣傳旨、遣使朝鮮、前往上京、詳察事機、據實咨核、蓋將發援兵也、是歲己巳春正月、義成遣僧玄方、平智廣等、使于朝鮮、閏二月、到釜山、夏四月、始入王京、彼乃謝曰、前者狂胡、暫擾西鄙、未幾爭既平定、卽今疆域晏然、則不至煩大國之憂也、

〔異國日記 四〕禮賓館筆話

兩國通交之道、貴在誠信、此書問往來之際、貴國所常稱也、今者小釋有所事、代于島主、超海來、敢乞上京、然而始在釜館、宣使及東萊伯、皆不信我之所言、爭虛套移時日、是槩使等所以不審也、雖然朝廷諸容賤言、既許上京、幸對諸賢前傳譯通意多可々々、亦復贅此煩達、勿爲敢塘挨、宜賜採聽、朝鮮與日本和交、其來尙矣、昔者匪但信使相通聘而已、緇素往來、或爲法、或爲學、其親如一家、又有通貢天朝亦假路於貴國、此見於我國史及善隣國寶記等者也、于茲約通交已垂於二十餘年、然島主每歲送使且接（朝鮮カラ勅使來テ和交ヨリ以往ノコレサヘモト云心ゾ、釜館サヘ過タル心ゾ）於釜館、不許入京、其接遇亦似有彼我彼我之意、島主訴之、則貴國每以壬辰〇文祿元年之變、歸罪於馬島、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壬辰之變、太閤秀吉以暴秦壓亂之勢、虎視鴟悍之勇、戰必勝攻必取、故不及辨理非、悉皆臣服矣、當此之時、假使貴國居馬島（シンムトモ）、豈有得違命乎、蓋治亂興亡、皆是天也、雖三代之盛、而不有無損益、何敢念舊惡乎、如今吾殿下、世有賢德、備兼文武、禮樂治行、緝熙日新、城於東武州、以施政教、域內諸侯、挈妻子、移家屬、勤奉職事、況又交趾、安南、呂宋、及琉球諸國、送使者獻方物、實雖古亦無如之、是乃貴國前後信使在乎見聞之間也、卽者島主使小釋葦謀以乞上京、何有他乎、委探問貴國時勢及山賊亂逆之消息、以時欲奉應殿下宣問者也、伏請自今而往、百凡不涉猶豫狐疑、通交誠信回古例、貴曹與馬島有斷金之盟、則萬世永好之福、何大焉矣、伴々恩賜因目子拜受、可謂貧兒暴富、其謝匪所筆墨言語之賤、只容拜趨耳、恐懼百拜、

卽刻

玄方拜

拜謝　大寧師猊側

○按ズルニ、右ハ寬永六年僧玄方朝鮮ニ使セシ時ノ事ニ係ル、

〔朝鮮通交大紀 七〕此年〇寬永九年台德君〇德川秀忠薨、朝鮮韓僉知崔判事をして、來りて弔慰を致さしむ、

〔異國日記 四〕朝鮮國禮曹參議金德誠奉書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足下、時序將闌、餘寒頗甚、遠惟體中安穩、承索騎士二人、輒寄舡尾、兼差譯官洪喜男、崔義吉等、隨帶前去、雖技藝疎鈍、不足以供盛覩、卽寡君視同一家之意、於此益可見矣、誠後可便遣還毋令久客殊方也、仍念在前使臣往來時、被擄人口、連蒙刷還、而其落南不得歸者、亦不知其幾、倘於此譯之還、善爲周旋、悉刷無遺、則不但執事施德於窮人、實亦貴國主趾美惇好之大者也、千萬千萬、不腆土宜、聊用表忱、幸惟照納、不宣、

禮曹參議金　德誠

崇禎七年〇寬永十一年十二月

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成奉復朝鮮國禮曹參議金公足下、譯价兩差、情書悃到、就審與居勝履、

幸甚、徂冬所望之騎士、早被送遣、杳入東武、台覽騎藝、欣慰不少、於是賜腆惠、以見許歸鄉、非啻貴國之輝華、乃陋島亦所慶也、且書中來示刷還人口、今將相議執政、而公事叢務之際、停以遷延、思之矣、本邦有道無爲、總悉於回使口布、何用贅說乎茲、再令人護來往終始而已、佳貺土宜若干入手、感謝何盡、仍菲薄別錄、附以表報忱、統希亮在、若序珍保、不宣、

乙亥〇寛永十二年五月　日　義成

別錄

金屏風貳雙　金銀扇伍拾握　撒畫挾匣貳箇　紫革貳拾枚　撒畫重匣貳坐　朱紅伍斤

鐵鉢大小貳拾箇

計

乙亥五月　日　義成

〔異國日記三〕朝鮮國禮曹參議趙緯韓奉復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閤下、委致調興輩、所曾受圖書服章、姑爲收領、但次官以下、交贄有素、替受之人、應襲此例、更竢貴島後信、別議區處也、餘具正幅、不宣、

崇禎九年正月　日　禮曹參議趙　緯韓

朝鮮國東萊府使鄭良弼奉復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閤下、使至、獲披華緘、知己還島安謐、橫逆之來、果見夬解、不勝喜幸、兩函書契、及柳酊輩、曾受印章、並已收領、轉啓都在南宮書覆、此不縷布、統惟照鑑、不宣、

崇禎九年正月　日　東萊府使鄭　良弼

〇按ズルニ、コノ二書、前年對馬ヨリ圖書ノ送給ヲ請ヒシニ復セシナリ

〔方策新編七〕對馬島主與朝鮮國東萊府使書

按明崇禎九年丙子、朝鮮國王李倧、遣任統金世濂黃床來聘、以賀我國家昌平、事在我寛永十三年、而正是大猷廟〇德川家光時云、此其信使迎候書也、

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成啓書朝鮮國東萊府使足下、孟正所勞報書披緘、就審貴國寧綏、可嘉矣、茲蒙先大君〇德川秀忠薨後、信使久疎絕、好音之日、今是爲宜、故遣使臣橘成供告焉、心緒奉陳禮曹、紙面轉達莫忽、不宣、龍集丙子〇寛永十三年二月、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成、

又

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成奉書朝鮮國禮曹大人閣下、月正所賜答書、圭復爲慰曼々、茲諳震艮清適、幸嚮我大君受禪之日、雖俾顓使來賀、先大君薨後、倍加泰平、有年于茲矣、共仰徹事于貴聞、今又盛价踰海、以修舊好、則克通千里之命、益垕萬年之基、斯時之然、素縷忱抱、總希恕亮、維時愼愛、不宣、龍集丙子二月日、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成、

朝鮮國禮曹復對馬島主書

朝鮮國禮曹參議鄭弘溟奉復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閣下、統接惠翰、具認眷意、仍惟邇間所涖平順、感慰之懷、有倍常素、自兩國通好、雖信義已孚、而至於使价之行、必待貴國書勢委請而往、今承來示、貴大君嗣位以來、國內平泰、望我隣好之誼、申致修聘之禮、此意良勤、茲已啓稟、將差專使起去、貴島預飾過海諸具、見待爲幸、統惟鑑諒、不宣、崇禎九年三月日、禮曹參議鄭弘溟、

對馬島主與朝鮮國禮曹書

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成、致書朝鮮國禮曹大人閣下、信使下碇、致禮一件、先差一使、啓稟本邦執事、執事遽然奉奏、維時當于季秋、初冬必可迎待之旨、亦復告來、繇是再俾使煩聒矣、區々曲折、嚮已通達於東萊府使、想夫該曹洞照焉、不佞述職東武、近間須歸鄉、而以別遣一价、督星槎船路、蝟積詞不罄意、伏希下鑑、不宣、丙子六月日、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成、

朝鮮國禮曹復對馬島主書

朝鮮國禮曹參議金南重奉復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閣下遠辱惠札續探使事盛意可掬信使今已辭朝想不遠貼勤館護尤自跋涉餘冀自玉不宣崇禎九年八月日朝鮮國禮曹參議金南重

又東萊府使復對馬島主書

朝鮮國東萊府使鄭良弼奉復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閣下爲候使行續委伻書厚義藹然今此信使以秩高望重之人極擇差送朝議所以重兩國之好也行李已發海口想不日當到貴島惟冀清亮崇禎九年九月日朝鮮國東萊府使鄭良弼

對馬島主與朝鮮國東萊府使書

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成啓書朝鮮國東萊府使閣下信使星槎今月旬又二日速到著于鄉邦之府風波不動鯨海無障豈惟天幸哉敢丐勿介懷想必月尾奉護以將解纜矣仍審選秩高望重三使差送之示辭卽以駛足告報東武是實閣下出於向國之信欣慰曷已這般情由洞胤於該曹則甚慶甚慶凡百之事達都下之後宜啓稟而已忽閒不既統希丙亮不宣丙子冬十月旬右七日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成

〔大猷院殿御實紀三十三〕寛永十三年十二月朔日紀伊亞相より使もて韓人大坂の湊到着の事聞えあげらる、五日明日韓使府に入るにより宮城越前守和甫石谷十藏貞清をつかはし道路の事を沙汰せしめらる又尾水兩卿のもとへ酒井讃岐守忠勝〇大老御使して韓聘の禮を議せらる、

六日この日朝鮮の信使本誓寺にいる、かねてより安藤右京進重長脇坂淡路守安元仰を蒙りて旅館の事を沙汰せしとぞすべて信使往還の道路饗給の事奉りしともがら大坂は久貝因幡守正俊〇中略又竹中左京重常は美濃小熊川船橋掛渡の事を奉り大番組頭榊原一郎右衛門元義は東海道道中の奉行をつとめ目付村越七郎左衛門正重上洛して京坂旅館の事を沙汰せしとぞ

〔朝鮮往來〕寛永十三年丙子朝鮮國信使朝貢八月ニ朝鮮ヲ出、

正使

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司承旨知製敎兼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任統號二白麓一

副使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應敎知製敎兼經筵侍講官春秋館編修官世子侍講院輔德金世濂號二東溟一

從事官

通訓大夫行司憲府執義知製敎兼春秋館記注官黃尿號二青丘一〇以下從官姓名略

朝鮮信使對馬ヲ出船ス路次中之御馳走〇中略

十二月六日未刻朝鮮ノ信使入二江戸一時ノ御役人町中ノ辻固ハ森川金右衞門奉ツテ根來衆是ヲ務ム加賀爪民部少輔〇町奉行忠澄或云忠隆宮城越前守兩人騎馬ニテ芝ヨリ路次ヲ見メグリテ朝鮮人ニ先立テ江戸ニ入、

朝鮮人行列〇中略

堀式部左石谷十藏右二人騎馬ニテ朝鮮人ノ跡ニ傍テ行、〇中略三使之與本誓寺ノ庭ニ入ル、上々官上官ヨリ以下皆門前ヨリ下馬ス三使方丈ニ寓シテ著座ス、〇中略此日〇七日午刻土井大炊頭酒井讃岐守上使トシテ本誓寺ニ來ル大門ヨリ本堂マデ薄緣筵ヲ敷ク上使衣冠ヲ著シ太刀ヲ帶テ左右ヲ行布衣傘持者後ニ從フ宗對馬守右京進淡路守モ同ジク衣冠ニテ上使ニ先ダッテ行、朝鮮上々官之通事洪喜男姜渭賓二人上使ノ御迎ニ庭上ニ出來ル路次ノ兩方ニ朝鮮ノ旗矛ヲ立テ樂ヲ奏ス正使任統副使金世濂從事黃床上使ノ御迎ニ出テ本堂ノ板緣ノ東ノ唐戸ニ傍テ西面シテ立ッ上使大炊頭讃岐守本堂ノ階ヲ登テ西ノ唐戸ニ傍テ東面シテ立ッ右京進淡路守對馬守同ク上使ノ後ヘニ從ヒ立ッ三使禮拜シ上使揖ス本堂ヨリ方丈マデ上使左ヲ行三使右

ヲ行、上使方丈ノ上壇ニ登ル時、對馬守隨フ、上使上壇ノ北ニ就テ南面ニ立ツ、右京進、淡路守、下壇ニ就テ同ク南面ニ立ツ、三使上使ニ向テ禮拜ス、上使揖シテ北面ニ立ツ、上々官ノ通事等二人、下壇ニ就テ同ク北面ニ立ツ、三使上使ニ向テ禮拜ス、上使揖シテ褥ノ上ニ著座ス、三使同ク坐ス、大炊頭仰之旨ヲ對馬守ニ申渡サル、對馬守申渡ス、通事平伏シテ三使ニ申ス、三使ノ返事ヲ通事聞テ、又對馬守ニ申渡ス、對馬守平伏シテ上使ニ申ス、事畢テ朝鮮ノ侍童五人、湯ヲ捧テ上使ニ進ム、湯ハ人參汁ヲ茶ニ和ス、天目ニ脚アリ、長サ三寸バカリ、臺ハ皿ノ如クニテ、中ニ穴アリ、天目ノ脚、臺ノ穴ヨリ下ニ出ルナリ、湯畢テ上使起座スル時、三使又起テ禮拜ス、上使揖シテ方丈ヨリ本堂ニ退出ス、三使又從フテ送ル、上使階ヲ降テ還ル、

同十三日、三使登城之時ノ御役人、下馬ノ御門大手ノ御門ハ、村越七郎左衞門、久世三四郎也、中ノ御門ニハ、渡邊圖書、石谷十藏也、玄關之御警固者、市橋三四郎、御座敷ハ宮木越前守、兼松彌五左衞門也、井上筑後守、秋山修理亮、〇二人並大目付　兩町奉行幷ニ目付衆御門ノ內外ヲ見メグル、諸州牧ハ、皆衣冠ヲ著シ、太刀ヲ帶テ、殿中ニ列座ス、三使ノ登城ニ隨フ者、上々官二人、上官三十三人、次官十四人、中官百人也、行列之次第前ノ如シ、上官次官中官ハ、皆外ノ御門ニテ下馬ス、旗矛樂之役人等此處ニテ留ル、上々官學士等ハ、大手ノ御門ニテ輿ヨリ下ル、三使ハ中ノ御門ニテ平轎ヨリ卸テ步行ス、諏訪部源次郎布衣ヲ著シ、庭上ニテ朝鮮王進上之馬ヲ請取、出御之時、土屋兵部御劒ヲ持ツ、水野右京御腰物之役人タリ、井伊掃部頭、松平下總守、土井大炊頭御前ニ祗候ス、宗對馬守書簡箱ヲ臺ニ載セ下壇ノ間ニ入時、吉良上野介請取テ、御前御刀懸ノ左ニ置、三使中壇ニテ御禮ヲ申ス、中官ハ御庭ニテ禮拜ス、三使御禮過テ下壇ニ著座スル時、井伊掃部頭、松平下總守、土井大炊頭、酒井讃岐守、御使トシテ下壇ニ下リ、三使ニ向ヒ對馬守ヲ呼テ、掃部頭仰之旨ヲ言渡サル、對馬守奉テ、通事

ヲ以テ三使ニ言聞セ、其返事ヲ聞テ、右ノ四人へ申ス、掃部頭言上也、朝鮮王進物ノ披露者、酒井宮內大輔是ヲ務ム、御引渡井伊壹岐守負尉是ヲ捧テ、出テ又引收ム、御前ノ御酌ハ大澤右京、御加ハ吉良若狹守也、三使ノ前ノ酌人同前、但シ加ナシ、三使退出之時、掃部頭、大炊頭、讃岐守、玄關マデ送リ出ラル、

〇略中

朝鮮王書簡

朝鮮國王李倧奉書日本國大君殿下、信音間闊星紀回環、每傃（ムカヘテ）風儀、徒勤景仰、比因馬州行李往來、竊聞丕承先緒、克恢前烈、疆域靜謐、民生阜樂、泰寧之福悠久可期、無任慶喜之至、茲遣使价兼候起居、不腆土品、聊以修敬、所願益敦世睦、共承天保、幸甚多少、不宣、

崇禎九年〇我寬永十三年　八月十一日

朝鮮國王李　倧

別幅

大段子壹拾匹　大繻子壹拾匹　白苧布參拾匹　黑麻布參拾匹　黃照布參拾匹　人參伍拾勁　虎皮壹拾五張　豹皮貳拾張　彩華席貳拾張　色紙參拾卷　黃毛筆伍拾柄　油煤墨伍拾笏　靑斜皮參拾張　魚皮（サノカハ）壹百張　黃蜜壹百勁　淸蜜壹拾器　鷹子貳拾連　駿馬貳匹　鞍具　以上

三使日光參詣ノ望アルニ依テ同十四日、南光坊〇天海江戶ヲ立テ登山ス、同十七日、三使江戶ヲ發足シテ日光ニ赴ク時、那須美濃守、眞田隼人正警固シテ行、

日光ニ行官人

上上官一人　判事三人　上官十二人　中官九十人　下官百八人　合二百十四人　鞍置馬數百九匹

跡ニ留ル官人

上上官一人　上官三十二人　中官四十三人　下官九十三人

合百六十九人〇中略

同二十日、三使日光ニ登山シ、御廟ニテ禮拜燒香シ、南光坊ニ對面ス、松平伊豆守、阿部對馬守、松平右衞門大夫、板倉內膳正、秋元但馬守、山中ヲ見メグリ、三使社參之儀式ヲ見ウカヾフトイヘドモ、內々之仰ニ依テ、三使ニ對面スルニ及バズ、　同二十四日、三使江戶ニ歸參ス、　同二十五日、宗對馬守ヲ召テ、三使日光登山大儀之由仰出サル、　同二十七日、大炊頭、讃岐守、上使トシテ本誓寺ニ來リ、朝鮮王ヘノ御返簡、幷ニ御贈物等ヲ三使ニ渡シ、御暇ヲ被下之由ヲ申渡サル、三使上使ニ對面之儀式如前、此時朝鮮ノ樂師六人、下壇ニテ樂ヲ奏ス、今度朝鮮信使、幷ニ上中下官ニ至ルマデ、白銀ヲ下シ賜ル、朝鮮王ヘノ御贈物者、方丈ノ上壇ニ置、三使ニ被下銀綿ハ、方丈ノ下壇ニ置、上上官上官ニハ、本堂ノ東ノ間ニテ下サル、中官下官ハ、皆廣庭ニ列テ本堂ノ板緣ニテ下サル、何レモ上使ノ前ニテ是ヲ領ス、右京進、淡路守、奉テ披露ス、

御返簡

日本國源家光奉復朝鮮國王殿下、聘价遠馳、禮意益敬、見書就審、慶我治平、贈其物產、依數領之、懇欵深切、慰悅殊甚、爰聽義成調興相訟、則有僞造書印者、革正糺察焉、貴國早聞知、而今改往自新、至此誠可也、交道有義、不渝舊約、則彼此之好也、有小信物、附使价還、餘冀亮察、不宣、

寬永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日本國源　家光

別幅

撒金六曲屏風貳拾雙　銀臺子貳飾爐釜蓋置　水壺杓立　水滴　每飾諸具備

綿衣伍拾領染繡金薄

整

銀子五百枚　綿三百把　正使　銀子五百枚　綿三百把　副使　銀子三百枚　綿三百把

從事　銀子二百枚　上々官通事一人　銀子二百枚　上々官通事一人　銀五十枚

判事官一人　銀五十枚　判事官一人　銀五十枚　判事官一人　銀五百枚　上官四十四人　銀千枚　中官下官四百二十三人　已上

同二十九日、三使江戶ヲ發足ス、兩町奉行、町中幷ニ品川近邊マデ巡見ス、

〔外蕃通書三朝鮮國書〕守重謹按ニ、此御書〇上文復書異國往來、及羅山文集ニ載ス、此時初テ年號ヲ用ヒラル、是道春ヲシテ視草セシメラル、所ナリ、林恕曰、先是朝鮮來貢數回、隨足利家之舊例、使禪林之徒裁返簡、今般道春預此事、又舊例遣朝鮮書、惟記干支、今般初記年號ト、又御書ニ所謂、聽義成調興相訟、則有僞造書印者、革正糺察焉トハ、殊號事略ニ據ニ、寬永八年、對馬守義成ノ家臣柳川豐前守調興ト、主從爭論ノ事起ル、朝鮮ノ國書ニ、日本國王殿下ト書スルコト、其實ヲ失フ由、朝鮮王訝リケル故、調興其意ニ任セテ、對州ニ於テ私ニ御書ノ日本國ノ國ノ下ヘ王ノ字ヲ書キ加ヘテ彼使ニ與ヘシコト、守重按ニ、方長老口上覺書ニハ、初慶長十二年、彼國書ニ朝鮮國王奉書日本國王殿下ト書セリ、御返簡ニハ日本國源秀忠トアリテ王ノ字ナシ、此事不念ナリトテ、三使歸國ノ後ニ流刑セラル、元和三年ニハ對馬ニ於テ各相談シ、御返簡ヲ披キ、王ノ字ヲ加ヘ、呆(呆一本作果)首座ト云僧ニ御返簡ヲ書改サセケルトナリ、寬永元年ニハ方長老ヨリ日本國主トナサレ可然ト申ケレバ、傳長老後日ニ上意ヲ經テ國ノ字ノ下ニ主ノ字ヲ書加ヘラレタリ、柳川ガ家人松尾某、主ノ字ノ上ノ點ヲ刪テ王トナシテ遣シケルト云々、他日熟考スベシ、同十二年ニ至テ發覺セリ、究治ノ後、調興ハ奧州津輕ヘ流刑セラル、依テ調興ガ罪狀ヲ朝鮮ヘ告知ラセ、是ヨリ後朝鮮國王ノ書ニハ、日本國大君ト書スベシ、御返簡ニハ日本國姓某ト書セラルベキ由定リケリト云々、卽其事ヲ載セラレタリ、是ガ爲メニ此御時ハ再ビ通信ノ禮ヲ行ハレシナリ、

〔國書復號紀事〕丙子〇寛永十三年冬十二月朝鮮遣使修聘、兩國信書、始改舊式、

先是對州君臣有訟、久之不決、〇中略巧命義成、招聘修好、且令致大君之號、〇中略是歲丙子秋、朝鮮遣任統金世濂黃床等來聘、上得其書、乃召林道春開讀、問曰、其式何如、對曰、一依盛旨、上喜、群臣畢賀焉、自是以往、癸未壬戌之間、兩國信書、一皆遵守此式矣、

後七十四年、至於辛卯正德四年之聘、乃復國初祖宗之例矣、

〔殊號事略下〕外國往來書式之事

此時〇寛永十二年對馬守義成仰を蒙りて、彼國への書式、從今以後は、日本國大君を以て志るさるべき由を以て彼國に相約せり、同十三年の秋、彼國より來れる書式、相約せし事のごとくに改れり、此時林道春を御前に召れて、朝鮮の書式、さきに仰つかはされし所のごとくなりや否のことを尋ね仰られしに、たがふ事なき由を以て賀し申ければ、御氣色大かたならず、信使進見の明の日、三家御參りの時に此事を仰出されしかば、井伊掃部頭直孝、朝鮮の國王、大君とあふぎ奉る事、我國において、いまだ其例を承らずと賀し申ければ、其前祇候の人々、掃部頭申所のごとくに候と皆一同に賀し申さる、是よりして天和二年の聘問に至るまで、彼國の書式、寛永十二年の式に同じ、此年の事、林大學頭信篤志るして奉りし所、對州より志るし來れる所に詳也、

〔江戸名所圖會十八〕當知山本誓寺

重願院と號す、同通り〇深川寺町の向側にあり、(中略)當寺もと馬喰町にありし頃までは、朝鮮の三使來聘のみぎりは鴻臚館たり、天和二年回祿の後、今の地にうつりてよりは、東本願寺を以て朝鮮人の旅館に定め給へり、

〔朝鮮通交大紀七〕寛永十三年丙子、同じき御宇、〇明正明の崇禎九年、朝鮮純孝王十四年、此年朝鮮任統金世濂黃屎をして、來りて昇平の賀を、大猷君にいたさしむ、此時鈞命して、三使をして、肅拜を日光山にいたさしむ、此年十二月十七日、公〇宗義成三使と同じく江戸を發し、同廿一日登山有り、信使拜廟の事、此時に始れり、

〔續三十幅二〕隣交始末物語解

寛永十三丙子年、日本國御靜謐ニ付、通政大夫任統、通訓大夫金世濂、通訓大夫黃屎、三使として國書を持來らしむ、此時三使日光山の御廟所へ參詣すべきの命あり、三使國命なきを以て違背し、議論數日におよび、廟堂憂慮、上にもきのどくにおぼしめしたりといふ意もし使者上命をふかくふせがば、一行の人數のこりなくとめおかれ、其事狀を彼國へ仰つかはさるべきとの御內意なるゆへ、對馬守義成、國威をのべ、武力を盡し、色々開諭せしめ、つゐには日光へ參詣し、肅拜の禮を行へり、耆老相傳へていへるは、此砌肥前の內唐津を御加領として、對馬守へなし下さるべきとの密旨これありたる所に、官儒朝鮮の學士權伐と筆談の上に、對州の人、朝鮮に渡りたる時、朝鮮よりの欵待、もてなしいかやうにいたすやとたづね有けるに、公儀の御儒者衆を官儒といふ、朝鮮より信使を進す時は、學士といひて詩文達者のもの一人志たがひ來り、日本の學者と贈答筆談有之事なり、學士こたへていへるは、慶尙道三百萬石有之所を以て、攝應ちそうするの旨書述、其趣、上へきこしめされ、さては對馬守事、日本にてはたぐひもなき大身なりと上意有之、御加領の議相止て、卯月江の畫軸を頂戴仰付られしと申つたふ、朝鮮學士のいへるは、對州よりの使者供給使者まかなひの費を供給といふの雜用、幷に日本と通路有之につき、官人を東萊釜山に下しおき、其外所分に役所をかまへ、役人をあておける用費、ものいりみな慶尙一道よりこれを辨ずる事をいへり、彼國對州の所屬幕下ならねば、一道の賦稅ぐれんを對州へ送るべき道理あらんや、つら〳〵按ずるに、對州は日本藩屏の地に住すといへども、元來米穀はなはだすくなき國土にて、土產の穀物を以ては、州中人民の食用もなく、基肄養父〇並肥前國郡名の賦稅を加といへども、兵馬をそなへ、武備をまうくべきやうこれなきゆへに、東照大君の御時より朝鮮との交易をさしゆるされ、其所務を以て、對州基肄養父兩所領の不足をおぎなひ、諸士をやしな

ひ、人數をまうけ、異國鎭第の當職を勤めきたれり、去かりといへども、武備は兵馬を主とし、兵馬は土地より生ずれば、土地なくして武備相とゝのふべきやうこれなし、交易は日本と朝鮮和好相續のときは、交易も相續すべけれども、隣好斷絶のときか、または漢土朝鮮より兵禍おこりたるときは、交易も自然に斷絶すべければ、たとひ日頃大勢の人數ありとも交易の餘利を以てそなへおきたる人類は、當用の益に立ざる道理にあらずや、〇中略かたじけなくも、大猷大君の加領なし下さるべきやの密旨有之、對州の武備たしかなるべきの時節到來の所に、學士の一言にて、事烏有にに歸し、日本國天下後代の大計にさまたげある事、まことに對州の不幸のみならんや、

〔朝鮮往來二〕朝鮮國禮曹參判朴明榑奉書日本國執政源讃岐守公〇酒井忠勝閣下、竊聞大君自嗣承以後輯寧邦域、安養民庶、豐大之福、近古稀有、此誠懋德施仁之明效也、亦惟股肱輔弼、將順其美、與國同休、甚盛甚盛、自甲子〇寬永元年修聘以來、歲已周星矣、擧故事、通慶禮、隣國之體也、玆因馬州陳請委遣使价、仍問執事興居亦不忘、故也、土宜不腆、莞領是希、

崇禎九年〇我寬永十三年八月十一日

禮曹參判朴　明榑

別幅

虎皮貳張　黃毛筆參拾柄　油煤墨貳拾笏　鷹子壹連

崇禎九年八月十一日

禮曹ヨリ井伊掃部頭、土井大炊頭ヘ贈ル書簡、幷別幅同右、

禮曹參判朴明榑奉書日本國執政源讃岐守公〇酒井忠勝閣下、竊聞大君自嗣承以後輯寧邦域、安養民庶、豐大之福、近古稀有、此誠懋德施仁之明效也、亦惟股肱輔弼、將順其美、與國同休、甚盛甚盛、自甲子〇寬永元年修聘以來、歲已周星矣、擧故事、通慶禮、隣國之體也、玆因馬州陳請委遣使价、仍問執事興居亦不忘、故也、土宜不腆、莞領是希、

崇禎九年〇我寬永十三年八月十一日

禮曹參判朴　明榑

別幅

虎皮貳張　黃毛筆參拾柄　油煤墨貳拾笏　鷹子壹連

崇禎九年八月十一日

禮曹ヨリ井伊掃部頭、土井大炊頭ヘ贈ル書簡、幷別幅同右、

禮曹參判朴明榑奉書日本國執政源讃岐守公〇酒井忠勝閣下、竊聞左右翊戴大君、敷宣仁惠、干戈已戢、疆域永謐、此實天之所祚、而民之攸暨也、遙傾風聲、深景仰、玆因通聘、並候興居、且念前此使臣之回、副還本國俘口、已有成例、向者貴國雖誘以歲久折居、爲難、尙有括送百數十人、則今之存者、亦豈無楚吟越聲之思者乎、我殿下仁心惻怛、不忍忽棄、非以是而爲有滋於見戶也、貴國信義明白、必無間阻、故敢申例請、冀垂矜諒、不腆土品、用效微忱、統希鑑裁、不宣、

崇禎九年八月十一日

禮曹參判朴　明榑

別幅

虎皮壹張　黃毛筆貳拾柄　油煤墨壹拾笏　鷹子壹連

崇禎九年八月十一日

禮曹ヨリ松平伊豆守、阿部豐後守ヘ贈ル書簡、幷別幅同右、〇中略

日本國臣讃岐守源忠勝〇酒井敬答朝鮮國禮曹參判朴公閣下、一封手帖、千里面譚、幸幸、玆三官使遠至、捧齎國書、賀我源大君繼前緒、致太平、兼獻許多奇產、如別幅、既奏達之、其修聘禮惇舊好、休哉、抑去歲義成調與相悤、時察有造贋書者、糺決焉、是行也、殿下改往自新、可嘉奬矣、故以本邦所出、見投贈之、到宜啓禀、且如余拜佳貺、感謝之至也、因呈薄物、以表寸心、統希領收、餘事勒官使、還、維時祁寒、順序自齋、不宣、

寬永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日本國臣　讃岐守源　忠勝

別幅

白銀壹千兩　越州綿壹百純

整

寬永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日本國臣　讃岐守源　忠勝

日本國臣加賀守藤原正盛〇堀田敬答朝鮮國禮曹參判朴公閣下、一封手帖、千里面譚、幸幸、玆三官使

遠至、捧齎國書、賀我源大君繼前緒、致太平、兼獻許多奇產、如別幅、既奏達之、其修聘禮、惇舊好、休哉、抑去歲義成調興相愬時、察有造贋書者、糺決焉、是行也、殿下改往自新、可嘉奬矣、故以本邦所出、見投贈之、到宜啓稟、況且如余拜佳貺乎、感謝之至也、因呈薄物、以表寸心、統希領收、且所請生口、先是皆刷還之、今無遺焉、縱纔存者、爲子爲孫、無欲還者、若或願還者、須待他年、餘事勒官使還、維時祁寒、順序自嗇、不宣、

寬永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日本國臣　加賀守藤原　正盛

別幅

白銀壹千兩　越州綿壹百純

整

寬永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日本國臣　加賀守藤原　正盛

松平伊豆守、阿部豐後守ヨリ遣ス返簡、幷別幅同右、

〔江雲隨筆 江岳和尚集〕日本國臣周防守源重宗〇板倉謹拜覆朝鮮國禮曹參判朴公閣下、

華緘展覿、雖阻洋海、恰如儀容、爰信使三輩、遙逾溟渤、遠歷艱險、恭齎國書聘問、以祝我君源大樹、克纘洪業、能述先志、包括宇內、綏撫兆民、誠講隣好、尋舊盟、兩邦之歡心、何以加焉、往歲義成調興爭訟、間有矯誣造僞書者、簡五辭、正五罰、糺慝繩愆而斷決之、平治焉、於是乎閣下改往自新、最堪嘉尙矣、又於予祇承屋貺、不勝欣慰之至者也、因獻不腆方物、以表微忱、敬依回价、聊擒謝悰、伏希采納、且所求之俘虜、前回悉刷還之、無有孑遺焉、雖有存沽者、其末裔庶孽者、而各土著親睦、無鄉念之動、曼乙或願還者、須在佗期乞垂炤營、時維孟春、餘寒尙劇、爲國家保愛珍重、不既、

寬永十四年正月十九日　日本國臣周防守源重宗

〔朝鮮通交大紀 七〕寬永十八年辛巳、朝鮮純孝王十九年、此年日光神廟成れり、命じて朝鮮國王の額字をもとむ、純孝王みづから日光淨界彰孝道場の八大字を寫し、且廷臣十人をして詩を賦し以て送らしむ、

〔方策新編 八〕朝鮮國禮曹復對馬島主書

按明崇禎十六年癸未、朝鮮國王李倧遣尹順趙綱申濡來聘、以賀世子〇德川家綱之誕、兼聘儲君、聘儲君實始于此事在我寬永二十年、而亦我大猷廟時云、其信使迎送書牘、並載于此、

朝鮮國禮曹參議趙緝韓奉復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閣下、春潮帶信、華問遠至、就審天錫純祐、國有弄璋之慶、相好之間、曷任欣喜、一分專賀、以敦修睦之義、雖無前例、情禮似然、未知左右以爲如何、幸諒示、天時向和、惟冀興居益相、薄儀錄在別紙、莞入爲幸、不宣、崇禎十五年〇我寬永十九年二月日、朝鮮國禮曹參議趙緝韓、

又

朝鮮國禮曹參議趙緝韓奉書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閣下、獲承抵象官處別示、貴國增新道場、大闡日光之勝、奉先追遠之孝、可以感動幽顯、瞻聆所及、孰不欣聳、欲將微敬表遠意、未知如何幸、崇禎十五年二月日、朝鮮國禮曹參議趙緝韓、〇中略

對馬島主再復朝鮮國禮曹書

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成奉再復朝鮮國禮曹大人閣下、差使回旋、獲諦辱復、就審治政日新、遐福天降、茲慰翹企、日域時勢、他無異恒矣、貴國勞差耑价、將以致吾大君掌珠之慶、慣華封之祝厚、增通信之好音、卽轉達於公聰、則見深用感欣、其綢繆至誠、固是修睦悠遠之大幸、可以照量也、迎請超海時、期後必奉再命、當追嗣以啓稟、仍土宜薄略、莞入惟幸、書不盡言、續垂恕諒、謹狀、寬永十九年壬午七月十一日、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成、

又復朝鮮國禮曹書

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成奉復朝鮮國禮曹大人閣下、貴國遞傳聆日光靈廟經始丞成、來槭懇諭、特矧宸奎之落紙、及諸位之佳什、附寄回使而著見、不替之信、故善圖以奏報于上聰、其欣慶可以計也、想夫信使來幣之獻、收靈場哉、且煩堂社諸具亦快早鑄成、以宜差送焉、余懷千萬、在槎使平成倫口布而已、摠惟炳原若序自玉寬永十九年壬午七月十一日、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成、〇略中

又與朝鮮國禮曹書

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成奉書朝鮮國禮曹大人閣下、緬承國內平泰、叱喻倍常、吾邦亦不異他、蔓社共膺、仍審今月十有九日、東武來書曰、顒价超溟、來歲三月、天時勤和、此節惟幸矣、貴國先欲差渡信使、以修弄璋之慶、今攸指示、何敢爽也、故伸此情、卽以報答、其三月中下旬之交、必期解纜、乞勿遲延、猶聆發行之日、將差駃足轉啓而已、彼此鄙臆、別諭譯宦、想已吐露、後必爲槎使之引從俾平成幸差遣、餘蘊容藤智繩舌頭、是故書不盡意、莫祝揆序益珍、不宣、寬永十九年壬午臘月廿六日、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成、

朝鮮國禮曹參議閔應亭奉復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閣下、芳緘與春偕至、仍想迎新增祐、慰賀倍常、信使之送、謹依盛敎啓稟施行、治行雖似忙遽、厚意勤懇、豈敢忽乎、使臣卽已選差定二月三十日發京、三月十五日開船下海黃州、據此斟酌、便爲接應幸甚、姑先備復、統希崇照、不宣、崇禎十六年〇我寬永二十年正月日、朝鮮國禮曹參議閔應亭、

對馬島主與朝鮮國東萊府使書

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成啓達朝鮮國東萊府主閣下、嚮奉信使之行、先漏東武示意、告將飛緘、想必轉達來歲三月、天時勤和、逾海惟幸矣、生蒙其示諭、玆卽報答曰、朝鮮先欲差渡顒使、以修熊夢之慶而請我以日時之指計、今也其期、豈有敢爽云々、僉雅周旋因力、以勿達〇達恐延、猶聆發程之日、將

差疾足轉啓東武慶禮之後、當价當必參詣日光、彼此曲折、更冀洞徹、禮曹、僉都附藤智繩口伸、故書不盡意、統希情照、不宣、寬永十九年壬午臘月廿六日、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成、

〔大猷院殿御實紀五十三〕寬永二十年五月十八日、松平若狹守康信は、朝鮮信使大坂に到著のとき、饗應の事命せられ、分部與總兵衞嘉治は、江州八幡山憩息の時、市橋下總守長政とともに饗應のことを沙汰すべしと仰付らる、信使對州府中到著の注進あり、廿一日、朝鮮人この十二日、對州府內通行の注進あり、廿六日、韓使この十四日、壹岐の勝本著船の注進あり、廿九日、韓使この十九日、長州赤間關へ著岸の注進あり、六月三日、朝鮮信使、先月廿六日、安藝の蒲刈に著船の注進あり、四日、朝鮮使、先月廿七日、備後の鞆に著船の注進あり、こたび朝鮮使日光山に參拜するにより、今市憩息所の事沙汰すべき旨、書院番佐藤勘右衞門成次に仰付らる、六日、けふ韓使この朔日、播州室津に著船の注進あり、七日、黑木書院にて高倉大納言永慶卿をめし、朝鮮使引見のとき、著御冠服のことを議し給ふ、八日、けふ韓使室津に兩日滯留の注進あり、十日、韓使風信よろしからざるゆへ、室津に四日滯留の注進あり、十三日、韓使快晴をまちて大坂發程すべきの注進あり、十九日、こたび朝鮮國より獻せし鐘を日光山につかはさる、船手頭小笠原安藝信盛奉りて船にて護送す、廿四日、この廿日、韓使江州長原に到著の注進あり、廿五日、韓使この廿一日、彥根へ著せしよし注進す、廿七日、朝鮮信使は、この廿五日岡崎へ參著の注進す、晦日、韓使、この廿七日濱松に參著の注進す、

〔大猷院殿御實紀五十四〕寬永二十年七月朔日、淺野內匠頭長直、韓使日光山參拜のとき、今市驛饗應使にさゝれ暇給ふ、〇略中韓使先月廿九日、藤枝驛へ到著の注進あり、三日、韓使、この朔日、三島驛到著の注進あり、五日、韓使、この四日、藤澤驛參著し、此日神奈川驛にいたり、もし雨ふらば滯留し、晴天ならばすぐに入府すべしと注進す、信使參著あらば、大目付井上筑後守政重、目付兼松

彌五左衞門正直、蜷川喜左衞門親房は、兩町奉行と共に市中街路を巡視し、見物の諸人、みだりなる事あるまじき旨沙汰せしむべし、百人組之頭久世三四郎廣當、渡邊岡書助宗綱、先手頭石谷十藏貞清、これも市中を巡視して、諸事指揮すべき旨命せらる、七日、韓使今朝神奈川驛を發して府の本誓寺に參著せり、

〔朝鮮往來、三〕寛永二十年七月七日、朝鮮國の三使、尹淳溟、趙龍洲、申竹堂、江戸へ到著、是將軍家〇德川家光若君〇綱家御誕生の事を傳聞て、御祝儀のために來朝有、〇中略

未刻本誓寺に入、〇中略三使本誓寺にいたる、大門の外にて樂を奏す、此時上官、中官、下官等は門外にて下馬す、三使は本堂の階邊にて屋轎より下る、上々官學士は階下にて肩輿より下る、同八日、將軍家の御使若狹侍從〇酒井忠勝若君の御使牧野內匠頭、兩上使本誓寺に行向、同十八日、三使登城の時、路次の行列、

進上の馬鞍具四疋　中旗持四人二行　大旗中官大旗　轎中官轎　中官

是より步行の者七十二人二行、或は中はた小はた、或はやり、或は貝吹なり、次に上官十六人、馬上にて二行、

書簡箱

判事官馬上　步從二人　小童馬上四人二行

正使平轎に乘ル

判事官馬上　步從二人　小童馬上四人二行

副使平轎に乘ル

判事官馬上　小童馬上四人二行　步從六人二行

從事官平轎に乘ル

判事官馬上　小童馬上二人二行　步從四人二行

上々官肩輿に乘ル

上官次官五十四人馬上一行

辰刻三使本誓寺を出、大手下馬の橋までの間は樂を奏して來る、下馬に至る時、馬より下りて暫樂を奏し、樂人旗矛の役者は、三使退出の時まで其所にとゞまり居る、上々官は大手一のはし際にて肩輿より下る、三使は中腰かけの御門の前にて平轎より下る、對馬侍從〇宗義成先たちて登城す、洪長老、且長老相ゐたがふ、三使大手へ來時、對馬侍從美濃守、〇岡部信勝出羽守、〇加藤泰興幷兩長老三使に出向、先に立てゆく、玄關に至る時、營中より安藤右京進、柳生但馬守、井上筑後守出向、殿中の案內をして三使を揖して殿上の間に置、信使幷上々官は上壇の下に著座す、同次の間に上官次官二行に列座、中官は緣に並居、下官は玄關の前庭上に列居す、巳刻大廣間へ出御、〇德川家光御裝束御直衣、御烏帽子風折、さしぬきなり、うすむらさき丁子の紋有り、御太刀は今川侍從、御劒は朽木民部少輔役之、上壇に御著座、御座の左右の傍には、今川侍從、朽木民部少輔、久世大和守、牧野佐渡守伺候す、諸大名幷近習外樣の諸大夫以上、衣冠を著して殿中に祗候す、朝鮮國王よりの進物は、出御以前に御廣間板緣にならべをく、進獻の馬は庭上にて御厩別當諏訪部源次郎、布衣にて請取之、三使殿上の間より、對馬侍從、安藤右京進、柳生但馬守、井上筑後守、先立て松の間の座の中央より三使順々に著座す、此時書簡箱を臺にのせて、上々官持參して、ふすま障子のきはにをく、然て松平伊豆守、阿部豐後守、阿部對馬守、彼席へ出座して、三使御前へ可出由、對馬侍從に云つたふ、此時書簡箱を臺にのせて、板緣まで對馬侍從持參して、吉良少將に下壇中央にてわたす、少將御前へ持參して上壇右のわきにをく、其後三使に對馬侍從相添て御前へ出、中壇の下にて三使一同に拜禮す、此時彦根少將、〇井伊直孝若狹侍從、〇酒井忠勝佐倉侍從、〇堀田正盛中だんの上、右のかたへ參

上、三使下だんの東のかたに順々に著座す、對馬侍從は退出る、三使の向座に彥根少將、若狹侍從佐倉侍從、古河侍從、〇上井利勝會津侍從、〇保科正之松山侍從〇松平定行束帶にて列座す、又彥根少將、若狹侍從、佐倉侍從を上だんの敷居きはまでめして、上意の趣仰含らる、則三輩退て對馬侍從に云つたふ、此時通事へ達す、通事又三使へつたふ、此節三使御禮を申上る、事終りて御盃出、三方金箔のあやうあり井伊侍從〇直滋役之、御引わたし同大澤侍從〇基重役之、御すてかはらけ同同人役之、三使への御引わたしは、金はくゑやうのあしうちにていだす、內田信濃守、岡田淡路守、鳥田刑部少輔役之、御銚子出、御酌井伊侍從、御加吉良侍從、〇義冬御前へめし上られ、加有てその御盃銚子にのせて、中壇の下より中央に御酌伺候す、此時對馬侍從、中だんの下まで參上してさしづをする、正使中だんへ參上の時、御酌御さかづきを手に取てわたす、正使頂戴し、拜禮して盃を手にもちて退出る、次に副使從事御盃頂戴の作法、正使に同じ、御事終りて御銚子入、三使中だんの下にて拜禮して松の間へ退く、此時朝鮮國王よりの進物いづれも引、布衣の面々役之、次に三使自分の進物板緣にならべをく、虎皮五枚、人參十斤、照布十五疋、右の進物は、厩橋侍從〇酒井忠清披露なり、三使かさねて下だんのうへにて拜禮、此時又彥根少將、若狹侍從、佐倉侍從、中だんの敷居きはへ伺候す、三使又右の席へ退出る、次上々官二人、下壇の下にて拜禮し退去、次上官は板緣に出て二行に列居す、次官は落緣に一並に居て一同に拜禮し、終て退去る、中官下官等は、舞臺の前庭上にて、二行に並居て拜禮す、上々官より以下は進物なし、判事官、上官、次官、中官は、御禮過て殿上の間へ退出て、御能はじまる時、大廣間へよびて落緣にならべをく、然而彥根少將、若狹侍從、佐倉侍從を以て、御馳走として御振舞、幷御能仰付らるゝの間、見物あるべきとて上意のむねをつたふ、三使御禮として、かさねて最前の座席へ出て御禮を申、則御次の間へ退出しての後、將軍家入御、此時上だんの御簾下る、若君に朝鮮國王よりの進物の品々御緣にならべおく、布衣役之但進上の馬は庭上に立置て、御厩

別當諏訪部源次郎、布衣にて請取之、若君へ進上の別幅、對馬侍從持參して、下だんの中央にて吉良少將にわたす、中だんに置、若君御名代として、厩橋侍從、牧野內匠頭束帶して下だん西面に立、此時三使に對馬侍從相添て出座す、三使は下だんに東西に立て、たがひに一禮して著座す、進上の趣披露すべきよし對馬侍從江つたふ、則又通事三使へつたふ、其後雙方一禮ありて、次の間へ退去る、此時進物等引次、三使自分の進物御緣に並置、虎皮五枚、人參十斤、白苧布拾疋、三使かさねて出座して下壇の西面に立むかふ、厩橋侍從、牧野內匠頭、立向て右之趣披露すべきよし對馬侍從に達す、最前のごとく雙方一禮の後、もとの席へ退出る、此時下壇の御簾下る、此所の板緣に、彥根少將、若狹侍從、佐倉侍從、古河侍從、會津侍從、松山侍從、厩橋侍從、板倉侍從、松平伊豆守、阿部豐後守、阿部對馬守伺候す、尾張亞相、紀伊亞相、水戶黃門、尾張宰相、紀伊宰相、水戶中將、高松侍從、〇松平賴重御勝手にて御能見物なり、〇中略御ふるまひ過て三使退去の時、對馬侍從を以て御禮申あぐる、彥根少將、若狹侍從、佐倉侍從、伊豆守、豐後守、對馬守、內匠頭、をの〳〵信使にたちむかつて互に一揖して退去、申の刻三使本誓寺にかへる、今日四品以上は松の間に列居す、其外の諸大夫は次の間に伺候、

同廿二日、三使日光山社參として江戶發足、宗對馬守同道なり、かねて仰によりて、松平出雲守、永井日向守、二人さきだちて登山す、阿部豐後守も、かさねて上意によりて山中巡撿のためにつかはさるゝ也、東照大權現の寶前へ、朝鮮國王より、此たび信使來朝によりて、つきがね、ならびに、くわびん、かうろ、燭臺の三具を奉納し、自筆の大文字をさゝげ、又みづから祭文をつくりてまつりたてまつるべきよし也、是によりて神酒幷朝鮮のくわし二十種ばかり、祭具のためにそのやくをつかさどる朝鮮人等、彼三使にさきだちて日光山にいたりてこれを調云々、　同廿五日に、三使今市にいたり參著す、　同廿六日、日光登山、山菅のはしの前にて三使屋轎より下る、その外の

朝鮮人も、同所にて下馬す、はしを過て、三使又平轎にのり替て、宿坊に入て、しばらく休息す、三使社參の前より、御本社の兩わきに燈明をたて、拜殿のみすをおろし神戸をたて、庭上の左右に太鼓鉦鼓をおく、樂人等伺候す、階下の左右に衆徒あまた列居す、又瑞籬のきはの左右に、社家のともがらしやうぞくし伺候す、同右のかたに、松平右衞門大夫、松平出雲守、永井日向守、衣冠にて著座す、右衞門大夫は、山中見はからひのために豫參するによりてなり、廻廊に神人等裝束し充滿す、神樂所には、禰宜巫女等群參す、本地堂護摩堂兩所には、當山の衆僧等群集す、朝鮮國より奉納のかねは、鐘樓堂の前に、臺にのせて置、

かねの銘に曰

日光道場爲東照大權現設也、大權現有無量功德、合有無量崇奉、結構之雄、世未曾有、繼述之孝、彰先烈、我王聞而歡喜、爲鑄法鐘、以補靈山三寶之洪、仍命臣植敍而銘之、銘曰、

丕顯英〇英原作莫、據日光山志改、烈、肇闡靈眞、玄〇眞玄原作玄眞、據日光山志改、都式廓、寶鐘斯陳、參修勝緣、資薦冥〇冥原作其、據日光山志改、福、鯨音獅吼、昏覺魔伏、非器之重、唯孝之則、龍天是護、鴻祚偕極、

崇禎壬午十月日

朝鮮國禮曹參判李植撰

行司直吳竣〇原作敬、據日光山志改、書

三具足文、三具共同銘、

朝鮮國爲日光山彰孝道場造

辰刻三使社參、平轎に乘る、そのほかは步行なり、石の鳥居の前にて、三使平轎より下りて神前の假拜殿へ參入す、對馬侍從、洪長老、且長老、三使を同道して拜殿の左のかたの庭上に居、上々官祭文のはこをさゝげて三使の先にたちて行、拜殿にそなへてしりぞく、則三使著座す、其あとに上上官二人、學士一人あひしたがふ、上官以下は、あかゞね鳥居の前にとゞまる、朝鮮國王より進上

の三具、花瓶、香爐、燭臺、花蠟燭、線香、石鱗、彩花席、幣帛等、拜殿の緣に置、同外の平張に、朝鮮の菓子等の祭具を朝鮮の役人たかく盛て、神酒と同く高卓にそなふ、その左右に、朝鮮より三使持參の燭臺に燈明をたて置、三使著座の時、拜殿の左のかた庭にて伶人樂を奏す、此時拜殿の左右より、社僧兩人出てから戸をひらく、御簾をあぐる、こゝにおいて三使立て神前を拜し、一人ヅヽ燒香拜禮す、學士拜殿にのぼりて、祭文を高聲によみあぐる、此間三使かうべをうなたれて平伏す、よみ終りて、三使立て一同に拜禮して又著座す、此時拜殿右の方庭上において伶人樂を奏して後、拜殿左の方より、毗沙門堂門跡兒童玉幡をさしかけて出る、拜殿の階下にて、三使に相向て一禮して毗沙門堂退入、三使もまた退去、此時神樂所の巫女神樂を奏す、其後上官幷中官は、陽明門の前にて一同に拜禮す、下官はあかゞね鳥居の前にて拜禮す、事終りて、三使社邊の景致を巡覽して宿坊に歸、休息して飮食の間に、三使幷學士賦詩、　同廿九日、三使日光より江戸に歸、本誓寺に入、

八月三日、三使御いとま給るにつきて、御返簡をつかはさるゝ、〇中略同日申刻將軍家の御使若狹侍從、若君の御使牧野內匠頭、本誓寺に至り、加藤出羽守宿坊にて、衣冠を著して本堂へおもむく、此時庭上にて朝鮮の樂を奏す、三使階下まで下り出向て、たがひに相揖して、ともに方丈の上だんに入て又揖す、互に著座す、御返簡のはこをから織にてつゝみ臺にのせて美濃守さゝげ出、若君の御別幅同樣にて、出羽守持參して、方丈の上だんの上にて對馬侍從にわたす、則上だんのとこの上に置、兩御所より朝鮮國王への御をくり物は、方丈の上壇の左右幷中壇にならべ置、上使對馬侍從をよびて、御暇下さるのむね申わたす、對馬侍從通事上々官につたふ、通事又三使に達す、三使御請のおもむき、通事對馬侍從につぐ、侍從兩上使に達し、事終りて朝鮮の音樂を奏す、此時朝鮮の童子人參湯をさゝげ出すゝむ、樂終りて其後、上使方丈の次の間へ出て三使をまねぎよせ、將軍家より銀子五百枚、わた三百把ヅヽ、めい〳〵に下さるのよし申わたす、若君より三使

江銀子二百枚ヅヽ、給のよし內匠頭云つたふ、次別座におゐて將軍家より上々官二人江、銀子二百枚ヅヽ、判事官、三人江、銀子五十枚づヽ、學士に銀子三十枚、上官次官五十人衆中へ、銀子五百枚給のむね若狹侍從つたふ、若君より上々官へ銀子百枚づヽ、判事官へ銀子二十枚づヽ、上官次官衆中へ銀子二百枚下さるのよし內匠頭申つたふ、いづれも上使にむかつて三拜して拜受す、其後本堂の板緣にて、將軍家より中官下官三百卅餘人江銀子千枚、若君より銀子三百枚下さるヽのむね、兩上使上々官につげて申わたさしむ、此時中官下官、階下庭上に群參して拜領す、こヽにおゐて兩上使歸る、三使階下までおくりて揖禮して退く、同六日、三使江戶を發足して歸國す、對馬侍從又同道す、行列以下如前、

〔朝鮮往來二〕朝鮮國王李倧奉書日本國大君殿下、遡聞殿下祥協熊夢、篤生令嗣、福祐所鍾、洪祚可延、舊好之義、寔切歡抃、茲遣近臣、顦備賀儀、所以彰累世修睦之義、共同大慶者也、土宜甚略、庸效衷忱、惟

嘗益固邦基、茂迎天休、不宣、

崇禎十六年〇我寬永二十年二月　日

朝鮮國王李　倧

別幅

駿馬二匹鞍具　鷹子貳拾連　大緜子壹拾匹　大段子壹拾匹　白苧布參拾匹　白綿紬伍拾匹

黑麻布參拾匹　黃照布參拾匹　人參伍拾觔　虎皮壹拾張　豹皮貳拾張

青斜皮參拾張　魚皮壹百本　色紙參拾卷　黃蜜壹百觔　淸蜜壹拾器　各色筆伍拾枝　油煤墨伍拾笏

別幅

駿馬貳匹　繡鞍具　鷹子壹拾連　大段子壹拾匹　白綾貳拾匹　白苧布參拾匹　黑麻布壹拾伍匹　人參參拾觔　虎皮壹拾張　豹皮壹拾伍張　青斜皮壹拾伍張　魚皮壹百本　各色筆伍拾枝　油煤墨伍拾笏　花硯伍面

崇禎十六年二月　日

朝鮮國王

〔外蕃通書三朝鮮國書〕守重按ニ、此獻書御文庫ニ現存ス、凡朝鮮國書ノ式ハ、前ノ李某ト下ノ年號ノ後ノ李某ノ上ト二印ヲ蹈ム、唯是書ノミ、末ニ一印ヲ蹈ミテ、前ノ李某ノ上ニ在ルコトナシ、是其式他ノ書簡ト異ナリ、別幅二通一通ハ蓋シ嚴有公〇家光世子ニ奉ルモノナリ、再按ニ、此書ハ、若君御誕生ヲ奉賀ナリ、朝鮮王此事ヲ以テ滿洲〇淸ヘ告報シ、滿洲ノ俞允ヲ得テ、始テ使幣ヲ來セシナリ、既ニ滿洲ニ從ハヾ、何ゾ明ノ年號ヲ用ユルヤ、又我邦ヘハ倨傲ノ形ヲ見セ、淸國ヘハ其內實ヲ吐露ス、小國ノ鼠黠、ミナ此類ナリ、〔李倧ハ其十六年、明ノ崇禎十一年、淸ノ崇德二(三恐三誤)年、淸ニ降ル、〕通文館志ニ、及ビ淸實錄ヲ下ニ撮抄シテ其陰狀ヲ檢討スルニ、通文館志ニ、仁祖大王二十一年癸未、〇我寬永二十年島酋平義成貽書洪喜男、以爲大君年將四十、始得一子、貴國宜有賀使、日光山家康廟後、新搬社堂、家康爲太宗實錄ニ、崇德七年三月戊戌、朝鮮國王李倧移咨到部咨云、本月初三日、有異樣船一隻泊于多本大浦鎭前、卽著通事崔義吉、馳往泊航處詳控事情、〇略中別差禮曹接慰李泰運、通事官洪喜男等、馳往本處、續據李泰運馳報、先入本倭館所設茶後、探問出來之意、則本倭所稱、大君父無嫡嗣、上年八月生男、是本國大慶、理宜傳報大國、請遣賀使云々、〇略中本倭言、我國大君、年將四十、每以無嗣爲

憂、上年八月、始生一男、名之曰若君、大小官員、咸聚江戸、致賀之時、大君言于島主〇宗氏曰、我無功無德之人、承襲關白三世于玆、年將四十、尙無一子、惟得罪先世、是惧、幸而天祐神助、晩得此男、朝鮮聞之、亦必喜悅矣、有一執政言于島主曰、此寔本國之大慶、朝鮮必有遣使致賀之擧、衆官齊聲並應曰、此言誠是、仍差島主通知、故島主差倦來者、且日光山有家康廟堂、而廟堂之後、新創社堂、梁柱四壁、皆以玉石營造、其爲華麗、萬古無比、有守僧二人、其一卽天皇之子也、上年冬、大君率衆官、親往焚香、後與衆官及兩僧、會坐相賀、老僧言曰、今爲家康營造社堂、而家康爲朝鮮殲滅秀吉、誠好誠信、于今四十餘年、朝鮮若聞大君爲家康、至誠追遠之事、則必有相賀之禮、又有送物留跡之擧、令島主將此意報知朝鮮、請得國王殿下親筆一紙、及諸臣讚道詩篇、以爲萬世流傳之寶、至如大藏佛經、乃是寺刹極重之書、大鐘香爐燭臺花瓶等器、雖我國易得之物、若得朝鮮所製、以爲社堂傳玩之寶、此亦朝鮮之功德也、將此事意、使島主轉達朝鮮、如何、衆官皆應曰、此言極是、又言、上年冬、執政等問于島主曰、近聞漢人商賈之言、朝鮮與淸國和好之事、島主何不報知于大君耶、島主答稱、朝鮮旣與淸國和好、別無他情、執政但唯々而已等情、據此、續據李泰運、李好恕等聯名馳報、卑職等答稱、貴國大君生子、果慶事、大藏經則壬辰兵火之後、經板散失、今難印出、大鐘等器、我國原無銅之地、如此大器、決難鑄成、本倭回言、銅鐫當自敝島量入送來、但得貴國一鑄、以爲傳流之物耳、卑職等再三攄塞而止、如國王親筆亦難准請云、則本倭多有慍色〇中是朝鮮ッチニ淸國ノ聲援ヲ賴ンテ、其口氣ヲ見テ我ニ答ルナリ、又崇德七年夏四月庚子朔、兵部以倭情事移咨朝鮮國李倧、咨云、據王咨內所言、本邦一々奏問奉旨、詳倭國之言、雖無大惡、寔有傾壓朝鮮之意、旣修鄰好、王當量其可否而行、勿爲衆撓、欽此、欽遵擬合、復咨貴國ト云ヘリ、實錄ニ載スル處ノ書契ノ文ト、淸咨ノ傾壓朝鮮之意ト云ヲミレバ、此時林道春密旨ヲ受テ、其事ヲ睽違セザルタメニ、諭草ヲ作リシモ知ベカラズ、又朝鮮ヨリ淸國ヘノ咨報ニヨレバ、御誕生ノ賀使ハ、御恐

悅ノ時、江戸ニ於テ對馬守ヘ仰渡サレシコトニテ、神廟ノ額及ビ洪鐘三具足ハ日光山御參宮ノ時ニ於テ、天海僧正建言スルトコロナリ、異聞ト云ベシ、唯怪ム此時李倧ノ來書ニ、御誕生ノ慶賀ノミヲ述テ、洪鐘三具足ノコトニ及バザルコト、彼國ノ忽略憎ムベシ、

〔朝鮮往來、二〕維崇禎十六年歲次癸未二月乙丑朔二十日甲申、朝鮮國王李倧遣近臣通政大夫禮曹參議知制敎尹順之等、致祭于日本國大權現之靈、恭聞玄德肇啓洪祚、廓淸禍難、奠安區宇、令嗣紹烈、受天之祐、干戈永戢、基業永固、倬彼仙山、巍乎闕宮、尊靈臨赫、孝思追隆、垂休發祥、咸仰神功、爰暨敝邦、逖邇風聲、玆委使臣、薄奠薦誠、庶荷陰隲、同保太平、尙饗〇略中

崇禎十六年二月　日

別幅

白苧布壹拾匹　白綿紬壹拾匹　黑麻布伍匹　虎皮貳張　花席伍張　肆張付油苞參部　鷹子壹連　黃毛筆參拾枝　油煤墨貳拾笏

禮曹參判李　植

崇禎十六年二月　日

朝鮮國禮曹參判李植奉書日本國執政藤公大炊頭閣下、文言同前

禮曹參判李　植

朝鮮國禮曹參判李植奉書日本國執政源公讚岐守閣下、文言同前

禮曹參判李　植

朝鮮國禮曹參判李植奉書日本國奉行源公伊豆守閣下、〇文辭略上ニ同ジ、故ニ略ス、

禮曹參判李　植

別幅

白苧布壹拾匹　白綿紬壹拾匹　黑麻布伍匹　虎皮壹張　鷹子壹連　黃毛筆貳拾枝　油煤墨壹拾笏

崇禎十六年二月　日　禮曹參判李　植（○此下五奉行ニ贈ル書アリ、文辭上ニ同ジ、故ニ略ス、）

朝鮮國禮曹參判李植奉書日本國奉行僉位閣下、先時本國人口俘在貴境者極衆、使臣之行例蒙貴國刷還、世篤相好之義至矣、雖歲久生殖有難分析、然其間豈無嫠老孤獨懷土思歸者乎、更仰循例刷出、以付使臣之歸、不勝幸甚、統希崇照、不宣、

崇禎十六年二月　日　禮曹參判李　植

日本國源家光敬復朝鮮國王殿下、專价云到、舊好益深、省書具審、賀我有祚胤之慶、遠修嘉儀、其所遺方物、如數收之、禮意之至、欣歡猶甚、且自撰祭文、遣价于日光山、敬祀東照大權現、呈親筆之大字、備寶鐘瓶爐之供、何不答其欵誠、亦可以感謝、其交際恭敬之志、永以爲好、則不亦善乎、价還附土物、當依副幅被撿取、餘希亮鑒、不宣、

寛永二十年八月三日

日本國源　家光

別幅

貼金六曲屛風貳拾雙　撒金蒔繪臺子五飾（鐵釜銅蓋置　銅爐　銅水壺　銅杓立　銅水滴　每飾諸具備矣）　撒金蒔繪書棚貳箇　撒金蒔繪廣蓋壹拾箇　撒金蒔繪衣桁五架

計

寛永二十年八月三日

日本國源　家光

朝鮮國王所贈如別幅收焉

撒金鞘太刀壹拾柄　鎧壹拾領　唐織伍拾端

計　右今遣之

寛永二十年八月三日

日本國源（○德川家綱）　御印

〔外蕃通書四朝鮮國書〕嚴有公（○德川家綱）贈朝鮮國王別幅（○中略）

守重謹按ニ、此御書、異國往來及ビ羅山文集ニ載ス、ミナ道春ガ草スルトコロナリ、（○中略）又按ニ、嚴有公是時御年三歲、未ダ御元服以前ナレバ、御名ヲ書セラレズ、唯監國ノ字ノ御印ヲ用ヒ給ヒシナラム、

〔朝鮮往來二〕日本國臣右近衞少將兼掃部頭藤原直孝敬答朝鮮國禮曹參判李公閣下、遠寄書信、交通彌篤、就審貴國王聞我大君之有繼嗣、而馳三使、捧土物、以伸弄璋之慶、其禮可嘉焉、且遣三使於日光山、備祭具、奉奠東照大權現、歆饗如在、美哉、大君感愈怡悅、以本邦方物寄之、殊茲吾儕亦承佳惠、如別幅領之、幸甚、今依信使之還、而贈微物、表寸忱、整在別幅、匪報之、聊修永好也、餘冀亮察、不宣、

寛永二十年八月三日　右近衞少將兼掃部頭藤原直孝

別幅　白銀壹千兩　越州綿壹百純

整

寛永二十年八月　日　右近衞少將兼掃部頭藤原直孝（○此下源利勝、源忠勝、紀正盛ノ答書アリ、文辭略上ニ同ジ、故ニ略ス、）

日本國臣從四位伊豆守源信綱敬答朝鮮國禮曹參判李公閣下、遙枉書音、交際愈渥、就審貴國王聞我大君之有玉胤、馳三价捧方物、以抒其慶賀、卽奏進焉、且遣三价于日光山、備清酌菓羞之供、致祭東照大權現之廟、歆饗如在、善哉、先是所令群臣題詠、亦既相達焉、其奉崇之志、不淺淺焉、大君怡悅殊甚、

乃今以土宜寄之、到宜啓達、茲如我輩、亦賜副帖、領受依數、感刻有餘、因三价之歸、附菲薄之物、是效方寸之忱也、又別書謂、貴邦俘口、猶遺在本邦、而有髦老孤獨思歸者、可刷還、先年既還之、偶有漏者、然歲月久遠、而或爲子、或爲孫、或世爲婚姻、不欲離居、故今無可括送者、若鰥寡孤獨、猶有欲歸者、非所制也、統冀鑑察不宣、

寬永二十年　月　日　　從四位伊豆守源　信綱

別幅　白銀壹千兩　越州綿壹百純

整

寬永二十年八月　日　　從四位伊豆守源　信綱

日本國臣從四位內匠頭源信成敬答朝鮮國禮曹參判李公閣下、三使遠到、一封爰開、就審貴國王賀我幼君、贈其異產、件々如目錄、啓稟之、乃動喜色、因以本邦之物產、被遺之、到則依數而可達焉、且賜我以副帖、領取之、堪荷佳惠、今三使還寄菲薄之物、載在別幅、聊表其信也、餘冀高察、不宣、

寬永二十年八月三日　　從四位內匠頭源　信成

別幅　白銀壹千兩　越州綿壹百純

整

寬永二十年八月　日　　從四位內匠頭源　信成

日本國臣從四位侍從兼周防守源重宗敬答朝鮮國禮曹參判李公閣下、〇文辭略上文直孝ノ答書ニ同ジ、故ニ略ス、

別幅

白銀壹千兩　食籠壹具黑漆蒔繪　扇子貳百柄末廣小簞兩面金泥兩面銀泥青地白地

整

寬永二十年八月三日　　從四位侍從兼周防守源　重宗

〔異國日記　四〕日本國臣從四位下侍從對馬州太守平義成呈書朝鮮國禮曹參判大人閣下、本邦升平、想貴國亦安泰、甚堪瞻仰、前回鋼送異船事、我儕在州時、既因執政等以達尊聽、乃遣彼船於長崎糺察之、所乘來明國商民五十二人、其中耶蘇邪徒五人、雜僞隱匿果伏、其罪貴國懇厚之效、可以嘉焉、頃日我儕述職東武、拜謁大君、辱蒙恩言、欣幸多々、此時具仰異船事、甚動喜氣、且執政等恭承嚴命、諭告我邦嚴制、不能匿來、以貴國與本邦近接相通、故妖術者乘客船到貴國邊浦而後欲密入本邦、可以憎焉、可以誅焉、以此宜啓殿中、申降號令、使沿海鎭浦兵官益設其備察、非常而若有約條外他船漂流、則速擒之、可被送於釜山倭館、邪法者、共以所當禁遏也、他後彌審此旨、則爲國爲政幸甚、菲薄土宜、聊表寸誠、載在別幅、伏冀諒察、不宣、

正保二年二月十七日　　日本國從四位下侍從對馬州太守平義成

朝鮮國禮曹參判趙緯韓奉復日本國臣從四位下侍從對馬州太守平公閣下、專价惠書、謹悉盛示、蠻船捕送之事、蓋出於兩國誠信、而至勤左右、轉報大君、承命委謝、深荷書大君盛眷、感喜無量、邪術惑衆、理宜共嫉、貴國前後提誨、無非同憂相邮之至懇、朝廷實切銘刻、初已嚴飭海防、今更別加瞭候、倘有例外異船闌入島港之間、則沿海邊臣便當捉拏押赴釜館、豈敢忽哉、珍貺諸品、謹以領謝、仍將薄儀、用冀涵納、不宣、

乙酉年（我正保二年）六月　日　　禮曹參判趙　緯韓

朝鮮國禮曹參議李德洙奉復日本國臣從四位下侍從對馬州太守平公閣下、槎使之來、順府漂民、不勝幸甚、濱海漁氓、冒利輕出、至於颶漂深入、理難生全、乃蒙貴國明辨疑似之迹、厚加完恤、登時解送、不但小民偏被拯濟之仁、朝廷益知貴大君信義之篤、感喜何可量也、貴州致誠護還、重用歎服、承惠珍品、更切感戢、仍將薄物聊表謝忱、莞領是希、餘祝愼夏自玉、不宣、

乙酉年六月　日　禮曹參議李　德洙

〔朝鮮通交大紀七〕正保三年丙戌此年釣命して越前の漂商を轉還せしの事を朝鮮に謝せしむ、

〔方策新編八〕對馬島主與朝鮮國禮曹書

按乙未歲（清大祖順治十二年）朝鮮國王李淏遣趙珩俞瑒南龍翼來聘以賀嚴有廟（德川家綱）繼立事在我明曆元年云此其迎候信使書也、

日本國臣從四品侍從對馬州太守平義成致書朝鮮國禮曹參判大人閣下一葦航海兩地通潮爰視舊多報書得開貴國升平歡悰殊甚本邦亦無它莫勞緬懷就審信使來聘可以賀我貴大君承繼前烈平治闔國而豫被問其期也懇欵之至可謂鄭重也此及明年仲秋上旬要須信使來達東武也然則其儐自去歲祗役于東武頃間既賜暇還日馬首西歸早到州可再陳之菲物件々聊表徵忱笑納惟幸不宣承應三年甲午孟夏日對馬州太守平義成（○中略）

又與朝鮮國禮曹書

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義成奉書朝鮮國禮曹參判閣下潦水既盡曉霜始降恭惟貴國安康曷勝欣躍本邦亦無異於是不佞終職于東武以故賜官暇不日而催歸裝旅驛無恙九月旦到著弊邦莫勞緬懷先是差一价以告諭信使超海之期來歲八月初旬到東武則可也算其日程肅涓良辰可發轉舟車于貴域兼又譯官一員來于陋島刮目相俟必莫違所諭時日矣意緒萬般書不盡言薄儀弊產錄在別帖笑領多幸伏冀電察不宣承應三年甲午九月日對馬州太守平義成（○中略）

又

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義成奉書朝鮮國禮曹參判閣下時維三月處々花飛胡蝶駭去杜鵑聽稀伏承貴邦守泰本州同歸去歲領信使超溟兼諾之回翰於是不日轉達東武而以聞台聽入覩之期莫違于前諭之時日其嚴命惟重矣且達今茲遣平成扶掌館職這箇情由對譯宣爾使亦面稟焉後來兩國修交之件々與此小柬一彼此於胸臆則爲多矣仍菲焉弊產錄在前楮伏冀采納余總悉槎使口布爲國順序自嗇不宣承應四年（○明曆元年）未三月日對馬州太守平義成、

〔朝鮮通交大紀七〕明曆元年乙未後西院御宇清の順治十二年朝鮮顯仁王六年此年趙珩俞瑒南龍翼をして來りて嚴有君の繼位を賀せしむ此時禮曹參議金尙我州（○對馬）に送るの書信使に附し來せり考として左に記す、

朝鮮國禮曹參議金尙奉書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閣下節屆清和緬惟興居珍勝慰慊交至朝廷聞貴大君新承丕緒專价馳賀兼齎扁額御筆及香燭燈籠樂器用薦大猷院（○德川家光）廟堂因並焚香于大權現廟堂所以彰貴大君奉先之孝惟願太守諒奉朝廷修睦之意將護往還克致嘉惠不腆土儀莞留幸甚不宣乙未年四月日、

〔享保集成絲綸錄五十〕承應四年（○明曆元年）三月

一當夏朝鮮人當御地江參著仕候就夫表長屋破損仕見苦敷處は壁を塗直しやねなどあしき所はつくろひ見ぐるしく無之樣に兼而より修覆可仕候少も油斷有間敷候勿論朝鮮人參著之刻やねの上に見苦敷ものなど置不申樣に可仕事、

三月

〔嚴有院殿御實紀十〕明曆元年七月廿八日韓聘により外殿修理あるをもて朝會停廢あり、八月廿八日執政の奉書を宗對馬守義成につかはさる、こたび韓使海陸所々風雨に阻滯しことさら艱困すべければよく慰勞せよとの御旨をつたふ、十月七日黑木書院にて三家兩世子松平左京大夫賴純松平右京大夫賴重井伊掃部頭直孝宗對馬守義成同播磨守義眞拜謁し執政の輩と明日韓使引見の儀注を議せらる次に大廣間に出まし引見の禮を試みたまふ、

〔朝鮮往來四〕明曆元乙未年爲將軍家公御代替之慶賀從朝鮮國王獻使者所々到著等日限（自其所到著發）

足日限有間者、所逗留也、六月九日、釜山浦出船、對馬國佐須奈浦著岸、同十五日、對府到著、十月二日、朝鮮信使江戸參著、任先例以本誓寺爲旅館、對馬侍從義成宗對馬守伴信使下著、○中略今度來朝之朝鮮人、

正使　通政大夫吏曹參議知製敎趙珩號翠屏　副使　通訓大夫司僕寺正兪瑒號秋潭

從使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副校理知製敎兼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註官南龍翼號壺谷

上々官二人　崇祿大夫前行知中樞府事洪喜男折衝行龍驤衞副護軍金謹行○中略

侍者四人　船將三人　中官百六十五人　下官二百七十四人

三日、從將軍家朝聘信使へ上使、厩橋少將忠清酒井雅樂頭○大老河越侍從信綱、松平伊豆守、(中老)著衣冠、趣本誓寺、八日、朝鮮信使御禮ニ依テ、御一門ノ歷々諸大名、御譜代御家人、御旗本、物頭、諸役人以下、平番之輩等出仕、火消當番不出仕諸大夫以上衣冠ヲ著シ、鞘卷ノ太刀ヲ帶ク、布衣平士裝束皆如例、大廣間上壇中壇御緣通リニ御簾ヲ掛テ卷上ル、上壇御簾ヲ垂、其中一間卷上ル、上壇ニ重疊、常之疊四疊重、金襴緣、此上ニ御褥ヲ敷爲御座所、自朝鮮國王進物、○中略兼而南之御板緣ニ並置之、同西御上壇疊緣ニ兩典厩衣冠紀伊大納言賴宣卿、水戸中納言賴房卿、尾張中納言光義卿、三卿衣冠下襲紀伊參議光貞卿、水戸中將光圀卿、少將賴純、松平左京大夫少將信平松平左兵衞督、皆衣冠、列居、御次間襖障子外著座、高田三位中將光長松平越後守加賀少將綱利、松平加賀守備前少將光政、松平新太郎薩摩少將光久、松平大隅守因幡少將光仲、松平相模守安藝侍從光晟、松平安藝守伊賀侍從高次、藤堂大學頭長門侍從綱廣、松平大膳大夫肥後侍從綱利、細川越中守侍從綱宗、松平美作守侍從綱政、松平伊豫守織田侍從信友、出雲守侍從利次、松平淡路守大野侍從成政、松平但馬守美作侍從長繼森內記侍從賴元、松平刑部大輔侍從賴安、松平播磨守阿波侍從光隆、松平阿波守、皆衣冠、西上南面列居、御次之闕ヲ隔テ、四品立花左近將監忠茂、松平丹後守光茂、松平對馬守忠豐、佐竹右京大夫義處、藤堂和泉守高久、森美作守忠繩、松平大和守直矩、小笠原右近大夫忠貞、本多內記政勝、松平下總守清良皆衣冠列居、此次諸大夫北上西面雜居、御次之板緣、奏者番、物頭、諸役人、諸大夫面々、西上北面列居、次之間又闕ヲ隔テ、布衣平士面々

大御番南面充滿、色代之間ニ平士御書院番雜居、御緣御簾卷上、巳刻信使登城、自大手出仕、諸大名、御旗本諸士、從蓮池御門出仕、信使宿自本誓寺到下馬橋樂ヲ奏ス、於大手上官以下下馬、下官等少々此ニ留ル、上々官橋內腰掛ニテ下輿、從是御玄關迄筵ヲ敷步行ス、信使御玄關石壇ニテ下輿シテ殿上之間ニ候ス、對馬侍從義成、宗對馬守、衣冠下襲、同息播磨守義眞、衣冠下襲並信使御馳走人岡部美濃守宣勝相副テ出仕、加藤出羽守ハ本誓寺ニ殘ル巳下刻、將軍家大廣間ニ出御、御褥ノ上ニ著御、御裝束、御冠、直衣、御襲、御刺貫薄紫鳥襷紋、御太刀侍從直滋、井伊靫負佐御腰物品川侍從高如、內膳正御脇指內藤出雲守忠尙皆衣冠下襲役之、御太刀者、御腰物掛ニ掛、御左ニ置、直滋御右之脇ニ伺候、高如忠尙、御後左右ニ、御腰物御脇指ヲ持テ伺候ス、久世大和守廣之、土屋但馬守數直、御後左右ニ伺候、御近習輩御納戸構ニ候ス、中壇ノ著座左ニ彥根中將直孝、井伊掃部頭厩橋少將忠清、酒井雅樂頭同右ニ會津中將正之、保科肥後守若狹少將忠勝酒井讃岐守伺候、西之御板緣ニ出雲侍從直政、松平出羽守高松侍從賴重、松平右京大夫河越侍從信綱松平伊豆守忍侍從忠秋、阿部豐後守○中老關宿侍從親成、牧野佐渡守北上東面著座、此九人著束帶、信綱忠秋依諸事相計而、御次板緣ニ候テ不定席、營中徘徊、於是安藤右京進重長、松平出雲守勝隆、井上筑後守政重、兼松下總守正直、北條安房守氏長信使ヲ迎ヘ、案內シテ殿上ノ間ヨリ大廣間ヘ同行、義成義眞三使ニ先達テ進ム、上上官二人相伴、一人者書簡ヲ持テ、大廣間板緣ヲ通テ、御次ノ松ニ鶴ノ間中央ニ、三使北上西面著座、書翰衾障子ノ際ニ置テ、上上官御緣ニ退ク、達長老柏長老信使ニ副テ來、御緣ノ傍ニ候ス、兩長老ハ對馬ヨリ信使ニ伴ヒ下著、既而信綱忠秋窺御前、上々官書翰ヲ於御緣義成ニ渡ス、義成持之御前ヘ進出、御板緣闕際ニ蹲踞ス、于時吉良少將義冬、若狹守、衣冠下襲解劍、自西御緣出、下壇三疊目ニテ請取之、御前ニ捧之、上壇ノ下ヨリ二疊目ニ置テ退キ、暫窺御前、書翰ヲ取テ御右御床ノ下ニ置、信綱忠秋窺御前、三使御禮ニ可出由義成ニ言渡ス、此旨義成上々官ヘ宣ル、上々官三使ヘ告テ、三使一度ニ御前ヘ進出、義成相副之、三使中壇三疊目ニテ東上ニ一列シテ拜ス、義成指圖之畢而三使御次間本之所ヘ歸座、自左右ヘ順ニ退去於是進物御馬二匹高麗鞍置舍人著白張牽之庭上ヘ出、諏訪部源次郎、同彥兵衞著布衣相副之、上覽有テ牽退ク、其後御緣ニ並ル進物引取、御進物番面

面（著二布衣一）役之、引畢テ三使自分之進物、虎皮五枚、人參十斤、照布十四、御前御板緣ニ並ヘ之、御進物番役ヘ之、三使御前ヘ進、義成相副之、三使於二下壇五疊目一拜ス、今川少將範英、（刑部大輔、自二三使之目一ヘ出、）朝鮮信使御禮ト披露ス、三使拜畢テ如前御次ノ間ヘ復座、範英退于時直孝、正之、忠清、忠勝、御前ヘ召、上意之旨被仰渡、（即御前ヲ退、御次之間襖障子際北上東面、信使ニ向テ著座、）今度三使來朝太儀ニ思食、御盃可被下上意之旨、忠清承テ義成ニ言渡ス、義成コレヲ上々官ヘ傳ユ、上々官即三使ニ向テ、一人宛ニ仰ノ旨ヲ宣テ又一人宛ノ御請ヲ聞テ、義成ニ申ス、時右四輩御前出、御請之趣於二中壇一言上シテ退ク、初之席ニ候ス、三使又御前ヘ出、下壇五疊目ニテ拜ス、（信使御前ヘ出ル每度、義成指二圖之一、襖障子際左ニ著座、）于時御盃（三方ニ居、御土器三重、）義冬持出御前ニ置、次御引渡出之、御前御給仕大澤侍從基將、（兵部大輔、衣冠、下襲、解劒、）三使給仕牧野因幡守富成、大久保出羽守敎廣、松平美濃守秀綱、（衣冠、下襲、解劒、）役之、御酌義冬、御加基將役之、御下土器上杉侍從長貞、（宮內大輔、衣冠、下襲、解劒、）持之御前ニ置、將軍家御土器被召上、御盃義冬多給之、御銚子之上ニ載、中壇三疊目ニ扣ユ、正使出座而、（義成指二圖之一、）御盃義冬取テ渡ス、御酒ヲ給テ後拜ス、土器ヲ持テ本座ヘ歸、（御盃不二頂戴一、）次副使從使共ニ同前、（御前計リ加ヘ有レ之、於二三使前一不レ加、）畢而御銚子入、御引渡引取、三使又五疊目ヘ出座、拜シテ御次間本之席ヘ歸、次上々官二人御前ヘ出、下壇闕ノ內ニ入テ拜シテ御次ヘ退、次上官（上々官相副、指二圖之一、）御緣ヘ出一列ニ拜、中官下官庭上ヘ兩度ニ出拜、（上々官御緣ニ出座シテ差二圖之一、）次ニ次官（八人）於御落緣拜、次少童（十九人）二度ニ出テ拜、畢而又直孝、正之、忠清、忠勝、上意之旨承テ、御次ノ間ヘ出、（如前列居シテ、）御振舞可レ被下旨命ヲ忠清承テ義成ニ言渡ス、上々官ニ宣ル、三使ヘ傳ヘテ御請如前、（○中略）饗應畢而、三使次ノ間本ノ席ニ著座、上官以下ノ饗應過ヲ待テ退去、右京進出雲守、筑後守、下總守、安房守先立テ、義成義眞相副、上々官相從于時直孝、正之、忠清、忠勝、信綱、忠秋、親成、色代問迄送之、信使ト揖ス、未下刻ニ三使退出、今日雖小雨、出仕之節雨止テ御禮ニ無少障、九日、昨日朝鮮信使御禮相濟ヲ爲奉賀、御連枝御一門、諸大名、御譜代御家人ニ至迄登營、自信使上々官二人ヲ以テ、執事之面々ヘ音信アリ、十日、從信使上々官二人ヲ以テ、紀伊亞相、水戸黃門、尾張黃門ヘ音信、虎皮一枚、白照布五匹、小刀子一、筆二十本、墨二十挺、人參一斤、鷹一居宛遣ス、十二日、朝鮮信使就二日光參詣一、於二彼山一爲二馳走一、大澤兵部少輔井上河內守、松平出雲守、土井兵庫頭、江戶發足、十四日、朝鮮之三使依二日光登山一、江戶發足、（東照宮、并大猷院殿、）（ノ御廟ヘ爲二參拜一也、）宗義成、同義眞兩長老相伴、（日光登山之朝鮮人、上官三人、中官十一人、下官四十人、此外江戶ニ殘ル朝鮮人、上官十八人、中官十四人、下官百五十六人、）十八日、信使日光山ニ到ル、先大猷院殿御廟ニ參詣、從二朝鮮國王一捧二物金燈籠一對、樂器一通、（琴、瑟、篇、枕、祝、敔、歌、簫、篪、塤、）從兼日到二日光山一靈前ニ立並、花蠟燭四挺、芙蓉香三十本、大花席十枚、赤大紋紗一卷、銀香合一箇、白丹一斤、白蠟燭六挺、大燭臺一對、油紙六枚、胡桃子一器、松子一器、栗一器、乾栗一器、生栗一器、榛一器、白荏一器、串柿一器、海苔一器、岩茸一器、蒸豆一器、蜜一器、麥粉一器、金襴三卷ヲ供ス、三使靈前ヲ拜、學士讀二祝文一、（祝文在二次東照宮ヘ信使參詣、自二朝鮮國王一捧物、神馬一疋、胡桃子一器、松實一器、栗一器、生栗一器、海苔一器、蜜一器、榛一器、白荏一器、串柿一器、麥粉一器、油紙六枚、赤紋紗一卷、銀香合一箇、芙蓉香六本ヲ供ス、三使神前ヲ拜ス、次日光御門跡尊敬親王ヘ進物、人參二斤、白照布五疋、色紙三卷、色筆二十本、墨十挺、石鱗二斤、皿二束、天目一束、毘沙門堂門跡前大僧正公海ヘ進物、人參一斤、照布五疋、紬五疋、色紙三卷、色筆二十本、墨十挺、石鱗二斤ヲ贈ル、廿一日信使江戶歸府、廿五日、信使賜二御暇一、（從二將軍家一、）上使厩橋少將忠清、忍侍從忠秋、（著二衣冠一）宗義成、同義眞、（著二衣冠一）從之、岡部美濃守、（衣冠）捧二御返簡箱一、上使ノ先ニ進ム、三使出向作法皆如二最前一、御返簡箱上々官請取之、床ニ置、朝鮮國王ヘ贈物、（○中略）兼而座敷並之、銀五百枚、綿三百把、正使ニ給フ、副使ニ給フ同前、從事官ニ給フ同前、銀二百枚宛上々官二人、銀五十枚宛判事官三人、銀三十枚學士、銀五百枚上官次官五十人、銀千枚中、下官三百三十四人、銀百枚醫者ニ給、忠清忠秋、上意ノ旨言渡退出、三使階下迄送ルコト如先日、朝鮮國王ヘ銀二百枚、綿二百把、紀伊大納言賴宣

ヨリ被贈之、水戸中納言頼房モ同前、尾張中納言光義ヨリモ同前○略中紀伊水戸尾張三卿ヨリ、三使ヘ銀百枚、綿百把宛贈之、並上々官二人ヘ銀二十枚宛遣サル、直孝、正之忠勝、忠清、信綱、忠秋ヨリ三使ヘ銀百枚、上々官二人ヘ銀二十枚贈之、　廿六日對馬侍從義成幷嫡子宗播磨守義眞給歸國御暇、爲上使忍侍從彼宅ヘ趣ク、銀五百枚、小袖二十、義成ニ給、小袖二十、義眞ニ給、　廿七日、義成、義眞、爲昨日御暇之御禮登城、於御前義成ニ御腰物左文字給ル、義眞ニ御馬一疋給ル、今度信使ニ伴ヘル達長老、柏長老御暇ヲ給リ、銀百枚、小袖十宛拜受、

〔朝鮮往來五〕朝鮮國王李淏奉書日本國大君殿下、嚮聞殿下新纘令緒、奠安海宇、克綿洪祚、其在交好、寔切欣幸、茲遣使臣、顓備賀儀、此實兩國同慶之義也、土宜甚薄、聊表遠忱、惟冀益恢前烈、茂膺休命、不宣、

乙未年○我明曆元年四月　日

朝鮮國王李　淏○別副略

〔外蕃通書四朝鮮國書〕守重按ニ此書御文庫ニ現存ス、乙未ハ明永曆九年、清ノ順治十二年ナリ、朝鮮ノ書ハ、明亡ノ後ニ至テ清ノ年號ヲ書セズ、狄視スルガ故ナルベシ、然レドモ猶清ノ封爵ヲ甘ンジ受ク、朝鮮ノ表裏、大低是ノ如シ、李淏ハ李倧ノ子、孝宗忠宣王ナリ、慶安三年襲封、今明曆元年ハソノ六年ナリ、

〔朝鮮往來五〕日光山燈籠銘幷序

曩歲獲聞日光山中爲東照大權現廣設道場、旣已鑄送法鐘、以彰誠孝、今又聞大猷院殿眞宇並建、遂治成燈籠、轉達靈山、用助崇奉之具、仍讚永慕之意而爲之銘曰、

誕樹功德並參諸天、道場旣闢慧燈方懸、範銅作籠俾護神光、爰寘法筵吐燄煌煌、孝思無方冥福是薦、寶坊長明、金輪永轉、

乙未年正月　日

朝鮮國禮曹參判申翊全奉書日本國正四位上左近衞中將兼播部頭藤原公閣下、遠聞貴大君光紹前烈、我王殿下思續舊好、委差使价、奉幣馳賀、兼齎扁額御筆、及香燭燈籠樂器、用薦大猷院廟堂、因並樊香于大權現廟堂、所以彰貴大君奉先之誠也、惟冀輔弼新政、克扶洪祚、不腆副帖、想在勿却、統布盛諒、不宣、

乙未年四月　日

朝鮮國司憲府大司憲蔡裕後撰

禮曹參判申翊全

別幅

白苧布壹拾匹　白綿紬壹拾匹　黑麻布伍匹　虎皮貳張　花席伍張　四張付油芚參部　黃毛筆參拾柄　油煤墨貳拾笏　鷹子壹連

知中樞府事吳　竣書

乙未年四月　日

禮曹參判申　翊全

〔朝鮮往來五〕日本國源家綱敬復朝鮮國王殿下、三使遙來、交敬愈渥、開緘乃知、慶我繼述治國、贈其土宜、如數相達、欵情之至也、且騁三使於日光山、奉祭我曾祖皇考廟、想其感格、足以怡悅、猶由舊章共介景福、信使還、因寄物產、當依別幅被領焉、餘冀照諒、不宣、

明曆元年乙未十月　日

日本國源　家綱

別幅

太刀貳拾把　長刀貳拾柄　鎧貳拾領　撒金六曲屛風貳拾雙　銀臺子貳飾爐釜水滴水壺杓立蓋置井皆銀每飾諸具備矣整

明曆元年乙未十月　日

日本國源　家綱

〔外蕃通書（四朝鮮國書）〕守重謹按ニ、此御書異國往來、及羅山文集ニ出ヅ、是道春ガ視草ナリ、御印ハ源忠德ノ三篆字ナリ、

〔御當家令條十七〕覺

廿七年以前○明曆元年朝鮮人來朝之節、從對州江戶迄海陸泊之馳走人馬被出候哉、幷西國中國之面面者、船も被出候哉、先年之扣燒失付、難知候、右之節、何に不寄被勤候面々者、先年之扣を以委細書出可有之候、以上、

延寶九年○天和元年酉九月廿三日

〔方策新編八〕對馬島主與朝鮮國禮曹書

按壬戌歲、清康熙二十一年朝鮮國王李焞遣尹趾完李彥綱朴慶俊來聘、以賀常憲廟○德川綱吉繼立、兼聘儲君云、事在我天和二年、此其信使迎候書也、

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眞奉書朝鮮國禮曹大人閣下、節屆流金、遙惟貴國康寧、傾慰良多、本邦清治、莫涉遐想、吾貴大君統承國家、輝騰先烈、須隨舊例、遠勞盛使、致幣禮賀、修繼好義也、然則來歲七八月之交、到著于東武、榜杭計日、要勿違時矣、今之大君既有儲君在、其加慶禮可也、仍差遣正官藤一政、都船主藤成次、報知焉、土品別箋、庸愧微薄、莞留幸甚、更惟若序自玉、統希盛亮、不宣、延寶九年○天和元年辛酉六月日、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眞、

朝鮮國禮曹參議尹搨奉復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閣下、獲奉槎使惠書、仍審動靜珍瑟、良用慰況、聞貴大君克紹前烈、且有令嗣、其在交好、曷勝忻賀、信遣當依來示、盛貺謹領厚意、薄具仍伴回槭、肅此、不宣、辛酉年六月日、

朝鮮國禮曹復對馬島主書

宣、辛酉年九月日、禮曹參議尹搨、

〔享保集成絲綸錄五十〕天和二戌年六月

一當秋朝鮮人當御地江參著申候間、表長屋致破損候所ハ壁を塗直し、屋根抔惡敷所は繕候て、見苦敷無之樣に兼て修復可仕候、幷町々に在之候番屋之屋根、見苦敷無之樣に修復可仕候、

一屋根之上に在之候押竹取可申候、加屋葺幷見苦敷屋根は、板に而庇之上ゟ矢切可仕候、

一海道に在之下水橋破損仕候はゞ、新規成とも修復成共仕直し可申候、通ゟ見渡、下水之石垣關坂破損之所は、見苦敷無之樣に修復可仕候、

六月

〔常憲院殿御實紀六〕天和二年七月五日、韓使前月十八日釜山浦を出帆し、對馬に到著せしよし、宗對馬守義眞より注進あり、八月廿一日、吉良上野介義央は、朝鮮の書簡接受、大澤右京大夫基恒は、信使私覿の時、披露の事命せらる、今日信使入府して淺草本誓寺に到著す、よて大目付坂本右衞門弘宣所屬ひきつれ、町奉行甲斐庄飛驒守正親、北門佐重治、目付松平孫大夫重良、日根野長左衞門、條安房守氏平、屬吏ひきゐてまかり、百人組の頭水野半左衞門守政、秋山十右衞門正房、先手頭水野藤右衞門元政、隷下を具して途中を警衞す、旅館には寺社奉行水野右衞門大夫忠春、秋元攝津守喬知、酒井大和守忠國、館伴小笠原信濃守長勝、內藤左京亮義泰まかる、廿七日、朝鮮信使引見あり、廿八日、韓使西城にまうのぼる、其規本城にかはらず、若君御幼稚たるをもて、堀田筑前守正俊御名代として拜を受んとありしに、三使等かの國の禮ならずとまうし、虛位を拜して退く、別幅は高家畠山飛驒守義里受取、上々官以下中官までみな虛位を拜せしむ、かの國王李焞より若君への獻物は、鷹子五連、鞍馬二匹、人參卅觔、虎皮十張、豹皮十五張、綾子廿張、綿緞十匹、色紗十匹、青皮十五張、各色筆五十柄、眞墨五十笏、色紙卅卷、花硯五面、魚皮百張、三使の獻物は、人參五斤、虎皮五枚、

白照布十匹なり、

〔朝鮮往來七〕朝鮮國王李焞奉書日本國大君殿下、修聘之禮、間者濶焉、竊承殿下克纘洪緒、撫寧邦域、休聞遠及、扑喜良深、茲遣使臣、往伸賀儀、蓋爲敦結舊好、與同新慶也、土宜不腆、庸效區々、惟冀勉恊令圖、益膺祥祉、不宣、

壬戌年五月　日　　朝鮮國王李　焞

別幅〇品目略

壬戌五月　日　　朝鮮國王李　焞

別幅

人參參拾觔　錦段拾匹　綾子貳拾匹　色紗拾卷　虎皮拾張　豹皮拾伍張　青皮拾伍張

魚皮壹百張　色紙參拾卷　花硯伍面　色筆伍拾柄　眞墨伍拾笏　鷹子伍連　駿馬鞍具貳匹

際

壬戌年五月　日　　朝鮮國王李　焞

右

若君樣へ獻上

日本國源綱吉敬復朝鮮國王殿下、聘使遠至、禮意鄭重、披書具審慶我繼前業、所贈物產、如別幅領納、懇歎竭誠、感謝無已、心交久敬、隣德不孤、彌修世睦、茂迎天休、秋涼氣爽、爲國自愛、茲寄土品、用效遠忱、

使還、書不盡言、不宣、

天和二年壬戌九月　日　　日本國源　綱吉〇中略

別幅

鑓百柄　撒金蒔繪鞍具貳拾裝　金地畫屏風貳拾雙　撒金蒔繪廣蓋拾枚　綵紋服伍拾領

整

天和二年壬戌九月　日　　日本國源　綱吉

別幅

臺子諸具五飾　八丈紬貳百端　越前綿五百把

整

天和二年壬戌九月　日

〔朝鮮通交大紀七〕天和二年壬戌、同じき御宇、〇靈元清の康熙廿一年、朝鮮元孝王八年、此年尹趾完、李彦綱、朴慶俊をして、來て常憲君の繼位を賀せしむ、〇略中

信使日光謁廟、上野增上寺參詣の事、此時より被停たり、

〔御當家令條十七〕天和二壬戌、朝鮮人來朝之節御馳走人江被仰渡覺、

一信使宿左右番所壹ヶ所に侍五人、弓拾張、鐵砲拾挺、鑓拾本宛可被差置事、

附町口番所侍貳人、鑓五本可被差置事、

一諸大名ゟ被差出候乘鞍馬鞍皆具若不足候はゝ宗對馬守差圖次第、自分よりも可被出事、

一信使御馳走所江參著之節、爲迎宗對馬守迄使者二三里程先江被差出信使江被心得候樣にと

口上之事、

一信使宿著之刻、町はづれ迄使者右同前之事、

一信使宿著之儀、次之御馳走所江可被申通事、

一三使江從御馳走人爲進物參向之時、折菓子歸國之時、何にても菓子可被贈事、

一信使御馳走所發足之儀、老中迄可有注進事、

一同發足之節、次之御馳走所迄爲送騎馬貳人可被差添事、

一同荷物爲送騎馬壹人可被差添事、

一道中船橋番所有之所者、從御馳走人侍五人弓五張、鐵炮拾挺、鑓拾本、可被差置事、

一從朝鮮國進上之御鷹、御馬通候刻、次之御馳走所迄爲送、騎馬貳人可被差添事、

右之外、假番所修復、幷疊之表替、膳部等之儀者、御賄方江申渡候、以上、

三月廿八日

〔折たく柴の記中〕同〇正德元年六月廿三日に、朝鮮聘使進見、賜宴、辭見等の儀の次第を奉る、これは歸京の後仰下されし所なり、八月廿五日、內々の仰ありて、客使來らん時に、中路迄出迎しめらるべき路費の料とすべしとて、黃金百兩を賜る、九月廿三日に至て、相模守政直朝臣仰を傳へて、朝鮮の使川崎の驛に來らん時に、出迎ふべき由を仰下され、黃金二枚を賜り、又道中人馬の御朱印を下さる、十月十一日に、敍爵の事仰下され、筑後守に任ぜられ、御前にめされて、時服賜りて、罷出ぬれば、詮房朝臣に仰せて、末次の御太刀絲卷金作五位の位袍狩衣等の物具、こと〴〵く皆下し賜る、これは此ほどこれらの物ども仰下され、きのふ調進せしかば、けふ敍爵の事仰下されしとぞ、聞えたりける、同十七日にこゝをたちて、午の時許に川崎の驛に至りて、此夕朝鮮の信使等に對面す、十八日の曉より川崎をたちて、未の半に淺草の客館に至り、人々にいふべき事どもいひ終りて後に、歸り參れる由を申す、〇中略十一月の朔日には、客使進見、三日に賜宴、四日に朝鮮の馬上方御覽の事あり、十一日に客使辭見す、訖りて、十九日に至て西に去りぬ、〇中略

すべて、朝鮮聘使の時の事は、別に錄せし物どもあれば、こゝに詳にせず、されど世の人々、我事を申す事の出來たりしは此事より始りければ、其事の大要をば、又こゝに記すなり、初太閤秀吉の朝鮮をうたれし後、神祖世をしろしめされし初に、むかし京の代の時の如く、隣國の好を修めらるべき由を仰られし事ありしかど、彼國の君臣ともに我國を深くうらみて申す事どもありしほどに、一年餘りを經て後にぞはじめて使をば參らせたりける、此ほどは、我國創業の際なれば、聘禮を講せらるゝなどいふ事にも及ばず、此年大御所駿河の國府に御座をうつされしほどに彼使來れり、今は世の事をばすでに讓れり、關東に參るべしと仰られしかば、信使は關東に參りて聘事を修む、その歸るに及びて、駿河の國府を過る時に、大御所にもめされしに、奉るべき禮幣の物なくして、わづかに其禮を備へしなどいふほどの事なれば、當時の事、おもひやるべし、此等の事、創業記等のものに見えしなり、天和の時に行はれし所は、寬永の例によられしと見えたり、我國のいにしへ外國の使來りし時の例をも、又我國の使彼國にゆきし時の例をも通じ考られし所也とも聞えず、たゞ其時に當りて進止を取りし所なれば、國體において、しかるべからぬ事も多かりぬ、百年にして禮樂起るといふ事もある也、今の時に及びてこれらの事をも議定あるべきとて、其事を下し問はれし事などありしに、答申す所も詳ならねば、某に問ひ試み給ひし事どもありて、つひに其禮を議すべき由は仰下されたりけり、それが中、復號の事こそ第一の難事なりつれ、これは兩國の好修められし初よりして、彼國の書には日本國王としるしまゐらす、これは鎌倉京の代々より、外國の人は我國天子の御事をば日本天皇と申、武家の御事をば日本國王と申せし例によれる也、しかるを寬永の比に至て、日本國大君としるしまゐらすべき由を仰つかはされしより、此事そののちの例とはなりたり、これ對馬國の守とその家人との爭論の事によりしなりされど大君といふは、彼國にしてその臣子に授る所の職號にこそあれ、其號を以て稱し申すべき由を仰

つかはされしは彼國の官職をうけ給ふの嫌ありて、また大君は天王の異稱なるよし異朝の書にはみえたり、さらばまた我朝天子の御事にも疑あれば、たゞもとの如くに、日本國王と云るしまゐらすべき事を申すべき由、對馬守○宗氏に仰下されぬ、此事のはじめ、某對馬守平義方の家人平直賢（平田直右衛門といふ、其國の老たり、）といふものと申す事ありしに、此事子細あらじといひけり、公家の御事には、係るに天を以てして日本天皇と稱しまゐらせ、武家の御事には係るに國を以てして日本國王と稱しまゐらする事は、おのづから天と地と其位を易ふべからざる所あるが如し、また共に日本を以て稱しまゐらする事も、周王周公君臣共に周を以てし給ふ事の如くなる事などを、對馬國にありつるなま學匠等が知るにも及ばで、とありかくありといふ事によりて、國人等いなみ申すことばの聞えしかば、我また彼直賢がいひし如くに、彼國にしては申す事もなくて、其國の書、日本國王と改め來りぬ、

〔朝鮮通交大紀八〕正德元年辛卯清の康熙五十年、朝鮮元孝王三十七年、此年、彼國趙泰億任守幹、李邦彥をして、來りて文昭君○德川家宣の繼位を賀せしむ、○中略此時文昭君復號の御事公使をして特に書を禮曹に送て此事を報せられし略に、茲告東武頃有復號之擧、恭惟貴朝書式、一用天啓肆年○我寛永元年以前舊例とありし也、禮曹參議吳命峻我州に復せし書あり、左に記す、

朝鮮國禮曹參議吳命峻奉復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公閣下、當翰忽枉、承諦蒸炎、興居珍嗇、良用慰沃、來示事不無可論者、蓋兩國交聘之際、名號儀式、所係俱重、今貴國苟復舊號、欲改書式、則宜趁節目講定之前詳報事由、預布情悃、而不此之圖、万於書函已封使車已牽之後、以片辭遽發、此請是果、誠謹之道否、夫貴州而猶自知其有失愼重、況我朝廷耶、是故有司將援禮以斬之、我王殿下特推寛大之度、謂以所言既異新創、禮節之失不必深咎、遂命追改國書、如天啓舊式、用副勤請、此不但東武之所宜體悉、以貴州之居間傳命、尤當銘感本朝之德意、惟左右諒此、益勉恭恪、以永賛隣好焉、不備、辛卯年六

月日、

〔殊號事略下〕大君の御號をとゞめられし事、

大君と申事は、周易に見えたるを其始とす、世々の先儒大君は天子也と注し候へば、日本國大君と稱せられ候はんは、本朝天子の御事を申べし、又說文に皇の字を釋して、皇は君也、大也とも見え候へば、我國の大君と稱し候はんは、日本天皇と申に同じかるべし、本朝神皇の天統、いまだ地に墮給はざる程は、たとひいづれの世、いかなる人と申とも、みづから稱して日本の天子、日本の天皇などはのたまふべき御事にあらず、又最初慶長十二年の國書に、日本國王の字見えたるによりて、朝鮮の君臣相疑ひ、元和三年の信使等申むねも候ひき、況や寛永十二年に及び、天子の尊號を以て稱しまいらすべき事、智者を待ずしてかならず相爭ふべき事歟、最初日本國王の字見えざる事をだ日本に王たらせ給はざるは卑くして、朝鮮國王の號は卑き事になりて稱は聲く、朝鮮に王たるに、いまらざるが故也、然るに彼國の君臣たやすく仰には、彼國にて大君と申候者は、其家親府王一品の職號にして、此號を以て其國王子の嫡子に授けられ、（其國王の嫡子をば世子と申し、又其王子の嫡子には大君の號を授け、庶子には君の號を授けらるる國制也、これらの事、其國の經に、大典政事撮要等の書に詳にして、大君の事も多く見えたり、）冠服職田職祿料等より以下、ことごとく其定制ある事なるに、然るを其大君の號を稱しまいらすべき由を以て仰つかはされしにおいては、彼國の君臣相慶して、日本國王我に事ふるに庶孫の禮を以てし、假稱するに大君の號を以てせん事を懇請す、上許す事請ふ所のごとしなど申さるゝ、事を得べからず、（朝鮮の書共に、我國の事をさせし書法の例を雜考ふるに、其本文のごとくなるべき事、疑ふべからず、）鹿苑院の公方、○義滿足利大明の冊封を受られしをも、心ありし人は日本の恥辱なりとは申き、猶是は異朝の天子の封爵とも申べし、今に至り異朝屬國の僞官をうけ稱

し給ふにおいては、日本は異朝陪臣の國のごとくとも申べし、（義滿大明の册封を受られし事は、前に見えたり、屬國とは、朝鮮琉球のごとくに、異朝天子の封爵を受て臣屬せし國王を申なり、僞官とは、異朝天子の官制にはあらずして、屬國にて置所の官を申す、たとへば、朝鮮の大君、琉球の王子親方など申より以下、其國にて稱する所の官則是なり、陪臣とは屬國の臣を申也、）古の時には、三韓の國々本朝の西屬にて、其國々の君、皆これ本朝に臣屬して其國に王たりき、今の朝鮮の君は、彼三韓の地を併てこそ其國は王たれ、然るに彼僞官を以て、我國の君に加へ稱しまいらせんは、冠履其所を易たりとも申すべきか、然ば則我國にしては、本朝天皇の尊號を潛竊し給ふの嫌ひありて、彼國にしては、其王庶孫の僞號を假授せらるゝの疑ひあり、彼といひ是といひ、然るべき事の謂を知らず、（是等の事、もとより上にはしろしめさるべき御事にあらず、其あやまりの歸する所はあるべき事歟、）是等の議により、前代の御時、朝鮮の聘問有べきに及びて、今よりして後、大君の御號をば停むべき由を以て、對馬守義方に仰下されたりき、

復號の御事

正德元年の秋、朝鮮の信使來りて獻る所の國書に、日本國王殿下としるされし事、慶長十二年より寬永元年に至る迄、來れる式のごとく、是よりさき我國より其書に答へらるべき式を議せらる、按ずるに、最初天和三年朝鮮に答らるべき國書の式に、王の字を加へらるべき事否を議せしめられし時に、我國にては、高麗を以て夷狄の國とす、是によりて日本の王高麗の王と書を相通せらるゝ事なし、然るに日本國王としるしつかはされん事不可然由議定の事、我朝の古にありて、三韓を以て西屬の國となされし事は勿論也、然るに本朝天皇の尊と申といへども、新羅、百濟、高麗、渤海等の國王に詔勅をなされし事は、國史に見えし所筆を絕ず、（○註略）李氏（則朝鮮國王の姓也）三韓の地を併て、國號を朝鮮と改めしより以來、京都の公方聘問を相通せられし事等、代々に絕ず、然らば日本國王朝鮮の王と書を相通せられし例なしと申事心得られず、是一ツ、（朝鮮の事を以て高麗と申せしもあやまれる也、朝鮮と申べき事也、高麗はすでに朝鮮の爲に滅びて三百年に及べり、）もし日本の國王、海外の蠻夷と

書を相通せらるべからざるにおいては、彼國々より日本國王に奉れる由題して來れる書を受られず、答られずして、日本國王蠻夷の國々と書を相通せられずと申さんはさも有べし、彼國々より日本國王に奉れる由題して來れる書を受られて、其書に答られ候はんには、いかでか兩國の王往來の事なしとは申べき、是二ツ、慶長十二年の國書に王の字を除し事、古の例によれる由を申事、京都公方の代々朝鮮につかはされし書式を以て、事の例と申と見えたり、其比には彼國より來れる書にも、日本國王とは題し來らず、日本國殿下とのみ題し來れると見えたり、況やまたはじめ日本朝鮮和議の時、兩國の王信を通じ好を結ばるべき由を相約して、其事終に議定し、其後彼國の君臣、我國の書に日本國王としるされざる事を相爭ひ申に至ては、京都公方の代の事、當時の事體と同じからず、是三ツ、或ひは又自分日本國王と稱せらるべき御事は、本朝天子の御事に疑ひありとも申べき歟、本朝天子の御事は日本天皇と稱し奉り、鎌倉京都代々の事を日本國王と稱し申せし事、朝鮮の書に見えしのみにあらず、異朝の書共に見えし所も少からず、皇といひ王といひ、大小の字義同じからず、況や又皇にかゝはるに天を以てし天皇と稱し、王に係るに國を以てして國王と稱し、上下の名分相わかれし事、天地の位を易ざる事のごとし、然れば則自分國王と稱せらるべき事、天皇の御事において何の嫌疑に歟相涉るべき、是四ツ、（說文に皇の字を大君なりと註し、爾雅に王の字を君也と註したり、又本朝の字訓に、皇の字をスベラギとよみ、王の字をコギミとよむ、スベラギとは、大一統の謂なるべし、コギミとは小君の謂と見えたり、これらは大小の相わかれし所也、天といふは無上の稱也、國といふは地によれり、是則上下の名分わかれし也、）或は又本朝において封王の御事あらずして、自分推して王と稱せらるべき事不可然とも申すべき歟、古にありて、三韓の國々本朝に臣屬せし時に、其小國の君長といへども、皆々王を以て稱しき、（任那、加羅、安羅等の王、擧て數ふべからず、）然れどもこれらの國王、必本朝の封爵を受て、後に其國に王と稱せしとも見えず、又本朝の古より以來、親王宣下の前、いまだ封王の典禮ある事を聞かず、（淡海公美濃公）

と贈られしなど申事はあれ共、封王の事は聞えず、異朝の書に見えし日本國王代々の間に、具に其封王の事ありしは、鹿苑院の公方一人の御事あり、其餘は皆々其冊封の事なしといへども國王とは稱せし也、これらのみならず、前國の君長、皆々王を以て稱せし事、史漢より以來其國を絕ず、必冊封の事を待て、其後王と稱するのみにあらず、〇註略或はまた本朝において封王の典禮なしといふとも、すでに親王宣旨の例ある時は、自分王を以て稱せられんには、親王の御事に疑ありとも申すべきか、凡上を以て下を兼ぬれども、下を以て上を兼ぬる事を得ざるは、和漢古今の通例なり、本朝の制、天皇の兄弟皇子皆親王とし、其餘は並に諸王とす、親王より五世までは王名を得ると見えたり、本朝令に詳なり當時の制、親王といへども、三公の上たり給ふべからざる由と見えたれば、元和令に諸王の御事に至ては申にも及ばず、然らば當時海外の國々、こと〴〵く皆日本國王を以て稱し奉れる書に答て、王を以て稱しらるべき事、何か僭上と申す事有べきや、是五ッ、又ある人の仰られしは、天王、國王、其上下の名分相わかれし事勿論也、但外國においては本朝の天皇國王、皆々日本を係て稱し申すとも、自分日本國王を稱せられんには、君臣其國號を同じくせられん事いかゞ有べき、もし皇朝封侯王の例によりて見る時は、おほやけの御事を日本天皇と稱し奉らは、國王においては、別に其號をたてらるべき御事歟と侍りき、此事すでに異朝において其議ありし事也、明の萬曆の天子、豐臣秀吉を以て日本國王に封せられし時に、其封號を議し申て、日本猶山城の君の王あり、本朝天皇の御事也天正の曆、正しく其國におこなはれぬ、然るに秀吉を以て日本國王と封せられんには、山城の君を以ていづれの地に置べきや、別に其號を立らるべしとて、順化王といふ號を擬してまいらせしに、天子其議にしたがひ給ひ、つゐに日本國王には封せられき、最初慶長十二年の國書に、王の字を除かれ候事を以て、其國いまだ一統に歸せずと見えしなど申事も候ひき、況や今に及て、萬曆の朝議のごとくに、日本國順化

王など申事のごとくに、別に其號を立られ候はゞ、必彼國の君臣、日本國の小王と舊好を修せん事かなふべからずなど申事出來候べし異朝において君臣國號を同じくせられし事、楚義帝、楚項王、君臣同じく楚を以て稱したりき、但是は猶僭亂の世の例ともにたるべからず、周武王成王の御時、周公旦おはしましき、其後周家七百餘年の間、其世を以て周と稱し、周公旦の後、其官を世にせられて周公と申せし事、孔子の春秋にも見えたり、君臣國號を以て同じくして禮にかなふ事なかるべきには、武王周公の大聖、いかでか春秋において筆削の事なくては候べき周王周公の例によられて、本朝の天皇國王、同じく日本を以て稱せらるべき事、何の事の候べきや、是六ッ、すべてこれらの議によりて、正德元年の國書には、朝鮮より志るし來れるまに、日本國王を以て志るさる、此時に信使等、國王殿下復號の御事なりなど申せし事は、元和三年、寛永元年等の國書には、調興僧玄方と相謀りて、王の字を書加へて朝鮮につかはしければ、此たび始て日本國王と志るされし事にあらざるを以てなり、

〔折たく柴の記中〕天和の時に、寛永の例によられて、若君にも彼〇朝鮮聘を奉らしめらる、されど若君御幼稚の御事なれば、少將正俊の朝臣を御名代となされて、其禮をうけられしに、外使等國命をうけし日、世子を拜すべき事は聞きぬ、執政を拜する事を聞かずと申て、拜するに及ばずして罷出づ、當時〇正德元年も若君〇家繼、此時三歲、御幼稚の間也、またこれらの禮を爭ひ申さむも事煩しかるべしと議定ありて、世子いまだ閤を出給はず、聘をまゐらするに及ぶべからずと、對馬の國に仰下さる、また近例彼國の禮曹、我國の執政に、書幣を附し贈る儀あり、むかし京の代には、九州の探題といへども、なほ彼議政府よりこそ書をば通じたれ、今其例によらむ事は、彼國にもねがふべからず、近例のごときは我國もまたねがふ所にあらず、此事をもとゞむべしと、對馬國に仰下さる、此二月に至ては、彼東萊府使とか聞えしもの、對馬守に書贈りて申せし事ありしかど、これもまた仰下されし如くに事なりぬ、

〔朝鮮通交大紀八〕正德元年辛卯（略）中此時儲君禮物、執政禮曹通書、此度より停止の事、公（宗義方）是を萊府に報せられたり、東萊府使李正臣我州に送りし書あり、左に記す、

朝鮮國東萊府使李正臣奉書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公閣下、緬惟清和、與居珍廸、近因使事頻接音耗、良用慰沃、第貴差所言、書禮請除事、竊以爲不然、蓋本朝於信使行贈遺禮物於貴大君之胤子者、肇自壬午（寛永十九年）伊時以新生爲賀、而亦有禮物、則今何獨以猶在襁褓時未定封爲辭耶、禮官之通書貴邦執政者、其來蓋久、有非今日所可遽廢也、通書始自丁未（慶長十二年）則己酉（慶長十四年）約條之載不戴、非所可論、且當兩國之重尋和好、貴國先還俘口、遣我遣答使、禮官之有書者禮也、刷還事則特其附及而已、厥後雖無別事所附、每使輒有書禮、則其可謂我有求而爲之耶、夫交鄰禮際、幣物將意、古道然也、今所停除、雖無損於我、我所重者在禮而貴邦之遽欲並廢其禮者、抑何意歟、大抵兩國之間、有事則必有辭命、茲事果是貴州受江戸指意者、則宜以文字通報、今欲變改故常、而曾無片牘之見及、唯來差口舌是憑、不用壬戌（天和二年）嚴有院（德川家綱）停奠時別草之前事、此在貴邦既有欠於審愼、我朝廷亦無可以徵信、茲用馳書奉問望須明示江戸之指意使兩國交際之禮靡有隳缺幸甚、使船當待回復以發、並宜諒之、統希崇照、不備、辛卯年四月日、

〔正德朝鮮國聘使錄〕本多侯寄宗對州書

本多彈正少弼藤原忠晴奉書對馬州牧宗拾遺閣下、朝鮮來聘、業已在近、想當不愆於素耳、先是聘使之來、將禮物贈我儲闈、又使禮曹與我閣老書、更想遺以致慇懃、去歲秋朝廷議、以爲此兩件不安於事體、以妨事宜、是欲從今而廢之、乃使對州牧先達此意於彼、而彼國東萊府使李某移書對州、以爲兩件事行之已久、不可遽廢、遂不相肯、因州牧重請朝廷之旨、以故今不得不具事狀以報、寛永癸未（二十年）之秋、嚴廟（德川家綱）降誕、彼國遣使來賀之、朝鮮之有聘於儲君、此其始也、及天和壬戌憲廟（德川綱吉）承統之三年、朝鮮來聘以賀嗣位、是時有儲闈（德松）子（德川綱吉）在西城、而信使詣闕拜謁、憲廟以儲嗣尚幼、不克親臨、命

時執政臣某代儲君受拜、三使方就位、不肯拜、曰、吾受命之日、聞拜世子、未聞拜執政、禮官某進使譯者言曰、君幼、以重臣代受拜、我國之禮也、不見君不肯拜、貴國之禮也、今朝廷盛意、蓋謂修好善隣國之寶也、一拜一揖、如寛永故事、亦可也、然隣國修好、萬世事也、後世儻有儲副幼居別殿、如天和時、亦恐爭禮拜謁之間、以致賓主之異言、其或由是以失兩國之歡心、則徒取禮之末、而舍國之寶也、不若從今罷通聘儲君之事爲便、若夫禮曹通書我執政之臣、考之於古質之於禮、皆失之、初我神祖修兩國之好、尋室町家舊好也、當室町御世之時、每朝鮮來聘、如有事則彼議政府、附及我管領、除外曾無書附、其他如九州探題亦有左右議政相往復者、第管領暨各州郡如有私聘、纔與禮曹通信、此其事體不同、所不論也、方慶長丁未（二年）始通好彼國、禮曹職朝聘、以致我執政書、當其時、我執政亦不得不以書報、彼遂執而因之、朝廷謂我有執政、卽古之管領也、議政與執政通問一依室町之舊、有何不可、若言禮曹職掌聘問、要通其禮、則我國有其職在、雖今欲復古遽改近例、彼所不由、若仍近例而行、吾所不安、彼之不欲者、吾所欲之、彼此鑿枘、又恐失兩國歡、夫修鄰好明國信、既有國王之書足矣、謂停除之可也、由是觀之、廢除二事、皆朝廷深計遠慮、不獨爲我國、謀亦爲朝鮮謀也、而彼府使不之察、固執以爲不可、竊爲朝鮮不取、今奉閣老之旨、以書達閣下、書到其諭告于彼使、彼曉然知朝廷之旨、不備、

正德元年辛卯五月

〔折たく柴の記 中〕近例は彼使（鮮朝）の來り過る所々にて、朝夕の膳七五三、晝の膳は五々三を供す、かゝる事は、我朝（幕府）の天使を待せ給ふ所といへども其例なし、殊には路次の國々の勞費もはかりがたし、今よりしては、彼國にして我國の使を待する例のごとく、路宴賜む事、四所の外は、ただその食料をあたへらるべしと、對馬國に仰下さる、此事は彼使も、もとより其禮の煩しきに堪ず、食料給らんは其使よかりければ申す事もなし、又近例には、彼使人等與に乘りながら客館に

入り、御使客館に至れども迎送の儀もなし、これらの事もつとも古禮に合ず、またむかし我國の使、彼國にゆきし時の例にもたがへり、今よりして後は、其使客館に入らむ時に、輿より下り、御使客館に至らん時、階下に迎送するの儀等、むかし我國の使彼國にゆきし時の例のごとくなるべしと、對馬の國に仰下さる、此二つに至て、彼使等近例によりて其禮を爭ひ、すでに大坂に至りぬれど、此事のために賜宴の事行はれずと聞えて、世の人ことぐ〳〵くいひのゝしりしかど、これもつひに仰下されし事の如くにぞ行はれける、また近例彼使こゝに至りし日、執政の人々して御使となされ、客館に就て其勞を慰せらる、我國の執政と申すは、猶是彼國議政府の議政の如し、去かるに我國の使かしこに至る時、彼議政府の議政をして、我使の客所に使せし例はあらず、いかむぞ我國の執政して彼使をば慰勞せらるべき、これによりて此たびは高家の人々をして、その御使となされたり、されど彼使等申す事もなかりしは、大坂京及び郊勞の御使等皆々執政の人人にはあらざりしかば、今はた此事を申すべき所なかりし故なり、既にして彼使こゝに至りし初に、まづ對馬守に仰下さるゝ旨ありて、此度改め定められし事例書條を去るし出さる、それが中に近例彼使進見の時、その國書をば、上々官といふものしてまゐらせたりき、此儀去かるべからず、正使これを捧げてまゐらるべし、又近例彼使の拜位、我國三家の座に同じ、去かるべからざるをもて其位を改め定めらる、又近例彼使に饗を賜る時、三家御相伴の儀あり、我朝の天使を饗せられしといへども此等の儀あらず、また古の禮にも合ず、彼國にして我國の使を饗せし時の儀もまた去からず、これによりて其儀を改め定めらる、たゞその三家御相伴の儀においては申す事ありて、既に賜饗の日に至て、彼使等殿上の座に就し後、某と此禮を爭ふ事時うつりしかど、つひには其詞屈して、仰下されし如くに禮卒りぬ、〇略中又此たび〇正德元年は信使等館門の外にして輿より下りぬべきがために、對馬守門外の幕次の事

を申せしかば、大坂にしては幕の内に榻をつらね設く、毛氈をもてつゝみしといふその事聞えしかば、京にしては幔幕の中に、唐の椅子を設けしと聞えたりけり、事の急なるに應せし所なれば、いかにもありぬべし、それらの儀去かるべからずと申て、飛驛して京より斑幔と兀子とをとりよせて、此所にては、斑幔の内に兀子を設けたりき、前攝政殿下〇近衛基熙此事を聞召されて、ほめさせ給ひしとぞ承はる、又某〇新井君美川崎の驛にゆきて、信使にむかふべしと仰下されしかば、其時に著つべきものゝ事をおもひめぐらすに、これ古にいはゆる草野の會也、されば此所にて用ひられん所は去かるべからず、凡武事には水干を用ふる事、武家の舊儀也、此物を用ゆべしとおもひしかば、うちうち其事を申請ふてかしこにゆきしに、信使等對馬守が許に使して、こよひの客は、いかなる冠服をか用ひ給らん、其儀によりてこなたにもまたその心得あるべしといひしかば、對馬守よりして、また我許にも此由いひ贈れり、今日の事は逆旅の事なり、某はたゞ武の常服をもて入るべし、客使もまた常服をや用ひらるべきと答ふ、某がこよひの儀は、緣塗のえぼうしに、木蘭地の水干襦に括して、銀作の野太刀をはく、もし其官人等出むかふ事もこそあれとおもひしかば、肩輿の中に沓を入れたり、案のごとく館門に至りしに、上々官などいふもの出むかふと見えしかば、やがてかの沓を出し、つけて門にぞ入りける、すべて此等の事、國體といふものゝある事をも、武家の舊儀ある事をもわきまへぬ人々には、共に論ずべからざる所なり、

外使の時の事去るすにつけて、思ひ出にし事また一つ二つあり、はじめ京にのぼるとて、美濃國大垣を過るほどに、その邊の家々に、ことぐ〳〵く榜示をたてゝあるを見れば、こゝをば一丈きるべし、かしこをば一尺きるべしなど、尺寸をわかちて去るしたり、いかなる事にやと訝ひしに、朝鮮の聘事につきて、其事承り給ひし人々のこゝを過給ひしに、大目付勘定奉行等の人々召供せられし對馬守の家人、このところ路狹くして、大旗の通らん時の煩あるべしと申せしかば、かくは沙汰し置

れしといふなり、かの使のこゝを過るは、此度を始とやするとの問ひしに、彼使の來る毎に、必ず此所をば通り給ひしと答ふ、京につきし事を注進せし書に此事を議して、此等の事、沿路諸國の煩なるべし、彼使來りしより此かた事の煩なかりしを、今はたこれらの沙汰あらん事、もつとも玄かるべからずと申したりき、後に聞に、これらの事はことゞくにとゞめられき、また外使京よりこゝに來り歸らん道のほど、かの一行の人の乘るべき鞍馬ども、諸大名の役に課せらるゝこれ例なり、其役を充らるべき事例を玄るしてまゐらせしに、たとへば西國大名の中、遠江國より東の役を課せ、東國の大名の中、三河國より西の役に充らるゝありて、凡役に玄たがふ事、一日程を限とし、來らん時に一日、歸らん時に一日、すべて兩日に過べからずと見えたり、某これを見て、此さだめ然るべしとも見えず、西國の人々には三河の國より西の事を課せ、東國の人々には、遠江國より東の事を課すべき事にや、さらば西國の大名の家人等、外使來らんを送りし後は、各大坂の屋敷に歸りて、外使歸らん期にさきだちて、迎ふべき所に出むかひ、また東國大名の家人は、外使を迎へし後には、此所に來り集りて、外使歸らんに至てこれを送るべし、さらば各其便もよろしくして、おのづから路費の用其半をば減ずべし、また其役に玄たがふ事、只一日を以て限とせんも然るべからず、諸國の大名、此度の役に從はんに、僅に一日二日を論ずべきにもあらず、凡迎へ送らん事、二日程を以て限とし、或道遠く、あるひは祿少き人々をば、此役を免除せられば、此役課せられし大名も其數多からず、且はまた鞍馬の數も其半にして其事辨ずべしと申す、申所尤玄かるべし、重て此等の事仰下されたらんにも、其意を得ざるものよくすべき所にもあらず、其事を玄るして參らせよと仰らるゝ、承りぬと申て明けの日の朝、其事を玄るして參らすゝいかにかくはやかりしぞやと仰あり、諸國の大名役に玄たがふ事、おの〳〵居城より行程百里の外に出る事なからんやうに賦りて候ひしかば、頗しからずして、其事辨じ得て候と申たりき、始まるらせし

所は、萩原近江守重秀がはからひし所にて、鞍馬具等をば商人のうけおひといふ事になして、大名よりは其價な出さしむべき由の事也、かゝる事も、國體に於て玄かるべからずと申とゞめしなり、

又駿河の國府にて路宴の日、其上々官より以上は、御番衆して給仕の役になさるべし、それより以下の輩の給仕人の事は、內藤豐前守武雄に仰下さるべしと申す事あり、駿河國田中の城主なりしゆゑ也某此事またいかゞあるべき、凡此度の事、諸國大名の其役二つをかけられず、海道に所領あるほどの大名、皆々外使を迎送の役あり、それにまた此事仰下されんには、此人にのみ二つの役をかけらるゝなり、某御使奉りし時駿河の國府をすぎしに、さすがに神祖おはしましつる御名ごりにて、土俗いやしからず、商人共の子撰び出し、此事に玄たがはしめんには、無骨の田舍侍には、はるかにまさりぬべしと申ければ、此事も某議し申すごとくには仰下されたりけり、

〔正德朝鮮國聘使錄〕敎諭

敎領客使

予纘承前業、繼志述事、亦惟隣國之好、在懷不已、以朝鮮接壤密邇、行理之命、無世不至、方其大祖大王開國始通問於前代恭獻王、蓋修高麗氏舊好也、自爾兩國使命交際、各有禮制、相敦睦者幾二百年、及勝國壬辰之變、兵釁一開、兩國失驩、積有歲年、天厭喪亂、眷顧有道、我神祖受命奄有方國、徵福其宗社、廼速出令、反其旄兒、俾我前好、休息厥民、聘問以時、相繼不絕、雖然當我草昧、務在簡易、賓主之禮蓋有闕焉、爾後所因損益隨時取旨、未有一定之制、當今嗣德百年、禮樂可由起、凡爲經國之典、可以俾明、爰命有司、議定賓禮、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古禮、度之以二國今使客或怪其有異於前儀、領客使其曉使者、謀事補闕、行之以禮、記不云乎、禮從宜、使從俗、想宜知悉、

正德元年辛卯十月

〔朝鮮國通信使參府之記〕朝鮮信使道中往來共書簡之與通候時、下馬下座等いたし、無禮之儀有べ

からす、菅笠等をぬぎ候には及ばず候、

右者道中江

朝鮮信使江戸到著之日、初而登城之時、御暇被下候而退出之時、發足之日、右四度、書簡之輿、通候時、下馬下座等之禮可有之候、以上、

右者江戸江

道中にて來時者彼國書有、歸時者御國書あり、江戸到著之日者、彼國王之書有、初而登城之時同斷、

退出之時者から輿なり、禮に及ばず、

御暇被下退出之時、御國書あり、

登城之時はから輿なり、禮に及ばず、

發駕之日、御國書あり、

右之通被仰出候間、町中不殘可相觸候、以上、

卯（正德元年）七月十三日

町中總觸名主月行事請負判形（略）中

朝鮮人來聘之儀付、品々板行にいたし、町中賣あるき候もの有之、不届に付、人を廻し召捕候、明日は御老中方本願寺迄之道筋御見分に御出候間、右之類之板行もの賣あるき不申候樣、町中早々可相觸候、以上、

卯七月十八日

總觸連判帳（略）中

一外國の人、風俗に習はずして無禮之儀ありとても、深く咎るにたらず、雖然すてをき難き事に至ては、對馬守（宗氏）役人に相達して、其沙汰に任すべき事、

一信使の從人、私に交易の事を以て、下部等に對し相謀るとも、一切うけがはしむべからず、たとひ後日に及びて事露顯するといふとも、物の多少、價の高下によらず、嚴に罪科に處せらるべき事、

總觸（略）中

一信使留館の間、失火の戒猶更怠緩あるまじき事、

右之通被仰出候、先達而相觸候趣ニ候得共、彌御書付之通相守候樣、町中可相觸者也、

町中總觸連判帳（略）中

八月廿二日

大井川滿水ニ付、朝鮮人江戸著相延、來ル十八日ニ相極候、江戸著、殊之外早有之由ニ候間、右之趣町中不殘可相觸候、以上、

十月十四日

總觸（略）中

一町方棧鋪之幕、純子、繻子、繻珍、綾、縮緬、或染絹等、粗金襴も有之、麻幕は稀有之事也、何れもひさし桁に張之、內外二重幕も有之、翠簾ハ捲あげ置、自身番屋にも絹幕張之、棧鋪前臂かけ、同敷物は、毛氈、色羅紗、猩々緋等、此類或金入ニ而柱つゝみ候所も有之、かこひは金銀之屏風、僧尼之隔は、兩面金屏風、口ふくさ紙之屏風は場末に有、二階之格子には、綾錦緣之翠簾、繪すだれ等、總而垂置之、

〔正德朝鮮國聘使錄〕朝鮮信使及從者姓名官職

正使

通政大夫吏曹參議知製敎趙泰德、字大年、號平泉、

副使

通訓大夫弘文館典翰知製敎兼經筵侍講春秋館編修任守幹、字子譽、號靖庵、別號青坪、

從事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校理知製敎兼經筵侍讀春秋館記注李邦彥、字美伯、號南岡（略）中

總計四百九十一員（合上五十六員也）

〔享保集成絲綸錄五十〕正德元卯年六月

覺

今度朝鮮人來聘付、諸大夫以上衣冠幷狩衣之心懸可」被」仕候、

一侍從以上　薄紫

一四品　濃紫

一諸大夫　淺黃

裝束之節指貫之色、向後右之通可」被」相心得」候、

以上

六月

正德元卯年十月

覺

一朝鮮人來聘に付、見物之者、二階格子には翠簾すだれ勝手次第懸可」申候、下座敷には、かざりのため翠簾すだれ掛ヶ候共巻上げ置、おろし見物仕間敷事、

一前々度々相觸候通、男女僧尼致」混雜」見物仕間敷候事、

一火之元之儀、彌大切可」相守」候事、

右之通町中相觸候、以上、

十月

正德元卯年十月

詰衆並同嫡子

奏者番衆手明同嫡子

詰衆同嫡子

明後廿九日、朝鮮人信使御禮付而、衣冠下襲太刀帶之、五時可」有」登城」候、無官之面々ハ不」及」出仕」候、

十月

正德元卯年十月

一朝鮮人登城ニ付、出仕之面々、鞘巻野太刀之內用之、衞府之太刀用候儀可」爲」無用」候事、

一品川豐前守　大澤出雲守　宗對馬守
一織田能登守　前田隱岐守

此外ハ末廣持候事

右之趣可」被」相達」候、以上、

十月

〔朝鮮信使進見儀註上〕寶永八年辛卯五月改元、正德元年十一月朔日、

朝鮮國王より御代替之爲」御祝儀」信使來聘ニ付、登城之次第、

一信使東本願寺より淺草寺雷神門前、夫より御藏前通淺草橋御門、橫山町、傳馬町、常磐橋御門江入、黑田豐前守屋敷前、酒井雅樂頭屋敷前、大手御門より登城、此時旗伏、幷樂人等相留、上官以下皆下馬、宗對馬守役人令」差」圖之」、

但淺草寺前辻固、伊藤播磨守、加藤出雲守人數勤之、其外屋敷前道筋之面々警固出」之」、

一上々官三人、百人組御番所之際にて下輿、〇略中

一國書中之御門外ニ至リ、御門之向ニ立、國書陪之官前ニ立、對馬守侍貳人、布衣國書之左右ニ立、

詰衆並同嫡子

奏者番衆手明同嫡子

一上々官一人、すゝみて國書之跡にゑたがひて立、○略中

一國書御門に入

一三使すゝみて御門に至る時、對馬守兩長老、三使に會釋して、相並て御門に入、

但御門に出入する時、總而會釋如斯、○略中

一國書御玄關前御門の內に入て輿をおろす、兼而楊二脚を此御門之番所之邊に出し置、輿至る時楊二脚をならべて其上に輿を置、此等之儀對馬守待合差圖、○略中

一國書陪之官、國書を出して上々官に渡之、上々官請取、御門之內御玄關に向立、北面也○中略

一三使御玄關前御門に入時、寺社奉行安藤右京亮、本多彈正少弼、衣冠、下襲、帶刀同、御目付丸毛五郎兵衛、天野彌五右衛門、假六位、衣冠、下襲、帶劍同、出句、御玄關板敷に各對して立、御徒番所之前、右京亮、彈正少弼、は西より第二間、南北にわかれ立、五郎兵衛、彌五右衛門、

一三使御玄關に近づきて、濵右衛門、半左衛門、備中守會釋し、備中守國書之差引して、御玄關江あがる、○略中

一三使御玄關之階を上りて、濵右衛門、半左衛門、相互に會釋して御玄關に入、上官以下御目見可仕分、御玄關に入、對馬守家老差引、中官以下、御中門之外に立、

一國書上々官持之、備中守案內して、板敷通り先達國書寺社奉行之前を過る時、寺社奉行腰をかがむ、五郎兵衛、彌五右衛門、互に會釋して、備中守より先立、殿上の間江相越、

一三使近く時、右京亮彈正少弼、三使幷對馬守に會釋して、二行に先立、上々官以下從者ゑたがひ入、○略中

一備中守國書持之、案內して殿上間江入、

國書御目付之前を過る時、御目付腰をかゞむ、

一國書を上段中央に置と、國書持候上々官を差圖して、次の間より第二の柱通り西の方に立し

めて、備中守は其向に立、此時會釋す、○略中

一對馬守正使に會釋して下段に入、兩長老は副使從事に會釋して入、座に就く、三使は御障子之方、對馬守、兩長老は御襖障子の方、相向て並、

一右京亮、彈正少弼、上々官三人に會釋して、殿上間に入らせ座につく、上々官西の方、上段に向て並座せしむ、

一上官以下之從者座に就く

冠官以上は殿上次之間、次官小童は次之間南之御緣に座す、對馬守家老役人等殿上次の間、幷御玄關前等に在て令下知之、○略中

一進物之中、御緣頬に並置候物出、是者庭に置なり進物番布衣役之、是者虎皮豹皮等也進物之內、御鷹は別幅にて披露有之、翌日御鷹は上る、○略中

一大廣間出御、御直衣○中略

一中門廊之南の方に、三使の座を設く、北面、東之茵を後にして上々官之座を設く、西面、西之茵を後にして、對馬守幷引禮之高家奏者番六人之座を設く、東面、上々官の座の少北を寺社奉行大目付等之座とす、何も高麗緣之疊敷之、

一進物持出下段に並置、中段緣際ゟ三四尺ほどさげて置て、中奧御小姓、○姓名略寄合上○同役之、

但進物南北九尺許、東西一丈許、○略中

一信使召

能登守江、信使を召之旨相模守申渡之、能登守出て大目付に申渡、元座に復、大目付橫田備中守、松平石見守、則殿上間江相越、對馬守江、三使を御前江可出旨申達、出て御書院番所南の緣に南北に對し立、

一對馬守上々官に會釋して、御前を拜すべき由を三使に達之、正使上々官に國書を持せしむ、○中略

一國書持候上々官、西向して跪く、正使すゝみて、東向して跪く、書を請取、上々官は退き、市右衛門伊左衛門案內して、中門廊之上々官の席に著しむ、

一正使國書之匣を持て、兩楹の間より入て、西楹之內に至る時、豐前守並對し、罷出下段中程にて、豐前守西に向、正使は東に向、兩方より近寄、互に跪き、正使國書渡之、如前之兩楹之間を退去、元の座に立、

一豐前守書を請取捧之、跪て北面し、正使楹之間を出る程を待合たち、西の方進物をめぐり、中段中程より上り、膝行して國書を下より二疊目に置て、膝行し下り、東の方江進物をめぐりて元の席に著座、

一對馬守少し進みて、御前に向て俯伏す、起に不及してすゝむ、

一出雲守隱岐守三使に會釋して、楹之間より御前へ出、三使拜之所に至、出雲守隱岐守左右に對し跪く、但三使前にして拜す、進物なし

一三使北面して四拜、畢て、出雲守隱岐守三使に會釋して兩楹の間より退去、中門廊の座に著しむ、出雲守隱岐守座に著、

一下段に有之進物、西の張出しより引之、○略中

一林大學頭衣冠下襲、不レ帶レ劍、大學頭子同七三郎假衣冠下襲、不レ帶レ劍、六位衣冠、西楹の外より入、座に著、

下段よりは三疊目、西の方よりは二疊目、御前に向、

一豐前守中段に上り、膝行して書匣を執膝退して下り、大學頭に渡之、

朝鮮國王書翰

朝鮮國王李焯奉レ書日本國王殿下、聘問之濶、倏焉一世、緘承殿下紹レ基圖レ誕、敷區域、其在レ隣好、曷勝欣聳、肆馳レ品价、庸擧信使、修レ睦致慶、式循レ故常、仍將レ菲品、聊寓遠忱、惟冀益懋令猷、永固交誼、不備、

辛卯年五月日

朝鮮國王李焯

一大學頭國書讀之、七三郎に渡し、別幅を讀畢て卷之、又書を請取、元の如く別幅を卷こみ、豐前守に相渡之、

一豐前守起て書を請取

一大學頭七三郎俯伏してたち、元之通出る、

一豐前守中段に上り、書を匣に入捧之、御上段に膝行して置之、膝退して座に著、

一松平大藏少輔衣冠下襲帶劍御左之方より膝行してすゝみ、書匣を取て、御幄臺におさむ、

一相模守中段に上り、仰を蒙り、下て下段上々三疊目、東よりは二疊目東の端に著座、對馬守を召て、三使に御盃を被下べき由を傳ふ、○略中

一相模守中段に上り仰を蒙り、下りて下段上より三疊目にて、最前のごとく對馬守を召て、三使自分の御禮之儀從者御目見被仰付旨達之、對馬守俯伏し承り、東楹之外より出、中門廊より相越、上々官を以三使江傳ふる義、前のごとくにして、御前の座に歸座、○略中

一相模守中段に上り、膝行し罷出仰を承り、膝行して下り、仰を傳ふる座に著て、下段下より三疊目東の方より二疊目、東の端、對馬守を召對馬守すゝみて跪く、朝鮮國王の安否御尋有之由、相模守傳之、對馬守承り、少し退き、西南面にして座す、下段上より五疊目、東の方より二疊目、東の端、○中略

一對馬守三使に尋仰らるゝ旨有由を達し、上々官俯伏して承り、三人同じく西の方三使の座に

著仰之旨有由を通じ、上々官は下段一疊目へ復座す、
一出雲守隱岐守起て三使を誘引して、拜位に著しめて、出雲守隱岐守本座に歸並著座す、○中略
一對馬守上々官に會釋し、進めて仰の旨を傳ふ、上々官膝行俯伏し承り、膝退して正使等に仰之旨を通ず、三使俯伏して後、御返答申二上之一、上々官其段對馬守へ通之、前のごとくして退き跪く、
對馬守膝行して、すゝみて相模守に對し、三使申上る御返答を申二上之一、
一相模守後命を傳ふ、使者の勞を慰らるゝ、よし對馬守へ申傳ふ、對馬守承之、仰を傳ふる事前のごとし、三使俯伏して御返答申二上之一、○中略
一對馬守御禮して起先出
一出雲守隱岐守三使に會釋して起拜せしむ、
一三使上々官異位重行、四拜し畢る、東楹之外より出る、三使先出、上々官跡より退く、

從事　上々官
副使　上々官　如此罷出、是異位重行也、
正使　上々官

一豐前守座を起、下段之中にすゝみて、禮畢る之由を申て、本座に歸、豐前守能登守互に會釋して、東楹の外を、東の方に出る、○中略
一三使上々官等退出、右京亮、備中守、彈正少弼、石見守等、中門廊之座を起て、御車寄唐戶の邊に出向、○中略
一三使殿上次の間の緣に出る時、兩長老出向、對馬守三使に會釋して並出る事、出仕の時のごとし、
一右京亮彈正少弼御玄關之板敷に至りて、左右にわかれて、對馬守正使等を會釋してとゞまる、○中略　五郎兵衛、彌五右衛門同くとゞまる、○中略

一修理大夫伊豆守三使を誘引して出る事、出仕の時のごとし、
一三使中之御門を出る時、備中守、修理大夫伊豆守對馬守、兩長老、御門外に相送る事、出仕の時出むかふごとし、○下略

〔享保集成絲綸錄五十〕正德元卯年十一月

一朝鮮人御禮御饗應御暇相濟候付、明十二日總出仕之事、
一四時揃之事
一衣服はふくさ小袖麻上下著用之事、
以上、

十一月

〔享保集成絲綸錄五十〕正德元卯年六月

覺

山城　大和　和泉　河內　攝津　近江　丹波　播磨　美濃　三河　伊豆　遠江　駿河
相模　武藏

右國々知行所有之面々、當七月八月頃、朝鮮人來聘之節、幷歸國之時も、人馬出候儀御代官より可二相觸一候間、無二遲滯一可二差出一旨、知行所江前廉急度申付置、至二其節一役人付置、無二相違一樣ニ可レ被二申付一候、以上、

六月

〔正德朝鮮國聘使錄〕朝鮮國王書來書中慢犯二獻廟御諱光字一○中略

復書

日本國王源御諱○家宣奉復朝鮮國王殿下、玉燭時和、應二儀之交泰、寶隣世睦、講二百年之欣懽、禮幣既

豐書辭且縟、其於感懌罔罄、敷陳有少謝儀、附諸歸使、願符善隣永介純篤、不備、

正德元年辛卯十一月　日

日本國王源　御諱

右復書中、懌字係朝鮮國七世祖王之諱、三使者不能復命、因請改裁之、故改懌爲悅、以賜焉、○中略

所賜朝鮮國王有畫圖金屏二十雙、蓋其九雙十五圖、皆有傳贊、高玄岱所撰幷書也、錄于左、

孝德天皇白雉圖畫、一隻、狩野探信所傳贊略　文武天皇慶雲圖一隻、狩野探信所畫、一隻、與前一同、上、　源經信兼三船才圖一隻、狩野養朴所畫、

大江匡房賦四百句圖一隻、狩野對畫、一隻、與前一同、上、　平重盛諫父圖一隻、狩野春湖、　楠正成敎子圖一隻、與前一對、畫工同前一部編書圖一隻、狩野洞松所畫、　清少納言捲簾圖一隻、與前一畫工同前一、　源爲朝大箭圖一隻、狩野柳雪所畫、　源義仲陷俱利羅圖一隻、狩野探雪所畫、　源盛綱渡藤戸海圖一隻、狩野永叔所畫、　巴女殺敵圖一隻、狩野養朴所畫、　坂額拒敵圖一隻、與前一畫工同前一、

平義秀破門圖一隻、狩野探信所畫、　泉親衡負船圖一隻、與前一畫工同前一、

此他金屏圖畫十一雙目

朝覲行幸圖住吉內藏畫、一雙、　釋奠圖一雙、同上、　唐樂和樂圖狩野永叔畫、一雙、　犬追物圖狩野如川畫、一雙、　富士三保圖狩野探雪畫、一雙、　吉野龍田圖狩野洞松畫、一雙、　住吉玉津島圖狩野春頌畫、一雙、　松島圖狩野探雪畫、一雙、　祇園會圖狩野養朴畫、一雙、　花鳥畫狩野休頌畫、一雙、　鵜飼圖狩野梅雪畫、一雙、

〔折たく柴の記、中〕我國よりなさゝる御書函は、白銀をもて打造り、黃金の環に紅の緒を用ひられし例なり、〔これは德廟德川秀忠の御時よりの例なり、國師日記等にその事見えたり、〕此事いかにあるべきと仰下されしによりて、京にて見及びし衣函表案等の式をまねらせしかば、此たび○正德元年は其式を用ひられけり、

〔殊號事略、下〕御璽之事

正德元年朝鮮の聘問あるべきにつきて、祖宗の御時用ひられし御璽の事を尋ね問はれし事あり、東照宮の御事、彼國に御書をつかはさるまじき由仰出されしといへども、若事ある時の爲に、

御璽の事御用意ありき、其文は源忠恕、台德院殿源秀忠、大猷院殿源忠德、嚴有院殿は源忠直、常憲院殿は源忠敬、いづれも字體は古文を用ひられ、其大キさ高サ三寸、濶サ貳寸九分、〔皆々右に源の字、左に忠恕等の字をゑるされたり、〕其内台德院殿は、御諱の字を用ひられず、其故は御諱におゐては、既に國書にゑるべからず、朝鮮國王代々の國書にも、爲政以德の四字を用ひて、其名の字を用ひざるによりて、我國の御璽にも、また別の字を用ひられし由申事あり、祖宗の御時、國書に御諱をゑるさゝるゝによりて、御璽には別の字を用ひられし由を申すといへども、台德院殿の御璽には、別字を用ひられしにもあらず、又御姓におゐても國書にゑるされし所也、然るに御璽の文にも、又御姓の字を用ひられし事は、別に其理ありや、又御姓の下に二字をゑるされし事、異朝にありて私印などいふ物の式にして、姓と字をゑるせしものゝごとし、然れ共祖宗代々御字ありしとも聞えず、もしたゞ御諱にあらざる字を用ひらるゝ所にて、これらの二字いかなる物と申すべきと重ねて尋問れしに、御名にもあらず、御字にもあらずは、これらの二字、いかなる物と申す事は存せざる由を答申き、○中略台德院殿御璽の外、其餘は皆々別字を用ひられし所、いかなる事と申す事も存せざる由も心得られず、たゞひ祖宗の御制なりとゑらざる事を以て其文にせられん事然るべからず、但祖宗の御時には、京都の時の例に准せられ、これら詞翰の事は、五岳文字の禪僧に仰付られしによりて、鹿苑院殿〇足利義滿大明に奉られし書に源道義とゑるされ、勝定院殿〇足利義持朝鮮に贈られし書に源道詮とゑるされ、慈照院殿〇足利義政大明に奉られし書に源道慶とゑるされし例によりて、此等の字を撰び進せられしと見えたり、京都公方の代々大明に奉られしには、日本國王の印を用ひられき、○中略當時朝鮮につかはされし所は、代々に相傳へて用ひられし所の物なりし也、今も世に傳はれる物に見えたる、體信達

順、大樹蔭凉等の四字を用ひられし所は、其制も大きくして、其餘の小印共には同じからず、その
うち體信達順の章、當時朝鮮に用ひられし所に見えたり、天子の璽國王の璽其制度あるべき事
は論ずるに及ばず、士夫夫の官印私印などのごとくにはあらず、況や我國の信璽、祖宗代々の御事のごとく、毎度に是
を改め造られんには、近くは京都代々の例にも同じからず、遠くは外國におゐても何を以てか
其信とはなし候べき、是六ツ印信など申事は、其印を見て信をとるべきが爲なり、たとへば爲政者の書なりと信ずべき事のごとし、もし其
の議によりて、新たに黄金を以て傳國の御璽を鑄造らる、其文には文命之璽の四字を用ひらる、
是は書の大禹謨に、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と見えし、本朝國王の璽におゐて、左かるべきよしを
仰下されしによりて也、此外對馬守義智に下されし御教諭には、敷命之璽といふ御璽を用られたりき、

附

國書に用ひられし紙の事、慶長十二年の事、詳ならず、元和三年に用ひられし所は、鳥の子の紙
の表には金泥にて松竹を繪がき、裏には金銀の箔を切箔もみ箔などいふ物にす、上包の紙も
また是に同じ、文字を左るし御璽を用ひられし事等、毎事皆々朝鮮の書式に相同じ、書函は我
國文箱に高蒔繪左たるに、銀鎖紅緒を用ひられき、其後の式は是によられしと見えたり、正徳
元年にはこれらの事も我國の古式を用ひられて、鳥の子に繪箔なともなきを用ひられ、國書
の文を左るされて、其始と終りに御名を左るされ候所に、御璽を用ひられし事二所、禮紙を加
へられて、書函に納めて、書案を閣て、其使に渡されき、信使等某○新井君美と國書の事をあらそひ
申せし事の中に此事をも申て、舊例は日本の國書、朝鮮の式を用ひられしに、其式改りたり、も
とのごとくに改め下さるべしと申き、日本をのづから日本の書式あり、いかでか屬國のごと
くに、其國の禮を用べきといはれて、其詞屈して、朝鮮の書には、國璽を用ゆる事凡三所、日本の

書には御璽たゞ二所あり、敵禮にあらざるに嫌ひあり、朝鮮の書式を改むべしとて、其國にい
ひつかはして、書式を改めてまいらせ候ひき、初には我國の書を彼國の書式のごとくあらた
めらるべしと爭ひ申て、終には彼國の書式を我國の書式のごとくに改めし事、其使のあやま
りとは申べき歟、次に彼禮曹に贈られし我國執政の印章の事も、寛文十二年以來、おの〳〵名
の印を用ひて、大小定らず、天和のたびには其地の城主の四字を用ひ、其大さ方壹寸六分なり
など申事もありき、崇傳長老元和三〇三本作二年九月四日の記に、我國の執政の印は行令の二字
を用ひ、其大サ二寸五分、自今以後此印を用べき由仰下されて、御帳内に納めて置れしと見え
たり、但我國執政の書の事も、正徳元年に議せられて、是より後は、京都代々の例のごとく、彼國
の議政府、我國の執政、書を往來せん事はさも有べし、禮曹の書然るべからずとて、其事を停ら
る、但聘事に就て彼信使に左めすべきために、本多彈正少弼忠晴對馬守に贈りし書ありき、そ
れには掌客使の印の字を用ひ左めらる、忠晴聘事を承候故也、其後又相模守直政朝臣の義方
○宗に下されし書には、相模守源朝臣と左るされ、押字を用ひられて印章は用ひられずすべて
これらの事共、其時宜を議定の上に仰下されしによりて也、

〔折たく柴の記〕中辭見の儀○正徳元年十一月記りし後に至て、御復書のうちに、其國王七世の祖諱を犯さ
れたり、改め賜るべき由の事を以て、某○新井君美に申事あり、五世にして諱む事なきは古の禮なり、
また子としては父の諱を避け、臣としては君の諱を避く、これ臣子の情忍びがたき所なるが故
なり、いかんぞ隣國の君をして、其臣子と同じく國諱を避けしむる事のあるべきたとひ又兩國
の君、其國諱を相避るの事あらんにも、その七世の國諱を避くべき事古にあらず、ましてや己が
欲せざる所をば施す事なかれといふ事あり、其國のまゐらせし書を見るに、まさしく當代御祖
考の御諱を犯しぬ、其國七世の諱をだに避給るべしと申さむものゝ、いかんぞ我國の御祖諱を

犯せしものをもち來れる、其申所皆無禮の事也、某かゝる事申さんことかなふべからずと答ふ、かれらやむ事を得ずして、對馬守につきて此事を申す、いまだ仰出さるゝ御旨もなかりしほどに、世に申沙汰せし所は、彼等此事申かなへざらんには、大かたいきてはよも國に歸らじと思ふ氣色なり、さらば兩國の戰ちかきにありぬなどいひのゝしる、此時に至ては、ゑかるべき人々も某を諫めし事共もありけるが、されど彼使のかく申す事は、はじめあらそひ申せし事共は、皆これ禮の繁文末節、論ずるにたらず、其國諱避しめまねらせん事は、其係る所最大也とおもひはかりし所を、我かねてより思ひ合せし事共あれば、我もまた死を誓ひて、初のことばを改めず、さらばまづ彼國より來らむ書に、我國諱避けなば、我答ん所もまた其國諱避くべき也と仰下されしかば、つひにこれも仰下されし事のごとく、彼國の書改めまねらせし後に、我國の書をも改めつかはされたりけり、

〔朝鮮通交大紀八〕正德元年辛卯、〇略中此時彼此國書改換の事、公〇宗義成是を禮曹に告られたり、禮曹參議宋徽殷をして書を復せり、其書左に記す、

朝鮮國禮曹參議宋徽殷奉復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公閣下、槎便忽屆、華札隨至、憑諭寒節、行李安穩、愚沃倍品、信使之行、水陸萬里、無事得達、此莫非貴州辛勤衛護之致、尤以爲荷、第國書中、既曰犯諱、玆以改送、而至於兩國書式、自古以來、有一定之規、而今忽變其舊式、寔非意慮所及、所當據例爭執、而儀式間事、有不必一一爭較者、改書以送、幸望貴州卽須傳給於信使、俾無中路留滯之弊、幸甚不備、

壬辰年〇正德二年正月日、

〔折たく柴の記中〕すべて此時〇正德元年の事共、彼國の人よりも、なほ我國の人々のいひのゝしる事共多かりつれ、されどさすがに上の御事申まねらすべきにもあらねば、たゞひたすらに我〇新井君美事をのみぞゝふなる、孔子夾谷の會を相け給ひしは、もとより聖人の御事なれば、いふにも及ばず、魯の曹沫趙の毛遂などいふものゝ類にも似ざる所あらん事は、これらの事共、なにの申すべきいかにかくまで、我國の恥ある事をゑれる人なき世とはなりぬらん、古に世を避け人もありしぞかし、又君子不終日といふ事こそあれとおもひしかば、けふよりして出て仕ふる道は思ひとゞまりぬる事の由をゑるして、彼使のこゝをたちし日の午の時の終りに詮房朝臣につきて奉れり、詮房朝臣その答をばせで、いそぎ仰下さるべき事あるなり、とく參り給ふべしといひおこせたり、いかなる事の出來ぬらんと覺束なかりしかば、やがて參りしに、たゞ今申す所の事聞召驚かせ給ふ所なり、これ世の人の申事共あるによれるなるべし、初よりそれらの事ども聞召及ばれ、またそれらの説のよりて出る所もゑろしめされぬ、兩國の交は、おの〳〵其國の輕重强弱の係る所にして、その事體最大なる事なれば、はじめより議せしめらるゝ事共ありしに、汝の申す所のよく我思ふ所に合ひたりしにこそ此事をば仰かうふりしなれ、さればこそ外使申す事共も多かりしかど、ことごとく皆議定せし所のごとく行はれずといふ事もなかりし時に、事すでに終らむとするにおよびて、おもはざる外の事出來りて、世の人申す事どもありき、かれかならず事をあやまたじ、凡百の事、たゞその一つに至て事ならざれば、其功全しとはいふべからず、今此一事によりて、かほどまでに事成し所のむなしからんは、惜かるまじき事かは、佛氏の説に、一體分身とかいふなるは、我と彼との事也、彼あやまちあらんは、卽ちこれ我あやまちなり、我また事をあやまらんには、彼あやまちともなりぬべし、されば我今いかにともいふ所なし、汝もあひかまへて、世の人のためにあやまられて申す事あるべからず、たゞ彼のはからひに任せよといひき、果して其事ども、我思ひしごとくはなりぬ、ゑかるに今汝の申す所のごとくならんには、今に至ては、我もまた悔みおもふ事あればこそ、彼も出て仕ふる事をとゞ

めけれなど、世の人のいはむには、これも又前事の功廢れなん事、前にいひし所に異なるべからず、都てこのたびの事ども、汝の身ひとつの事とおもふべからず、皆これ我身の上の事ぞかし、いかにおもふ所ありぬとも、我ためなりとおもひて思ひとゞまるべしと仰下されたりける、某○君美が事、その御身をわかたれし所なりと仰下されしが、あまりにかたじけなさに、覺えず涙にむせびぬれば、かさねて申す事もなくて、つゝしみて承りぬとばかり答申たりき、同廿一日に、大和守重之の許より、明日仰下さるべき事ある由の仰をつたへらる、廿二日に參りしに、まづ詮房朝臣して、けふ老ともして仰下さるべき事あり、此ほど仰られし道のごとくに、いかなる事なりとも申す所なかるべしと仰下さる、かくて加賀守忠増朝臣仰を傳て、此度の勸賞として所領の地加賜りたりけり、そののち又詮房朝臣して、此たびの功にかなふほどの賞あらんには、辭申す事ありぬと思召れしかば、わづかに其勞に報ひらる、所也とぞ仰られける、すべて此度の事君の靈に頼れり、臣なにの勞かあるべき、玄かりといへども、敢て仰に玄たがはざらんやと申て罷出づ、神祖世を玄ろしめされし初は、外國より書を奉りし事共多かり、そのころは、三要長老といひ校の住持なりしかば、これらの事ども仰かうふりしにより、後に圓光寺と聞え秀吉の代に、東國にうつらせ給ひし時、上野國足利庄の學し事也、此僧錄なくなりし後よりこそ林道春法師これらの事を承りたりけれ、大學頭信篤、御代あらたまりにし後には、よろづむかしのごとくにもあらざりしかばいかにもして、ふたゝび世にも逢ばやとおもひて、朝鮮の事は、むかし政直の朝臣、もとより信篤と玄たしかりしにより、我家の承りし所也といひしを、此事承られしまゝ執り申されしかば、さらば其事を玄ろしめされねらせよと仰下されて、二冊子を作りて奉りたりけり、その中の事共、問はせたまひしに、もと申せしさせ給ふ御事ともあり、その初なる事の一つも仰下されしかば、菜に問試の事をば菜に仰かうふりたりけり、（中略）我もし此たびの議しめ、我何の面目ありてか、ふたゝび見えまゐらざらんには、たとひ仰下さるゝ御事こそなからり、我身はなきものとこそ思ひ定めたれ、かくまゐらすべきなりと思ひ定たりつるは、我國中の事はいかにもあり

ん、此事もしあやまつ所あらんに、我國の恥なのこすべきなりと思ひしがゆゑ也、

〔江戸名所圖會〕新橋　大通り筋出雲町と芝口一丁目との間に係る、正徳元年辛卯、朝鮮人來聘の前、實永七年庚寅、此所に新に御門を御造營ありて、芝口御門と唱へ、橋の名も芝口橋と更られしか、享保九年正月廿九日の火災に燒亡するの後は、復舊の町家となされたり、此川筋の東木挽町七丁目と、芝口新町の間に架せしを汐留はしといふ、

〔國書復號紀事〕壬辰○正徳二年春、外使竣事而還、美○新井君美乃上書曰、謹按朝鮮之來、遵循高麗故事耳、胡元之世、王氏爲之鄉導、寇我西鄙、兵連禍結二十餘年、西鄙之人畜憤含怒、乘我內亂、乃修舊怨、踰越瀋海、伐國隨我、侵彼邊境、靡歲咸寧、王氏深悔前禍、卑詞來請求和、及李氏簒立、乃繼前世之好、自是兩國信使不絕、勝國之難、李氏宗社剪焉傾覆、侖○此字恐誤口國家創業之初、我速出令、反彼旄倪、以紓其民勤而撫之、使好復通、夫朝鮮狡黠多詐、利之所在、不顧信義、蓋歲豬之俗、天性固然、方彼喪亂、我兵所至、若入無人之境、兩月之間、八道瓦解、二京失守、而李氏不亡、以到于今、無他是則明主勞其師旅、暴露海外、飛芻輓粟、以救屬國之急故也、夫建州女眞、實彼世仇、及其縱盜中原、竊據上京、明社屋矣、而朝鮮無敢出一兵、以赴其難、責降納款、唯恐不及也、彼於本朝、棄恩忘德、覩無其恥、亦既如此、而況於隣誼乎、是故自我國初、遣使到來、覘我動靜、卜我虛實、內與中國、爲之及○及恐反字誤間、以此度之、我今與彼請信修睦而受其詐、適足以貽笑遠夷矣、臣嘗聞耆老之言、祖宗之世、朝鮮來聘、猶今中山○琉球使者、縣次傳之、到于都下、館之僧舍、受其書幣、贈餞遣回、獻廟○德川家光當國、承平漸久、府庫羨溢、欲示遠人以我富雄、招接彼使、供擬膽厚、於是所過州縣、爭以侈麗相夸尚、修除道路、崇大亭館、而致其饗餼極水陸珍奇、杯盤盡畫、文金銀飾、既至都下、則館遇燕賚賜予之費、以鉅萬計、而遺其王者不預焉、自是而後、東西二十二州、水陸千里、調發給使者往來人馬舶船、隣路數百里、騷擾殊甚、及四遠之境、盡輸折後錢、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遂爲天下大弊矣、屬者彼使符未辱、與末議、考諸事門、一如舊開、愚臣竊謂累世之好、義難卒絕、不若禮以節之、宜爲之漸、謹上時宜十餘事、然有司只循習故事而不達大體、以文其無用、而盡力於苟且、無慮用費六萬有餘、公私耗弊、猶前日之事也、曩時殿下○德川家宣嗣位之初、天下之用嘗屈矣、群臣議

欲變法通利以足國財英明獨斷不允所請幸因天地之助歲比登稔軍國之資得以周贍與民休息德至渥也臣且聞前世嘉吉中朝鮮來弔國喪公私窮窘用度不給以辭之使者固請不已乃迎入京師夫國家之運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有暮也若使異時府帑空竭卽如曩時而有以我衰弱示諸遠方亦如前世則實非天下之長策也昔兩漢之世孝武迎渾邪之衆罷敝中國光武閉玉門之關謝絕西域捻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空疲耗方內送迎外國間諜之使者臣竊爲國不安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失今之時未革其弊後不可救也不勝悒々昧死陳愚惟國家留神省察焉書上上厥明召見問曰乃者所定賓客之式有司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切慮後來未能遵承今省來書與我意合卽如其計極言無諱對曰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德廟〔秀忠〕之世我報其聘彼乃留館竟上遷延移日虛辭飾說遂謝入京蓋壬辰〔文祿元年〕之變彼有所懲也自此之後我亦不往彼所不欲者不强也今若乃命對州以告之曰嚮者辱繼舊好施及敝邑不腆先君之禮我亦何忘敬共幣帛敢請聘期彼必文爲之辭謝勿復使我又論以先王往來之禮據以祖宗聘問之例卽與之議乃定其約彼此往來止于竟土以禮館待而受其書幣已是勤一使之勞以除萬世之弊也上甚稱善曰事未晚也子其熟計我亦可思耳居未幾上不豫是歲十月升遐矣正德二年冬十一月晦日書

〔將軍德川家禮典附錄十九〕朝鮮人來朝江戶參向之人名

享保四己亥年朝鮮人來朝江戶參向之人名

正使通政大夫史曹議知製敎洪致中

副使通訓大夫行弘文館典翰知製敎兼經筵侍講官春秋館編修官黃璿

從事官通訓大夫行弘文館校理知製敎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李明彥

〔外蕃通書五　朝鮮國書〕朝鮮國王李焞獻書

朝鮮國王李焞奉書日本國大君殿下〔德川吉宗〕十年之間聘問濶焉近聞殿下新承令緒撫寧海宇其在

隣誼曷勝欣聳爰遣故常特遣使介致慶修睦禮則然矣兩國交歡寧有既乎仍將薄儀聊表遠忱惟冀益恢前烈永綏洪福不備

己亥年四月　日

朝鮮國王李　焞

別副〇略中

己亥年四月　日

朝鮮國王李　焞

守重按ニ此書御文庫ニ現在ス己亥ハ清康熙五十八年ナリ

有德公〔德川吉宗〕復朝鮮國王李焞御書

日本國源吉宗敬復朝鮮國王殿下三使遠來訪問丁寧憑悉興起佳勝萬福同也方今應休祥斯施治法故遵舊典以修新慶幣物多儀那堪報答實由兩國永好之誼而亦可識禮意彌深聊贈謝品附於信使誠之所存彼此皆然不備

享保四年己亥十月　日

日本國源　吉宗

別幅

六摺畫屛風貳拾雙　描金案貳張　描金鞍具貳拾副　染華綾壹百端　綵紬貳百端

守重謹按ニ此御書副本御文庫ニ寶藏ス此時ハ林大學頭信充是ヲ草ス御印ハ源ノ一篆文ナ

リ、

〔兩足院朝鮮記錄二〕宗家御手扣之寫

一信使來朝之時者、いつとても船數六艘宛ニ而、三艘者三使乘リ船、三艘ハ荷物船ニ而、朝鮮言葉には卜船と申候、大サは少宛違有之候、

天和年　正使船長十二尋半、胴之廣サ五尋五尺、深サ壹丈、　副使船長同斷、同廣五尋、深壹丈、　從事船長十尋、同同、深八尺三寸、　卜船同斷

正德年　正使船長貳拾八尋、胴廣三丈三尺、深一丈五尺、　副使船長貳拾貳尋一尺、胴廣貳丈八尺四寸、深壹丈五尺、　從事船長貳拾尋三尺、廣貳丈七尺五寸、深八尺五寸、　卜船長貳十尋一尺、胴廣貳丈六寸、深八尺五寸、　同長十八尋一尺三寸、胴廣一丈三尺七寸、深七尺、　同長拾九尋、胴廣一丈七尺、深七尺、

享保年　正使船長廿尋貳尺五寸、胴廣三丈八尺、深サ七尺五寸、　副使船長貳拾貳尋、胴廣三丈五寸、深七尺、　從事船長廿壹尋二尺五寸、胴廣三丈五寸、深七尺五寸、　卜船長貳十尋貳尺、胴廣三丈六尺、深七尺、　同長廿尋、胴廣三丈六尺、深七尺、　同長廿尋、胴廣三丈、深七尺、

○按ズルニ、享保六年幕府朝鮮通交ノ事情ヲ宗氏ニ尋問セシ時、宗氏其大要ヲ記シテ上レリ、即チ右ニ揭グル所ノ兩足院記錄是ナリ、

〔朝鮮人來聘實記坤〕同○延享三年八月廿七日

御代替ニ付、朝鮮人來朝之儀被相伺之候、來々辰年四五月頃、可爲來朝旨、兼而被仰出置候段、可被相達候旨、

宗　對馬守

右於御白書院緣頰、御老中被仰渡候、

〔寶曆集成絲綸錄三十三〕延享四卯年四月

朝鮮人來朝歸國之節、海陸所之御馳走人、拾萬石以上者領主ゟ下行、

但兩宿之所、一宿ハ領主、一宿は御代官所より下行、

拾萬石以下者、御代官所より下行、

壹岐勝本　松浦肥前守　筑前藍島　松平筑前守

長門赤間關　松平大膳大夫　周防上關　同　人

安藝蒲刈　松平安藝守　備後鞆　伊達大膳大夫

備前牛窓　松平大炊頭　播磨室津　松平大和守

攝津兵庫泊　松平遠江守　同大坂　岡部美濃守

旅館西本願寺

河內牧方休　永井飛驒守　山城淀泊　稻葉丹後守

京泊　松平美濃守

旅館本國寺

近江大津休　青山因幡守　同守山泊　石川主殿頭

同八幡休　松平能登守　同彥根泊　井伊掃部頭

美濃今須休　井伊掃部頭　同大垣泊　戶田采女正

尾張起休○起字恐誤　尾張殿　同名護屋泊　御同人

同鳴海休　御同人　三河岡崎泊　水野監物

三河赤坂休　土井伊豫守　同吉田泊　松平豐後守

遠江新居休　松平豐後守　同濱松泊　松平伊豆守

同見付休　松平伊豆守　同掛川泊　太田攝津守

同金谷休　太田攝津守　駿河藤枝泊　本多伯耆守

駿河府中休　駿府加番　同江尻泊　鍋島攝津守

同吉原休　毛利甲斐守　伊豆三島泊　加藤出羽守

相模箱根休　大久保出羽守　同小田原泊　同　人
同大磯休　松平左兵衛佐　同藤澤泊　同細川采女正
神奈川休　溝口出雲守　同川泊　京極佐渡守
江戸客館　戸澤上總介　伊東修理大夫　品川泊　京極佐渡守

一萬端享保四亥年之通候、且又無益之儀無之樣可ㇾ被ㇾ相心得ㇾ候、委細秋元攝津守、河野豐前守、逸見出羽守、堀江荒四郎江可ㇾ承合ㇾ旨達之候事、

一海上所々御馳走人江者、自然破船依ㇾ難風ㇾ相定泊之外、何々地江令ㇾ漂著ㇾ候共、其所之船出ㇾ之、諸事無滯樣、前廉可ㇾ被ㇾ申付ㇾ旨達之候事、

一朝鮮人來朝人數之書付、幷到著日限等、壹岐勝本より攝州兵庫御馳走人迄は、宗對馬守より相ㇾ達之、大坂御馳走人より、道中所々江戸御馳走人までは、右之段從ㇾ牧野備後守ㇾ如ㇾ先例ㇾ相達筈候事、

一朝鮮人歸國之節は道中所々御馳走人江之觸、何茂より被ㇾ達候場所も可ㇾ有ㇾ之候間、歸國之節之儀は、先例等被ㇾ相考、追而可ㇾ被ㇾ相伺ㇾ候事、

松平三治　滿口修理

新居船渡奉行

右之通被ㇾ仰付ㇾ候間、無滯樣可ㇾ申合旨、彼場所相勤候御代官江茂可ㇾ被ㇾ申渡ㇾ候、以上、

四月

〔朝鮮人來朝記〕延享五年一五月廿一日、朝鮮人品川東海寺辰ノ刻出立、江戸淺草東本願寺未ノ刻著、〇中略日本通詞松浦賛治名德允、字世昌、號南晉、阿比留太郎八名白鱗、號蘭庵、

朝鮮人姓名

正使　通政大夫吏曹參議知製敎法啓齋　四十六歳　字ハ純甫、號ハ濟窩、本南陽、

副使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典翰知製敎兼經筵侍讀官春秋官編修官南泰耆　字ハ洛叟、號ハ行裏、本宜寧、五十歳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校理知製敎兼經筵侍讀官春秋官記注官曹命采　字ハ壽卿、號ハ蘭谷、本昌寧、四十九歳

〔惇信院殿御實紀〕寛延元年六月朔日、朝鮮國の信使引見あり、宗對馬守義如、戸澤上總介正諶、伊東修理大夫祐隆、河野豐前守通喬天龍寺の承堅、東福寺の宗英、中の門に出て、三使をむかへ先だちて玄關にいたる時、寺社奉行大目付玄關の敷臺に出、信使に一揖して、殿上の間に導き、下段に坐せしめ、對馬守義如は、向ひの坐につき、上判事以下は次の間、義如が家人は同じ縁、中官より下はみな殿に登る事を許されず、また書簡は匣にいれしを、上々官さゝげ持て、三使の先に立、殿上の間の床の上にをき、進獻儀物は、兼て大廣間の縁に布陳し、馬は庭上に牽立つ、けふは御直垂めされ、松平右近將監武元先導し、御太刀は畠山民部大輔國祐、御刀は荒木甲斐守高至持て、白木書院に出玉ふ、こゝにて三家幷松平加賀守重熙溜詰見え奉り、大廣間の上段に著せ玉ふ、上段に御簾をたれ、大紋の重ね緣したる上疊に、御茵をゝかれ、御刀架を置て、近習の輩みな御後に候し、井伊備中守直禔及び少老西の假庇に侍し、紀伊大納言宗直卿、尾張中納言宗勝卿、水戸宰相宗翰卿、紀伊宰相宗將卿、尾張中將宗睦卿は、西の緣、刑部卿宗尹卿、松平加賀守重熙も、その後に坐し、溜詰宿老はみな中段の左右に侍す、其他の諸役それ〳〵の座につらなり、國持をはじめ萬石以上、その下布衣の侍、法印法眼の醫員及び諸番士にいたるまで、各次第して列居す、時に對馬守義如、稻葉丹後守正益、河野豐前守通喬、承堅、宗英、三使を伴ふ、これよりさき、上々官は朝鮮國王李昤の書簡匣を持て、松の間の障子の際に出、雅樂頭忠恭は同じ緣にありて、事ごとに指揮せり、やがて忠恭御前を伺ひ、三使に見えさせ玉ふべきよし、對馬守義如につたふ、義如其よし傳へて、書簡匣をとり、國際に持出て、織田對馬守信榮にさづく、信榮これをとりて上段にをく、義如そひて、三使洪啓禧、副使南泰耆從事官曹命采次第して出て拜謁し奉る、〇中略三使共にゝぞきて後、書簡の匣は

御側出て、納戸構にとりおさめ、縁に布陳せし獻物、みな徹して、庭上に牽し馬は、塀重門の外に牽退く、事はて、三使私謁あり、

〔寶曆集成絲綸錄三十三〕延享五辰年〇寛延元年六月

曲馬見物之面々五時揃、

曲馬見物被仰付候面々、不及御禮候間、其段可被相達候、尤西丸御目付江も可有通達候、

明三日曲馬見物不相越、當番詰番之面々ハ可爲平服事、

明日紀伊殿、尾張殿、水戸殿、紀伊宰相殿、尾張中將殿江、竹之間ニ而御菓子御吸物御酒出候間、可被得其意候、

六月

〔朝鮮來朝記四〕朝鮮人來朝〇延享四年ニ付、江戸京大坂幷宿々下行渡方書付、

三使壹人前一人分

一白米四升　一酒貳升　一味噌一升五合　一醬油六合　一酢六合　一鹽五合　一胡麻油五合　一蠟燭五挺五十目懸　一茶袋、挽茶、壹棄　一刻たばこ廿目　一鷄鴨雉子ニ而茂貳羽

右三品之內無之時ハ尾長鴨、羽白鴨、小鴨、鳩、梅首鷄、青鷺、雲雀、鴫之類を以、右二羽之分量程、但鳥無之時ハ、其代リ魚ニ而茂鳥之分量程相渡、其外時節ニ無之物ハ魚鳥野菜菓子類共、有合之品を相渡可申候、

一大鉋四ツ　生貝不足之時は、鹽鉋串鉋いりこはりこゆで立、右四ヅヽ分量程、

一生大鯛、鱸、鱈、はた白、平目にても二枚、

右之內、一品にても、或は取交候て成共、不足之時は、さわら、ぶり、あんこう、赤ゑび、其外小ざかな右二枚之分量程、

一鰑六枚　一鯉ぶし四　一卵十六　一猪にても鹿にても一肢　但鹽猪も相渡、鹽鹿ハ不相渡積リ、家猪用意之儀、享保之通可被相心得候、

一小肴取交、吸物膾に遣候程、一小麥粉四合

にんじん同　長いも同　つくいも同　ずいき同　ねぎ五把ほど　菜五把程　せり同　いも五合　くわい十程　柚同　松茸十本程　椎茸貳合程　とうふ貳丁、あげどうふにても、　昆布二枚　麩十　こんにやく五丁　辛子、けし、ごまニ合程　山椒、せうが少し　葛五合

右之內見合可相渡候、但此外ニ而茂、時節有合之野菜相渡可申候、

一香物七色紺漬　糖漬　味噌漬見計　一水菓子　干菓子　餅菓子二品にても三品にても　一名酒　砂糖　蜜漬　此三品不時に望候節、小キ壺、小キ德利にて相渡候積リ、

一炭五俵　一薪拾五把

上々官一人前一日分

一白米三升　一酒貳升　一味噌一升　一醬油五合　一酢五合　一鹽五合　一胡麻油五合　一蠟燭三挺五十目懸　一茶袋、挽茶、壹盛　一刻たばこ廿目　一魚鳥類三使同前　此外諸色三使同前

一炭三俵　一薪十把ヅヽ、〇中略

中官一人前一日分

一白米貳升　一酒五合　一味噌四合　一醬油一合五勺　一酢一合　一鹽二合　一胡麻油一合五勺　一刻たばこ拾五ゟ　一鯛にても外之魚にても、一尺二三寸之魚は一人に貳枚、八九寸之魚は三人江四枚、一尺五六寸以上之魚は一人に四枚、生魚不足之時は、いりこはりこゆで立候而、右之分量程、小肴にても大要一人に十程、

一鰑四枚　一卵四ツ　一干魚、小者之干魚ニ候ハヾ、七ツ程、　一胡椒八分　一野菜類大根二本、にんじん同、豆腐一丁、二人中ニ而ねぎ壹把

右之員數を考、何にても有合之野菜相渡之、

一蜜柑廿程　久年母にても　一炭八人中江壹俵程　一薪壹人に半把

下官一人前一日分

一白米壹升五合　一酒五合　一醤油一合　一醋五勺　一鹽一合　一刻たばこ拾五匁　一一尺五六寸以上之魚は二人中江二枚、一尺二三寸之魚は四人中江六枚、八九寸之魚は二人中ニ六枚、生魚不足之時は、鹽鮑、串鮑、いりこはりこゆで立、右之分量程、小ざかなにても大要六ツほど、一鰑四枚　一卵四ツ　一胡椒四分　一野菜類大根二本、にんじん同、ねぎ一把、豆腐三人中江壹丁、右員數を考、何にても有合候野菜相渡可申候、

一蜜柑十五程　久年母にても　一炭十人中ニ壹俵　一薪三人中ニ壹把〇下略

〔朝鮮人來朝記〕朝鮮國王ヨリ書簡

朝鮮國王李昤奉書日本國大君殿下、聘問之曠、今垂卅歲、遡承殿下紹有基圖、撫寧方域、休閒所及、欣聳豈已、致敬修睦、於禮則然、肆遣嘗价、用展隣誼、不腆土宜、仍表遠忱、惟冀益敦舊好、永膺洪祉、不備、

丁卯〇我延享四年十一月

朝鮮國　昤

御返簡

日本國源御名敬復、朝鮮國王殿下、聘問修好、書辭通信、就審起居泰寧、寔切嘉慶、頓今開誕保前緒、以固邦基、仍奉舊章、爰敍新懽、幣儀既多、禮意愈深、所以彰隣國交際之誼、益知永世講信之厚也、聊將土宜附諸歸使、惟冀親睦無違、休祥可期、不備、

延享五年戊辰月日

日本國源　御名

〔朝鮮人來聘實記〕乾東本願寺江出候者之話、〇中略上々官ハ三人共、和語能通達、其餘も日本詞之不通ハ希也、不通事計、通詞ヲ用、大凡之事ハ通候由、

朝鮮人六月十三日發足跡ゟ、十五日立ニ而、八足八十人持之箱二ツ、各米十二俵程ヅヽ之貫目之由ヲ宿次ニ而被遣之、是は三使願に、武州豊島郡練馬村之蘿蔔種、亜土ヲ彼國王へ遣されしと云々、

此節朝鮮人二人、品川ニ居殘、彼箱ヲ待請、跡より三使ニ追付候由、

〔朝鮮來朝記〕辰〇延享五年七月廿四日

一大坂町奉行より來狀左之通〇中略

一朝鮮人元船ニ殘居候官人之內、病人拾三人者共、別紙之通書付差出候付、則寫致進達候、此度も藥料可被下哉、享保年中被下候藥料之格を以相積、右寫書ニ附札仕掛、御目候、思召寄も無御座候者、御賄御代官奥谷半四郎、荻原藤七郎江申渡候樣可仕候、否可被仰下候、以上、

七月十三日

小濱周防守
久松筑後守

右四人宛名

外ニ竪書付一通添來左之通

朝鮮元船ニ殘居候官人相煩候節、藥料之儀ニ付、宗對馬守家來ゟ指出候書付寫

覺

一煎藥幷洗藥付藥共、都合朝鮮服ニシテ貳百九拾貳服、　但朝鮮服壹服ハ、和服八服之積リ、

內

四袋ハ漆瘡洗藥　此掛目貳百目　但煎貳十服之積　付藥掛目貳十目　但煎藥ニシテ貳服之積

都合朝鮮服貳百九拾貳服　但和服ニ直貳千三百三拾六服　朝鮮服一服ハ、和服八服之積リ、

一膏藥數合八百六十枚　但膏藥大サ四寸角程

右者尻無川元船江相殘居候朝鮮人之內、段々病人在之、服藥之儀願出候、尤鹽焙之火を以怪我仕候、正使付下官外治之儀願出候故、右之趣御奉行所江申上候處、服藥之儀は、樋口道與と申仁江被仰付、外科之儀は、楢林榮節と申仁江被仰付候故、內外之療治申付、皆共無異儀全快仕候、依之藥數膏藥數之書付、右道與榮節ゟ差出、則朝鮮人證印相請置申、相違無御座候處如件、

辰七月六日　中原狩野之助

吉村忠五郎

平田直右衞門殿〇中略

享保年ハ（下ケ札）

煎藥千五百四拾貼　醫師壹人

此藥料　銀八枚被下之候

一煎藥貳千三百三十六貼（此度之積）　本道醫壹人

此藥料　銀拾二枚可被下候哉

一膏藥八百六拾枚（同斷）　外科醫壹人

此藥料　銀四枚可被下候哉

久松筑後守

〔朝鮮通信使一行座目序〕韓使之通信、仰升平於典刑、挹儀範於同軌、何啻河如帶山如礪而止哉、是故本邦詞客騷人鞅掌、有暇則以筆硯爲目擊、以辭賦投心交者、櫛比相屬、碁布爭集、然闇禁嚴密、掬容稍難、兼賓館冗劇之次、未暇象譯、動觸國諱、其惹譏笑之媒者、往々可數、君子醜焉、余於是詳錄一行座目、上有三大使、下至將匠奴手、標章其爵里姓名、上梓如左、蓋憑此冊、以預知其字所宜諱、其字所宜用、抑交際不謬、接跡可法、開卷瞭然、觀者知之、

小濱周防守

寶曆癸未〇十三年之冬十二月　東海波臣題

朝鮮信使一行座目

正使　通政大夫吏曹參議知制敎　趙曮（チヨラム）、字明瑞、號濟谷、豐壤人、己亥生、四十五齡、

副使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典翰知制敎兼經筵侍讀官春秋館編修官　李仁培（ニイインバイ）字修、號吉庵、全義人、丙申生、四十八齡、

從事官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校理知制兼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　金相翊（キムシヤゲイク）、字仲佑、號弦庵、光山人、辛丑生、四十三齡、〇中略

信使總司　對馬州太守拾遺　平義暢

信使接伴　京師萬年山相國承天禪寺賜紫沙門　承瞻、字維天、號葛波、大和人、

信使接伴　京師惠日山東福禪寺　龍芳、字桂巖、號臥雲、京師人即舟院

兩國諱字

日本諱字　康　秀　光　忠　綱　吉　宣　繼　宗　重　治

朝鮮諱字　安　社　行　里　椿　子　春　且　嗽　芳　遠　淘　珦　弘　暐　瑈　暲　晄　娎　懌　皓　峘

昭　琈　倧　淏　棩　焞　昑

日本諱字暢　膽芳
朝鮮諱字曠　仁培　相翊　大中　仲擧　仁謙　玉佐國　斗旻　聖源　有聲

寶曆十四甲申年正月吉日

〔浚明院殿御實紀　九〕明和元年二月廿七日、朝鮮信使引見あり、信使玄關に至るとき、寺社奉行松平和泉守乘佑、大目付大井伊勢守滿英、玄關の板敷に出迎ひ、一揖して殿上間に導き、下段に座せしむ、上々官は三使に先立、書簡の箱を持て、殿上間の床の上にをけり、かくて御直垂に御劒帶たまひ、松平周防守康福先導し、小野備前守則武御刀もち、大井中務少輔昌孚御差そへもちて、白木書院に出給ふ、こゝにて三家溜詰見え奉り、大廣間の上段に坐し給へり、此日上段には御簾を垂、疊は大紋の重縁して、大茵をゑかれ、御刀掛を置、松平兵部大輔賴眞、板倉佐渡守勝清、少老鳥居伊賀守忠意、西假縁に侍し、紀伊中納言宗將卿、水戸宰相宗翰卿、紀伊中將重倫卿、水戸少將治保朝臣は、西縁に坐せられ、松平越前守重富も其後に坐す、ときに宗對馬守義暢、和泉守乘佑、伊勢守滿英、僧承膽龍芳、三使を引具す、是より先に、上々官は朝鮮王李昤の書翰箱を持出、松の間の障子際に坐す、松平右近將監武元は、おなじ縁にありて、ことぐ〳〵に指揮し、溜詰宿老みな中段の左右に侍せり、やがて右近將監武元御前をうかゞひて、三使の拜を受給ふべきよし、對馬守義暢に傳ふ、義暢其よし傳へて、上々官書簡箱を闕の際に持出、高家織田對馬守信榮これを取て、上段にをくとき、義暢擯して正使趙曮副使李仁培、從軍官金相翊次第して出謁し奉る、〇略中ことはてゝ、三使またみづからの拜謁あり、

〔外蕃通書　五朝鮮國一〕朝鮮國王李昤獻書

朝鮮國王李昤奉書日本國大君殿下、聘信之曠一紀有餘、竊聞殿下纘承令緒、撫寧海宇、其在交好、曷勝欣賀、茲循故常、亟馳使价、致慶修睦、隣誼則然、土宜雖薄、聊表遠忱、惟冀勉恢前烈、茂膺新祉、不備、

癸未年〇我寶曆三年八月日

朝鮮國王李昤〇中略御書

浚明公復朝鮮國王李昤御書

日本國源家治、敬復朝鮮國王殿下、信使還臻、聘儀寔盛、就審起居安寧、嘉慶殊深、方今以承紹前緒、撫育群黎、仍由舊典、斯敍新懽、幣物既厚、禮意且隆、乃知敦睦兩國講信之意、而昭奕世修睦之誼也、言將菲品、附諸歸使、惟冀永締隣好、共奉天休、不備、

寶曆十四年甲申〇明和元年三月日

日本國源　家治〇下略

〔十三朝紀聞　六光格〕天明八年五月、初朝鮮王將遣使賀幕府繼世、幕府有故欲舒其期、於是命對馬守宗義功傳延期之敎、

〔文恭院實紀　四〕天明八年六月、この月朝鮮人來聘差延らるゝむねあり、

〔續三十輻　二〕朝鮮信使御差延一件

天明八申年六月被仰渡朝鮮人來聘延引之儀、先達而來聘之義、先格之通時節之義を追而相伺可申旨被仰出候、通聘之義、只今迄格別致延引候儀者無之候得共、卯年〇天明三年以來、凶年打續、下々困窮、宿驛致衰微、諸大名迚も不如意之輩多き事候間、此節來聘等有之候而も、彼是可爲難義、通聘之儀も不輕義に候得共、下々難儀困窮可及義、甚以重き事有之候間、追々民力舊時復候儀も遠かるまじき事候間、暫く來聘之義延引之事、懸合候樣に可致旨如仰出候、凶年打續候義、外國へ相聞候ても曾而不苦事ニ候、隣好誠信之儀候得者凶年等之儀不相顯、彼是取飾候樣ニ而者、誠信之道にも相背き候、且又人々難義ニ及候儀有之候而者、於朝鮮も同樣可厭事ニ可有之候、此節處、御救荒

之事而已にも、御仁惠之餘リ、通聘延引之義被仰出候而者、於朝鮮も同樣に可存事ニ可有之候間、誠實を以懸合可被申候、就古例以和文以酊庵へ遣候、於彼所書翰取調事ニ候得共、和文には曾而行違可申候ニ付、案文取調被遣候間、以酊庵へ遣し、取調候樣可被申談候、追而朝鮮へ申遣候刻、彼是掛合之儀有之、譯官通辨之義ニ付萬一少々語路之違ひ等有之候而者不容易事、殊聊も疑心有之樣ニ而者不熟之本にも候間、此度は不殘以筆談互に懸合、一々以酊庵等へも申遣候樣に可被致候、於對州表卽答難申遣旨も有之候はゝ、早々關東へ可被相伺候、尤惠林院致書に付居候間、是又同樣に申聞、早々以酊庵江も申遣候樣申渡候、是等之義も相心得可被申候、

右之趣宗猪三郎家來江申遣候間、其趣可被存事、

〔天保集成絲綸錄百七〕寬政元酉年閏六月

御勘定奉行江

朝鮮信使來聘之儀、生民困窮御厭之御旨を以、延聘之積彼國江懸合相濟候事、

〔續三十輻二〕朝鮮信使御差延一件

寬政元年己酉七月十一日

宗猪三郎
名代　佐竹壹岐守

此度朝鮮信使來聘御差延之儀ニ付取計行屆彼國江之懸合無滯相濟一段之事被思召候段上意ニ候旨、於御白書院御緣頬、御老中御列座、鳥居丹波守殿御書付ヲ以被仰渡之、

宗猪三郎家來
古川圖書
銀三十枚
時服三
銀二十枚
時服二

大浦左衞門

右者此度朝鮮信使來聘御差延之義ニ付、取扱骨折候ニ付被下之旨、於同席御同人被仰渡之、

〔兩足院朝鮮記錄三〕議聘

議朝鮮聘使邀諸對馬竣襄禮事狀

右臣定信等伏以、朝鮮之與我通交、其來也尙矣、古典姑舍、旂自國初講和、世相承情與誼協、禮以信行、未嘗少有乖角、而對馬實供將命之職焉、乃一葦杭之往還如織、其交際之狀、不須一々叙也、所冀隣德相依、國體相固、歷千百世而弗渝也、宜當咨彼而謀、我揆前而校後、慮其可慮、以久其可久也、因惟來聘一事、誠爲兩國大典、毋論一時享禮極盛、自馬島而抵江戶、海陸數千里、其際主客鞅掌、上下撓擾、所在莊嚴戒嚴、且恐有所疎謬、以失於國家待大賓之禮、雖則一時觀光可喜、而其勞其憂、不可勝言也、乃以我圖之、彼其使臣之祗役、行裝之駕遠、其勞其憂、亦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向也值凶儉之疚、有延聘之請、夫歲運爲災、何地無之、或有連比難復、而禮不及時、亦不免於春秋之譏焉、此又彼我所宜相圖不安者非耶、是以反覆惟忖、來聘一事、不如在對馬相邀而竣襄也、庶幾隣德國體、千百世而弗渝者、顧不全歟、夫慈實之業、武易繩也、侈靡之習、本易撥也、易曰、易乎、且聞之禮尙往來、往而不來、來而不往、皆非禮也、然則今之所改、亦不爲失於禮之意矣、或曰、來聘緜緜既歷十世、一時而改之、殆乎不可、曰不然、與其沿十世之前、不如慮千百世之後、或曰、向道延聘之情、受彼允諾、今復申之以變例之事、其將以我爲譎乎、曰不然、遭歲凶儉、恐時不及、是以姑徐々云爾、因更審詳諏議、以圖長策、何譎之有、或曰、自古使者授受、未聞在半塗而行之、曰、此固然、然以事情之無已而行之、抑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況□君所御、無非一家、豈以對馬爲半塗乎、且對馬每使于禮曹也、無過草粱、以小例大、孰云不然、或曰、正德之聘、多所改革、而至于享保、盡復其舊、則今之所改、又得不使彼疑於異日之反覆耶、曰、正德之改革也、我行吾意、而享保之復舊也、亦在乎我已、今則不然、隣德國體相依而固之、將誘其衷、載在盟府、孰得而反覆諸、夫保盟存好、慮其不渝、隣交之良規也、節用省煩、欲其不涼、邦典之要務也、以我圖彼、豈異其揆、便請使對馬達斯意朝鮮、彼乃至誠相推、有所允若、則兩國之交、長

固其約其不在玆乎伏望至明特賜裁決謹狀、

寛政三年辛亥五月　日　執政連署

令對馬書草

令對馬守某、朝鮮既成延聘之約矣歲月推遷行將迫期比來天灾荐臻上下困乏雖歲頗有豐未足饒益就思來聘一件固是大事關係非輕仍命政府更議具狀以聞尤爲允當須體斯意委實通致彼此情合幸甚務在款誠毋忽略故令、

使者口占

一今般之事隨例奉使以簡禀白却慮變革一事恐不容易見接受以故直以廷議文牒敢呈請諒是意、速達之貴朝委實商議領會幸甚、

一今般之口率然聞之或涉疑訝仔細尋覓固非苟且蓋當今明良之際凡百政術一以貞固爲幹斥夸張而尙淳朴固使上下綏寧以圖長久則今此所議亦莫不出于玆幸望貴國亦體認斯心以保永世不渝之隣盟是所專冀也、

一敝邑實司兩國之交際務在誠信其或扞强而意難通或姑息而事苟成皆失本懷今般之事切望彼此協和共成永圖、

一今般既改修大禮則其中儀式亦有當品節隨宜者待一回議定之後尋須彼此認詢一々約定不失兩便之意已、

約定後對馬陳狀

聘禮改地因固永世之約兩國幸甚獨患敝邑僻隘凡百乏闕恐不足會同以悉盛禮外之受鹵莽之讓於大賓內之獲忽略之戾於朝議願念永圖不敢自安敝邑東南越海數百里肥筑二州地間有郡會不無府城可以行享儀不無廈屋可以休駕從雖然行李所未嘗履踐其肯俄然來就諸尋又以爲春秋國之相聘也專對之才不必以尊位明信之結云澗毛所羞亦居敬而行簡之謂其在主也不以苟輕而爲貳其在賓也豈以必重而爲貴乎乃使不佞輸復心布諸執事幸執事實圖而處之、

前者既承緩聘期之諾爾後政府奉旨更議以爲通聘一事本非容易彼此煩劇費用之甚豈待言哉加之或至復有凶年重告緩期則恐失兩國結好之本意也要之經久之策莫如簡易由是自今每貴使至輒將就本州迎待以竣聘事其意無他庶幾通交之際務以簡易及時行禮而相約永爲定制隣好彌固也特命不佞以誠實委報實玆差正官某都船主某替達此意宓望體察從善啓聞速蒙允諾幸莫大焉、

右參判

宗對馬守

〔天保集成絲綸錄百七〕寛政五丑年二月

御勘定奉行江

先達而被仰出候儀聘之一件朝鮮江懸合置候處彼地より入送之品相滯候趣其上去年彼地より廻米及破船領中も損毛有之難澁之旨相聞候此節御用中之儀にも有之ニ付格別之譯を以壹萬石拜借米被仰付尤返納之儀は追而御沙汰可有之候委細御勘定奉行可被談候、

寛政八辰年六月

御勘定奉行江

今度朝鮮驛使之儀ニ付接對格例に從ひ取飾等も有之且屋敷修復も差加度之旨にて品々被申立難及自力由を以御手當之事被相願候近來は儀聘之儀に依て連年拜借返納之御差延をも被成下殊に追々之御手當も有之儀に付何分にも自力に可被取計儀に候得共段々難澁之旨差當無餘義筋ニ付猶格別之思召を以金貳千兩御手當被成下候右驛使應對之儀ニ付而者、

御國體にも拘り候筋は省略難成、格別之事候得共、先達而被仰出、彼方江も被相達置候兩國通交省費之御趣意も候得ば、無益之失費は勿論之儀、普請其外に至迄も、浮華成取飾等は勘辨被致、精々厚く心を用ひ取計有之樣に可被致候、御手當金請取之儀者、御勘定奉行可被談候、

右之通宗對馬守江相達候間、可被得其意候、

〔十三朝紀聞六光格〕文化元年六月、初幕府欲停韓使入內地、令對馬守宗義功傳敎曰、今後聘獻、受之對馬、至是義功反命曰、朝鮮奉敎將入貢、

〔文恭院實紀三十六〕文化元年六月朔日、水戶兩卿へ、朝鮮の信使來聘の事、さきにうち〳〵の仰せありしに任せ、對州にして聘禮相整ふよしを、かの國へ仰つかはされしに、承諾の趣、近年かの國來聘たるべくよしを老臣して傳へらる、同じ事を出仕の輩へも命せらる、

〔天保集成絲綸錄百七〕文化元子年六月

大目付江

御代替付而、朝鮮之信使來聘之儀、思召有之、只今迄被相延、信使當地江不及相越、於對州聘禮相整候樣、追々被仰遣候樣於彼國も承引付、近年之內、對州迄信使可爲來聘候樣爲心得相達候、

右之趣今日出仕之面々、爲心得爲見置可被申候、尤達相洩候向江者可被相觸候、

六月朔日

文化二丑年七月

御勘定奉行江

宗對馬守

朝鮮信使延聘儀聘之義御用、數年彼國江往復に及び、程能順成候、其上此度對州迄來聘ニ付而者、全く新規之役、追々心配も可仕儀ニ付、別段之思召を以、金壹萬兩被下旨被仰出之、

右之通申渡候間、可被得其意候、

文化五辰年三月

大目付江

來巳年朝鮮信使對州迄來聘候處、被對外國江候御大禮候得ば、萬石以上高役金、幷御料私領總國役可被差出旨被仰出、當辰年より來ル申年迄、五ヶ年に割合可相納候、御役相勤候萬石以上高役金は半役たるべく候、御手傳等廉立候御用相勤候面々、幷領分其外非常之災害有之向は、高役國役とも年限を以可被差延候、委細之儀は、來聘掛り之面々江可被承合候、且納方等之儀は、掛り御勘定奉行より可相達候、

右之通、萬石以下老中支配之面々江可被相觸候、

三月

文化八未年七月

大目付江

今度朝鮮信使於對州聘禮相濟候、右ニ付明後廿八日、月次出仕之面々江、御禮過居殘、御祝儀可申上候、退出之節西丸江茂可有出仕候、

一在國在邑之面々者、老中能登守江以飛札御祝儀可申上候、

但隱居幼少病氣之面々者、月番老中能登守宅江以使者御祝儀可申上候、

右之通可被相觸候

七月廿六日

〔泰平年表大御所〕文化八年七月十八日、今度朝鮮信使於對州聘禮相濟候ニ付、今日月並出仕の面面御禮過居殘リ、御祝儀申上、於席々御老中御謁、西丸江も出仕有之、(中略)抑宗家世々朝鮮の事を執事は、曩祖惟宗判官知宗始めて對州を開きしより、九代の孫宗讃岐守貞盛の時、嘉吉元年朝鮮と和親し、交易を通ず、此時朝鮮と約するに交易の船員五十艘を以て限りとし、又諸國より朝鮮へ遣す所の船必對州に寄て

宗家の手形を受、是を以て驗とす、家臣抽谷某なもてて交易の事を掌らしむ、後世に至て漸船員を減じ、近に至りては、交易大に衰微し、其國殆ど究す、こと文化元年（元年原作二十四年據二一本改）二月二十八日、朝鮮國と交易差濟數年來御手當となして地方勤によより、格別の譯を以て、御手當も地方二萬石被下されしなり、其方事、代々朝鮮國の御用相當地へ相越に不及、文化元年六月、對州に於て替に聘禮相整べき樣追々仰遣されし處、彼國に於ても承引せしめ、信使來聘の事、思召の旨有りて、唯今迄相延られぬ、信使年の內對州迄信使來聘の事有べしと仰出され、同四年三月廿九日、小笠原伊豫守忠德、後大膳大夫と改む、侍從に任ぜられ、朝鮮人來聘の節、對州へ御使として遣さる、脇坂中務大輔安董、右同斷に付、伊豫守へ差添、兼相勤むべきの仰を蒙る、同五年七月六日、林大學頭衡、儒者古賀彌助、表御右筆、大塚傳藏、信之、男谷彦四郎思孝、其事に蒙る、對州へ遣さるゝの由を被仰渡（其後大目付井上美濃守、御目付遠山左衞門尉景普、佐野肥後守庸眞等も、彼地に至るべしとの仰を蒙り、既に聘禮の期、文化八年五月と定りしかば、其年の始、各對州へ趣て、此地に至て對馬守義質と稱して侍從たり、建、來聘の節、對馬守義質生年十一歲、官位は十六、其進退成人も不及と沙汰せり、國內國府寺と云寺內に客館を修補し、聘禮執行の所とし、專ら內にあらたに是を設け、國主屋數まで十丁有りしと客館におゐて、七五三の御料理にて御饗應有（中略）是を以て遣す、按るに、脇坂より下とも乘船、同廿五日朝鮮へ歸帆、國王書簡曰、朝鮮國王奉二書日本大君殿下一、聘使之禮、曠絕四紀、迺承殿下克纘二洪緒一、誕撫二區域一、休聞所及、欣聲曷已、好之義也、不腆土宜、聊宣二遠帆一、僅充二令歆一、懇進獻之品、人參三十三斤、大緜子五疋、大緋子五十疋、黑麻布十五疋、虎皮七張、豹皮十張、青黍皮五十張、黃蜜五十斤、清蜜五器、扇子十把、墨三十挺、黃白苧布

是者右同斷略○中

一金四千六百九拾八兩三分銀五匁　信使一行江被下銀

是者寶曆之度被下候員數を以人別ニ割合享保銀之位ニ吹直候積取調申候、

小頭金八千五百八拾四兩貳分銀七匁壹分五厘六毛

灰吹銀二貫七百目

上使旅館信使客館御普請向、其外御入用凡積、

一金壹萬兩　延聘儀聘御用ニ付、宗對馬守江被下金、

是者先達而被下相濟申候

一金千百八拾六兩銀五匁　對州府中湊浚方、道造等御入用、

是者宗對馬守家來積書差出、當時取調中ニ御座候、

一金壹萬千七百七拾三兩　信使旅館取建御入用

是者先達而伺相濟、當時取建中ニ御座候、○略中

一金二萬三百貳拾七兩壹分　上使旅宿取建御入用

是者右同斷

一金三百拾八兩銀六匁七分五厘　信使一行用要之器物御入用

是者右同斷

小頭金六萬四千貳百四拾四兩二分銀八匁七分五厘

宗對馬守幷五山長老御手當金、御役人旅宿向信使御饗應御入用大凡積、

一金拾壹萬七千貳拾七兩　宗對馬守御手當金

是者願書御下有之、當時取調中ニ御座候、○略中

一金壹萬兩　砥石淵旅宿取建御入用○略中

小頭金拾三萬千三百四兩壹分銀十四匁

合金貳拾萬四千百三拾三兩貳分永貳百四十八文四分

內四百兩　拜借金

外灰吹銀貳貫七百目

〔天保集成絲綸錄百七子文政十一子年十月

御勘定奉行江

宗對馬守

若君樣○德川家慶子、家嗣、文政七年四月生、御誕生爲御祝詞、從朝鮮國譯使差渡候ニ付、接應之入料難及自力御手當之儀相願候、是迄追々厚く御手當も被成下候上之事ニ者候得共、此度彼國江告知之儀は、全く新規之儀にも有之旁不少失費莵相懸り、難澁之段無餘儀相聞候間、格別之譯を以、爲御手當金二千兩被下候、御勘定奉行承合可被請取候、

右之通相達候間、可被得其意候、

〔游藝園隨筆抄〕先般朝鮮國の王城燒失の由にて、其屆書の寫を一覽したれば、左に記す、

覺

今見京報則去月十八日、京城大內失火、灰燼無餘云、臣民罔措、何盡言、交隣之道、吉凶故此事通報耳、

癸巳十一月十二日　日本天保四年

訓導敬天玄知事□

別差大而高主簿□

館司尊公○略中

去年十月十八日、朝鮮國王城出火、城內無殘、家數三千餘、燒亡ニ至リ、剩へ近年不作打續候上、去夏

凶作甚旁災害ニテ國中不安之由相聞候ニ付早速役人共差渡遂ニ内問候處臣民難義無相違相聞既ニ手筋ヘ相屆候旨此節國許ヨリ申越候先以王城燒亡ト申候者御和交以來未曾有之次第彼國之大事御隣交之間其儘難差置先般問慰之使者差渡候樣及差圖置候右災害ニ付年々差渡候九道使接待難手屆候ニ付停止之義申聞幷公貿易入道之諸物宥免方及賴談候御隣交ニ付舊約不容易筋ニ候間役人共差渡遂熟談候處國内之患難實無餘義右同樣手筋ヱ相賴候强テ相拒候テハ御誠信ニモ可相拘旨國許ヨリ申越候間不得止事賴談通領諾方此節及差圖候右之段先以御屆申上置候以上、

天保五年四月十九日　　古賀小太郎

〔十三朝紀聞七仁孝・天保五年十二月幕府賑貸金萬兩於對馬守宗義質以地去歳冬朝鮮王城災且歳飢而罷與宗氏互市故天〕

〔己酉雜綴十四〕朝鮮書簡案

貴國大使之來聘也文化辛未〇八年始迎待於本州事尚易簡省貴使遠涉之勞固亦出乎厚意然貴使儼然方臻而於彩鷁市繫泊之海島遽行接對似於禮節有所猶未周故朝廷更議欲於攝州大坂迎待貴使大坂都會之域人烟稠密舟車輻湊與江戸無甚異迎賓饗使凡百殊爲利便非褊小荒遐如本州者可比擬且也本州距大坂雖不遥而總從裏海上行舟較之迄赴江戸山河跋涉之苦夐爾不侔擇迎待之地莫如茲土最宜事雖屬新創而意實遵成憲禮待之心比從前覺更隆蓋朝廷惟要隣交滋厚永遠罔渝規圖宏深非但計一時之便貴國亦宜體會斯盛意勿爲差迓聘禮易地朝議久已定故前二年俾使臣往陳此旨適爲風濤所阻礙淹稽時日至則會本州迎接議已協同前使受復書將開洋不敢言易歸今頓發斯謹前後參差不合幸勿疑訝茲特命不佞差正官某都船主某縷述此意果見允諾何幸如之菲儀如左薄表微忱晒存是祈不備、

宗對馬守

弘化三年丙午十二月

御狀令披見候朝鮮之信使來聘大坂易地之儀被仰出候に付以使者彼國江被申越候處從禮曹參判之返翰到來に付被差越被申越候紙面之趣及言上候然ば其方御用之儀候間來歳口中可致參府旨被仰出候條可被存其趣候恐々謹言、

十二月　日　　連名

宗對馬守殿

弘化四年丁未八月十五日

御代替に付朝鮮之信使來聘之儀於大坂御城聘禮相整候樣彼國江被仰遣候處承引之趣申來候に付來る辰年〇三年安政同所江可爲來聘候此段申上候樣被仰出候、

右於大廊下休息所紀伊殿尾張殿水戸殿江助月番伊勢守申達老中列座、

同文言

右於笹之間右衛門督殿江同人申達列座同前、

但田安一位殿昌丸殿江は右之趣可申上旨於土圭之間家老江懸り伊勢守申達之、

朝鮮之信使於大坂御城聘禮之儀被仰出候に付以使者彼國江被申越候處從禮曹右之趣今日出仕之面々江於席上助月番伊勢守申達老中列座、〇略下

〔嘉永明治年間錄九萬延元年二月將軍家襲職ニ就テ朝鮮人來聘ノ期年ヲ對州ニ達ス、

御代替ニ付朝鮮人來聘の儀可爲先格之通尤も於對州聘禮被取行來る寅年〇二年慶應春中可爲來聘旨被仰出候條可被相達候事

〔朝鮮交際始末一〕明治元年三月二十三日對馬守宗義達後改重正ニ朝鮮ノ通交ヲ掌リ彼ニ對スル時ハ外國事務補ニ準ジ且王政一新萬機親斷朝鮮國交際ノ事務等總テ朝廷ヨリ裁爲セラル

ルニ依リ、彼國ヘ報知スベキ旨ヲ命ズ、

辭令書

宗對馬守

今般王政御一新、總而外國御交際之義、於朝廷御取扱被爲在候ニ付而者、朝鮮國之儀者、古ヨリ來往之國柄、益御威信ヲ被爲立候御旨趣ニ付、是迄之通、兩國交通ヲ掌候樣家役ニ被命候、對朝鮮國御用筋取扱候節者、外國事務補之心得ヲ以可相勤旨被仰出候條、御國威相立候樣可致盡力御沙汰候事、

但王政御一新之折柄、海外之儀、別而厚ク相心得、舊弊等一洗致シ、屹度御奉公可有之候事、

三月

同前

今般被廢幕府、王政御一新、萬機御宸斷ヲ以被仰出候ニ付而者、今後朝鮮御取扱之事件等、總而從朝廷可被仰出候條、此旨朝鮮國ヘ可達御沙汰候事、

三月

古事類苑

外交部十

朝鮮三

大名通交　宗氏通交　柳河氏私曲　宗氏待遇

古事類苑

外交部十

朝鮮三

大名通交

〔續本朝通鑑六十（稱光）〕應永二十九年是年大內介盛見遣使於朝鮮國奉正大夫吳乙濟朝奉大夫鄭旅求修好其復大內良公足下承書從審體履康吉深以爲喜然自古人臣義無私交所惠物件似難容受祇緣足下恭事我朝誠意愈篤玆用謹稟堂上啓聞納訖仍將土宜綿布貳拾匹附回价惟照領秋凉冀多愛不宣（良公略多々良氏者也）

〔續善隣國寶記〕日本國大內防長豐筑肆州大守多多良義興奉書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忽聞殿下開國以來治成制定故開風瞻望以通往來者無虛歲也今遣通信使太白西堂正麟首座等謹啓（僕）治內豐之前州崇聖禪寺國初禪窟草創稔久而頹敗日隨雖有修補之志綿力不覃故求舊復之成功於貴國賑濟吾邦者莫如銅錢綿布等無慊壁之意再起正法於槿桑之西枝是亦貴國之盛化遠被遐邦之一端也上祝聖壽萬歲次祈社稷千秋仰荷鴻麻謹獻不腆之土產具備別幅遞徹頫乞昭亮餘冀循時珍嗇不宣

大內多多良義興

明應陸年十一月參日

日本國大內防長豐筑肆州大守多多良朝臣奉書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緬想動止嘉勝爲慰若曰我系出貴國技藝百工靡非貴國餘流左右相資其來已久唯闕臂鷹之壯士冀發縱指示者壹人見遺翮之爪之習學飲啄而回還惟貴國仁庇重籍下國之一端也不腆方物聊表微忱朱漆椀壹具朱漆方盤

大小肆拾片、摺扇參拾柄、切希領納惟求、餘冀順序保嗇、不宣、

明應陸年拾月　　大內多多良朝臣

右二篇疏語、牧松和尙製之也、

〔續善隣國寶記〕日本國防長豐筑肆州大守大內左京兆尹多多良朝臣義興奉書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恣承殿下威震海外、道協天心、僕雖處異域、以同系之好、無任屏營之至、欽惟　僕之西鄙赤間關有神廟、號曰龜山、創草于今六百四十七年也、厥神之靈驗、分和光影於日月、而吾朝一方之鎭護也、而比年以來、依國之多故、不瓦不釘、梁棟傾斜、柱礎之摧朽、觀者靡不嗟惜也、然則不憑殿下扶助之力、爭俾延宏舊構之基址矣、緜旆差通信使安中西堂、聊表寸誠、所獻菲瑣物件具別幅、采納惟幸矣、仰望綿紬壹仟匹、綿布壹仟匹、付回使、以全壞宮再興之盤囷者、實鳧藻之悅、億兆無窮之賜也、龜之氣兮不遮風雨、龜之椿兮不中梁柱矣、庶幾察　僕之卑懷、前契勿渝矣、餘寒料峭、春風未溫、能自珍嗇、

永正參年二月十日　　大內左京兆多多良　義興

日本國大內左京兆多多良朝臣義興重奉書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伏以如先書所載、僕譜系出于貴國、迄于今殆九百年之青黃、山川草木、厥色雖異、祖宗之睦殿下、胸無一點之胡越、殿下亦顧瓜瓞偏如慈母於赤子、以故年々疏書往來、自佗爲恒典也、而近年之音耗、凡疏書舊例、而恩惠不腆、寔僕之所怪也、想是使令之姦謀耶、仰希從今以往、任上古之例、諭其意矣、仍從景泰四年天順成化之際、○景泰、天順、成化、並明國年號、所賜之疏帖三篇、式進獻、謹爲備叙覽也、頓銅伍百斤貢納、少旌遠情而已、伏乞叱留惟祈至祝、

永正參年二月　日　　大內左京兆多多良　義興

〔續善隣國寶記〕日本防長豐筑雍藝石七州大守大內多多良左京兆中大夫義興奉書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恭惟殿下文經協天、鄭黎首於萬代、武緯靜國、鎭玉墀於三韓、同系不違異域、勿隔至祝々々、頃承吾邦西藩、鯨海有島、號曰對馬矣、平氏宗義盛采邑之地也、以爲貴國隣封、年々舟檝之往來、疏牒之消息、辱蒙附庸恩惠、亘多誰不敢歆羨焉乎、雖然今春以來、俄稱不庭之陰謀、依是驍勇犴猾之士卒數侵貴國邊境云、人欲耶天縱耶、寔惟出于意外者也、僕偶貴國瓜瓞、勠力官軍、而討之必矣、而尤而効則招罪於天者如何哉、仍遣使于彼島、咨寇掠之是非、且復名字某爲正官人、專要聞貴國艮震之安否焉、殿下仰望今所獻疏牒之蕪辭併感、僕丹誠、詳達叡聽者繆擧尸祿之諺、定一時涓散歟、然則仁厚之所及、及凶徒亦復于舊制而幸肉袒之羊、有何疑也、先聖不言哉、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兵强則滅、木强則折、丁此時、寧論强弱輸贏也、畢竟傳和親之策于僧隱峯之空中錫、則殿下億兆之大平、島中附庸之舊制、僕攸庶幾也、次晉呈菲贐之物件具于別幅、頼祈采納焉、隆寒氷結、穆如春陽、能自珍嗇、

永正庚午○年　七　仲冬　日　　大內多多良左京兆　義興

奉書上書（引合書之）中日本國大內左京兆尹兼防長豐筑四州大守多多良—謹封

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

〔續善隣國寶記〕日本國防長豐筑雍藝石七州大守大內從三位行左京大夫多多良朝臣義興奉書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承聞殿下法門金湯、旌賢德於扶桑之日域、穆稜釣軸、扇帝威於中華之寨垣、明月一天、同風千里、至祝至祝、想是海路隔絕、柁棹往來、網繆于寒暑、鵝程在邇者乎、方今隻船解纜、合通信之符契、而同系同軌、相應相求矣、緜旆選僧中謹厚之侶、差光悅首座爲專价矣、聊陳僕指趣云、所需豐之萬壽精舍、二百餘載、巍然于一方、禪林也、永正甲戌○十一年之孟冬、罹丙丁災、殿堂焦土矣、陵遲蕪沒、時哉敢乞殿下甄察僕慨念也、惠懷綏恩義之篤、募施財信心之緣矣、然則再造頓復舊貫必矣、象骨秋鞋、遞速合掌、奢之須奉達殿下、清聽惟祈舊例不腆方物、員件具于別幅、允容爲幸而已、秋半澄清、頼冀因循保重、不宣、

永正十三年捌月　日

大內從三位行左京大夫多多良朝臣義興

右疏語長州金山長福寺新命綱初玄纘西堂

別幅

裝金屛風二張　綵畫扇二佰把　長刀壹拾柄　太刀壹拾□　大紅漆木草椀大小計七十事

大紅漆淺方盆大小計二十事　蒔繪硯匣壹箇　鏡臺壹箇附鏡　酒壺壹隻　銚子提子壹

具

整

〔異國出契〕日本國王臣左京兆尹兼都督長史武衞次將多々良朝臣義隆、奉書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共聞殿下德兼三代、惠懷萬方、君道有仁、臣道有忠、國富化旺、文官以才、武官以勇、境靜民安、王政之盛、莫過於今、聖治之興、何愧于古、抑吾弊邦之內、有州曰安藝、其社號嚴島、安辨才多聞兩天、爲社主、而年代深遠也、夫大藏經者、載道之器、而包含萬象萬理矣、運轉之則全天地覆燾、繞旋之則保國家安泰、加之古人以孔子比釋氏、以十哲弟子比十大弟子、然則儒釋一致、不可外焉、繇韙吾扶桑之神社佛宇、無大無小、以安置此經、爲善道也、當社亦往昔雖寄置之、或有蠹虫破費、或有雀鼠□耗、有蒸潤者、有殘斷者、一函亦不敢全、仍不克補完粘綴者、年既久矣、仰冀殿下頒賜大藏金文壹藏、付回使、則以爲億兆無疆之賜、專祝聖壽萬歲、更祈社稷千秋、聊獻菲薄之土宜、具于別幅、備天覽、電矚萬幸、伏乞采納、溫風發榮、若時珍重、不宣、

天文七年二月　日

大內多々良義隆

〔異國出契〕日本國大內左京兆兼太宰大貳防長豐筑雍藝石七州太守多々良朝臣義隆、奉書朝鮮國禮曹參判大人足下、比年海舶往來兩國、疏幣交委、無任感幸之至、伏承殿下仁風溥暢、德澤益深、僕竊眷小邦、雖愧齊魯有青鳥之喩、通信上國、何異晉鄭尋白鷗之盟、今復遣專使正睨首座、伏悉下愚、以祝聖壽無疆、蓋先日之、謹奉表文、叩諭懇求、以故所辱寵賜物數事、五經大全各一部、幷佛廬房榜額之手迹等、許坐受領、然愚陋僻惷、至今無階答謝、惟積慙惶、切希恕宥、抑亦如朱氏新註五經、上古弊邦諸儒、蓄之者、家々汗牛、戶々充棟、而近世一秦、殆成坑灰、其僅存者、散亂毀裂、十亡四五、僕爲書生學官、病之甚至、伏乞憐察、又如刻漏制度之器、傳記所載、設其圖昭著、而說所刻之法亦詳焉、雖然東人頑疎、徒解視圖、不解製器、況其法乎、是以無辨晝夜刻分、不奈之何、苟[illegible]非就上國求得漏器、然後刻之、安能使人解日午打三更之惑哉、伏望所謂新註經各全部、及漏匱漏壺、渴烏箭盆等器、一無遺失、更垂賜與、儻獲受領、厚貺何加、永傳無窮、以爲國寶焉、此非仁風德澤及率濱以昭其隣也耶、不腆土宜具于別幅、仰冀采納、小春初雪、若時保愛、

天文七年冬十月　日

左京兆兼太宰大貳多々良義隆

〔異國出契〕朝鮮國禮曹參判任權奉復日本國大內都督大卿兼兵部侍郎防長豐筑雍藝石州太守多多良朝臣義隆足下、承書憑審雅履裕勝、欣慰殊深、所獻禮物、足見誠欵、轉啓收了、前送五經暨寺額、因蒙遠索、聊申綏好之禮、何用煩謝、念此諸經皆具傳註、苟能講究、足以闢道義、出治化、無以復加矣、而足下猶慊然於心、復勤遠价、更求朱氏新註五經、可見足下向道之切、慕學之篤、不覺敬嘆、償有焉、豈敢愛惜、今天下所尙、而習學者皆程傳易胡傳春秋、蔡傳書、朱傳詩、陳註禮記、本國敎學所尙、亦不外此、別無朱氏新註、故前者曾以本國所存者奉送、今承再索、美意不可虛負、唯念五經之中、詩書尤切於講學、今各添送壹件、以爲好書之助、更漏之器、亦係欽天授時之具、有土者之所不可闕、足下又以爲請、益見雅尙之得其要矣、貴國之人、必有通於候曆之術者、其制象之器、應亦致精矣、今所求蓋欲參校晷刻、益究其精耳、其意不亦嘉乎、本國漏器、規制不一、取其中簡易能致遠者壹具、及將土宜白細綿布參匹、白細苧布參匹、黑細麻布參匹、幷付回使、惟幸欽納、餘冀益加珍重、不宣、

嘉靖二十年正月　日○我天文十年

禮曹參判　任權

〔續善隣國寶記〕朝鮮國禮曹參判柳成龍奉復日本國京城住京極江岐雲三州太守佐佐木氏大膳大夫源公足下、海价傳書、憑審動履佳勝、欣慰何已、所獻禮物、轉啓狀了、書付土宜、亦略許貿、幷惟亮察、我國家、自來交隣以義、賞不虛施、銅印之賜、朝廷固嘗愼重、而特以足下聿懷好音、來請勤渠、在我報答之典、亦不可但已、異恩如此、實出尋常、足下既知感激、至形文字、慕義之誠、有足多者、自此以往、恪守封疆、務以誠信自勵、歲時往來、悉遵條約、奉以周旋、則國家將宣布德意、益恢遠之道、永保歡好於無窮矣、足下其勉之、不腆土宜、白苧布貳匹、黑麻布貳匹、謹付回使、餘冀自玉、不宣、

萬曆十二年十二月　日

〔海東諸國記乾〕京極殿、〇中略有源高忠、文明二年庚寅、遣使來朝、書稱所司代京極多賀豐後州源高忠、其使人言、生觀〇畠山持清法名同母兄也、三年辛卯、又有榮熙、遣使來朝、書稱山陰路隱岐州守護代佐佐木尹左近將監源榮熙、其使人言、生觀同母兄也、

〔釋天荊朝鮮渡海記〕天正五年、受右武衞之命而使韓國日錄、所經歷幷筆贈答之詩、

天正五年丁丑十月、奉官命促裝、於兵庫津艤舟、送行酬和、不可勝記、路程不可勝記、十二月泊舡於赤間關、於是聞朝鮮皇后之訃、不張帆於順風者數月、待澆奠之舡、到明年之秋、博多壹州、處々浦々、不可勝記、六年戊寅、在赤間關、九月到對州、十月廿六日、出對之府中、解纜於立龜山下、十一月五日、自大浦到釜浦、在舡中三日、烟雨蕭々、八日、自舡入草梁館、兩令公來對面、七年正月四日、差使員來、量私卜物、諍論權輕重甚矣、都舡主怒、起座歸、從客亦同歸、差使員變色、而遣僉正通事急於星火、又製單書、與兩令告勸察使、請改易差使員、差使員見書失色、終不投、令公又來、僉正數々述斷、於是出二舡主下之人、以量荷物、過半請取、日已晚矣、今夜初更後、副官發虫病、嘔吐兩三度、一衆呑氣耳、八日、發程、到阿月（アタライ）驛、接待如常、驛使點燈出迎、二月九日、今居與三左衞門求單書、都洒文謹上書、

禮曹大人足下、伏白、甲午歲、〇天文三年在東平館、致命於陛下、自殺者九人、然而八名之子孫、皆受官任職、只欠一名而已、此一名臣之祖父也、臣之父康供、奉左武衞將軍之命於二舡主赴貴國、屢雖告訴此意、陛下不容之、是故康供愁胸鬱々、終未開、及還鄉病死于忠州之間、曰祖曰父、留尸屍於貴國、臣慟哭之餘、以馬島隣于貴國、廬于馬島者數年矣、先是豐唐太守護送漂流人於貴國、臣亦其使介之一數也、使介告訴繁々之事囂々、臣獨不訴之、伏願陛下垂仁、如彼八名見許官職、則每歲遂肅拜浴聖恩、且致父祖之弔祭、伏惟陛下以孝治天下、哀臣之烏鳥之私情、聽臣微志、希致弔祭、又留在釜山浦鑞銕銅銕領納多幸、恐々、

廿四日、單書之案、

右武衞大將軍差來上官釋天荊謹上書

禮曹大人閤下、侍奉多福、伏白、右武衞大將軍之次子彈正大弼源義堯、頃年奉勅總管于九州、九州尤近于貴國、故日々欲修隣好、伏冀閤下親近擧遠、溫古知新、以見容隣好、則義堯亦以丹心盡節於陛下、僕亦得使乎使乎嘆、次白、僕求請之內、黃氏所編韻會集、柳宗元文集、氏族排韵、載此三集、雖然下館員稱、貴國不見之、文集削除之不容、僕在吾京城日、看此文集、皆貴國之板行也、往年到貴國之使价、無不持此文集來、今也豈使僕一人不容乎、故今求之、鷹子者雖不應僧官、僕去歲春、過於義堯之宅、義堯深望貴國俊鷹、故今求之、銅銕沈香者、山僧之貨財、必得崔氏銅嗅之嘲、汗顏、雖然吾京城西一里、有僕舊山、山曰正法、寺曰妙心、花園太上法皇之離宮也、先師賜之開蘭若、常養七百衆矣、僕歸山之日、七百衆悉望貴國珍產、故今求之、人參牛黃者、僕平生多病、況萬里鯨波之勞倦、尋常欲調和藥、只缺此兩種而已、故今求之、緒餘求請品目、一一恩容多幸、僕以切々塵土之語、漫塵聖聽、罪科瀰天、誠恐誠惶頓首、不宣、

上官釋　天荊再拜

右武衞殿都舡主平　長生謹上書

禮曹大人足下、伏白、去歲戊寅十一月廿四日、遣水木舡於故國、以告萬里鯨波之安否、是日也、天朗氣清、當午日、俄然陰風怒號、白浪滔天、檣傾檝摧、終破舡於浦口、舡夫僕存命於石磯之間、三日之後、釜山遣舡而扶得歸矣、夫昔者往還于三浦、中間只用一浦、往還者以爲憂、雖然頒一浦之內、入則無難、通水一出則先在浦口、或三日、或五日、見海上之氣候、辨風之順逆、窺潮之上下、深思深慮、然后出舡、則無風波之難也、至近年、釜山令出新法、省一浦之內、不使往還自由、入則繫舡於客館前一處、加之取沙音舡、鎖水上門、把定要津、不通水木、使人及飢渴矣、出則自館前直至滄海、是故雖在館內、順風到海半則逆風也、雖在館前沒波到浦口、則洪波也、於是乎舡夫棹郎、失思失慮、動逢風波之難矣、臣去歲之秋、聞之馬島、馬島之使舡、自貴國歸楫日、到海半逢疾風甚雨、見放于此海濱、北海賊得便而奪財、破舡殺舡夫、僅存命者盡被瘡矣、嗟乎皆是濫觴于釜山新法者也、可不懼乎、然而往還者憂之則曰非我也、天也、曰非我也、命也、是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乎、伏冀足下撫育遠人、改易釜山新法、復舊規、入則無難取水木、出則有由、窺風波、則往還者免不測死、憐察々々、次白、臣歸棹之期、命馬島巧工、造水木舡、所求者、板子二十五葉、錢釘五千箇、恩容多幸又彼舡夫無便于歸國、留釜山、願賜粮料、則慰前日之死苦者也、右所告訴、一一荷聖恩、則臣幸莫大焉、恐惶頓首、不宣、

二月廿四日　　都舡主平　長生百拜

〔朝鮮國往還日記〕天正十五年七月廿一日、午刻發豆毛浦到東平館、少焉少貳殿都舡主贈酒肴於吾衆中、卒一行衆來而禮話、吾衆亦自上副至正官還禮、廿六日、別下程來、○註日本國右武衛殿源義明使送上官天荊西堂等十三人、初次內別下程、（井上公之文來捉子之事略）八月四日、禮曹之宴享主人兩人也、○中略數杯之後、呈短書曰、上官釋天荊頓首百拜上書禮曹大閣下、維時素商之仲、白露既降、共惟閣下台候、動止萬福、吾將軍新受銅印、代牙符之事、義堯新得知講聘問之事、並審之於來書矣、伏冀各賜恩容、則幸甚、夫僕之在吾國乎、生於窮巷、長於山林、實至愚至陋之一布衲也、上書言事、必取笑殿前、招罪閣下矣、雖然、僕聞古之聖賢、以芻蕘之談、而成大美者多矣、閣下豈舍愚陋之言乎、貴國與吾邦、兄弟之國也、雖然言語異、禮儀殊、衣冠亦不同也、貴國之風俗、視言語則群聚而唉之、不軌汗其顙乎、遠人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喜怒憂思之所感、豈有異於人乎、是故爵位雄才之士、恥奉使於貴國、唯使村僧野客之如吾輩者、講聘問、村僧野客、焉得知上聖之深旨、大臣之謀議、家國之安危乎、尋常獻諂諛之言、見小利而失大儀、多負兩邦通好之情實、其皆出於貴國風俗輕遠人乎、昭察惟幸、（中略）僕聞之、義堯今之海、昔者西海一道之賊也、今也中國四方之賊不下于十萬、分散則或五百、或三百、隨意成暴虐、蜂飛蟻聚、依山傍險、浮海凌波、聚散倏忽、無定其處、故曰、今之賊非古之賊矣、僕在釜山之日、以對馬太守之語傳之令公、如左、太守謂僕曰、吾先祖已來、荷恩於朝鮮者久矣、是故今將滅吾國而報之、吾國倉廩無貨財、園地無良田、雖奪得在於賊、無益、賊亦所明知也、然頻擊吾國者、爲伐朝鮮之階梯也云々、蓋對馬與釜山猶如唇與齒、唇亡齒必寒矣、吾從客舡夫貨物等、悉留在釜山、伏願命釜山令公、以加安撫、是亦野僧不知上聖之旨、大臣之謀議、家國之安危、管見蠡測之語也、以貴國之全力、當此小寇者、譬如舉泰山而壓卵、豈爲難乎、僕不勝下情之至、誠恐誠惶、不宣、

都舡主平長吉謹啓、禮曹大人閣下、伏白、臣去歲之春發吾京城、夏之季至防州之府、是時西海之賊蜂起、而絕通路、故泊舡於防州者數月、臨冬而雖解纜、或阻風、或妨賊、而今歲之夏達釜山、今日得謁閣下、歡喜不可言也、幸甚、一自吾京城至釜山、路程留連者久矣、糞給日數粮料、一海上賊起、非衆多難得通路、故數外之從客、每舡加五十人也、糞給口數料米、一諸臣酋使上京、十五人舊法也、若有疾病有事故、則省人數、亦可也、無疾病無事故、則何以十三人爲定例乎、自今以後、復舊法見許十五人、則多幸、一使舡之往還、昔者用三浦、中間用一浦、今也省一浦內、繫舡於客館前一處、唯不加枷械於身而已、諸使之

患莫甚焉、冀復舊例、一忠青道之豆毛浦、慶尙道之甘同浦、廼水陸交代之要津也、或自洛往于豆毛、或自豆毛來于洛、或發釜山到甘同、或發甘同入釜山、在舡貨物馱于馬、在馬貨物移于舡、終日交雜矣、若舡馬失期則欲宿無客館、欲食無日供、藉草枕石、經一日二日、人命至重、願深加意、風雨寒暑濕貨物、損衣冠、忍飢凍、得疾病者多矣、伏冀各置客館一宇於水邊、而寄旅宿、給日供、則使介行客之資、莫大焉、臣以區々言塵台聽、惶恐頓首、不宣、

九月八日、副官設酒於一行衆、製短書與官員公、卽日動止萬福、寓西館、諸送使告余曰、吾輩每歲奉使來朝之次、私爲交易者久矣、今歲禁交易甚矣、雖偶客市於館中、視抱來貨物、則麁惡之木綿、或一束兩束、或三匹五匹而已、更無他貨物、木綿麁惡、而且短狹、吾輩之所不欲、使吾所不欲者容之、而使吾所欲者禁之、以是困于交易、亦可知也、故自吾國持來小貨財、今持而還國、萬里往來空辛苦云々、忡々有憂色、余聞之、不堪哀憐之情、告之足下、足下乃遠人父母也、爲父母而豈不愛其子、冀莫禁私鹽、蓋商賈常行旅于四方、能知隣國之趣、是故遣使於隣國、則必以商客爲南針、良有以也、吾一行衆亦然、除上官副官都舡二舡三五人已下、略爲交易者今多矣、余竊慮有使价、則必有商客、有商客、則必有交易、今也足下禁交易、則商賈不來、商賈不來、則使价失南針、使价失南針、則兩國絕通好、兩國絕通好、則非是小事也、千里長堤、壞于蟻穴、可不愼哉、加之以此所有、而通彼所無、以彼所有、而通此所無、彼此通有無而得利者、貨殖之道也、寧益于此而損于彼、商賈欲藏於王之市、不亦盛乎、水至淸則無魚、法至嚴則生姦、勿淸勿濁、不嚴不緩、謹執其中、則可歟、古不謂乎、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誠哉矣、爲遠人自愛、不宣、　十七日、製短書二封、其一自訴、其二代都舡主、都舡主平長吉、謹奉短牘禮曹大人侍奉足下、伏白、義堯管軍於九州、征伐賊徒、其功勞冠于九州之諸軍、義明之威權、亦甲于九重之臣酋、蓋雖其威權功勞不如義明、義堯者、旣得知貴國、而父子共修隣好者多矣、義堯獨不容知、故深慚焉、伏冀大人見容隣好、則義堯父子之榮莫盛焉、次白、頃來諸送使謂曰、九州賊勢强、而諸將日攻戰、故國王動龍駕、而親勞諸將於軍營、大將軍義明亦從龍駕、而在九州矣、雖未審其實否、聞之以來、朝思夕慮、而速欲歸國、歸國則必返命將軍於九州矣、伏希賜良馬一疋、則獻之將軍、以爲軍行之備者也、恩容惟幸、諸般告訴之品目、先是肅拜之日、啓短書畢矣、誠恐誠懼、不宣、

〔海東諸國記乾〕右武衞殿〇澁川滿賴自高麗之季、海寇爲患、門下府移書稱關西省探題相公、令禁約海寇、及我朝開國、亦往來通書、然失其來書、未得其詳、稱光天皇應永十五年戊子、永樂六年議政府答書、始稱九州牧右武衞將軍源公、十六年己丑、源道鎭遣使來朝、書稱九州府探題、或稱鎭西節度使、或稱九州伯、或稱九州都督、或稱九州都元帥右武衞、或稱九州都督探題、或只稱右武衞、或稱九州總官、前後所稱不一、而國人稱右武衞殿、二十七年庚子、道鎭以年老委政其子義俊、自稱前都元帥義俊、稱九州都督左近大夫將監、自此父子俱遣使不絕、其所進方物甚豐、故我報賜亦厚、三十一年甲辰、道鎭書曰、不意有訟事入京去、其後在其王城、只有道鎭、猶遣使求丐、至今天皇〇後花園永享元年己酉宣德四年以後無使、文正元年丙戌、京城澁河源朝臣義堯遣使來朝、其使言、義堯之父曾爲右武衞西海九州總管、然不能言其詳、蓋是道鎭之後歟、

〔和漢合運圖坤〕正長元戊申、左武衞源義淳遣使於朝鮮、

〔海東諸國記乾〕左武衞殿〇斯波居國王殿南、世與畠山細川相遞爲管提、掌佗國使臣支待諸事、後光嚴天皇應安三年庚戌、宣德三年源義淳遣使來朝、書稱左武衞源義淳、及義敏嗣、寬正元年庚辰、遣使來朝、書稱左武衞源義敏、義廉嗣、四年癸未、遣使來朝、書稱左武衞將軍源義廉、

〔海東諸國記乾〕畠山殿、〇中略寬正六年乙酉、成化元年義忠死、子義勝嗣、文明二年庚寅、成化六年遣使來朝、書稱管提畠山左京大夫義勝、又有源義就、寬正元年庚辰、遣使來朝、書稱雍河紀越能五州總大守畠山右金吾督源朝臣義就、義就乃義忠同母弟、德本之子、同宗、故皆稱畠山、

〔蔭凉軒日錄〕長祿二年六月廿一日、土岐美濃守高麗勘合之事、望申之旨伺之、蓋求藏經、奉納于濃州

一宮之謂也、八月七日、濃州天福寺十刹之事、高麗國勘合御印之事、自土岐方白之、廿四日、高麗之御印、書而出之、自土岐方被白也、蛮川藏人渡之、納于濃州南宮、大藏經之事也、四年（元寛正）三月十日、土岐美濃守依高麗藏經著岸、爲御禮獻五千疋、有狀披露之、高麗使船欲來于日本、於高麗與對馬之間値惡風、二船共破損、雖然日本船則無恙、自高麗返狀幷進物共失之、宗刑部少輔就于伊勢守被管蛮川式部丞、以狀說此謂、以之披露之、廿二日、土岐美濃守依高麗藏經入洛、爲御禮獻五千疋也、以此五千疋爲正月十六日大般若經御布施、可下行否之事伺之、可下行之由被仰出也、五月八日、松浦一庵勘合依御約束可有御免許之由自管領細川殿被申之由披露之、可有御免許之由被仰出也、十日、松浦一庵勘合御免許、以前被仰出之、記錄書而奉堅御目也、

（釋天荊朝鮮渡海記）天正五年、受右武衞之命而使韓國、日錄所經歷幷筆贈答之詩、

天正七年二月九日、立石與三求單書、

日本邊境臣大護軍橘調秀、禮曹尊大人閣下、伏白、臣久蒙聖恩每歲肅拜、至祝珍重、抑先是雖三駄卜物斤兩重、而朝恩亦重、今也雖三駄斤兩輕、駄衣服之外、更無他貨物、故銅錢五千斤、留在釜山浦、伏願見領納彼五千斤、則臣歎幷莫大焉、次白、辱蒙聖恩拜臣大護軍、雖然三駄卜物者、不異司猛官所望加一駄、成四駄、則雖臣老體矣、遂每歲肅拜、盡節於閣下、昔者吾隣鄉有此例、源盛滿是也、縱臣雖新告訴、於義如之何、況有先例乎、唯三駄則雖持貴國珍產、欲與臣隣里鄉黨不可、得也、願閣下哀憐臣白頭、見容四駄之數、則臣雖鞠躬、遂肅拜、生當隕首、死當結艸、恐惶頓首百拜、

（海東諸國記乾）細川殿居國王殿西、世與畠山左武衞相遞爲管提、源持之死、子勝元嗣、時未遣使於我、（略）中又有持賢、文明二年庚寅、遣使來朝、書稱細川右馬頭源朝臣持賢、持賢乃勝元父持之之弟、持賢無子、勝元從兄弟、文明二年庚寅、遣使來朝、（略）中又有細川勝氏、勝元從兄弟、文明二年庚寅、遣使來朝、初上松浦郡久野能登守藤原朝臣賴永、遣壽蘭書記來朝、時我世祖方議通信於日本國王、以風水險遠、欲因諸會使爲使、問時在館者、則壽蘭於其中稍解事、遂命授書與禮物、以送于國王、又命禮曹書諭大內殿及賴永護送、兼致賜物、文正元年丙戌五月、受命而去、庚寅乃來、壽蘭言、其年六月還上松浦、修船備行裝、丁亥（應仁元年）二月自上松浦發向國都、都中兵起、海賊充斥、南海路梗、從北海而往、四月始到若狹州、（和訓臥可沙）馳報國王、國王遣兵迎之、然盜賊縱橫、或從間道、或留滯備經艱苦、凡六十日而得達國都、致書與禮物于國王館于東福寺、國王在細川殿陣中、與山名殿相持、未暇修答、至戊子（應仁二年）二月受答書、國王更議、不可無答、又命勝氏備方物、遣勝氏自爲書、遣心苑東堂等與壽蘭、偕來、壽蘭又言、大內殿書與賜物、使人傳送、爲海賊所掠、其所言多浮浪、不可盡信、

山名殿居國王殿西、今天皇（後花園）長祿三年己卯（天順三年）始遣使來朝、書稱但幡伯作備前後蘂石九州總太守山名霜臺源朝臣敎豐、

伊勢守政親、文明二年庚寅、遣使來朝、書稱國王懷守納政所伊勢守政親、其書略曰、細川與山名、私起干戈、京城大亂、余爲停止、而未止、兩人之罪不少、依扶桑殿下命、集諸侯諸軍、將收太平、欲蒙大國徐力、所望綿紬、綿布、苧布、米、其所進方物亦豐、且政親爲國王近侍之長、出納庶政者、特給綿布、正布各千匹、米五百石、以助軍需、令轉達國王、又於政親別有回賜、其使以巨酋使例館待、

（海東諸國記坤）筑前州（略）中往來我國者、於九州中博多最多、

卜二殿居宰府、或稱大都督府、西北去博多三里、民居二千二百餘戶、正兵五百餘、源氏世主之、稱筑豐肥三州總太守、太宰府都督司馬少卿、號小二殿、（略）中今辛卯年（文明三年）春、我（朝鮮）宣慰官田養民等、往慰賴忠（小二）殿、（宗）貞國聞之、托以海賊梗路、宣慰官不能來、我當往迎、遂留兵守博多愁未要、時不告賴忠、身還對馬島、賴忠前在對馬島、約歲遣一二艇、今還本土、其使人依巨酋使例館待、

豐後州、大友殿源氏世襲、所居民戶萬餘、見兵二千、在博多東六七日程、兼管博多、與小二分地、初源

持直稱豐筑兩後州太守、今天皇〇後花園永享元年己酉、宣德四年始遣使來朝、自是使船不絕、九年丁巳、又有源親重者、稱豐筑兩後州太守、而遣使、其書稱持直、爲伯父、

肥前州、節度使、己丑年、〇文明元年遣使來朝、約歲遣一二船、書稱九州節度使源敎直、或稱九州都元帥、或稱九州總管、居肥前州阿也非知、有小城、在博多南十五里、民居一千餘戶、正兵二百五十餘、總治九州之兵、對馬島人宗大膳等言、初敎直助大內、及小二復土、懼棄所居、潛投肥後州也望加知、

千葉殿、己卯年、〇文明三年遣使來朝、居有小城、北距博多十五里、民居一千二百餘戶、正兵五百餘、書稱肥前州小城千葉介元胤、約歲遣一舡、

源義、乙酉年、〇寬正六年遣使來朝、書稱呼子一岐守源義、約歲遣一二舡、小二殿管下居呼子、有麾下兵、稱呼子殿、

源約、乙亥年、〇康正元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波多島源約、受圖書、約歲遣一二舡、小二殿管下、居波多島、人丁不過十餘、

源永、丙子年、〇康正二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鴨打源永、受圖書、約歲遣一二舡、小二殿管下、居鴨打、有麾下兵、稱鴨打殿、

藤原次郎、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九沙島主藤源次郎、約歲遣一舡、

肥後州、菊池殿、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筑二州太守藤原朝臣菊池爲邦、約歲遣一二船、庚寅年、又遣使來受圖書、所管兵二千餘、世號菊池殿、世主肥後州、

藤原爲房、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後州藤原爲房、約歲遣一船、

敎信、己卯年、〇長祿二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後州八代源朝臣敎信、約歲遣一船、

薩摩州、產硫黃、郡十三、水田四千六百三十町、

盛久、丁丑年、〇長祿元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州日向太守藤原盛久、約歲遣一二船、

熙久、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州伊集院寓鎭隅州太守藤原熙久、約歲遣一二船、

持久、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州島津藤原朝臣持久、約歲遣一船、忠國族親、爲其管下、居島津、

源忠國、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三州太守島津源忠國、約歲遣一船、丁亥年、以觀音現像、又遣使、書稱日隅薩三州太守島津陸奧源忠國、國王族親總治薩摩日向大隅三州事、

〔通文館志五交隣〕接待日本人舊定事例

畠山送使、景泰六年、管提畠山修理大夫源義忠遣使來朝、大內送使、百濟王溫祚遠孫入日本、泊于多多良浦、因以多多良爲姓、世號大內殿、以係出百濟、最親我國、遣使來朝、

小二送使、宰府源氏得罪奔對馬島時、約歲遣一二船來朝、還本土後、仍依巨酋例許待、左武衞送使、掌他國使臣支待諸事、宣德三年、左武衞源義淳始遣使來朝、右武衞送使、自麗朝及國初常往來通書、今失其書、未詳其稱號、永樂七年、右武衞將軍九州府探題源道鎭遣使來朝、京極送使、世掌刑政、天順三年、京兆尹源持淸始遣使來朝、細川送使、源持之主之、成化六年、細川右馬頭源持賢遣使來朝、持賢卽持之之弟也、山名送使、山名霜臺、源敎豐、天順三年、始遣使來朝、畠山次不行、則命禮曹毀行、唯小二上京九人、無接見、受圖書遣船人、共十五人、俱一年一度來朝、受職人、共二十六人、俱歲一來朝、不得遣人、以上來朝時各有伴從一人、

〔海東諸國記乾〕昌堯、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京城東山淸水寺住持大禪師昌堯、以宗貞國請接待、日本國亂年饑、寄食於我者甚多、故前不遣使之人、皆不許接待、使人等强留三浦而不還、宗貞國爲遣人請之、乃許接待、

○按ズルニ、昌堯ハ僧侶ナレド姑ク此ニ附載ス、

宗氏通交

〔朝鮮通交大紀一〕我州、〇對馬國彼の國〇朝鮮と好を通せし事、彼の書に見へしもの、判官公第六代刑部少輔、諱は經茂、後に宗慶と稱し、御時、本朝後光嚴院御宇、鹿苑院義滿の公方、慶安元年戊申、明の洪武元年、高麗恭愍王十七年に始まれり、高麗使、恭愍王十七年秋七月、對馬島萬戶遣使來獻土物、閏七月、遣講究使李夏生于對馬島、十一月、對馬島萬戶崇宗慶遣使來朝、賜宗慶米一千石といへる是なり、

第七代善勝寺公右馬大夫、諱は賴茂、後に靈鑑と稱し、御時、後小松院御宇、同じき公方、康應元年

己巳明の洪武二十二年高麗恭讓王元年春二月慶尙道の元帥朴葳をして我州を擊しむ其後今の朝鮮大祖康獻王高麗王氏を滅し其國を朝鮮に革めしは明の洪武二十五年壬申の事にして後小松院明德三年同じき公方我州善勝寺公の御時に當れり此時より朝鮮と好を通せられたり

〔兩足院朝鮮記錄〕〔一〕宗家御手扣之寫

一文永建治之頃朝鮮ゟ日本之邊土を度々攻申候其節互に相爭其以後又日本之邊土ゟ彼國江致渡海非法之働仕候付將軍義滿公之御時朝鮮より使節を大內家江差越宰府に致逗留西國筋より之非法を停止有之候樣にと賴候得共不相止其上應永之亂嘉吉之爭亂之時分西國邊土之者共度々朝鮮江渡非法之働數多有之ニ付朝鮮ゟ私先祖宗讚岐守貞盛を賴將軍義政〇義政一本作義勝公江申上候處賊船不渡候樣被仰付依之嘉吉三年貞盛兩國通用之爲王都幷釜山に市を開約條之船百艘差渡交易之道を申定候雖然日本之賊船九州之邊土より朝鮮江致渡海彼國之浦々をおかし人民之財產を奪取候付文明中に朝鮮國ゟ申叔舟と申者を差渡先祖宗刑部少輔貞國を賴將軍義政公江致訴訟候付諸國ゟ朝鮮江之通用を不差渡對州一手に通交之儀相定便船往來船數約條之品々彌極之日本朝鮮通用之道を相調候此節則朝鮮ゟ對州江銅印を差渡置此銅印押候書を證據と仕候而可致往來由申定候證文不持渡船は朝鮮に交合申問敷と堅致契約置交合其通に仕候

〔朝鮮通交大紀〕〔二〕第八代長松寺公諱は貞茂讚岐守と稱し御時稱光院の御宇勝定院義持の公方應永二十六年己亥明の永樂十七年朝鮮莊憲王元年六月廿日其將李從茂をして戰艦二百餘兵一萬七千餘を領し我州與良淺海を犯し終に進むで仁位糠岳に屯せり公三根佐賀ゟ打立れ七月朔日彼の左軍朴突と戰ひ大に是を敗り且海人をして兵船を燒しめ二千五百餘を斬取ら

れやうやく餘兵を率ひ其國に歸りぬ爰に於て海路を隔て隣國を擊の終に良策たらざるを悟り且我州兩國の間に居て土地の薄惡なるをもつて玄かじこれが貿易を通じ好を結び以てそれをしてかの海賊の防ぎを成さめむには、とおもひたりしに第九代圓通寺公諱は貞盛讚岐守と稱し御時これより先き彼國に海賊せしは多くは九州壹岐の人にして唯我州のみならざるの仰あり又此頃我國の賊船明國の界を犯し且彼が濟州の地に寇し其邊將の爲に捕へられ餘賊遁れて我州に歸りしゆへ後花園院御宇慶雲院義勝の公方嘉吉三年癸亥明の正統八年莊憲王李蘂をして此事を公に諭されしに賊十三名を捕へて李蘂に附し送られしかば是を宜き便宜として此年始て公に勘合圖書を送て歲船五十を約し故ありて別に遣るを特送として定數なく又州の職事人各歲遣を許し及海西諸州の使船彼國に到るもの何れも我州の文引を受て驗と爲るに約せしゆへ公柚谷盛安をして通交のことを職とし小松越梅林寺の住鐵歡をして文書を掌とらしめ小松越を津とし凡そ朝鮮來往の船いづれも爰に泊せしむ又彼國我歲船の至るものをして是を三浦に分泊せしなり

此時朝鮮莊憲王我州に諭せし書二本あり考として左にゑるす

諭對馬島書

宣旨若曰天之生斯民也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而作善則降之百祥作不善則降之百殃古昔帝王奉若天道敎民稼穡樹藝五穀以養其形因其固有之義理而開導之以淑其心若有强梗不率殺越人于貨啓不畏死者小則刑戮大則征伐堯舜三王君人之道如是而已對馬爲島隸於慶尙道之鷄林本是我國之境載在文籍昭然可考第以其地甚小又在海中阻於往來民不居焉於是倭奴之黜於其國而無所歸者咸來投集以爲窟穴或乘時竊發劫掠平民擄奪錢穀因肆賊殺孤寡人妻子焚蕩人室廬窮凶極惡積有年紀惟我太祖康獻大王以至仁神武應天革命肇造邦家市肆不易而大業已定此雖湯武

之盛何以加哉、國勢大張、兵力嶄阜、穿徹海嶽、騰擲天地、隆々殷々、凡有血氣者、無不慴伏、于斯時也、命一偏將殄殲對馬之小醜、有如泰山之壓鷄卵、貧育之搏嬰兒、我太祖乃敷文德載戢武威、示以恩信懷綏之道、予紹大統莅國以來、克承先志、益申撫恤、雖或間有草竊不恭之事、尚念都々熊丸之父貞茂慕義輸誠、犯而不校、每接信使館焉以留、仍命禮曹厚加勞慰、又念其生理之艱、許通興利商船、慶尚道之米粟運于馬島者、歲率數萬餘石、庶幾養其形體、以免餓饑、充其良心、恥爲草竊、並生於天地之間也、予之用心、蓋亦勤矣、不意近者忘恩悖義、自爲禍胎、以取覆亡、然其平日投化及以興利通信而來者、與今望風而降者、則並皆不殺、分置諸州、仍給衣食、以遂其生、又命邊將率領兵船、進圍其島、以待卷土而降、今其島人、尚且執迷不悟、予甚憫焉、島中之人、計不下數千、思其生理、良用惻然、島中之地、類皆石山、未有肥衍之土、稼穡樹藝無所施功、將欲乘隙竊發、盜人財穀、蓋其平昔所在罪惡貫盈、幽則天地山川之神默降殃禍、明則良馬大船利兵精卒、水陸之備甚嚴焉、往而不遭誅戮之患哉、只有捕魚採藿買賣之事、乃爲生理所資、而今已背恩負義、自絕之矣、非予先有絕之之心、失此三者、不免飢餓坐待死亡而已、於此爲計、其亦難矣、若能幡然悔悟、卷土來降、則其都々熊丸錫之好爵、頒以厚祿、其代官等如平道全例、其餘群少、亦皆優給衣粮、處之沃饒之地、咸獲耕稼之利、齒於吾民、一視同仁、俾皆知盜賊之可恥、義理之可悅、此其自新之路、生理之所在也、計不出此、則卷土率衆歸于本國、其亦可矣、若乃不歸本國、不降于我、尚懷草竊之計、仍留于島、則當大備兵船、厚載粮餉、環島而攻之、歷時既久、必將自斃、若又精選勇士十萬餘人、四面入攻、則囊中之物、進退無據、其必孩稚婦女、靡有子遺、而陸爲烏鳶之食、水充魚鼈之腹也、無疑矣、嗚呼豈不深可哀憐也哉、此其禍福、所在、章々明甚、非茫昧不可究詰之事也、古人有言曰、禍福無不自己求者、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對馬一島之人、亦皆有降衷秉彝之性矣、豈無知時識勢通曉義理者哉、兵曹其移文馬島、諭予至懷、開其自新之路、俾免滅亡之禍、以副予仁愛生民之志、

〔交隣考略〕譯官問慰事考

吉凶相問者、交隣之常道也、昔享德元年、太守貞盛公○宗逝去之後、太守成職公襲封之日、朝鮮遣兩譯使一船者賀成職公之承襲、一船者弔貞盛公之喪、是兩使兩船之例所由來也、其後太守義成公自江戸還旆之日、差譯使問慰、是問慰之始也、凡譯官超海入我賀太守之歸州、是常例也、或本國之大慶大凶、及本州之賀事弔事、皆無不有書問焉、其渡海之數、往來之事狀幷書簡、詳在善隣書稿之中也、

〔朝鮮通交大紀〕第十一代國分寺公諱は貞國刑部少輔と稱し、御時後土御門院御宇、同じき公方、明の成化年中、朝鮮康靖王の時に當れり、此時申叔舟公に呈せし書二本あり、申叔舟公に復せし書我州朝鮮通好の次第、および嘉吉年約條の事をいへり、其書左に記す、

答宗貞國書

承書得悉動履佳勝、欣慰欣慰、所獻禮物、謹已啓納、仍審示意、兼聆使者之言、問有不相委者、不可不復、我與日本兩國交歡、年代甚久、自我朝開國、貴島始祖靈鑑、首款於我、宗貞茂繼世、誠附益謹、及其末年、不能和輯島人、散爲海賊、侵掠我邊鄙、于時我先王、赫怒遣兵問罪、數年之間、往來不通、宗貞盛乃與島之舊老、遣使來款、悔過謝罪、且明海賊率皆一岐九州之人、非獨對馬島、我先王以爲罪而討之、服而捨之、古今通義、今既服矣、已往之愆、不必追咎、遂命待之如舊、自是歲遣使船、或多或少、我先王以諸州使船皆有定額、獨對馬不曾定額、慮或生弊、癸亥之歲始約以五十船爲歲額、凡島之有事任者、亦各有歲額、圖書以爲驗、其他館待之節、通路之限、船之大小、人之多寡、皆有成規、各守信約、罔敢違越、夫法久必弊、弊而有救、有國之常事、自三浦上京、程有日限、而處々稽留、至有踰時經歲、非徒島人謀多受料押行通事、亦有謀私、以至於是、近年南方遇災、年穀不登、沿途館驛訴不能堪、於是申明舊約、以節其太甚、以救其弊耳、非更變舊約也、況其小々違法之事、尚皆優容不較、今足下之簡有曰、待遇之違舊實所未相委者也、使者所言、料米雜以塵穢、是乃邊吏之罪、近因凶歉、稅入不多、不得不用舊儲、然雜以塵穢、豈國家之意也、今皆具由以啓、我殿下命曰、今對馬島主、能通變守義、事大以誠、凡於所諭聞命卽行、無有疑

貳、又不自阻、有懷悉陳、予甚嘉、爾禮曹特緩使人上京程限五日、而治我邊吏給料不謹之罪、凡對馬島人、務加優厚、具書以答、惟足下照悉、竊念邦交之際、務從簡易、堅守信約、彼此無斁、然後可以久而益敦矣、若各聽往來之言、遽懷彼我、其不致後悔者幾希矣、無知之人、少不如意、輙以不靖相嚇、此苟不靖、則彼豈得獨安哉、是乃不思之甚也、凡今厚往薄來、歲費鉅萬、而無所惜者、寧不知坐費儲廩之爲可靳也哉、惟我殿下、特念彼此人民、一視同仁故爾、足下細念始終、商度利害、體聖上兩濟罔間之意、撫戢姦細、禁制非違、益堅誠欵、以永交好、豈不嘉哉、邇來察足下施措、事合幾宜、又能彰明信篤、無有所隱、眞可與有爲者也、際會匪易、敢此縷々、悉陳所懷、足下體而察之、益宣令譽、不勝幸甚、○此書又見東文選、中略、

申叔舟、三浦留倭の事を以て公に呈せし書あり、左に記す、

送宗貞國書

春和欣想清適、開慰開慰、本曹今承王旨、若曰、我先王以對馬島人寄居三浦者日增、在彼則逃賦、在此則隱迹、投間騁詐、爲蠱於邊、乃命禮曹、移書島主、令遵舊約、點刷以聞、先島主卽遣人、來刑罪人、方欲點刷、而遘疾未果、今島主新立、必能繼先志、以敦誠欵、爾禮曹其馳書、以諭島主、本曹竊考、厥初貴島之人、來市我邊、因而寄居三浦、其數甚少、久而漸多、歲甲寅、我莊憲大王、視微慮遠、命悉刷還、當時島主悉刷還之、請姑留六十名、厥後因仍以至于今、容姦積多、勢必生釁、如是而猶爲姑息之計、實非永好之道、今我殿下新臨大東、方整疆場、綏近及遠、足下亦初政於島、方修欵誠、宜體聖上敦眷之意、丕繼先志、悉刷還本一如舊約、其有不得已、仍留者、錄名以聞、以除積弊、以篤新欵、以永隣好、彼此幸甚、特賜物件、具如別錄、領納、且冀珍重、○此書又見東文選、中略、

第十三代龍源院公、諱は義盛、讃岐守と稱し、御時、後柏原院御宇、惠林院義植の公方、永正六年己巳、明の正德四年、朝鮮恭僖王禮賓寺正尹啓輔をして我州に來り、金安國をして書を送り、三浦數外の倭戶を改め、且奸人を懲すの事、およびかれ捕ふる所の賊倭、これを罪典に置きし事を告しむ、其書左に記す、

答對馬島主書

海途阻隔、瞻覿無由、難堪勤企、就中貴島世輸忠欵、恪事無二、國家亦用嘉之、接遇之典、無所不至、交通修好、久而不渝、我國收綏遠之效、貴島獲畏天之福、可謂兩得其道矣、頃年以來、奸細之徒、漸肆兇獷、不顧國家卵育之恩、不畏足下撿戢之威、伺間作耗、比々有之、在丙寅九月、倭船一艘犯全羅道界、因濟州人、夜泊楸子島、掩襲劫掠、至殺朝臣柳軒金良輔、此非貴島人、則必居三浦者也、三浦之倭、來投我土、長子若孫、安業而居、殆將百年、其便漁釣、通互市、以資衣食者、無非我祖宗綏懷之恩、而蠢爾無智之輩、忘恩背德、輙懷奸軌、撫之愈勤、稔惡愈甚、自甲子年○永正元年後、連辱邊將、又擅越關限、焚蕩民家、肆兇無忌、至此其甚、國家豈不知所以處之、但以王者包荒之量、姑不與較、以開革面自新之路、然只此而已、則彼頑悍之徒、無所懲創、愈懷奸圖、以干王法、終至於不可赦、則誠爲憫惻、且以在我祖宗朝、許處三浦者、只約六十戶、其出入行住、皆有界限法程、年代浸久、漸失本約、繁衍種族、因循苟留、生齒既衆、奸類之蘖芽其間、勢所必至、在我既不得綏懷之益、在彼亦非自全之道、不得不申擧舊約、刷還餘戶、使彼我兩全、故前者併將此意通書貴島、使足下究獲賊倭及辱邊將焚人家者、盡寘於法、以彰足下之威、又令刷還三浦倭戶、一依舊約、以絕奸賊交惡兩間之患、欲永世修好共享平安之福、而足下得書以來、未聞有所擧行、亦不通答其由、不知足下之意果何如哉、其以爲尋常而不足聽歟、抑以通好我國爲無所益、而有忽易之心乎、足下苟不聽順、在我自有處之之道、固無所損虧、在足下不遵先世輸誠欵附之意、脫致後日噬臍莫及之悔、則無乃失計乎、足下既不誠附、故在管下者、亦不畏戢、肆惡猶舊、於前年十一月初二日、倭船一艘犯慶尙道界、劫掠加德島、伐討人民、殺害九人、刃傷八人、又於今年二月○原無二月二字、今據慕齋集補、二十一日、倭船五艘犯全羅道界、劫掠濟州供獻物船、殺害四人、刃傷十一人、尋爲本道節度使要擊、賊倭四艘逃躲得去、其一艘爲我所獲、斬十七人頭以獻、此兩處作耗之賊、必皆貴島及三浦之人、其背國恩、

襲主威、以至兇奸、一至此哉、我殿下臨撫一國、于今四載、綏遠字小、仁如天覆、以貴島自先世納忠迄今不衰、深用嘉奬、但慮足下邈處荒遠、不能悉國家更新之化、且憫頑悍無知之徒、累違邦憲、恐終不能自保、故茲特遣禮賓寺正尹般輔、前往貴島、申諭國家綏撫有加之意、且將搜獲前後犯罪作賊之倭、置之於法事項、及申明舊約、刷還三浦數外倭戶等事、幷踰足下、足下其體國家禮遇隆重之意、深思報效、宜丞施行、使奸慝永絕、交好益篤、福流子孫、世々無替、豈不美哉、唯足下審諒、敬賜物件、詳具別幅、餘冀若

時珍重、不宣、〇此書又見嘉齋集、中略、

此比金安國我州に答へし書あり、約條の事を載たり、其書左に記す、

答對馬島主書

承書、得審雅履和勝、開慰、書中所示、亦已備悉、國家綏懷遠人、仁如覆載、送往迎來、餼廩無闕、接遇之典、無不詳盡、邊吏若不奉行、往來之際、廩給不時、以致阻滯困乏、則其罪固大、卽已具由轉啓推鞫、果如來書所云、則當治慢法之罪、足下其體國家至意、開諭遠邇、益厲誠款、不勝幸甚、但來書以焚燒倭戶爲熊川縣監之事、邊吏縱頑、豈能不畏國憲、而故令禁之乎、專是浦居倭人自相失火、後因私憤、擅越關限、焚我廬舍、而欲免己罪、修飾其辭、反歸咎邊吏、以誑足下、足下初旣不能檢戢後又傾信詐說、無乃過乎、設使邊吏無狀、焚其戶、彼當申訴于朝使、治其罪、豈可冒犯邦禁、擅行報復乎、足下果能爲國盡誠、檢下以嚴、則必不至此、且國家修其隣好、爲來久矣、待之以誠、而約之以信、彼此苟不以誠信相接、則非初修好本意也、某等約船往來、計皆六十餘歲、初約之時、其人年齒、必不下數十、據今近百歲、已皆死歿、而代受圖書者往來猶舊、此豈誠信之道、故令邊吏勿許接待矣、足下亦諒此意、毋給文引、以不負誠信之約、餘冀順序珍重、不宜、〇此書又見嘉齋集、

〔藩翰譜十上〕同年〇永正七年義盛宗〇朝鮮と不快の事出來て、子息能登守盛弘を大將として彼の國に差向く、同四月盛弘朝鮮に押渡り、多くの城々攻め破て、熊川の城に押寄す、敵の軍勢雲霞の如く馳せ集り、散々に防ぎ戰ふ、盛弘終に多勢の中に討れ死す、〇中略、盛弘が男彦二郎盛永祖父義盛に繼て後、朝鮮と中和ぎ、是より又兩國の往來長く絕えず、

〔對馬外寇史料〕津島紀事　永正七年庚午春、大內義興遣使船於朝鮮、〔名之謂二九使一天〕準擬于國王殿使、而以無我州〇馬對文引、朝鮮拒之、使臣曰、大內君便鎭西都督、對州此我管下也、何必受對州之文引、而遣使於朝鮮乎、相爭甚、竟無奈何、姑待之、而本州及遣船、彼國執此事、不肯接義盛〇宗開之大怒、使從伯父能登守盛弘率州兵擊之、士卒從之者凡三百人也、同年四月四日、越海抵朝鮮、幷領州人居三浦者若干、陷薺浦熊川等鎭、殺僉使李友曾、朝鮮兵無敢當其鋒者、而盛弘將引兵歸于州、到於海濱駕船、旣爲敵所燒、盛弘大怒、指麾兵士、頻陷州郡、勢如建瓴、於是彼國使防禦使柳聃年黃衡等爲將、起大軍禦之、盛弘知衆寡不可敵、卽與兵卒約、死使糸瀨播磨盛光更領兵二十三人歸報之、遂進與柳聃年等戰、同月十九日、盛弘墜命於熊川、時年三十一、從兵皆死之、敵死者六萬人、俗云源四郎島合戰、〔攻事撮要云、正德（明國年號五年、三浦倭奴叛、陷薺浦熊川城、殺僉知李友曾、遣防禦使柳聃年黃衡討破之、斬獲三百餘級云々、正德五年本朝永正七年也、〕同年六月朔日、建祠於高崎濱祭其靈、號高崎大明神、本朝武林傳云、永正七年奉義尹命自率兵攻朝鮮、四月四日渡海入朝鮮、攻二城、拔之、直進兵至熊川城、相戰、朝鮮軍兵多來集圍盛弘之兵、恰如稻麻竹葦、盛弘之兵大半戰死、盛弘又苦戰死、其精魂猶存、往々遮于里人眼、同年六月一日乙酉、其精靈現于對州豐崎鄉高崎濱里民驚崇而經營一社、號曰高崎大明神、

〔燃藜室記述五中宗〕三浦倭變

庚午〇我永正七年四月、太白晝見、初四日倭奴來寇、初三浦倭奴、與我雜處、滋蔓日久、知本國無備、驕傲成習、平時鎭將少忤其意、必廷辱惡言、至以刃加頸、爲鎭將者、率多庸鄙無恥、掩置屈辱、以苟歲月、人人知朝夕有不測之患、而隱諱常主恬嬉、欲擇邊將以鎭靜、而薦用之人、皆新進喜事、釜山僉使李友曾慾怯虛誇、御居倭無節、供役土木一欲以威劫之、或以繩懸倭首於木末、彎弓射其懸、宗人皆懷毒而

外慴、節度使柳繼宗亦麤鄙武夫、馳啓褒美朝廷賜、表裏以奬之、諸鎭爭尙苛暴、左水使李宗義亦要功、斬居倭海採者十餘人、挑怨致寇、前一日倭船多犯海邊、浦人偵探來告、友曾罵遣之、移書諸鎭、而亦不備虞、初四日黎明、三浦倭潛引對馬島倭奴、分攻薺浦釜山浦兩鎭、皆不城守、賊至帳下、主將方覺、薺浦僉使金世鈞匍匐踰城、爲賊所執、拘囚不殺、友曾自以其身裹草苞中、隱於室中、賊索出臠分之、幷害其兄友顏、兩城老弱及鎭卒皆屠戮之、遂進圍熊川東萊、大抵賊衆不過數千、以盛稱、程長爲首、行軍布陳、頗有紀律、間出遊兵、焚劫閭里、烟燄漲天、時昇平日久、民不知金鼓、吏民無人色、奔竄恐後、右道兵馬使金錫哲領兵欲援熊川、見兵纔數百、自以衆寡不敵、實此畏劫不能前進、爲賊所敗、退保昌原地面、〇下略

〔朝鮮通交大紀二〕永正七年庚午、同じき公方、〇足利義稙明の正德五年、此年三浦の亂あり、從是さき我州の奸民、潛に船夫あるひは漁採人などに混じて彼國に至り、三浦の居倭と同じく謀りて、夜に乘じ邊浦をかすめ、人民をころし、財貨を奪ひ、或は潛み、同奸淫し、しきりに其兇惡を肆にしたりし故、かの國たび〳〵このことを我州に告たりしに、いかなる子細なりしにや、彼國嚴しく是を處治せらるゝこともなかりしかば、彼國甚是を憤りしなり、此ことを輿地勝覽に記していへらく、時釜山僉使李友曾威を以て是を制せんとして、濫りに留倭を鞭撻せしによりて、釜山の倭人怒を積み、薺浦の居倭と同じく謀り、夜に乘じ釜山城を陷れ、僉使李友曾を殺し、また熊川城をおとしいる、こゝにおひて防禦使柳聃年黃衡をして是を討しむ、鹽浦の居倭此變を聞き、盡く本島に入り還るとみえたり、この亂を彼國の書に三浦の亂、又は庚午の變といひし也、爰に於て我州朝鮮通交のこと絕たり、翌永正八年辛未、明の正德六年、公其事を公方義稙へ訴へ、僧弸中をして圖書をもたらし、彼國に使し、專我州通交のことを求められしかば、朝鮮恭僖王答るに、若對馬に命じ、其逆徒を誅し、其首級を送り、深く其罪を悔ひしめば、宜く是を計るべしといふを以てせしゆへ、其ころ東泉寺公、〇盛長未十一歲になられしを、既封を襲れしがごとくし、かつ此一亂のこと、我州全くしろし召れざりしの趣とし、その逆徒の首なりとて首級を函にしおくり、東泉寺公深く其ことを謝せられしなり、又公方より再び弸中を使とし、この子細をかの國に告られしかば、彼國やふやく我州通交のことをゆるせしなり、

此時歲遣五十減じて廿五船とし、又特送をやめ、かつ三浦倭戶を禁じ、館所を薺浦にもふけて、我國使臣上京來往接待の所と爲しなり、またその歲賜米豆貳百石を減半し、および我州受職人の圖書船を停めたり、

此時朝鮮恭僖王、我義稙の公方へ復せられし書有、因て再び通好有し次第を考へみつべし、左にしるす、

復日本國王書

海道險遠、再辱聘問、副以腆貺、千萬感荷、況爲弊邦命對馬誅討逆黨、函首以送、尤見貴國交隣信義之篤、罙增銘佩、又至許和之請、豈不欲從、但對馬島負我累世卵育之恩、敢逞兇逆、其極惡大罪、莫容於覆載之間、不丞加之天討、爲幸大矣、矧敢望其和乎、特緣去歲貴國專价來請、義不得固拒、故復之以對馬若能革心服罪、盡誅逆徒、函首來獻、則當更商量云者、蓋爲貴國黽勉、不得已而爲此語耳、初非欲輕貰對馬也、貴國卽因弊邑之言、旋下嚴命、誅討亂逆、以彰大義、貴國之擧不亦善乎、爲對馬者、固當感幸弊邦之命、畏懾貴國之威、率一島之衆、盡捕逆類、寘于顯戮、縛其渠魁、致諸轅門之下、使我前日死亂者之父兄子弟甘心焉、庶可以暴白其初不與知之心也、顧乃不然、承貴國之命、勢不得違逆、雖强勉斬首而來、當叛亂之時、稱首將通書契、如盛親者、猶爲代官偃然修書以隨、以此觀之、所獻之首、安可信其眞魁惡也、且其時亂興不意、我赤子之無辜者、固多被其淫害、爲所擄去亦宜不少、而今無一人遣還者、島主服罪輸誠之意、於何見乎、況盛親雖自訟無罪、乃不躬來自明、使擧國快知其黯昧無實之情、而顧因一

紙之書飾枝蔓之辭、欲我國不已疑不亦慢乎、然則其實有罪無罪、亦果何由而知之乎、貴國之爲弊邑無不盡心而對馬實負貴國之命、狡詐難信如此、今縱不許其和、非我孤貴國之請也、良由對馬不奉順貴國之命之罪耳、弊邦之所患唯患不得與貴國盡交好之道而已、若玆小島加之不信、雖永絶之、固無不可、弊邦臣庶獻議于朝、爭執于廷者、擧請寡人勿聽其和、下至虺隤卒伍之賤、亦皆不願復通、寡人不能違國衆之心而獨行之、但念弊邦與貴國自在先祖世篤隣好、今爲此一事、再勞使价、邈涉風濤、請之勤懇厚意難拒、姑勉從之、然其對馬辜恩肆兇之罪、不可全釋待之之事、則當裁減於舊、嗚呼寡人以貴國之故復通小醜、使我一國臣庶小大咎予、咸謂失擧、寡人實涼于德、不能綏服遠人、致構兇逆禍我邊圍、寡人深愧德之不修、不得如虞朝之格頑苗、寧暇爲耀武討罪之計哉、雖然我赤子之陷于彼者、寧忍棄之、盛親之慕惡與否、又豈可含糊不終辨問乎、縱使盛親非已所犯、身爲一島代官、管一島之事而被人偸印圖書假其名字、叛亂于我邊、亦不得爲無罪也、貴國必皆有以處之、島主又豈不爲之計哉、予既已許其和矣、從今以往、徐觀島主所爲、可察知其革心歸化之誠不誠耳、不腆土宜、具載別幅、貶重報略、祇懷慙靦、寒候漸逼、冀益保重、不宣、○此書又見集、中略、

第十四代東泉寺公、諱は盛長、佐渡守と稱し、御時、同じき御宇、○後柏原同じき公方、○足利義稙の正德年中、朝鮮恭僖王の時に當れり、此比金安國我州に送るの書あり、左に記す、

通諭對馬島主書

書來就認雅履清迪、開慰、所獻禮物轉啓收了、將土宜正布二匹付回使、惟領留、所索白綿布、前來乃而浦第六舡而知汝文賚去、惟照諒、邇者足下洗心滌慮、悔禍圖新、謹奉約束、歲遣禮使、貢誠于朝、深用嘉歎、謂自今後、益虔忠順之節、永無拂戾違悖之事、不意貴島管下賊倭三艘、竊入全羅道境、楸子島近處、於去閏四月初五日昏夜乘其不備、共劫本國商船五隻、殺害人命、盡掠載物件而去、開之不勝駭愕、此雖非足下所知、足下平日苟能盡心效忠、痛戢群下、勿得恣出、少有所犯、嚴加誅罪、誠信積孚、威令素行、則安有如此之事乎、縱下逞惡、致犯我邊、誰任其咎、足下向國誠歎之實、果安在哉、所爲若此、而望國家恩待之厚乎、致足下忠績虧缺、誠悃未白、皆由此奸慝之輩、足下宜急下令管內、務得捕獲、寘之明刑、以暴足下藩衛國家之素心、不勝幸甚、繼今以往、申勅一島、嚴加檢戢、毋俾縱惡、以克終格順之美、毋孤國家棄瑕優撫之恩、○此書又見集、中略、

答對馬島主書

因使价就認迪吉、開慰、且承辱書、具悉足下滌心改慮、輸誠效歎、感國家之恩、修申謝之禮、敬順懇惻之意、溢于言表、深可嘉尙、卽已轉達冕旒、但約束之事、當初許和之日、朝廷已商議酌定、理難更變、前此已再通書詳諭、足下想亦悉矣、不復覼縷、足下試思、前日之所爲、果何如也、而國家猶盡棄前愆、許其自新、又特賜恩例之半俾不失先世之緒、足下寧不感激思所以盡其心乎、爲足下計、固當一遵國家約束、奉承無違、益勵內向之誠、久著忠勤之績、則褒嘉之典、國家自應擧之、足下不此之勉、而連遣違約之使、强聒不已、致足下敬順之誠、反似拂戾之跡、未知足下之意何在、唯足下更加商量、與島中老成賢知之人、熟計利害、而審處之、以收後日之福、不勝幸甚、所獻禮物、轉啓收了、今將回賜某物、給付來便、唯領納、餘冀若時珍重、不宣、○此書又見集、中略、

第十六代西福寺公、諱は晴康、讃岐守と稱し、御時、後奈良院御宇、萬松院義晴の公方、天文十年辛丑、明の嘉靖二十年、朝鮮恭僖王三十六年、此年七月、我州○對馬人薺浦に居る者三百人、彼國の人と爭鬪して、逐る、こと見えたり、此比金安國、我州に送りし書二本あり、左に記す、

對馬島通諭書契

書來、就認迪吉、良慰良慰、所獻禮物、轉啓收了、將土宜某布幾匹、幷給賜虎皮一張、付回使、惟領留、書中所示、歲賜米豆等事、約條久定、轉啓爲難、惟足下祗順朝命、益勉忠績、則豈無恩奬之時乎、五島倭人雖無文引、玆恤漁民、而至義不可拒、不得已姑待之、後若無文引而來、則嚴絶不納之意、前已詳復、囚倭之

事、前亦復之、而來書再及、豈足下猶未釋然於中耶、何言之重複而不置耶、雖然、今聞來使之言、囚倭之事、邊將則固無干涉矣、意或村里之間、潛相來往、容有被害之虞、冒禁潛行、雖其自取、然人命所關、將欲窮極緝問、苟得其跡、自當究治、但觀足下書辭多慢、乏婉順之意、有乖敬上之體、無乃足下有異意、欲得釁端、假此數事而爲辭乎、堂々大朝、武威非不足也、惟以禮義德化爲重、恤隣撫小務盡誠厚、然倘有犯分梗化之事、則自有公法、天討不得不擧也、忠順則獲福、悖慢則禍至、雖愚人皆知、以足下之智而豈不及此乎、且夫足下忠績之實於何驗之、唯在夫恪承朝命、一意遵奉、懲戢奸竊、清帖海徼、刷護漂氓、活命復業、檢勅使价、無敢違禁而已、凡此數事、皆足下之常所盡心者、然奉足下之命而來使者、不體足下忠順之意、不念國家綏撫之恩、館待餼饋之厚、又不念往日奸恣致禍之由、包荒寬大之德、而類不檢下、無賴奸頑之徒、多充格倭而來、其還也、皆潛留不隨、積以歲月、有若素居、前後無慮三十餘輩、相與結黨朋惡厭其拘閉、不與客館諸倭共處、尋常隱伏林谷、有如鬼域、晝乘輕舡、托稱漁釣、橫行浦島、遂入則劫、或殺或掠、夜越垣籬、出入里落、密約奸商、潛相貨賀、奸淫鬪鬨、無所不至、我國之人、苟或禁之、則抽劒欲刺、逞其暴兇、此等情跡、有難枚狀、凡諸禁約大法、無不冒犯、以累足下畏天致忠之節、其中最恣橫無忌縱惡不已者、迎時羅等十三人也、誠慮不早禁治、益至滋蔓、則兩間之禍、自此作矣、邊臣守將、不勝憤疾、交章請誅、我主上至仁天覆、且以足下効節之故、不忍遽從、特命先諭足下、使之嚴究寘罪、足下猶不能禁、則國家自有以處之、而不容貸也、惟足下惕承朝命、劃卽出令、一々推鞫、自今若此奸縱之類勿復出送、嚴示法禁、一以杜後來奸亂之釁、一以効足下忠奸頑之人、侮法無忌、好亂樂禍、乃其素性、足下雖嚴治之、又禁出送、彼將百計伺隙、潛圖復來、足下亦將不能一々致察矣、若迎時羅等輩、久住浦所、其名與形貌、本處將卒無不詳知、貴島使船凡至浦所者、同舟之人當先點檢、苟有將前項奸類一名偕來者、則同乘諸倭、並不許接事、約今已定矣、足下亦悉此意、通諭管下、嚴加撿戢、幸甚、且貴島之於我邊、雖曰滄海之隔、煙火可望、朝發夕至、近來使船之至者、其文引日月、則或隔七八月之久、豈無所以慮、或有奸欺之事、亦望足下致察而謹處之、唯務誠實、以無虧事上之慶、幸甚、餘冀順序珍重、不宣、（此書又見慕齋集中略ニ）

與對馬島主書

炎涼之交、不審動履何如、前者第一船主回還、賫去書已達矣、薺浦留倭橫恣之狀、與夫處置之意、備載書中、皆稟自上命、想足下悚然敬承、商出措處之圖、以處置此輩、特朝廷一號令之餘、邊將一震威之間耳、所以必付足下治之者、蓋欲使檢戢之威、全出於足下、俾管下之衆、畏懾足下之嚴令、而不敢復有所犯也、國家所以恩護足下、令不虧忠順之績之意至矣、但不審足下得書之後、果何以處之乎、而留館兇頑不逞之徒、非不聞知通書貴島之故、而猶不悔戢、反益肆橫、邇間兩度之犯、俱係兇殺、寇亂疊發於旬月之中、尤爲駭愕、耳不忍聞、一則數十成群、乘夜踰越墻限、刺殺官兵三人、一則潛乘昏暗、成群騎、使中船、掩襲邊官、因事往來之船於薺浦相近之處、害死人命、數至三十、殺人者死、寇亂必誅、古今天下大法、法之所犯、無間國之彼此、化之內外、理不容貸、苟或容奸、不致於辟、則死者含冤於冥々之中、天地鬼神必加殃禍於弛法之人矣、邊將具由馳啓、請加殲殄、國家以謂此非盡擧館之倭所爲、蓋出於其中最獷惡之徒、今若不辨而幷誅、則非王者至仁之政、特遣近臣、馳往浦所、欲究正犯之徒、而抵罪、留館船主十餘人等、非不知犯人之爲誰、而竟隱諱不告、其容奸黨惡之罪、亦所當治、邊臣猛將、益用憤激、請殲不已、主上復以爲犯人則已矣、不告之罪、雖曰黨惡自與、犯人有間、豈宜淫刑縱誅、以致玉石俱焚之濫乎、乃命廷臣議之、皆謂不論罪之輕重、一切誅討、固非仁政、然殺人寇亂之臣、不可不究極而致辟、在館之倭、既不摘告、無從鞫辨、彼既黨惡、不首罪亦重矣、兩犯之時、凡在館者、不給留浦過海之粮、不復接待、盡令入送本土、通諭島主、島主苟能嚴鞫作變之時同館之倭、捕獲兩度正犯之徒、倭使押送顯戮於境土、以正天誅、則宜如奉命討罪之忠績、優示奬典、撫綏如舊矣、島主自先代、世輸忠款、管下之人、苟有寇犯之罪、

則常承我國之命、盡心誅禁、曩者雖有庚午之變、厥後感國家棄罪、還待如天之恩、悔驚自新、效順益虔、在今島主納忠彌篤、今聞茲變、且承國家嚴諭、豈不惕然興懼、罄誠推鞫、期得罪人以獻乎、卽今來京倭使不干浦所之犯、請命禮曹爲書付送令諭島、試觀處置之如何、果能捕告犯人、則依向議施行、如或依違、不卽捕告、則非徒貴島之船、雖深處信使之舡、請一切永不接待、非我絕之、彼自絕之也、尙誰咎乎、廷議如是、主上不得不從、然不許邊將誅討之請、苦命開諭、足下審而處之、其委曲加恩涵洪、施仁至矣、貴島之中、豈無通利害、度義理、老成智計之人乎、足下其共商議而行、毋貽後悔、以不失寵綏之福、餘冀以時、千萬自重、○此書又見慕齋集、中略、

同○天文十一年壬寅、明の嘉靖廿一年、義晴の公方、僧安心東堂をして彼國に使ひせられし時、我州○對馬去歲在館賊倭捕送の事、幷三浦倭戶を置のこと、及び船人を點撿するを停むるの事、その請ひ有しなり、彼國金安國をして書を我州に復せしむ、その書左にしるす、

答對馬島主書

書來、就認淸迪、良用開慰、所獻禮物、轉啓收了、將土宜正布三匹、及今壬寅年例賜米豆各五拾碩付回使、惟領納、但審覆、辱書、了無咸戴寵錫之意、反多不遜未滿之語、禮失敬順、事犯悖上、誠所未喩、駭訝殊深、念惟貴島之於我朝、自厥先世納欵効忠之不懈、我朝撫恤、不啻若慈母之愛赤子、賚與寵奬之恩、彌久彌厚、而貴島之人、忘大德背大恩、敢煽叛亂、罪不容於覆載、固當永與之絕、不許復通、爲緣日本國王專使來請、懃懇不已、隣好之義、難於固拒、黽勉副從、悖逆之徒、縱許容貰恩接之典、理難如舊、裁損其制、立爲約條、固爲永世遵守、不得撓改、貴島苟念前日之所爲如何、我朝之寬貸如何、則自當感幸踧踖之不暇、敢復濫有所望哉、況庚午叛亂、專由三浦居倭之故、雖萬世不可更許、貴島固不得並與他事而出諸口筆諸書也、若此事轉啓爲難、未敢承敎、前人則已矣、自足下主島而來、改其前轍、殫盡忠欵、無異先世之爲者、國家嘉美恩待有加足下、苟能効忠不已、功懋績累、則褒異之典、自有新命、何用規々以已棄

之舊例爲請乎、去歲捕送罪倭之事、益見足下効忠之實、國家嘉悅、略有恩賚、物雖不腆、奬寵之意未爲不寓於其中、凡在下之道、承恩於上、物雖微細、榮則重矣、固當淪肌知感戴祝無已、足下荷上寵賜未爲不優、不但不自榮感、而反多慢語、是何意也、貴島雖僻在海中、素不習於詩書義理之訓、豈無賢知之人知禮義之所在、而廼至於此乎、夫事上之禮、我雖無罪、上以爲非、而譴責於我、則引咎於己、深懷畏懼、上以爲是、而褒奬於我、則不有其功、自謙不居、足下捕送罪倭、忠則美矣、國家亦以盡知而施奬典矣、然在足下、則職分所當爲也、一度上達、俾朝廷知之足矣、何必重復誇言而不置乎、且夫去歲、罪倭雖皆其自犯不干於足下、然島中居人、厥數有限、足下苟能檢攝於平日、有所犯料、隨其所聞一々繩治、則彼奸濫之輩、如金老古延時羅等、害人作弊、何敢若此之縱恣乎、管下之人作奸於我國、足下縱曰不知、律以聖人虎兕出柙之訓、則責亦不得不歸於足下矣、非以足下爲身實有愆也、此之不思、而乃曰、我何作舊之失乎、殊無引咎自當之意、恐不合於事上之禮也、足下其更思之、貴島先世恪事我國之時、如有奬慰重事、或遣朝臣、此固出於先朝恩數之優、視島主忠否而行之、初非恒式、庚午之歲、亦遣朝臣于貴島到浦、將發値捕倭叛亂、未達而返、實由貴島之犯順、而此禮遂廢耳、足下忠順茂著、則先世之禮、豈無講行之時、祇在足下勉踏先世之忠而已、去歲奸濫之發、非特罪在倭人、我國奸商、潛相交通、引惹爲慝、藏匿倭物、而不許者相應有之、前因貴价書告轉啓于上、發遣京官究極搜捕、而貴使書告之名、多與我國人名不同、捕其疑似、訊鞫甚嚴、備不得實、獄事蔓延、斃於杖下者甚衆、貴島之人、難與面質、不得正犯、至今獄事未竟、深以未獲罪人而致辟爲慮、足下其悉此意、且足下居諸島要衝之地、防遏鼠竊、使我邊得以無虞、我國之所以厚於貴島者、不唯字小之仁、亦以紀其功也、貴島之倚恃於我國、猶赤子之托慈母、又何俱於么麼之海賊乎、且審來書、別幅歷擧去年新立約條中、有未便於來倭者爲言、足下是言亦不爲過、凡日本與貴島朝聘於我者、非徒輸誠納欵、或因以交通有無、資以生活、何異於我赤子、以王者一視無外之仁、惟欲盡我撫字接護之恩耳、豈欲故爲拘束可厭之事乎、但來朝之人、及格倭之類、豈可保其盡

爲良善者有如去歲奸縱之徒雜於其間而不復防禁恣其所爲無異前日則憑依漁釣採薪劫掠於海浦或潛結奸商昏夜於閭閻以致歐閧賊殺欺奪物貨或托稱候風竊掠於海島或賊艘混於聘船而來乘間作耗若此等事爲害多端惹起釁緒兩好不全則貴島受禍尤重矣故朝廷共議不得已爲此防範約條耳暫料之雖若有苦細思之實大有益兩間和好賴之而久豈但爲我國之無虞貴島與日本永享安利以此言之所以爲貴島永固其好奚獨爲我也足下特未審料之耳但其中貴島及日本聘船依舊例尺量後又復點人者當初慮或有如去歲奸濫縱惡之倭網漏不伏其罪潛從聘使而來以致依舊作奸故併入約條耳今因書來更料之足下既能捕懲罪倭又能嚴加督察豈復有潛來肆惡者乎況承足下懃懇之請商量八條之中唯此可改而無甚大害故其由轉啓許依舊例只尺量船隻不復點人矣惟希亮察餘冀順序自玉不宣〇此書又見嘉齋集

〔朝鮮通交大紀 五〕慶長十四年己酉明の萬曆三十七年、朝鮮光海元年、此年玄蘇景直我國に歸る、公〇宗義智平智直をして進香使を遣らる、翌十五年庚戌明の萬曆三十八年三月、東萊府使吳允謙禮曹其東萊にいたす所の關文を我州に送り、三年の喪既に終て進香使を遣るの事、禮に在て謂れなしといひて其使を歸せり、同年六月、公再び書を禮曹に送り、進香使速に渡さるべかりしを、國使未來らず、約條未定らずといひて辭せられしに依て、去冬に至り、やうやく其使を發せられしに、風勢順ならざるを以て、年を越るにいたれりと仰ありしかごも、彼國終に肯はざりしなり、その禮曹關文左に記す、

禮曹爲相考事節到付對馬島進香船隻出來云々國家三年之喪已過而欲追爲進香之禮事甚無據且有一說我國既與馬島許和而通信使已爲往來則事々遵舊例豈有難哉乎時則我國凡事任意處置自壬辰〇文祿元年丁酉〇慶長二年日本作孽之後天朝〇明大官勾管東事事無大小皆稟天將處置乃馬島諸人所昭知也往年我國累將馬島之情願內府〇德川家康之意報知天將天將每以壬辰丁酉之事謂爲

日本反覆不信而不之許矣松雲渡海而還力陳事情於天朝天朝群議因此少弭令我國姑許通好開市以見馬島盡誠與否今者王軍門代任而糾察東事甚於萬軍門之時馬島之誠時無以自表則軍門豈能盡知乎軍門所不許者則我國豈能擅斷乎若可以擅斷則何有拘於此進香些少非難之事乎此意詳通答書中令馬島更表誠意以完好事至於嚴防禁物此進上當事者不念國家含垢大度過爲騷屑恐非綏遠之本意但天朝禁黃紅綵段蟒龍數等物一切痛禁毋犯天朝之令此外諸物盡許開市以慰景直委書之願不妨今此出來船雖無圖書係是馬島所送之人供饋接應使之待風發送爲便並爲相考施行向事合行移關請照驗施行須至關者右關萬曆參拾八年三月初壹日相考判書參判參議正郎正郎正郎佐郎佐郎〇略

慶長十五年庚戌明の萬曆三十八年東萊府使吳允謙送るの書あり、我が書契圖書を用ひざる事をいへり〇中略

慶長十九年甲寅明の萬曆四十二年、朝鮮光海六年、此年禮曹參議金綴貢路上京等の事を以て公〇宗義智に復せし書あり、左に記す、

朝鮮國禮曹參議金綴奉復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足下書來獲審珍衙良用慰幸上京及貢路等事前書往復蓋已罄布無蘊意謂備盡體諒而今更有此喋々豈足下猶有不及省悟而然耶抑知之而尙有要挾探望之意耶殊極怪訝釜市之設朝廷以貴島之乞歎甚懇申請于天朝〇明多費心力始蒙准許而開市之約條歲船之額數悉報天朝已定規限此外絲毫之事本國不得有所擅便況於上京之事乃敢輕議乎願足下愼毋再言皇朝一統萬國來庭桂海氷天悉臣貴國果有輸琛獻贐之誠悃則從海路進款若東南海中爲者有何不可而乃欲取於本國耶本國卽天朝之東藩也天朝之視本國無間內外抑貴國所知也今何敢以請路之計試本國哉此乃前古所未有之事非徒口所不可容說亦耳所未聞者貴島其亦不思之甚也幸勿出口婚姻相賀古無是禮交隣之道豈在乎此揆之事理具涉無據來

書所稱、天朝紆念本國、屢遣將官、巡檢海上、日新警厲、貴島惟宜、恪遵憲章、勿或違撓、庶克永好、幸甚幸甚、所求秋鷹、要得遼產、遼東乃是上國地方、本國何由得來、玆今該道官司務揀、本國之良鷹及馬匹、依價貿給、勉副盛意、至若來船之接宴、公貿等款、並飭鎭臣、依例遵行、見到進上物件、轉啓收了、略將土宜若干、付還來价、統希領亮、只祈自愛保重、不宣、萬曆四十二年四月日、

〔朝鮮通交大紀、六〕元和九年癸亥、明の天啓三年、此年朝鮮光海君廢せらる、純孝王卽位あり、公古川右馬助知順をして賀をいたさしむ、

〔輯古帖〕朝鮮國金壽賢復書

朝鮮國禮曹參議金壽賢奉復日本國對州太守平公足下、島上秋深、相惟動定淸勝、慰傃兼至、頃承委翰、就檢進上禮物、轉啓收了、仍將土宜綿布肆百玖拾匹、及別幅所求俊鷹參連、人參貳觔、虎皮貳張、豹皮參張、白苧布伍匹、白綿紬五匹、白細線布壹拾匹、黑麻布毛筆參拾柄、花席壹拾張、眞墨參拾錠、略付回船、公貿各件、亦令該曹隨便換送、統布照亮、不宣、

天啓陸年〇寛永三年　拾月　日

〔朝鮮通交大紀、六〕寛永六年己巳、同じき御宇、〇後水尾明の崇禎二年、朝鮮純孝王七年、此年僧玄方、杉村采女智廣をして朝鮮國に使せしむ、從是さき明の天啓七年丁卯、彼國女眞の變有、よりて東萊府使柳太宰、書を我州〇對馬に送りて、國家不幸、奴賊梗化、謀襲天將、犯我西鄙、惟我聖上、赫怒興師、銳意勦滅、徽發方急、繼以運餉、滿館送使、料布各官、力不逮及、接待之禮、恐有闕如、惟願軫念國難、撤回使船、以濟一時之急、待事定、復修歲禮、不勝幸甚、といふを以てし、暫く歲船を停めむ事を請しゆゑ、公〇宗義成其事を東武に被訴たり、同五年戊辰、大猷君〇德川家光藤堂和泉守をして公に諭すに、歸州の後、使を朝鮮に遣し、事勢を探り、若彼國難儀に至る事あらば、隣好の誼を以て、援兵を遣はさるべきの仰ありし故、此年正月、方長老を使とし、杉村采女智廣を副として、朝鮮王城に至り其事を告げしめらる、此時禮曹に送るの書左に記す、

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成奉書朝鮮國禮曹大人閣下、僕客歲役事東都、無恙言歸、只惟緜乎貴國賜愛之力、感幸感幸、今者以殿下諭事、預私稟于貴廷、桑林和尙浮盃去、副以平智廣伏乞徽入王城、親承宣問、庶示明議何如、且達前者屢獲閱書旨、冗務之間、未遑裁答、是亦附槎便口布仍將輕薄方物、聊表寸忱、歲律回新、若序珍嘗、統惟煥諒、寛永六年己巳正月日、

此年閏二月十七日、兩使釜山に至る、上京の事をいひしに、彼國甚だ是を難むじ、漸く事調り、四月六日釜山を發し、同廿二日漢城に入る、同廿五日其國王に謁す、爰に於て方長老奴賊の事を禮曹判書洪瑞鳳、參判李景稷に問しに、彼答るに、其變既に定まれりといふを以てせし故、五月廿一日王城を發し、六月十七日兩使我國に還る、此時東萊府使、その一時格を破り上京を許せし事を告し書あり、左に記す、

朝鮮國東萊府使柳汝恪奉復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足下、差船來到、獲奉惠翰、就審近況佳勝、良慰良慰、桑林上京事、邊臣只能馳啓、而許否在朝廷、竊聞朝議以爲三十年來不開此例、況桑林之來、旣無國書、理難開許、第聞要傳關白之命、今將破格許之、實一時特恩、不可援爲後例、想足下亦自體諒也、餉儀謹領、薄物附函、統希照悉、不宣、崇禎二年六月日、〇中略

此年朝鮮禮曹參議宋克訒をして、玄方を使するの書に復せり、其書左に記す、

朝鮮國禮曹參議宋克訒奉復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足下、日本與敝邦、息兵講好、共享太平、于今三世、貴國密邇南徼、至誠致敬、無所失墜、朝廷每垂寵嘉、蓋爲此也、今者方長老遠涉鯨海、來致貴國之意、其忠勤尤可尙也、許多問答、都在長老舌端、玆不覼縷、但所云平遼通貢一款、不容不言、丁卯歲、狂胡誓擾西鄙、未幾悉皆平定、彼旋請成、遂許通好、卽今疆域晏然、無狗吠之警、則不至煩貴國之憂也、若曰爲皇朝擊胡平遼云、則其言似矣、但蕞爾小醜、皇朝自當討滅、且自古未聞有涉滄海之險、越人之國數千

里、而與人鬪者也、皇朝猝聞此言、必致欵駭、非弊邦不敢以此上聞、貴國亦不當發於口也、自餘不復一一、崇禎二年五月日、○略中

同年十二月、朝鮮刑曹知崔判事をして來り、此年玄方を使せられしを謝し、且問慰を致せり、

〔兩足院朝鮮記錄一〕宗家御手扣之寫

一譯官は、公儀之御吉凶、又は對州吉凶に罷渡申候問慰譯官と申候而、日本に而申候得者、不音見廻之心持に罷渡候事有之候、人數者時々增減有之候、大形七八拾人も有之候、百人內外之間御座候、○略中

一朝鮮亂前迄者、都江罷通候得共、亂後には一切都には罷通不申候、寬永六年、方長老爲使者都表迄參候迄に而御座候、

但方長老儀、韃賊○中國江清明○責入候節、其餘黨朝鮮江も入込難儀致候ニ付、加勢請申所存候はゝ可被差渡候哉否之儀爲聞合、公命ニ付是迄罷登候、

〔異國日記三〕朝鮮國禮曹參議趙緯韓奉復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閣下、音耗久曠、係戀方勤、專价枉書、詞意鄭重、就認行旆好還、島服帖奠、區區欣幸、良不自已、每念兩國修好、迄垂三紀、貴島信義益篤、條約不渝、此誠上天之所以垂祐、生靈之所以獲祉者也、不意橫逆之端出於僚貳、致令行李久淹江戶、尋遡念不敢少弛、今聞貴國大君明燭姦情、洞雪冤狀、黜罪伸枉、咸得其當、治理之公平、政刑之嚴截有如此者、豈惟貴島式固藩屏、亦使敝邦永結隣懽、大平之福、自今更始、遂懷風聲、欽尙無任、槎便之回、草此申慰、餘容別差候問、此不枚悉、統希崇照、不宣、

崇禎九年○我寬永十三年正月　日

禮曹參議趙　緯韓

○按ズルニ、此書ハ、前年對馬島主ノ、調與事件落著ヲ報ゼシニ復セシナリ、

〔交隣考略〕賀朝鮮國王卽位事例

繼世卽位者國之大慶也、交隣之際、不可虛使以不相賀者也、我國○德川氏有繼世之慶、則朝鮮遣信使、朝鮮有卽位之慶、則本州○對馬遣賀使、彼此一例、

元和九年卽位賀使　正官古川右馬之介　都船主、封進、不分明、

慶安三年卽位賀使　正官吉村彌右衞門　都船主林儀左衞門　封進吉賀李左衞門

萬治二年卽位賀使　正官吉川次右衞門　都船主內山鄕左衞門　封進加勢次郎右衞門

延寶三年卽位賀使　正官樋口左右衞門　都船主三浦內藏允　封進保田新七

裁判有田李兵衞賀朝鮮國王卽位渡海、太守義成公○宗贈書於禮曹告其事、往復書在輪番柏西堂書稿、

慶安三年朝鮮國王卽位、本州遣賀使裁判有田李兵衞、謹啓、聞太守曰、臣蒙裁判之職、荷朝鮮恩庇、久矣、如今朝鮮王殿下卽位之時也、臣超海伸萬歲之賀、賜允容銘感幸甚云、太守喜智繩之言、使其許容、

〔交隣考略〕周急事考

周急救災、交隣之通誼也、慶安元年戊子六月、裁判有田李兵衞歸州之時、禮曹參議柳碩遣書於太守、○贈白米壹千石、木綿貳百同、蓋救吾州之急云、裁判盡心於兩間者也、

朝鮮國禮曹參議柳碩奉書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閣下、便中憑諦動靜、自玉慰浣良多、迺者朝廷送米布、實出於周急、而敝曹不敏、未及修書、殊可歉恨、我國亦因水旱連仍、不贍之物、無以稱情爲之浩歎、惟我聖上、時推一時恤隣捄患之義、實是非常難再之惠也、惟諒察焉、具在別楮、不宣、

戊子年六月　日

〔朝鮮通交大紀七〕慶安二年己丑、清の順治六年、此年五月初八日、朝鮮純孝王薨、公○宗義成をして弔慰せしむ、

〔異國日記四〕日本國臣拾遺對馬州太守平義成因朝鮮國禮曹南宮閣下謹上表、新(表術)王殿下、今也九州化行風淳、文王大道未隊、三韓敎明道盛、箕(表)子遺風長存、郁々慶雲浮於一天、温々和氣遍於八境、忽當四序之始、式記太平之祥、恭惟殿下厚重有威、寬洪御衆、仁(表)君登極、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至公無偏、商賈與歌、農夫相抃、克受天之休命、必興國(表)之丕基、德可觀、政可觀、弸中彪外、禮以達、信以達、自高及卑、吾輩身仕本(表)邦、志通貴(表)域、仍遣差使、聊貢賀儀、輕瀆深慙、轉達幸甚、專祈新(表)朝嘉運於有永、更欲兩國交義之不渝、爲此具表以聞、慶安三年庚寅春正月吉日　拾遺對馬州太守平義成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奉(表)呈　日本—臣拾—對—太—平　義—謹封

〔交隣考略〕周急事考

本州遭回祿之災、朝鮮贈白米三百石救災、用助萬一之資云、

萬治二年己亥之冬、本州遭回祿之災、此時朝鮮施周急之道、贈白米三百石、交隣救災之義也、寬文元年辛丑秋七月、遣裁判寺田市郎兵衞於朝鮮、贈書於參議、而謝焉、記來書備考證、

朝鮮國東萊府使鄭泰齊奉書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閣下、嚮因槎便聞貴州遭回祿之災、朝廷深用驚嘆、特軫相濟之義、令敝府奉施周急之道、而爲緣本國連値凶歉、荒政方殷、力有所不逮、玆將大米三百石、用助萬一之資、物雖不多、情則非淺、惟冀諒此、照領草此、不宣、

庚子年(○萬治三年)十月　日

〔朝鮮往來七〕朝鮮國禮曹參判洪萬容奉復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閣下、槎便鼎來、華翰珍重、備悉興居、良用慰浣、信使之行既勤遠護、多儀之貺又出厚意、深嘉欵好之誠隨處愈篤也、仍將菲品、用伸回敬、自玉不宣、

壬戌年(○天和二年)十一月　日　禮曹參判洪　萬容

朝鮮國禮曹參議李東溟奉復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閣下、信使回槎、遠勞護涉、華札隨至、珍貺又及、嘉歡之餘、欣謝亦切、土宜伴椷、菲薄是愧、草此不宣、

壬戌年十一月　日　禮曹參議李　東溟

奉別以來時序已換、緬惟足下勞役之餘、起居珍毖、遙切馳儻、僕等以十月晦日、回泊釜山、十一月十六日、復命于朝廷、今玆奉使往返也、時蒙貴大君恩厚、欵接有逾尋常、至於沿路諸站盡心厚待、益有光於兩國交驩之誼、此豈但使臣私心感篆而已哉、況足下跋涉水陸、伴接顧護、導達彼此之誠意、順成一行之使事、其勤勞多矣、忠欵至矣、佩服高義、曷可勝言、深望足下以敝邦區々感幸之意、轉告于東都執政諸公、上以明貴大君之大賜、下以著執政及足下終始眷厚之意、千萬幸甚、因書略布、不能多及、

壬戌年十二月　日　通信正使　副使　從事官

〔朝鮮通交大紀七〕貞享元年甲子、彼國大妃の喪あり、公(○宗義眞)使をして往て弔慰せしむ、

〔兩足院朝鮮記錄三〕馬島歲條使船和解附住持籍、明和二年正月、又々尋來ニ付、如左書付遣、(○中略)

一問慰譯官

譯官ノ者對州ヘ致渡海候ヲ問慰官と申候、

公儀ノ慶弔、或ハ對州之吉凶、又ハ對馬守ヘ無音見廻抔ニ參リ候事ニ御座候、譯官ハ從來ノ官名ニテ、問慰ハ臨時ノ官名ニテ御座候、

宗氏待遇

〔藩翰譜十上宗〕同き(○慶長)九年、朝鮮の使僧松雲、對馬の國に來て義智に就て、德川殿(○秀忠)と長く兩國の好み修めん由を議す、(是室町殿の御時の例也)大御所(○家康)此由を聞召し、彼望み請うに因て、此七年が程の戰に擒にして我國に以て來りし彼國の人民、悉に送り返し給ひければ、彼國の王大に悅び、明れば十二年の夏、兩御所へ信使參らせて、隣國の好みを結ぶ、此等の事、義智、德川殿の御德を彼國へ

傳へ播しけるに因て、斯く隨ひ參らせしかば、兩御所の御感斜ならず、彼の家直に大名の列に加へられ、十萬石の列に加る位必四品に上り、官必侍從に至ること、其功を賞せられし故とぞ承る、

〔雨足院朝鮮記錄ニ〕宗家御手扣之寫

一六代以前、對馬守儀、天正十八年信使同道、於京都秀吉公ゟ被仰付參議、家來柳川豐前守儀、諸大夫被仰出候處、參議之儀者、御斷申上候而、其節ゟ代々侍從ニ任官被仰付候、此儀實說ニ而可有御座候、宰相ニ不被仰付候而者、家來諸大夫には不被仰付筈ニ御座候、其節之段、公事いたし候、豐前守ゟ三代諸大夫被仰付候、

〔被仰出留六〕覺

宗對馬守參勤之節、家來共、只今迄御目見は不仕候、今度朝鮮信使同道仕候ニ付、朝鮮人之御用ニ懸リ候家老共、御目見被仰付候樣仕度旨願ニ付、向後朝鮮人同道參府之節、計家老共御目見可被仰付旨被仰出候ニ付、今日家老三人御目見仕候、以上、

卯十月〇正德元年十九日

〔戊申雜綴六〕弘化三年丙午十二月十八日、伊勢守殿御宅江持參、

此度對馬守ゟ、別紙之通奉願候、夫に付對州之義は、四面大海を請外國藩屏之地に御座候得共、往古ゟ兵防茂被爲有御沙汰、豐前豐後肥前肥後之六州ゟ手分粮米致運漕候由、其後〇中略神君樣御深慮被爲在、對馬守先祖義智義、無勿體も、奉蒙格別之上意、再御隣交御手長藩屏防禦之御役相續被仰付候、右之大役小知には難相勤被思召候上、釜山浦江館を設け市を開候餘德、年分金二千兩餘に及候を、御役用とし、藩屏守備を相應に相整、役職數代無別條相勤罷在候、然る處和漢時勢之轉變に因て、貿易筋每々相衰、貿易全及斷絕、御役儀難相勤成行候段申上候處、安永年中御普請役佐久間甚八殿對州江被差下、右斷絕之譯、巨細御取糺有之、其後依願安永五年永續爲御手當一萬

貳千兩拜受被仰付、偖又文化度信使御新創之御用相勤候時分、一萬金餘永年之損分に相成候廉、彼是御賢察被成下、肥前國松浦郡、筑前國怡土郡にて高一萬五千八百七十七石餘下野國安蘇郡都賀郡に而高四千二百二石餘、都合二萬石御手當被下置、此物成金にして凡七千兩餘度々之御特恩を以、前文申上候貿易減校之廉相補候義に付、平常御役用にも行屆兼、追々家中之石祿をも借上、當時にては面扶持にも不相成渡方にて、百姓難澁罷在候に付、防禦守備之儀に至り候而は、誠に以不束千萬之義、第一兵粮之備難相立次第に候、對馬一州に田米物成三萬石、畑反物成五千石餘有之、肥前國領幷御手當地收納米朝鮮國之換米を加、漸家來撫育仕候義に御座候、且下野國御手當地收納米之儀は、手遠に而廻米も出來不申、萬一朝鮮國異變之義相生候節は、撫育整候樣無御座、品に依、彼國屋敷江墳人數差渡不申候而は難叶義に御座候得ば、異國米穀を以非常之備には難相立置義に有之、且又武器之類も從來不如意に付、兎角手當屆兼乍、併累代莫大之御特恩を奉蒙候事故、縱令非常之義御座候共、御歎願筋等は容易奉願間敷奉存候に付、備立之義、猶又手當至心相盡見候得共、士臺小知之身代、何分守備難相立、〇中略夫に付近頃不容易事、誠以恐怖至極之事に御座候得共、藩屏防禦之義は譯も違ひ候廉、厚御鑑察被成下、何卒別段之以御仁惠之御沙汰、肥前國筑前國御手當手前之場に而高三萬石程も合、御手當御借地被仰付被成下候はゞ、難有奉存候、且亦下野國御手當地高四千二百石餘之分、廻米難出來、諸向不都合に付、右同前最寄之場所江被仰付被成下候はゞ、是亦難有仕合奉存候、左樣に被仰付被成下候得ば、對州運送便利に相成兵粮廻米非常之節、夫役召仕方之都合も宜、重疊御高恩之程、對馬守始一同冥加至極難有仕合奉存候、〇中略以上、

午十二月十八日

宗對馬守家來　古川將監
　　佐沼伊織

柳河氏私曲

〔續視聽草三集 六〕朝鮮物語 附柳川始末

方長老重テ談話條々〇中略

一對馬守〇宗家老ハ、古川平田杉村等ナリ、柳川ハ元來浪人ニテ諸國ヲ見タルモノナリ、義智又義調代々、柳川下野守調信對馬ヘ來リシヲ、サカシカリシニ依テ取立テ使フ、其比ヒ秀吉公九州ニ發向シ、島津ヲ征伐ス、九州ノ大小名、使者ヲ秀吉ノ陣中ニ獻ズ、對馬ヨリモ使者ヲ獻ズベシト談合ス、遠島ノコトナレバ、公界ヘ出テ義智ノ名代ヲ勤ント云モノナシ、柳川下野守新參ナレドモ、諸國經歷ノ者ユヘ、家老ナミニ取立テ、使者トシテ秀吉ノ陣中ニ遣ス、首尾ヨク調テ歸リ、義智本領相違ナク秀吉ヘ禮申スニヨリ、柳川國中ニ威强クナリテ、對馬守ハ在國シ、柳川ハ在京シテ、國ヘ時々歸リ、萬事仕置セルニ依テ、自ラ直參ノ樣ニ成來レリ、秀吉ヘモ家康公ヘモ御目見申シ、松雲來朝ノ時モ、柳川江戸對馬ニ往來シ、直ニ釜山浦ヘモ渡リテ、兩國和交ノ儀ヲ調ケルニ依テ、大ナル事計リ對馬守ヨリ申シ遣シ、少々ノ事ハ朝鮮ノ取次ミナ柳川ガ心ニ任セリ、對馬ヨリ朝鮮ヘノ送使船毎年ナリ、柳川モ元來家老ナミ三艘ヲ領シケルガ、威强クナルニ依テ三艘ヲ領スユヘニ、朝鮮ニモ其名隱レナク、嘉喜大夫ノ位ヲ授ケタリ、慶長七年松雲來朝ノトキ、義智肥前ノ田代ニテ加增二千石ヲ賜ル、慶長十二年三使來朝事畢テ後、秀忠公ヨリ肥前田代ニテ加增千石ヲ賜リ、慶長十年ニ賜ル所ヲ合セテ三千石ナリ、但シ三千石ノ內、千石ヲバ柳川ニ取ラセヨト仰出サル、對馬ハ小國ニテ、先來二郡ナリ、然ルヲ分テ八郡トシ、其內一郡ヲ柳川知行ス、柳川如此威勢强シト云ヘドモ、調信景直二代ハ對馬守ヲ大切ニ思ヒ、公儀ヲツクロヒシテ己ガ財ヲモ惜マズ、對馬守事ノ乏シキ時ハ、自分ノ物ヲ添テ補フ、義成幼少ニテ父ニ離レケレドモ、柳川ヨク守立シニ依テ公義カハルコトナシ、調與幼少ヨリ證人トナリテ在江戸スル故、奉行役人ヘ能取入テ、義成タマ〳〵江戶參覲ノ時ハ、柳川指圖次第公私ヲ任スルユヘ、柳川家人朝鮮ノ事ヲ自由

ニ取行フ、釜山浦ノ倭館ニ附置對馬ノ代官モ柳川ガ家人ナリ、對馬守知行モ大方柳川ガ家人代官ス、朝鮮ノ送使船ニモ柳川申シ遣ス用所ハ、柳川江戶ニテ奉行役人ニ賴マレタル用所ナリトテ申シ遣スニ依テ、對馬守用所ハ滯ルコトアレドモ、柳川ガ申シ遣スコトハ早ク相調フ、送使船トハ、對馬ヨリ釜山ヘ渡ス商買船也、此舟釜山浦ヘ著テ、每月和館ニテ市ヲ立商買ス、對馬ハ小國ナルユヘ、家人等送使船ヲ知行トス、信使來朝ノ時ハ、其前年柳川御暇ヲ給リテ歸國シ、朝鮮ヘ申遣シ、信使ヲ同道シ、對馬守相與ニ江戶ニ下向シ、信使歸國ノ時ハ柳川對馬ノ鰐ケ浦マデ送ルコト每度例ナリ、然ルニ寬永元年調與京マデ送リ、江戶ニ御用アリト稱シテ國ヘ赴カズ、大德寺ノ旅宿ニテ暇遣シケレバ、信使等兩國往來ノ簡請取マジキ由ヲ申シ、事既ニ大ヒニ成リテ如何ナリケレバ、和談ヲツグロヒテ、此度ハ柳川ガ代リテ方長老鰐ケ浦マデ送ルベキニ定メテ、信使異儀ナキニ依テ、柳川ハ京ヨリ江戶ヘ歸ル、一元和三年信使來朝ノ時、義成宗ハ十三歲、調與川柳十四歲ナリ、共ニ幼少ナルニ依テ、何角ノコト對馬家人島川內匠ト柳川家人松尾七右衞門等談合シ執行フ、依テ御返簡ヲ私ニ書改メ、王ノ字ヲ書入タルコト、義成モ調與モ知ズ、其後對馬守ハ折々ノ參覲計リニテ、柳川在江戶シ、公儀ニ猶タリ、或時對馬守母方ノ舅吉田藏人ト云者、使者ト成テ江戶ヘ來リ、御目見申シ、老中ヘモ出入シ、首尾ヨク歸國ス、柳川ガ家人密談シケルハ、此者江戶ニ往來セバ、自餘ノ家人ニ違ヘリ、國ニテ威重ク成ナバ、柳川家妨ナルベシト讒言ヲカマヘ、藏人公儀ヘノ使タルニ依リ、往來ノ間、過分ニ對馬守金銀ヲ盜ミ使ヒテ、私曲多シト對馬ヘ申シ遣ス、藏人是ハ虛說ナレドモ、己此ノ云ヒワケヲスルナラバ、家中ノ騷タルベシ、兎角家ノ爲ヨキ樣ニ然ルベシトテ、對馬守母ト談合シ、對馬ノ府中ヲ立退テ蟄居ス、對馬守猶若輩ナルウヘ、柳川ハ義成妹婿ニテ親シキ間ナリ、且ハ公界ニ猶タル者ナレバ、糺明ニ及バズ、其比布施元豐ト云者アリ、家康公ノ御時ヨリ、家ノ御相手ニテ御徘

徊ス、柳川ト親シカリケル故ニ對馬守事ノ取次仕ルベキ由仰ニ依テ、朝鮮信使來朝ノ時モ其事ニ預レリ、柳川ガ家人、元豐ニ使、老中ヘ藏人ノコトヲサヽヘ、元豐ガ狀ヲ取テ對馬ヘ遣シ、藏人ガ惡事、老中ヘモ聞テ、對馬守爲笑止ナリト申シ遣スニ依テ、藏人切腹ス、是ヨリ柳川イヨ〳〵恣マヽナリ、然レバ義成ト不和ノ本ハ是ヨリ始ル、朝鮮禮曹ヘノ書簡ハ、對馬守モ柳川モミナ方長老ニ書シム、但對馬守書簡ハ、清書モ方長老弟子ドモニ調サセ、古川右馬介ニ渡シテ、對馬守マヘニテ印ヲ押テ遣ス、柳川ガ書簡ハ、草案計リニテ渡、柳川所ニテ清書、杲首座ト云者、方長老處ニテ學文ス、柳川是ヲ扶持シテ、書簡ヲ清書セシム、或時ニ杲首座清書ヲ持テ、方長老ニ見セケルヲ讀テ見ケルニ、草案ニ無之コトアリ、是ハ如何ト問ヘバ、每度加樣ニ侍ルト申ス、自是心付テ、不審ナルコト多キニ依テ、折々對馬守ニモ氣付ヤウニ雜話ノ端ニ耳ニ入ル、柳川家人等ニモ意見ヲ加ヘ、調與ニモ逢フ時ハ、私曲無樣ニト諫メケレドモ、サラヌ體ニモテナシ年月ヲ送ル、方長老已レ目付ニハ有ネドモ、公儀御存ニテ、對馬守柳川ガ書簡ヲ調レバ、此コトアラハレ同罪ニ處セラルベシト思ヒ、三度マデ國ヲ立退ントセシガ、對馬守サマ〴〵ニ留メ、其ウヘ渡海ノ船ヲ留メケルユヘ、スベキ樣ナク、蘇長老以來ヨリノナジミモ闕レバ、危ブミナガラウカ〳〵ト打過ス、方長老朝鮮ニ赴シ時ニ、對馬守ト內談シ、東萊ニ到テ、過事崔判事ニ賂ヒテ、密ニ日本ヨリノ書簡ヲ書留タル冊子ヲ借テ見レバ、柳川方ヨリ遣ス書簡ハ方長老草案ニ違ヒテ、樣々ノ私曲ヲ書加タリ、方長老草案ニハ、對馬守ヲバ日本國臣對馬州太守從四位侍從平義成ト書キ、柳川ヲバ日本對馬州柳川調與ト書クコト例ナリ、然ルニ僞テ柳川高官ヲ書加ヘ、松尾七右衞門マデモ僞リ官位ヲ書テ書簡ヲ遣ス留書アリ、書中私曲ノ條々、日本ノ爲然ルベカラザルコトノミ多シ、方長老仰天スト云ヘドモ、少シモ知ラヌ體ニテ冊子ヲ返ス、對馬ヘ歸テ後、密ニ義成ニ語ル、是ヨリシテ義成每事氣遣ヒシ、釜山浦ノ和館ニ置所ノ柳川ガ家人ヲ改メ、對馬守家人ヲ倭館ニ遣シ置、對馬幷ニ田代ノ

代官ヲモ、柳川ガ家人ヲバ取替テ、對馬守家人ヲ代官トス、是ヨリ柳川私曲成難キニ依テ、イヨイヨ不和ナリ、〇略中

一其後義成在國ノ砌リ、江戶ヨリ松尾七右衞門カリソメノ使ニ對馬ニ來リケルヲ、義成穿鑿スベキコトアリトテ留置テ、四五年モ江戶ヘ歸サズ、何角尋ネ問フ、私曲トモ漸クアラハレケレバ、七右衞門トテモ大事ニ成ベキト思ヒ、柳川方ヘ申遣ス條々アリト聞エ、寬永十年癸酉比家光公來年御上洛アルベシトノ御觸アルニ依テ、供奉ノ爲義成江戶ニ參勤ス、夫マデモ表向主從ノ義替ルコトナシ、翌年仰ニ云ク、對馬守ハ御前ヘ東山道ヨリ上洛スベシ、柳川ハ供奉スベシト公義相定ル、其砌リ柳川訴狀ヲ老中ヘ捧ゲ、對馬守朝鮮筋ノ義ニ付、私曲條々有之ユヘ某ヲ隔心シ、前前ノ如ク何角ノ相談ニ不及、却テ某ヲ私曲アリト公義ヘ訴フトノ內存ナリ、然ルニ於テハ力ラ及バズ、對馬守私曲ヲモ言上スベシト云ク、〇略中大ナル訴ナレバ、直ニ聞シ召シ、御裁斷アルベシトテ、三月〇寬永十二年十一日大廣間ニ出御アリ、〇略中雙方對論條々ヲ段々上聞アリテ、柳川ガ私曲明白ナルニ依テ津輕ニ流罪セラル、但シ幼若ノ時分ノコトナルニ依テ、死罪一等ヲ赦サル、松尾七右衞門父子ハ斬罪セラル、杲首座ハ由利ヘ流罪セラル、方長老ハ松尾ガ申スニ因テ主ノ字ヲ削リタル罪、其上御前ヘ罷出ル身ニテ、累年私曲ノコト能存ジナガラ、江戶ヘ罷下ル度ニ、少モ老中ヘ迄モ申サヾルコト不屆ニ思召シ、南部ヘ流罪セラル、松尾ニ比スレバ罪輕ニアツテ死罪ヲ赦サル、對馬守ハ幼年ニテ存ゼザル旨モアルベシト思召シ、相替ラズ朝鮮ノ取次仰セ付ラル、島川內匠老病ニテ對馬ニ居ケルヲ、父子トモニ斬罪セラル、松尾ガ末子二人在國シケルガ死罪セラル、

右戊戌〇萬治元年七月六日、松平備前守宅ニテ談ズル處ナリ、方長老南部ニ謫居シ、二十四年ヲ經テ、今歲大赦行ハルヽニ依テ、御免ヲ蒙テ江戶ニ來ル、七十一歲ノ老僧ナレバ、朝鮮對馬挨拶ノ

次第、幷國都へ赴シ樣子尋問フベキ旨老中申シ渡サルヽニ依テ、三度會合シ、其語ル所記之如右、

林春齋

〔殊號事略下〕外國往來書式之事

慶長六年より此かた、海外諸國より奉りし書啓表等に見えし御稱號の事、皆々日本國王殿下を以て稱す、（外洋の事には、番字楷書二通ツヽを奉りしは、又金札など申格式等ありき、）我國の書には日本國源御諱と志るされたり、（中略）其後元和三年の信使來りし時に、僧錄司前の南禪崇傳長老（すなはち金地院也）國書を草すべしと聞えて、柳川豐前守調興（調興は故豐前守調信が子なり、（中略）調信死して後に、父が後を繼ぎ敍爵して朝鮮の事を仰蒙れり、）長老に使をつかはして、前年の國書に、日本國王と志るされず候御事、日本いまだ一統に歸せずと見えし由を以て、朝鮮の君臣申事候に就て、此度の國書も其式に候はんには、存ずる所ある由信使等ひそかに議し申由を告知らせ、又前年執政より禮曹に答られし書式も禮においてかなはず候由の事を申す、（中略）皆々長老の申所のごとく議定して、國書の式をば改らるゝに及ばず、執政の書をば前年の式を改らる、（此時の事、傳長老の記に詳に見ゆ、）寛永八年に及びて、對馬守義成、（義智の子）柳川豐前守調興と、主從爭論の事起り、十二年に至て、調興幷對州以酊庵の僧玄方流刑に處せらる、是は調興玄方竊に謀て、朝鮮になされし國書の式を改めて、日本國王と志るしつかはせし事あらはれしによりてなり、（凡和漢古今の法律に、國書を矯り作る等の事は、八虐罪の中、大不敬の罪にして、死を容すべからず、志かるに調興玄方、其刑遠流にとゞまりし事、其謂ある事と見えたり、（中略）慶長十二年の國書、日本國王とは見えざりしに付て、彼國の君臣申事共有之故に、元和三年の信使の時に、調興其由を以て傳長老に申ければ、長老申むねありて、國書の式は改められず、此時に當りて、事既に難義に及びしを以て、調興せんかたなくして、方長老をかたらひて日本國と志るされし國の字の下に、王といふ字を書くわへて、彼使に披露しければ、事故なく國書を請取て歸りぬ、是等の事、ひとへに我國の御爲をおもひて相はかられし所なれば、其罪を宥められし事と見えたり、○中略）此時對馬守義成仰を蒙りて、彼國への書式、從今以後は、日本國大君を以て志るさるべき由を以て彼國に相約せり、

古事類苑

外交部十一

朝鮮四

貿易（條約公私貿易　歲使船）　七二五
和館　七五九
以酊庵　七六八
竹島交渉　七七九
社寺募緣　七八八
詩文贈答　七八九
漂流　八〇二
雜載　八一〇

目二

古事類苑

外交部十一

朝鮮四

貿易條約

〔交隣考略〕古來交隣事考

本州（○對馬）通二交于善隣一而使聘往來者、以二前古太守宗慶公之時一爲二權輿一焉、繼至二於太守靈鑑公貞茂公之時一、而隣睦之義益著、然未レ有二送使歲遣定額一也、至二于太守貞盛公之時一、而嘉吉三年癸亥、始約二歲遣五十船一、凡島中有二事任者一、亦有二歲額圖書一、以爲レ驗矣、其他諸州之使船往二來于善隣者一、皆受二宗氏之文引一、不レ然則不二敢許一接待一、是約條中之第一事也、按高麗史恭愍王十七年、大明洪武元年冬十一月、對馬島太守宗慶遣使來朝云、是本州使聘往來之始也、閔東文撰申叔舟答二太守貞國公書一曰、我與二日本一交聘、年代甚久、自二我朝開國一、貴島始祖靈鑑首款於我、宗貞茂繼世誠附益謹、及二其末年一、不レ能二和輯一島人、散爲二海賊一侵二掠我邊鄙一、于レ時我先王赫怒、遣二兵問一レ罪、數年之間往來不レ通、宗貞盛乃與二島之舊老一、遣レ使來款、悔レ禍謝レ罪、且明二海賊率皆一岐九州之人一、非二獨對馬島一、我先王以爲罪而討レ之、服而捨レ之、古今通義、今既服矣、已往之愆不二必追咎一、遂命待レ之如レ舊、自レ是歲遣使船、或多或少、我先王以二諸州使船皆有一定額一、獨對馬不二曾定一レ額、慮二或生一レ弊、癸亥之歲始約以二五十船爲一歲額一、凡島之有二事任者一、亦各有二歲額圖書一以驗、其他館待之節、道路之限、船之大小、人之多寡、皆有二成規一、各守二信約一、罔二敢違越一云々、蓋申叔舟自二我朝開國一云者、謂二今之朝鮮一也、諸國海東記曰、今天皇（○後花園）嘉吉三年癸亥、正統八年（○明英宗年號）宗貞盛爲二島主一時、約二歲遣五十船一、如有レ不レ得レ已、告報事數外遣レ船、則謂二之特送一、又攻事撮要曰、正統八年、遣二李藝一諭二對馬島主一云、是本

州送使約條講定之始也、與地勝覽、諸國海東記載本州太守之世系、以宗慶公、靈鑑公爲第一、惟以通欵始于此時歟、其後太守義盛公之治世、朝鮮正德〇明武宗年號五年庚午、日本永正七年、本州與對馬有事、而及戰鬪、隣交姑絶矣、與地勝覽曰、釜山恒居倭、正德庚午歲、僉使李友曾欲以威制、濫加鞭撻、倭奴積憤、與薺浦居倭謀作亂、乘夜陷城、朝鮮答將討平、遂不許居云、亦按三韓詩龜鑑、朝鮮答對馬島主書曰、庚午叛亂、專由三浦居倭之故、雖萬世不可更許云、然則庚午之變、由三浦居倭之故障明矣、其後太守盛長公之治世、我國使弸中上人、再三往來于朝鮮請和、亦復舊交矣、蓋弸中上人、別號道德禪師、此時梨湖金判書爲宜慰使、而改約條、減接待、以五十船爲二十五船也、金判書諱安國字國卿、號慕齊、此時有朝鮮王答日本國王書、金安國答弸中書、事狀明白于書中也、至于太守義綱公之時、而遣柚谷盛廣於朝鮮、告約條失舊、亦復五十船之舊例也、最後太閤秀吉君奄有日本、仍命本州請通信、使本州遣橘康廣於朝鮮、懇々求通信使、朝鮮不敢許矣、本州不獲已、太守義智公親航于朝鮮、家臣柳川調信、蘇長老相從焉、久寓于東平館、翌年伴黃允吉、金誠一、許成箴三使入京都、寓于大德寺也、此時太閤秀吉君自往而討東山道、數月之後歸洛、始謁三使、禮畢歸矣、返書之中、有詰難之事、兵端頗見矣、文祿元年壬辰、果起兵征朝鮮、隣交久絶矣、

〔通文館志五交隣〕約條

正統癸亥〇我嘉吉三年約條一島主處歲賜米豆共二百石、一歲遣五十船、而如有不得已報告事、則數外特送船事、正德壬申〇我永正九年約條一島主處歲賜米豆共二百石、內減一百石、一受圖書、受職人等並不接待事、一島主歲遣五十船、減爲二十五隻、內大船九隻、每隻船夫四十名、中船八隻、每隻船夫三十名、小船八隻、每隻船夫二十名事、一島主特送船減定、若有事則付歲遣船中來告事、一島主子宗熊滿歲遣船三隻、而大小不定事、一島主姪宗盛氏一船事、一受職人一人、而歲遣船以下每一船上京一人事、萬曆己酉〇我慶長十四年約條一島主處歲賜米豆共一百石事、一館待有三例、國王使爲一例、島主特送爲一例、對馬島受職人爲一例事、(中略)一他餘事一依前例事、順治癸巳〇我承應二年定式一大廳開市外、或有未盡、計數論價之事、則許令商賈更入中大廳、盡情論定、即爲罷出、如前任意散入各房者、論以潛商事、一從前負債者、雖雖一切置法、自壬辰正月爲始、潛用倭債者、毋論多少、論以極律事、一倭人相接時、買賣說話外濫及我國事情者、隨現馳啓、論以漏泄機務之律事、一館門外東萊府使軍官釜山僉使軍官各一員擇定、逐日輪直、訓導別差禮單譯官、東萊釜山任使吏民及受東萊標文者外、如有無端出入者、隨現馳啓、從重科罪事、一常時出入之人浪說我國事情者、令渠輩互相譏察、明白査覈、所告眞的、則告者論賞、漏泄者啓聞科罪事、一館中譏察之人、除公私賤、皆以根著良民、擇定開市之日、軍官兩人守外門、東萊監市軍官戶曹計士東萊邑吏等皆守外大廳、門部將六人、守中大廳同門、訓導別差率小通詞入館內、倭人出大廳、則同在其處、入中大廳、則仍爲隨入、合力齊心、以防潛商、及散入各房者、而見其犯禁者、不即來告現露者、則監守各人等一一馳啓、論以重律事、一留館倭雖出館門外、不得擅越前川、朝夕所食魚菜米升和賣外如有濫及他物、而現露者、從輕重決棍、軍官小通詞部將等馳啓科罪事、府使任義伯約定啓聞、同年倭書定式一商賈買賣之外、一切不得給債事、一館中禁火事、一勿用輕重秤子事、一勿爲假作銀子事、一勿許無手標倭深同出入事、一勿賣軍器禁物事、一送使出來者勿與朝鮮人爭語相較事、一凡倭相接朝鮮人極其致敬事、一館門出入必告館守事、一島中往來書札勿及日本事情事、一倭船値風極力往救事、康熙癸亥〇我天和三年制札一禁標定界之外毋論大小事、闌出犯越者、論以一罪事、一路浮稅現捉之後、與者受者、同施一罪事、一開市時潛入各房密相買賣者、彼此各施一罪事、一五日雜物入給時、邑吏庫子小通詞等和人切勿扶曳歐打事、一彼此犯罪之人、俱於館門外施刑事、馬島奉行平眞賢等五人書名而來、刻石竪碑于定界之處、辛卯約條一館倭出館强奸者、以一罪論斷、一和奸及强奸未成者永遠流竄、一女人自入館所淫奸者、以次律施行、康熙丁亥、草梁村女與館倭交奸、村女則自我國梟示、犯倭則欲使之同律、累年爭執、至辛卯信使時定約、

〔朝鮮交際抄錄〕十代刑部少輔貞國ノ時、三浦三浦ハ、釜山乃而、鹽ナリ、禁約、釣魚禁約コレアリタル由、〇中略

三浦禁約

對馬島之人、初請來寓三浦互市釣魚、其居止及通行、皆有定處、不得違越、事畢則還、因緣留居、漸至繁滋、世宗命移書島主宗貞盛〇正統元年丙辰我永享八年令皆刷還、貞盛答書曰、當並刷還其中最久者六十名姑請仍留、乃許之、其後因仍不還世祖又命移書島主宗成職己丑年〇我文明元年令刷還、成職尋死、又移書今島主宗貞國、貞國之言曰、以我從小二殿在博多兩年、未得奉行、然當不食言、丙戌年〇我天正十四年巡察使朴元享因饋餉、密計人口、乃而浦按云、薺浦又云乃而浦、似乃而卽薺浦別名、俟考、戶三百、男女一千二百餘口、釜山浦、戶一百一十、男女三百三十餘口、鹽浦、戶三十六、男女一百二十餘口、舊約商販人潛接恒居人戶者、因緣結幕者、貿易事畢後、故留者並痛禁、

釣魚禁約

對馬島人釣魚者、受島主三著圖書文引、到知世浦納文引、萬戶改給文引、孤草島定處外、勿許橫行、釣魚畢、還到知世浦、還萬戶文引、納稅魚萬戶、於島主文引回批著印、還付爲驗、若無文引者、稱不勝

風浪、持兵器横行邊島者、以賊論、

〔交隣考略〕送使約條

一館待有三例、國王使臣爲一例、對馬島主特送爲一例、對馬島受職人爲一例、

一國王使臣出來時、只許上副船事、

一對馬島歲遣船二十隻、內特送船三隻、合貳拾隻事、大船六隻、中小各七隻、

一對馬島主處歲賜米太幷一百石事、

一受職人歲一來朝、不得遣人事、

平時受職人則免罪幸、不擧論事、

一船有三等、二十五尺以下爲小船、二十六尺七尺爲中船、二十八尺九尺參拾尺爲大船、船夫大船四十、中船三十、小船二十爲定額、若不足則以點數給料事、

一凡所遣船、皆受對馬島主文引而後乃來事、

一對馬島主處依前例圖書成給、著見樣於紙、藏禮曹及校書館、又置釜山浦、每書契來憑考驗其眞僞違格、船還入送事、

一無文引者、及不由釜山者、以賊論斷事、

一過海料、對馬島人給五日糧、島主將送加五日糧、日本國王使臣給二十日糧事、

一他餘事、一依前規事、

送使例格

歲遣送使二拾隻

內特送三隻、送使拾七隻、合二十隻、大船六隻、中小船各七隻、

朝鮮與我〇對馬和好之事定、而慶長十二年、朝鮮遣正使通政大夫呂祐副使通訓大夫慶暹從事通訓大夫丁好寬、修隣睦於是本州慶長十四年、爲回禮使、遣蘇長老、柳川豐前智永於朝鮮、此時宣慰使李志完接待之、講定歲遣二拾舡及公貿易、永請開市之約條也、慶長十六年始遣第一船、正官內野勘左衞門、都船主小田庄右衞門、封進石田伊兵衞、從是二十船次第渡海不絕矣、

〔續善隣國寶外記〕約條〇約條文見上文所載交隣考略一故略

對馬島自古受朝鮮約條圖書、船往來通用、船數印符、迄太閤〇豐臣秀吉征誅之前、在島通信目錄、此中或有減却之船云、在石川右馬助所寫之、幷國王殿使船、及諸官領之書簡、隨所見聞寫之、

〇按ズルニ、此約條、其締結年月ヲ詳ニセズ、雞林拾葉ニハ、之ヲ以テ天正九年ノ事トセリ、然レドモ天正ノ約條ハ、載セテ朝鮮通交大紀所引ノ攷事撮要ニ在リ、歲船ノ數其他ノ項款之ト同ジカラズ、恐ラクハ誤ナラン、

〔交隣考略〕一當初兼帶送使無他意也、數多送使連續出來、一應接對、誠難酬應、故在前使洪知事往復停當、厥後輒稱使者累度差送、而禮曹斥以規外、不許接待者、非一非再、而貴州〇對馬猶且不遵約條、連續出送、其在相厚之道有不可、遞々姑許接待、以至于今日者、實出於一時之權宜、而殊非兼帶講定之本意也、此事若不變通、則不但東萊府物力之難支、於貴州亦欠誠信矣、蓋館中既有主管裁判之設、專爲往來幹事、則何必別送使者、而後可傳書契也、信使時護行漂人之領來所不可無者、而至如漂人領來則事體與信使護行有異、雖不別送使者、固無所妨、須付書契於館司、而在我接待之事、則當依兼帶送使之例、計授於代官、甚爲便當矣、

一當初設館、蓋爲互市、亦出於誠信接待之意、而若無設禁限制之事、則其流之弊、終必濫雜、故講定約條、堅如金石、且立禁標使不踰越矣、歲久年深、漸至墜廢、其間小々犯禁不足枚擧、而至於闌出作挐、多有可駭之事、此則想貴州必不得一々聞知、如之豈無申飾禁戢擧耶、數年前、金知事渡海之時、以七件事申明停當矣、厥後往來之人少無忌憚、此但貽弊於我國、其在貴州、亦非守法主和之道、自今以後、列

書七條嚴立制札使館中之人惕念遵守不敢踰越而如是而猶有如前橫恣之弊則自東萊府直通於貴州以爲處置之地宜當矣

朴同知
卞僉知
洪僉知

壬戌 天和二年 十月　日

三官使方ヨリ右之書付被指出候故年寄共方ヨリ此通返答仕ル（但此書付三使方ヨリ返ル）

一承示弊州不遵約條連續送差事是本非致弊州遣相厚之意耳豈衍弊州有失信之道乎是故館定之後不敢有規外差使雖自今以後亦俾館司暨裁判之人而有所諭者要須速達之禮曹而恕亮有答焉弊州之所諭寧有欠誠之擧乎若其護送漂人之使則我國有制限而甚重之然不用護送唯憑約中之送使而附書契于館司暨裁判以告之者亦間有之自今而後須一依示若其人尊卑不同破船須命之勢亦不一而有不可敢不以護送者非今所定之限且向者吾儕以有可諭之事而奉書于東萊釜山兩令公則或以無規拒之或以爲煩而不答是故事到濡滯是豈相厚之道哉自今而後俾兩令公以吾儕之所諭而無不用相議則是誠信矣亦我嗣君已長慈役于東都然則送署印而通使者既爲舊例然貴國猶不及于此擧自今若不遵舊而非相愛之道則到送差連續者亦當有之是今以有當報之事而告之幸勿失信

一在館之徒有闌出禁標之外者弊州既有嚴禁下碇之日館司諭告各吏堅守其法然或餽洪不給或商賈之中有債而不償責之而不肯者想必不遵其禁而闌出矣自今而後貴國亦幸俾供館之輩與相交易者而無如此之弊然後若有我徒之闌出者須俾訓導暨別差而議告館司暨裁判以停其濫出至若嚴立制札于館中之要所則既已稟告史君自今而後須俾在館之徒而遵其舊禁

奉復

朴同知　卞僉知　洪僉知

年寄共方ヨリ右之通返答仕候ヘドモ右之書付ニテハ双方互ニ異論ニ罷成事候間此通被成被下候樣ニト又々三使方ヨリ被指出候書付

平直幸　平成昌　橘直重　平眞賢

一別送使者事或出於事勢之不得已初非違越約條之意自今以後一依約條事年例送使之外不爲別送而漂人領送一欵不無輕重之別或自江戶近處次々定差出送則本州領還之後又有轉報江戶之擧此則似難不送使者而其餘漂人則順付無妨矣

若有不得已告達事書契送館守或送裁判可也

一嚴立制札申明約條事係是兩國應行之事在前本州非不嚴飭而館中之人不能人々皆善間有違越禁令之擧云今後則當依示爲之而貴劄亦須嚴飭俾無接待間失當起鬧之弊爲宜矣

三使方ヨリ右之通被成下候樣ニト書付被指出候ヘドモ左樣ニハ難成由ニテ年寄共方ヨリ此通返答

一示諭弊州別送使者事向者出於事勢之不得已初非有違越約條年例送使之外不用別送而漂人護送一欵不得無輕重之別若其或流人他郡縣者或破船須命之勢有不得不具告者我國有制不敢不護送其餘漂人則須一依示順付

一嚴立制札申明約條事係是兩國應行之事弊州初非不嚴飭而館中之人不能人々皆善是以不得無使禁令自今而後當一依示然則貴國亦要須嚴飭

平眞幸　平成昌　橘眞重　平眞賢

壬戌孟冬下澣

朴同知　卞僉知　洪僉知○中略

條答

一歲遣十三船送使之請、雖出於貴州形勢之切迫、而第此兼帶、當初約定、不但十分牢固、彼此遵行、亦且積有年所、到今更變斷然不可、

一魚菜諸物、每朝開市、自是常例、當別加申飭、

一來船告報、漂船護送、當依所示並加申飭、

一館中炭薪、當申飭該掌俾無闕乏之弊、

一門直人數之加定、此是無前之例、有難創設、而想其事勢、必有不得已者、當量宜增數

一人參製造之弊、不待貴州之通示、我國固已常加痛懲者、而奸細之輩、徒貪小利、輕犯邦禁、今雖申飭、恐難保其更無此患、而亦當別爲嚴禁、以革宿弊、

一十三船求請之物、未嘗不趁期入送、而自別使出來之後、不無推移供給之時致有未收之患、今則約以勿送別使、自當更無此弊、

一白米之濡水、必是奸吏之所爲、別加禁斷俾毋踵前習、

一送使超海時、邊將譯官之乘船出迎、自是應行之例、亦當申飭毋俾廢墜、

一覲其事勢、幸賜變通一款、雖出慮後之意、而事若可從、則只令譯舌遵例傳告、自當臨時酌所不可預慮、未然之事、先講變通之道、至於應給之物、苟有所儲、則不煩申懇、亦當趁期入送、豈待躬自來請、而後始可應副哉、

癸亥○天和三年　九月　日

奉行中

朴判事　卞僉知　朴僉知

歲使船

〔朝鮮交際抄錄〕三十代對馬守義功ノ時、文化六年改約アリ、

覺

一中絕五船永罷

一告還差使只以書契歲遣船使順付、而太守承襲後初次還島、則只送一番差价、

一公木一匹、以公作米十斗磨鍊、

一監董年限、以四十年爲限、

一監董物力、以分數磨鍊、

一和館西方築垣設門、

一左右沿漂船給料、以柃木施行、

右七條、今般信使面譚、譯官出來、別承朝廷難變改之情、所以特副來請者、實出於誠信難負之誼也、而監董物力、預難約定、後日看詳分數約束焉、三譯官還國之日、宜以斯意達之朝廷而已、

己巳八月日

奉朱印行

玄同知　崔同知　卞判官

〔兩足院朝鮮記錄　三ノ〕馬島歲條使船和解　附　住持籍　歲遣船事考

一應永嘉吉ノ頃、日本ヨリ朝鮮ヘ致亂妨ソロニ付、宗讃岐守貞盛ヲ賴ミ、將軍義勝公ヘ申上ソロ處、賊船不渡樣ニ被仰付ソロ、依之嘉吉三年貞盛兩國通用ノ爲ニ、王都並釜山ニ市ヲ開キ、約條ノ船五十艘差渡、交易ノ道相定リソロ、雖然日本ノ賊船、九州中國ヨリ朝鮮ノ邊浦ヲ侵ソロニ付、文明年中、申叔舟ト云者ヲ差渡シ、宗貞國ヲ賴ミ、將軍義政公ヘ致訴訟候ニ付、諸國ヨリ朝鮮通用ヲ差留、對州一手通交ノ義相定、使船往來等ノ約條品々彌極之、此時朝鮮ヨリ對州ヘ銅印ヲ差渡、此

銅印ヲ證據ニ致ス往來ソロ、其後廿五艘ニ減ジ、就中朝鮮陣已後致中絕ソロ處、慶長十二年和睦相整、三使渡海、同十四年爲回禮使蘇長老柳川豐前朝鮮ヘ渡海、此時歲遣二十船、及公貿易求請物開市等之約條定リ、同十六年ヨリ初遣歲船、至今不絕、

〔交隣考略〕太守銅印互換例格

自古交隣執信昭驗者、圖書而已、故不帶宗氏文引、則朝鮮拒而不納者、是其約信也、本州○對馬每有襲封之事、還舊印、取新印、是所以驗章標而杜奸濫、

〔通文館志五交隣〕接待對馬島人新定事例

萬曆己酉○慶長十七年我　新定約條、自本差玄蘇平景直來、朝廷送宣慰使李志完、別遣院官朴大根同訓導金孝舜、改定約條、

國王　萬曆戊子（天正十六年）平秀吉弑源氏纂立、戊（慶長三年）源家康復國、丁未（慶長十二年）傳子秀忠、丙辰（元和二年）秀忠傳子家光、丁卯（寬永四年）家光順治庚寅（慶安三年）卒、子家綱立、康熙庚申（延寶八年）卒、子綱吉立、己丑（寶永六年）卒、姪家宣立、壬辰（正德二年）卒、宗室紀伊中納言吉宗立、

使　有事則馬島以聞、出來時只許上副船一、後無國王送使之例、以關白意定送大差倭一、平義智爲秀吉去宗盛長使義智代爲島主、乙卯（天正三年）秀吉死、子義眞還任、壬午（天正十六年）秀吉死、末子義方襲、康熙乙亥傳子義倫、其年死、義眞襲、戊戌死、其兄方誠襲、義智時定大船六隻、送歲遣第一船、第二船第三船六隻爲大船、歲遣第四船第五船第六隻中船、七隻小船、七隻共二十船、內一特送、二特送、三特送、歲遣第七船第八船第九船第十船、第十一船第十二船體大小船夫多少見約條、

受圖書船　送使、副特送使、萬松院送使、流芳院送使、

各爲一例、而幷不許上京、令而仍令後不得爲例、

島主送使　平義智爲秀吉腹心、萬曆戊子（天正十六年）卒、宗室紀伊中納言吉宗立、壬辰（正德二年）卒、宗室紀伊中納言吉宗立、丑（寶永六年）卒、姪家宣立、壬辰（正德二年）卒、宗室紀伊中納言吉宗立、己

島主宗盛長歳遣二十五隻　自宗慶以下世爲島主至正德八年宗貞盛爲島主本國約歳遣五十船
正德七年約定時減爲二十五隻內大船九隻每一船中船八隻每一船小船八隻每一船四十名
島主特送船　正德七年約條時減若有事則付歳遣船中來告
宗熊滿歳遣三船　宗熊滿島主之子船大小不定
宗盛氏一船　宗盛氏島主之姪也
受職人　一人歳遣船以下每一船上京一人
〔兩足院朝鮮記錄一〕朝鮮渡海約定船數等
第一船　使者　正官一人　馬廻略中
右書簡年始之祝詞申遣シ封進物別幅音物目錄差添外ニ看品與申交易之品使者持渡釜山浦和館ニ逗留八十五日之間朝鮮より馳走を受ケ候而返簡幷返禮之品交易之品請取申候
〔兩足院朝鮮記錄二〕馬島歳條使船和解附住持籍明和二年正月又々尋來ニ付如左書付遣
一封進禮物　音物ト申者ニテ書翰ニ相添候而不時之音物ヲ封進物ト申事ニ候又書翰之內ニ封進物之事ニ候ハ音物宰領荷物宰領ト申
〔兩足院朝鮮記錄二〕宗家御手扣之寫
一對州ゟ差渡候使者朝鮮之人と參會仕候次第從古來約條之使船書翰相添使者差渡候於彼地東萊府使釜山僉使兩人江和館之大廳與申參會所江罷出書翰相渡双方對禮仕候總而使者逗留之內四度致參會饗應有之候其外逗留之內之日數者彼方ゟ馳走有之候
〔兩足院朝鮮記錄三〕馬島歳條使船和解附住持籍歳條
右者古來朝鮮國與對州約條之通每歳使者差渡ソロ事ニテ都合使者船廿四艘差渡申事ニソロ右之內

第壹船送使　壹特送使　二特送使　三特送使　以酊送使　兒名送使　萬松送使　副特送使
使
以上ハ送使ト申ソロテ馬廻リ格ノ使者差渡ソロ其餘第二船ト十七船迄ハ歩行士ノ役人差添遣申ソロ尤兒名送使ハ時ニヨリ有無ゴザソロ且又寬永年中朝鮮ト對州應對ノ上兼帶ト申事有之ソロテ一々ニ使者差ソヘ不申一緒ニ兼帶仕リソロ分如左
壹特　二特　三特一緒兼帶　第四船ヨリ十七船迄一緒兼帶
右ノ分船數ハ定ノ通リ相渡ソラヘドモ使者ハ兼帶仕リソロ其故二特三特幷第五船ヨリ十七船迄ハ切手書翰相添遣ソロ事ニ御座候
水木船
右ハ水薪等ヲ本船へ運ビソロ小船ニテ八送使等ノ乘船ニ相附ソロ但シ以酊送使兒名送使ニハ無之ソロ
脚船
右ハ使者乘リ船ヨリ陸へ致上下ソロ節乘リ移リソロ用船ニソロ
撰船
右ハ使者乘船ハ大船ユヘニ自由ニ不相成ソロ殊ニ逆風又ハ風無之セツ本船ヲ引ソロ船ニテ御座候
右脚船撰船ハ送使等ノ船ニハ付不申ソロ臨時御用ノ節ハ參判使ト申ソロテ對州年寄役ノ者使者ニ差渡ソロ其節相附ソロ儀ニ御座候
飛船
右ハ對州ヨリ朝鮮和館へ用事ノ節差渡ソロ飛脚船ニテ御座候

壹特送使

右特送使トハ、態々使者差遣シ申儀ニテ、二特三特迄有之ソロ、歳條ノ内ニテ、使者音物等格段ニソロ事、

幅特送使

右往古ハ對州家老柳川豐前ヨリ、流芳院ト申名前ニテ、別ニ使者差渡ソロ處、豐前儀斷絶ノ後、朝鮮ヨリ申越公儀ヘ御伺ノ上、副特送使ト相改、對州守名前ニテ差渡ソロ事ニ御座ソロ、

吹噓

右ハ切手ノ事ニテ御座候、使者ノ乘リソロ船ニハ書翰有之ソロ故、切手ニ不及候ヘ共、書翰無之船ハ、釜山浦ニテ相改ソロ節、又ハ朝鮮立ソロ故、一ニ吹噓相添遣候事ニ御座候、

東萊釜山兩公　各道各官防禦所

右兩樣ノ名當ニ御座候、使者モ無之ソロ故、此船ノ儀、宜御肝煎賴ソロト申意味ト被存候、吹噓トハ推奬ノ義理ニテ、和語ニ申肝煎ト申樣ナル心持ニ御座候、ソレヨリ轉用仕候事ト被存候、

切手チ漢土ニテハ、文引、路引、或ハ過所ト云、船切手チ水引ト云、吹噓此ノ字義ハ李白詩、故人東海客、一見借ニ吹噓、杜甫詩、直待ニ吹噓ニ送ニ上天ニ、又尺牘ニ借ニ吹噓之力ト、アルハ、元來後漢書ニ孔公緯、清談高論噓枯吹レ生トアルヨリ出デ、皆贔擧ノ意ニテ、和語ノ人チ肝煎世話スルコトナリ、ソレヨリ轉用シテ、此切手チ以テ、宜肝煎御世話チ、賴ムト云意ニテ切手ノコトチ吹噓ト云也、

〔兩足院朝鮮記錄(三)〕馬島歳條使船和解　附　住持籍　歳遣船事考

一最初之約條ハ、每船ニ送使有之候得共、彼國困窮ニテ、大勢之使者接待ノ儀難儀ノ旨申ニ付、寬永十二年應對有之、壹特送使、二特送使、三特送使、一緒ニ差渡、第四船ヨリ拾七船マデ、是亦一緒ニ差渡ソロ樣ニ相成、是ヲ兼帶ト申ソロ、〇中略

一以酊送使　正官一人　馬廻リ

蘇長老兩國和好之節、書翰之功勞有之故、慶長十四年朝鮮ヨリ銅印差越、歳遣一船之約定有之、其後方長老繼席之節、新圖書差越不ニ相替一送使船差渡ソロ、寬永十二年柳川一件ニ付方長老左遷以後、右ノ銅印朝鮮國ヘ差返候ヘ可レ被レ致ト申越ソロ故、對州ヨリ其譯公儀ヘ申上、御聞屆ノ上、寬永十七年ヨリ以酊菴ノ名前ニテ、對馬守ヨリ再使船差渡ソロ事、〇中略

一萬松送使　正官一人　馬廻リ　都船主一人　封進一人　徒士

中小姓一人

對馬守義智逝去ノ後、朝鮮國王和睦ノ節、周旋ノ功勞チ感ジ、祭典ノ助資トシテ、慶長十九年萬松院ハ義智ノ院號、卽菩提所也、

一兒名送使　正官一人　馬廻リ　封進一人　徒士

慶長十六年、前島主十子熊丸ノ舊例有之故、義智ノ子彦七ノ銅印差越、使船差渡、寬永十九年彦滿ノ圖書差越、彦滿ハ義眞ノ兒名故、義送使共號ス、其後太守ノ子息有之時ハ、每度彼方ヨリ銅印差越、使船差渡シソロ事、

年條書翰定規

第壹船　本書別幅各一本、再渡共吹噓二本、水木船再渡共吹噓二本、

二三四船　本書別幅各三本、

五船ヨリ十七船マデ　本書別幅各十三本、

壹特送使　本書別幅壹號船再渡吹噓各一本、水木船吹噓一本、二號船再渡共吹噓各一本、水木船吹噓二本、

參特送使　同ニ子二特送使一　本書別幅再渡吹噓各一本、水木船吹噓一本、

貳特送使　本書別幅再渡吹噓各一本、往古副書有之、水木船吹噓一本、二號船再渡共吹噓一本、

以酊送使　本書別幅副書有之、水木船吹噓一本、

萬松送使　本書別幅副書再渡吹噓各一本、

本書計廿四本、別幅計廿四本、副書計二本、本船二號船、水木船等、再渡共船數計四十七隻、

〔朝鮮通交大紀(五)〕慶長十六年辛亥、明の萬曆三十九年、朝鮮光海三年、此年始て歳船を渡されしなり、第一船の書に、上京の事、熊壽熊滿盛氏の使船の事、漂民を刷還し、および信使に隨ひ勞をいたすの輩、忠を賞し職を授るの事、また歳船五十の舊例に復するの事を請はれしなり、その略に、又

省三十船、通二十船、則陋島何以救民生乎、寔不堪悶望之至、所冀再攀五十船之例、以堅固東藩、輕乏
進上、伏請登用云々とありし也、彼國禮曹參議尹暉をして書を復せり、其書左に記す、
朝鮮國禮曹參議尹暉奉復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足下、書來、就認體履康迪、懽豁良多、所獻禮物、足
見誠款、但卽轉啓收了、仍將土宜綿布壹百柒拾匹、別幅所求俊鷹參連、豹皮參張、虎皮參張、白苧布伍
匹、白紬伍匹、白細綿布壹拾匹、細布參匹、花席伍張及今辛亥年例賜米豆各伍拾石、付回來使、惟領納、
公貿物件、並令該道隨便許貿、但審來章、縷縷以不許上京、不復船數、責我以變約、顯有不滿之辭、殊無
自反之意、把讀再三、一駭一笑、貴島之於我國、先世忠順、不懈、我朝之所以恩撫寵綏者、亦勤至矣、惟其
信義相孚、未嘗飭備於邊、壬辰〇文祿元年之事、夫豈所料、思之至今言亦慘矣、天道不僭、曲直有在、一時勝
敗非所論也、揆以大義、固不容共戴一天、況可一與之修睦乎、爲緣日本盡棄前轍、專使請好、貴島悔罪
自新、革面求款、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不念舊惡、是爲大德、交隣之義、縱許再修、接遇之典、理難如舊、玆加
裁損、定爲約條、雖不能一依前例、以今論之、又已優矣、貴島苟念向來之所爲如何、我朝之寬貸如何、則
當感幸踧踖之不暇、何敢復有希冀哉、五拾船舊例、以庚午之作耗而減爲參拾、參拾之舊例、又以壬辰
之入寇而減爲貳拾、是皆貴島之自取、非我朝之變約也、況沿途館宇未復、上京勢有難、使本道物力殘
破、接遇難比平時、是亦事勢然也、究厥所由、果誰之咎、足下試思之、熊滿熊壽盛氏澄泰等、俱是平時受
職之人、負國稱亂、罪已難容、決不可更許接待、且熊滿之受職、蓋以前島主之子也、聞足下有子名壹七
以足下之忠款、賞宜及嗣、平景直刷還人口、自其父久效勞績、並皆轉啓給付圖書、俾各歲送壹船、皆異
數也、信使時隨行有勞、松尾有右、衞門等貳拾參人、各賜綿紬有差、統希盛亮、朝廷之待貴島主至矣、足
下其亦思之耶、今既盡棄前愆、偕之大道、足下果能惕承朝命、罄輸誠悃、則褒嘉之典、自有新命、何必規
規於已棄之舊例乎、永世敦好之福、自今伊始、足下其勉之、節逼歲除、惟冀新祉順序、自玉、不宣、萬曆三
十九年十二月日〇中略

慶長十七年壬子後水尾院御宇、明の萬曆四十年、朝鮮光海四年、此年胤子彥七圖書を送りて、歲一
船を約したり、
看品に銅角を用うる事、己酉以來の事として、いにしへ此事なかりしなり、
慶長十八年癸丑、明の萬曆四十一年、朝鮮光海五年、我州歲船五十の舊額に復し、及び八郡國分寺
圖書の事を彼國へ請れしなり、此年冬禮曹參議尹暉其事を公に復せし書あり、其書左に記す、
朝鮮國禮曹參議尹暉奉復日本國對馬州太子平公足下、獲見遠書、就認順逆良懇、良懇、但書中辭說、
有若全然不知本國事情者、豈足下之高見、而不及此哉、誠可嘆也、庚午三浦作罪倭奴、逃竄本島、而本
島藏匿、累違朝廷之命、朝廷絕和有年、弸中上人再三往返後、朝廷始許舊好、歲船五十隻內減二十五
隻、此亦無非貴島自取者、壬辰〇文祿元年丁酉〇慶長二年之變、視庚午藏匿罪人之事、不啻千百倍、而朝廷盡
棄前過、滌瑕蕩垢、偕之大道、酌定船隻、以二十爲准、德至厚也、足下何不自量、而乃有此言耶、八郡及國
分寺圖書之賜、乃年久廢絕之事、足下據舊例爲言、其欲以此試我乎、我國於天朝〇明如家人之父子、凡
貴島求款事情、逐一報稟天朝、以俟處置、今者巡撫都御史楊老爺臨鎭遼左、專管東事、頃日委官黃參
府巡歷釜山而返、其省諭之語、貴島來使、必爲足下細陳之、假本國一二談哉、楊老爺至有更遣天兵、留
戍釜山之議、而本國念及彼此力辭之、此議若成、則關市亦難晏然如舊況以上京一說輕發於衆所聞
耶、願足下試思之、特送之船數在約外、而嘉足下輸琛之誠、姑且款待、而足下體諒此意、遵守約條、益効
誠信、可也、餘祈自玉、不宣、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日、

〔江雲隨筆 江岳和尙集〕豐州圖書舡

日本對馬州柳川平ロ誠惶誠恐謹拜上書于朝鮮國禮曹相國大人閣下、伏惟台候艮震萬福、爰使
正官以心首座、副官源與周、都舡主橘信重、二舡主平與親、進上押物官藤永吉、卜駄坤物官藤永貞、侍
奉橘保幸、併橘保勝、留舡主藤與明等、而差送圖書舡、接待萬望、仍將一二之私情煩、怕控訴於公聽、垂

憐採納怒己推人也其一生荷貴國之厚眷不爲不多也而爲人廳下東馳西走千里居東三年一回其於路費之無窮事上之多煩加之以到處爲家而島中及大坂京都江戶碁列治產何以支保室如懸磬常用不足若不得貴國之重賜蒙恩則將恐難保此生也伏願俾二號之中舡升差准大舡之列可能周其急補其窘也跡似得隴望蜀而不可御口忍恥敢觸嚴威聒此喋喋也其二往年屢次陳訴其流芳院特賜圖書之吏而迄未蒙訴於生之意妄擬貴國貴國必不祥察也平時負恩寧死何忘常教于亡父景直曰予察焉生之祖考調信生存之日盡忠貴國貴國必不祥察也平時負恩寧死何忘常教于亡父景直曰予於往昔爲秀吉脅制重命難拒受怨朝鮮汝須知議毋効我左也其中心同如此故雖不得已焉而隨例渡軍當七年干戈之際一則自國都而引兵退邊一則無彈丸而虛放鐵砲一則謀殺清正而欲媳剽悍一則告班師期而使唐舡追逐者何莫非哀誠之油然自出乎古語曰大忠不忠大信不約也擧此數事可知其忠信耳及其身死之後顧無祭祀之齋所欲立香火之一寺而人瘦財竭束手無策幸蒙貴國厚禮賻儀創建小院流芳百世也第以生無餘力院無餘儲修理補葺勢所固難上雨旁風將至頹廢者先歲國使之駐節可知其實也爲今之計始終國恩得賜圖書則非惟東方衆人之外聞實生追遠一心之內誠也昔趙忠獻抃奏吳越王錢氏之功而宋貽其寺曰表忠觀至于今日炳々方策矣伏望特垂鴻恩俾遂生鄙願於貴國不大費之惠於此島非小得之口仲尼曰君子之德五世而斬小人之德五世而斬也嗚呼錢氏之德過百年而益彰生祖之功未三代而遽斬爲人子孫豈無慽愴乎小生若得成所望之二事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每度送使書此區々之卑情以塵清覽固慚汗之至也然此島僻小而素爲貴國之唇齒而生則長仕于東武又役于大坂一身萬務恐負東藩之家聲也伏望厚赦餘縷々之意付楼使等之口伸伏惟照亮不腆表物錄在別楮笑擲如何

〔江雲隨筆江岳和尙集〕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侍中平義成誠惶誠恐謹啓朝鮮國禮曹大人閣下曩者橘使還得承惠復審神相廸吉開慰悟恒特見示信使允降之旨實出於修交之義而藩臣奠安亦不

在此時乎至喜々々就許爲恐然古來於釜市有人蔘通貿之便則必得之以充敝邦邦伯及諸臣之幣聘而近年釜市之曠疎也中更乏人蔘貿易矣如今方信使越海陋島何以塞幣物乎伏希令各郡得許人蔘通貿多幸仍開崔譯與橘使密約鳥銃來云我之固禁至嚴以故常無常無路足以副貴國之望也雖然不得止亦復以私用之鳥銃五十挺竊拜送左右領納如何餘照亮自玉頓首

天啓四年永我寬元年五月念日

〔江雲隨筆雲崖和尙續集〕以酊送使船貿易減少因啓禮曹書

伏惟閣下擴文耀武遊刃恢々治裕封內化及東隣遙賀至祝小釋自我先師濫受國澤餘波流洽傳襲遺典故每歲差送圖書舡往歲特拜賜求請加典感佩多謝茲者亦送使隨例以俾致肅拜毋替舊規迎接萬望仍贅徼瑣之說仰瀆于左右伏願垂憐採聽疇昔先師請成講和兩國交隣脣齒相保貴邦有感叨給國書先師不勝榮幸意喪後世卓錫荒蕪之麓構結數間之菴朝香暮大祝願貴邦之寶祚長如瓜瓞綿々小釋雖曰不肖繼述其志到于今日猶不懈怠而上雨旁風修理補葺者亦莫非貴邦恩典之力也所謂綏遠大度感入骨髓而先朝托辭小過貿易等之物減落於先師存日之規故以小釋數年來敢聒屢訴于菜釜二伯而其以國憲有程不可輕撓不得執奏於貴曹尊前唯費空言增益愧歎而已目今島主及柳川請事陸續相仍貴邦既厭多故是以敎子推之門人不敢言訴必有照覆益之明復前規之時先師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此區々之私情經觸嚴威有恐罪譴如何頃者殿下入洛聞政小釋亦從於吾島主覲光世緣難脫冗務無暇姑此布草卒恐卒衍仰冀矜察不腆別幅因隨舊例塵留榮多

天啓五年○我寬永二年

〔江雲隨筆雲崖和尙續集〕密送鳥銃鹽硝等於朝鮮契

承來諭命願送兵器以助西警之備然而國禁至嚴勢難容私何得發賣於釜館之間哉惟以陋島○對馬之於貴國也恩重數世義同一家故府庫所儲將鳥銃壹百挺緣具幷鹽硝五拾斤硫磺三十斤遣平智

次密送與於崔使、何其有足副請是可謂函谷泥封者也、餘冀昭亮、呵々、

天啓七年○我寛永四年秋八月　日

〔朝鮮通交大紀、六〕寛永五年戊辰、明の崇禎元年、此年禮曹參議鄭百昌書を我州にいたし、其凶年によりて送使の接待に難しといひて、姑くいまだ渡さゞるの年條船を停められむことを請し也、其書左に記す、

朝鮮國禮曹參議鄭百昌奉書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足下、秋候清爽、緬想起居勝常、瞻向之勤、無任區々、敝邦不幸、自春往夏、旱魃爲虐、野無青草、種不入土、大侵之憂、八道同然、節屆秋成、民皆阻飢道殣相望、過災之酷、前古所無、公私掃地、物力蕩竭、此時接應之事、其可照常爲之乎、目下留館諸人、亦難供應、若或有隨後出來者、雖竭一道之力、萬無支堪之理、此實貴島○對馬之所明知焉、不爲之動心乎哉、古者隣國過災、有發糴相救之義、切願足下深思、古道曲念災害、前頭雖有應遣之船、姑從停寢、以待豐稔、則足下克盡恤隣之義、弊邦獲免失待之愆、客主交際、委屬兩便、唯足下諒詧幸甚、仰藉厚誼、輒此布告、不宣、崇禎元年十月日、

〔朝鮮通交大紀、七〕寛永十二年乙亥、同しき御宇○後水尾明の崇禎八年、朝鮮純孝王十三年、此年三月十一日、柳川一件落著せしに依、唐坊佐左衞門をして、調與玄方が圖書を朝鮮に還されたり、時裁判有田杢兵衞、彼國をして再び其兩圖書を送給せしめむ事を圖りし故、翌十三年正月、禮曹參議趙緯韓書を送りて、委致調與輩所曾受圖書服章、姑爲收領、但次官以下交贊有素、替受之人應襲此例、更俟貴島後信、別議區處也といひしかば、公其事を東武に訴へ、柳川船を副特送、玄方船を以酊使と改號し、同十七年庚辰、始て兩送使を被渡たり、此時杢兵衞、洪同知李判事等相議し、寛永十四年丁丑年に至て、歲條第五船より第十七に至り、二三特送及び彦三船、該十六船結びて兼帶とせしも也、

〔異國出契〕歲遣第一船

日本國平義眞奉書朝鮮國禮曹大人閣下、春序載陽、想惟茵餘廸吉、企傃方切、玆差正官藤成親、都船主橘成元、封進押物官等、以遣歲條第一船、率由舊章、柱垂接遇、惟幸、不腆風宜、伴緘博粲、只想樂花煥文昌之座、願言頌椒効純嘏之祝、萬冀珍愛、肅此不宣、

寛文七年丁未正月　日　　對馬州

別幅

胡椒伍佰勁　丹木染佰勁　明礬參佰勁　倭眞朱貳勁　精銅盥盤壹紐

整

寛文七年

同第二船

日本國平義眞奉書朝鮮國禮曹大人閣下、春序載陽、想惟茵餘廸吉、企傃方切、玆差正官藤成清、以遣歲條第二船、乞依恒規、曲垂接款、聊將薄錄、粗素遐情、莞留惟荷、統希珍嗇、肅此不宣、

寛文七年　　對馬州

別幅

丹木參拾勁

計

寛文七年

同第三船同文不錄、別幅同樣、正官藤信親　　同水木船吹噓同二于前年一

副特船壹號　貳號再遣吹噓閏二月遣之、同前不錄、　歲遣第一船再遣吹噓同第一使水木船吹噓遣之、同前不錄、

〔朝鮮通交大紀、七〕此年○貞享元年裁判志賀甚五左衞門をして、胤子右京の圖書を請しむ、彼國彦滿の

圖書を還納して、右京圖書を求めらるゝを俟て鑄送せむといひて、其事成らざりし也、
貞享二年乙丑七月、吉川平兵衞厚中をして又右京の圖書を請しむ、此年九月、東萊府使平厚中公に復するの書あり、以て其事情を見るべし、此事論談して數年を經たりしかども、終に落著なかりしなり、東萊府使の書左に記す、

東萊府使復平厚中書

前日所示兩幅書中右京圖書、若是可許之事、則來請之初所當卽許、何至經年閱歲、費此多少說話乎、若必以古例爲准、島主兒名時圖書、承襲後仍執、宗無古例而義成旣爲島主之後、其兒名彦三圖書、義成之母仍爲執用、義成亦不得擅便、爲好言於我曰、我之得子、遲速未可預料、請姑仍存圖書、故我朝廷以其事關母子、不欲强拂其意、因以許之矣、其後彦滿之生、而不納彦三圖書而亦請彦滿圖書、我朝廷以無理責之、則理屈語塞、持來彦三圖書于館中、欲爲還納、而亦請於我曰、彦滿生於江戶、有寵大君、不可以彦三爲例、不可不加給公木云、故我朝廷知貴島之意、惟在於公木、不欲較其多寡之數、特垂一時之恩、並給彦三彦滿兩圖書、而特敎于禮曹曰、後勿爲例、禮曹承命、撰出書契有曰、新舊圖書姑許並還、此一時特施之恩、非他日可援之例云矣、我國今日、其可棄祖宗之訓、而副貴島之請耶、今此書幅中、亦有書契七字刪去云者、誠可驚怪、當初彦三彦滿兩圖書並給書契中有所索圖書姑許並給、不可援爲定例之語、貴島徐座元來言、書契中索字給字、不可援爲定例等語、顯有島主來請之色、此書契執政等見之、必有大罪云、故索字給字則果許刪去、而至於不可援爲定例也七字、則改以非他日可援之例也八字、其語意比初尤峻、而徐座元無辭受去矣、今以此謂之刪去、而欲爲今日並受圖書之證、無實之言、豈足多辨、我國書契謄本一在禮曹、一在弊府、今考兩所謄本、前後書契文字昭如日星、何可誣也、且貴島從前冒執規外圖書、亦已多矣、歲船中副特送三特隻、本是調與〇柳川船、以酊菴本是玄方船、而調與玄方等死後、並爲島主之仍執、受職人藤永正等五船、五人之死已久、而亦爲島主移用、此等船隻圖書、若從古例、皆當還收、而我朝廷務從寬大、並許仍給、今貴島不以曾前之特恩爲感、反有漸次非望之請、諭々强迫至於如此、誠可駭嘆、貴島若引古例、必欲得右京圖書本國亦當一遵古例、先收副特送以下諸圖書、爰但還收彦滿圖書乎、

〔朝鮮通交大紀八〕正德二年壬辰、公〇宗義方胤子彦千代の圖書を請はる、翌三年癸巳、彼國禮曹參議趙道彬をして書を復し胤子圖書を送りし也、此年八月、胤子殀せられし故、兒名送使の事なし、翌四年甲午、箕原作右衞門をして彦千代圖書を返されたり、是よりさき寶永六年、譯使護送の裁判龍田權兵衞をして此事を請れたりしに、其比交奸の事ありしによりて、彼國其圖書を求めらるゝの事、專別書を備へられずして、是を譯使護行の書內に書し送られし事、儀式に違へりといひて、其事落著なかりし故、其後裁判寺田市郎兵衞をして其回書を請はれたりしかば、彼國また別書を求しによりて、此時公再び別書を備へ專ら此事を請はれしなり、禮曹參議趙道彬復せし書左に記す、

朝鮮國禮曹參議趙道彬奉復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公閣下、槎使鼎來、芳椷隨到、憑諦比間、與居珍恙、良用披慰、所示圖書事、非常格、先朝特許、時固曰後勿爲例、則今不當以此藉口、有若應行之典、且貴州〇對馬前所祈請亦有違於儀式者、故有司牢執不可、而我王殿下、曲推寬大之德、命依所請、貴州可以仰體至意、然此亦一時之特恩、非他日之可援例、並宜諒之、別副依領、薄儀回敬、統希崇亮、不備、癸巳年〇正德三年正月日、〇略中

正德三年癸巳、此年公銀兩を朝鮮釜山鄕通事に賜諭し、義田を置き、以て其生活を資しむ、此年三月、公書を禮曹に致し、去冬虛船一隻あり、我州三島に漂到せしを歲船に附し送られたりしに後六年丙申に至り、禮曹參議洪重夏、始て書を復し、此後虛船送還に及ばざるの事をいひしなり、此事記錄に詳也、禮曹參議洪重夏復せし書左に記す、

公私貿易

朝鮮國禮曹參議洪重夏奉復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公閣下使至承書憑悉興居懋祉倍品漂到虛船附還徒勤須革前例後勿出送多儀謹謝薄物申敬惟冀崇亮不備丙申月日

〔朝鮮國往還日記〕天正十五年九月廿一日晴周判主差備兩人同來而問新王之由來以不知答之

對馬州歲遣使臣（九番調廷三十番摠次郎各謹上書禮曹大人足下伏白臣等留連者日久矣是故貢（二十六番與三右衛門）

却衣冠兵器舡具以充格倭之粮料矣歸國之日以何償此債乎恭願賜衣冠兵器舡具之費料則幸甚

蓋此番使一歲之內兩度來者何也去歲對馬有賊而不遑聘問故去歲之番使今歲來矣若有罪則去歲之番使有後至之罪乎今歲之番使今歲來矣豈有罪乎雖然下情不通上留連于今日誠無罪而就死地者也就中九番三十番之使自四月至于今日而留連其費不勝記也伏冀足下哀憐以賜留連之費料而濟臣等於死地則惟幸恐惶不宣

十月十五日製短書三幅其一代都舡主其一代私卜押物（○略）中都舡主平長吉謹上書禮曹大人閣下伏白諸般事先是肅拜之時告訴了矣一々恩容惟幸次白別幅之商物唯沈香三百斤銅鐵柒萬斤而已此外無他商物沈香既雖呈納僅納五分之一竊願七万斤銅鐵雖不盡呈納見納三分之一則何賜加焉上副官已下至諸正官有私銅鐵各備于求請之品目見容公貿易則幸甚今之海路異于古經賊處渡鯨波而運濟來輕財則雖縱載還亦不難矣至銅鐵最苦于運濟獨臣所憂也伏乞台察惶恐不宣

私卜押物平調次上書禮曹大人足下臣先是從正使再三來朝辱蒙鴻恩幸甚伏白陸物諸緣具雖以舊例賜之東萊之官吏不公多省舊規有尋尺者減長而爲短有斤量者減重而爲輕有定數者減多而爲少有體製者減大而爲小有好惡麁密者亦如此矣故雖以容之其實則半于舊例陪于舊例而容之則其實可及于舊例乎伏冀恩許臣百拜不宣

十月廿一日朝陰暮晴義曉印來安大片而再々拜了移余房勘品來其略云前例參考柒仟斤量許貿

云々每壹百斤官木綿陸拾匹式磨鍊道內各官上奴婢身貢鹽稅木綿以擇好題給云々萬曆十五年十月初二日云々日本國右武之上官僧天荊西堂請龍腦云々上官龍腦拾兩貳錢沈束香玖斤壹兩紅朱參斤副官龍腦貳兩沈束香伍斤拾參兩朱紅參斤都舡主龍腦參兩捌錢朱紅貳斤沈束香陸斤貳兩二舡主朱紅壹斤沈束香肆斤量國用云々價物依式例磨鍊云々浦有銅鐵云々上官副官都舡主銅鐵各壹千斤二舡主進上押物私卜押物銅鐵各五百斤上官侍奉副官侍奉銅鐵各肆□斤量許貿依前例令慶尙道觀察使云々可用極品擇貿上中下品等分類云々每壹百斤官木綿陸拾匹式磨鍊道內各官上奴婢身貢鹽稅木綿以擇好斯速題給爲白云々上官之請龍腦拾兩貳錢每壹兩價官木綿拾陸匹式壹百陸拾參匹洗尺朱紅參斤每壹斤價官木拾匹式玖拾匹貳拾壹尺捌寸洗分五厘副官僧佐藏司請龍腦貳兩每壹兩價官木綿拾陸匹式參拾貳匹朱紅參斤每壹斤價官木綿拾匹式參拾匹沈束香伍斤拾參兩每壹斤價官木綿拾匹式伍拾捌匹肆尺參寸洗分五厘都舡主平長吉請龍腦參兩捌錢每壹兩價官木綿拾陸匹式陸拾匹貳拾捌尺朱紅貳斤每壹斤價官木綿拾匹式陸拾壹匹沈束香陸斤二兩每壹斤價官木綿拾匹式陸拾壹匹捌尺洗寸伍分二舡主平智正請朱紅壹斤價官木綿拾匹沈束香肆斤每壹斤價官木綿拾匹式肆拾匹已上官伍升木綿伍佰玖拾陸匹慶尙道上萬曆十五年十月十四日云々兩官員來于大片送行

〔交隣考略〕公貿易例格

公貿易者每送使船載鐵銅丹木角等物往與善隣交易之事也善隣自公府出綿布定貨物之價給之故謂公貿易也先是每夜使船載貨物往乃取價木歸今不然代官等算計一年之貨物度與訓導別差也彼亦計其價木而入送乎代官之處也名之謂看品貨物之品價木之數詳有例簿

〔雨足院朝鮮記錄〕馬島歲條使船和解附住持籍　歲遣船事考

一看品（公貿易ノ事ニテ古來ヨリ相定リ送使初隣交ヲ結時ヨリ此方ヨリハ胡椒明礬錫銅ノ類何程渡可ン申ソロ彼方ヨリハ爲ニ其代ニ渡物替ニ致ソロ品也公貿易ト云ハ最

木綿何程差越、互ニ有無ヲ通ジ可ㇾ申ト約條ヲ立、今ニ無ニ增減ㇾ致ニ交易ㇾソロヲ公貿易ト云、此木綿ハ、彼國公儀ノ庫ヨリ出ルナリ、私貿易ト云ハ、彼國ノ商人北京ヘ參リ、自分ノ金銀ヲ以テ絲、端物類ヲ調ソロテ、此方ヘ賣込ソロヲ私貿易ト云、是ハ年々增減有ㇾ之也、

明和元年甲申閏十二月、江戸表ヨリ內々尋ニ付、差遣書付如ㇾ左、

〔朝鮮通交大紀、六〕此年〇寬永元年東萊府使金徽をして書を我州に復せしめ、告るに綿花のみのらざるを以てし、よつて公貿綿布其平木を以て領取せむ事を求しなり、其書左に記す、

朝鮮國東萊府使金徽奉復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足下、獲奉惠札、足當覿面、慰感交至、歲船雖有年月之遷延、次第甚明、前後混雜之弊、何足慮也、近因水旱、木花不實、公貿價木、比前似劣、以致貴使黜退、改備之際、弊端不貲、未可嚴諭收領、以紓窮民目前之急耶、木花若實、復舊非難、勿以仍成規例爲憂、幸甚、統惟照亮、不宣、天啓四年六月日、〇中略

寬永二乙丑年、公〇宗義成禮曹へ送られし書の略に、且往年訴歲遣大中小各落舊例、則其報章曰、大中小船公貿價木、前既酌定、何可每撓改云云、然如萬曆三十九年及翌四十年、則依約條領受、既而以來、減至今日也とあり、同四年丁卯、公朴同知に與へらるゝ書略に、夫惟己酉之歲、〇慶長十四年仙巢景直超海講約、辛亥年始送使船、貴國許以大船八同、中船六同、小船四同、翌年壬子亦復依舊接遇癸丑之年、有吾邦大坂之亂、差使等蒼黃還島、公貿物件、不論未收之有無、然後以來至今以大船四同、中小船二同接待云云と見えたり、〇略中

寬永四年丁卯明の天啓七年禮曹參議金湜書を我州に致し、此年綿花のみのらざるによりて、甲子乙丑年の例のごとく、公貿價木、姑く常木を以て納れ送り、其稍みのるを待て舊式に復せむことを求しなり、

〔朝鮮通交大紀、七〕寬永八年辛未、明正院御宇、明の崇禎四年、此年崔船兩譯をして來らしめて未納綿布の事を告しむ、〇略中

此年九月、禮曹參議吳爾徵書を我州〇對馬に復し、甲寅年未納公木、其年荒に依て、再び年を延べ納れ償はむ事を求めしなり、〇略中

同九年壬申、明の崇禎五年、此年彼國再び譯使をして甲寅條綿布追納の事を議せしめむと計りし也、

〔交隣考略〕公作米事考

慶長四年辛卯、遣佐護式右衞門及服部傳右衞門於朝鮮、控訴木綿不如本木而麁惡且尺短、議論曲折、其後與李同知洪同知相議、以公木三百同換作白米一萬二千石焉、其價每公木一同白米四十石也、其七百三十三同餘者、以平公木領取也、是吾州土瘠穀乏、以木綿換得白米我所利而取木綿出白米、彼亦無損也、何者今之木綿、萬方經營、而不如古之本木故也、以其三百同換米、其七百三十餘同、以平木交付、則但是非便利也乎哉、雖然取木綿換白米、朝鮮曾謂之恩許也、吾亦非無利也、其後萬治三年庚子之年、遣裁判寺田市郎兵衞於朝鮮、亦與洪知事金同知等相議、以公木百同換作白米四千石焉、該公木四百同、取換作白米一萬六千石也、互結手標券文、藏公櫃焉、以公木換米故謂之公作米也、

〔朝鮮通交大紀、七〕慶安四年辛卯四月佐護武右衞門成央をして公木の舊にゑかざるを以て李同知洪同知等と議して公木三百同換へて白米壹萬貳千石たらしむ、每一同四拾石、其七百參拾參同餘平木を納るゝに約定せり、後萬治三年庚子天龍院公裁判寺田市郎兵衞成般をして更に壹百同に換て白米四千石たらしむ、該公米壹萬六千石なり、

〔朝鮮通交大紀、七〕元祿二年己巳、此比彼國參〇人貨の貿易を閉たりしを以て、公書を禮曹に致し、其出し貿る事をもとめられたり、時禮曹參議姜世龜我州に復せし書あり、左に記す、

朝鮮國禮曹參議姜世龜奉復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閣下、槎使帶書具悉、冲襟懇沃良深委示參貨一節、非不知辭意之懇至、而事有所決、難强副者、人參雖產於我國、本來稀貴、曾前許採之時、則猶有餘

儲可以推移每當求貿無不准許者蓋出於善隣之義也比年以來其種絕少且或有奸民生事之患不得已嚴加禁防本國藥餌亦患難得從何求覓以副盛意惟此人參或許或不許隨其有無非欲斬惜事勢如此茲孤盛意想惟恕諒敝產雖薄略申回敬不宣己巳年八月日

〔朝鮮通交大紀八〕正德五年己未此年有章君家德川不例の事有しにより我州特に書を萊府にいたし揀蔘を彼國に求められし其書略に乞極品揀蔘參拾斤賚來以副上用今所懇求雖出例外貴府幸體此意速賜如數應付易勝感激と有しに彼れ其事を果さず後享保三年戊戌に至り其斤數を減じ且是を貿蔘とし東萊府使をして書を復して所求揀蔘事出規外數亦過多而係是緊要藥用雖未准副特許貿送貳拾斤隣好之誼不得不然而至於貿蔘時書契從前元無此事來後則一遵舊式是所望也といひし故我州其求請を改て貿蔘とし且斤數を減じまたことさらに延引して其期を失せしの事誠信の道に在てかくのごとくなるべからずとて姑く其書を受て人參を還されしに譯官等累りに此事を衷訴しやまざりし故やむ事なく代官をして其價によりてこれを貿しめられたり

〔交鄰提醒〕一御買米之儀三十年以前より廿ヶ年程之間未收二萬石に及埒明不申候間代官より未收を能取立候と御座候て御褒美を蒙り候も有之候また未收取立果敢取不申候而首尾不宜も在之候得共兎角未收之數減じ不申候故未收本前之無差別正月より極月迄館内に入來候數を十ヶ年之間一ヶ年に何程ヅヽに候哉考見候樣にと御勘定所江被仰付御吟味有之所十ヶ年之間何之年に而も大方壹萬六千俵之內には入候得共壹萬六千俵より上に立出候事は一年も無之左候得ば未收と存請取候へ共本前を夫だけ減じ本前と存請取候得ば未收と名付候米夫だけ不入來彼方朝鮮にはいつとても壹萬六千俵を以或は未收米と名付持來あるひは本前と申持來候事に候を此方馬對には其心得無之朝鮮人之悔弄を請朝三暮四之內に而年を暮たるに而候御商買之方にも此心得必は可有之事に候元來右三十年已前ゟ御買米に未收之出來候譯は去丁丑の年元祿十年より卅二年以前朝鮮國大飢饉に候故御買米を相止昔之如く木綿を入候樣に都より差圖有之各官より木綿を東萊江納候に付木綿を入可申と之事に候得共日本人請取可申樣無之其譯都江相達翌戊寅之年ゟ前々之通り米を入前年丁丑之分も米に而入候樣にと差圖有之候に付丁丑年各官より入來之木綿東萊庫に有之候を其後京商安錫徵と申者引請米に致し館に入候樣にと東萊ゟ被申付候處安錫徵方に而不埒に成候より丁丑壹ヶ年分入來可申米無之夫より段々未收になりたる事に候右丁丑年飢饉に付木綿を各官より納させられ候より致違却未收になり候との儀は其砌朴僉知日本人江咄し申たる事に候得共朝鮮人之申分に候故彌實事に候哉否と人々疑候事に御座候得共三拾年來彼國之書物に相見え候前後之樣子を以考候得ば朴僉知申分成程實事に而候朝鮮人之申候事元來虛僞多候得共其人其事其勢を以能々察不申候は必定眞實成事を虛僞と心得虛僞成事を眞實と心得申事可有之候此事切要なる事に候三十年以前より之未收は瀧六郎右衞門裁判之時東萊江直に申達一旦は皆濟有之候所近來は又々未收致出來候心を可用事に候

一木綿四百束之公作米壹萬六千俵に成候は其古看品之代に入來候千百束之木綿皆々八升木長サ四十尺有之候を入來候處其後段々木綿惡敷成五升木長ヶ三十五尺有之候を入來候に付黜退と申候而是を撰除け請取不申年々此事之爭論相止み不申彼方甚だ難儀存天啓旱天之時は木華不出來に候而宜木綿才覺難成候間何卒五升木三十五尺有之候を代官方は請取重而木華宜候節には前々之通之木綿相渡候樣被成下候得と書翰をもつて懇望被致候事も有之候折節千百束之內を米に換可申との相談初り此分米に換候得ば其殘り五升木三十尺在之候を渡し候而も致黜退事も無之候得ば便利成事に候と被存悅候而被差許たる勢と相見申候其砌迄は亂後

之餘威有之、日本人之勢強、彼國之恐も甚敷時分に候故、日本人之右木綿之善惡之事に付、目をいからかし、色をあかめ、大聲を揚げ、譯官共を責付候事を、彼國之書物に、大肆咆哮と書付有之候、咆哮とは虎之ほゆる事に而、此字を以日本人之いかり候體を表し候、畜生に譬たる詞に而、わる口には候得共、其時迄は、日本人を虎のごとく恐しき者と彼國之人心得居候段、此文字に而相知居申候、ケ樣之時勢に候故、四百束之木綿之代り、摠木之請取渡し、何之やかましき事も無之候を悦び申筈之事に候、夫ゟ最早六拾八九年相立、今に而は、亂後之餘威も無之、日本人は年々柔弱になり、彼國之恐は年々薄く、其上二三十年以來は、五升木三十五尺之內、價布同然に木綿入來候而も、此以前致咆哮候模樣も無之、少は相爭ひ候而も、落著は請取置候樣に有之候、彼國唯今之了簡になし、五升木三十五尺之木綿に而相濟度と被存筈之事に候、殊に此方より被遣候看品之內、銅蠟胡椒丹木之類、國家之經用に何之益も無之、其價として遣候は私貿易之直段よりは十倍にて、朝鮮之大成損に候と彼國之書物に書付有之候得共、元來看品を も相止申度筈之事に候所、まして木綿を米に替候事は、猶々氣毒に被存筈之事に候故、兎角一度は此儀に付やかましき事出來可申哉と後來を計り候得ば、寒心不少事に候、是までは年限相滿候付、裁判を以御乞被成候へば、最初は米を入候事成不申と之返答に而、其後又五年と年限を被立、許米を相止可申と而、最初被申候は、口癖之樣に相見江候得共、實正止め申度と被存候得共、先は譯官ども中間に而取扱候而、無別條連續いたし候事と相見申度、此後譯官中取扱候心入無之、無分別人有之候歟、朝廷方に是非相止可申與議論を立候强抑之人有之時は、無心元事に候ゆへ、朝鮮幹事之人は、常に心を掛可申事に候、

〔朝鮮交際抄錄〕公貿易ニ付朝鮮國へ差渡物品

一胡椒三千斤　一明礬千四百斤　一日本朱八斤　一紋紙千八百枚　一
一胡椒三千斤　一丹木七千五斤　一蒔繪家入七寸鏡六面　一蒔繪無足中丸盆一束　一蒔繪臺付大硯箱六　一銅野風呂一　一
金小屏風一雙　一銅三ッ入子手洗一組　一蒔繪大重箱五組　一蒔繪中重箱五組　一蒔繪
料紙箱五　一唐鋏二十五挺　一黑塗手燭五本　一朱竿煙器二百五十本　一荒銅二萬六千
九百斤　一丁銅七千二百五拾斤　一延銅三千斤
私貿易ニ付朝鮮國へ差渡物品
一銅六萬三千斤
〔兩足院朝鮮記錄〕宗家御手扣之寫
日本ゟ朝鮮江之品々
一銀子千八拾貫目　內二千兩者小判ニ而渡之（但元祿三年御定之高、金小判ニシテ壹萬八千兩被ニ仰付一候、其以後正德二壬辰年ゟ、新銀千四百拾七貫五百目差渡候樣被ニ仰付一候、此金銀ゟ以人參白米白糸相調申候、同十三年、拾ヶ年之間者、高三萬兩被ニ差渡一候樣也、）
每年書翰ニ相添候目錄品幷看品之品（但看品者古來ゟ相定、逐使每に相附差渡物替ニ仕候品々之事、）
一銅、同器物色々、一鑞、同器物色々、
米　一水晶笠緒　一孔雀尾　一塗物器物色々　一屏風　一紙紋紙　一刻多葉粉　一柄鏡
一伊万里燒品々、〇略中
每年此方ゟ差渡候音物幷看物之爲ニ返禮、朝鮮ゟ之分、
一人參　一虎皮　一豹皮　一白布（只今（明和年中）者ニ不差渡一）　一木綿〇略中
朝鮮江每歲相定差渡候約條之使者覺
一第一船送使（正官壹人、馬廻、都船主壹人、中小性、封進壹人、步行士、
右者年始之使者、朝鮮滯逗日數八十五日、封進物、但目錄ニ書載仕候品之事、

一胡椒五百斤　一明礬三百斤　一丹木七百斤　一日本朱貳斤　一器品々
朝鮮ゟ右返物
一人參三斤　一虎皮貳枚　一豹皮貳枚　一紬四匹　一油布四匹　一白布五匹　一白木綿拾匹　一筆卅四本　一墨三拾挺　一花席二枚　一鷹二居
看品○中略
一第二船ゟ十七船迄、僉官步行士拾六人、
朝鮮逗留日數八十五日
封進物
一丹木四百八十斤（但壹艘ニ付三十斤）
朝鮮ゟ右之返物
一鷹八居（但第一船ゟ九船迄之返物、壹艘ニ付貳疋宛）　一白布十六丈（第十船ゟ十七船迄之返物）
看品○中略
此方ゟ差渡候封進物高
一合銅貳萬八千七拾三斤餘　一合鑞壹萬五千百六拾八斤半　一合丹木六千三百三拾五斤
一水牛角貳百九拾七本　一胡椒三千四百斤　一日本朱八斤　此外器色々
朝鮮ゟ右之返物高
一合木綿九百六十四束貳拾三匹　一合鷹貳拾三居　一合人參拾八斤　一合虎皮拾三枚　一合豹皮拾　一合紬卅貳匹　一合油布卅貳匹　一合白布四拾九匹　一合白木綿六拾五匹　一合筆百八十本　一合花席五拾八枚　一合油紙拾六枚　一合墨八拾挺
〔被仰出留四覺〕

朝鮮商賣金高之儀段々以書付被相伺候趣、何茂申談候、新金銀之わけに付而、先十年之内朝鮮高賣金高三萬兩に可被仕候、第一人參之儀、早速差渡、手づかへ無之樣に可被致候、右之段各被申事候、其旨可被存候、以上、
十一月○元祿十三年三日
宗對馬守殿
阿部豐後守

右之趣旨は
朝鮮より差渡候人參、新金銀歩合之譯に付、朝鮮商賣四割增に無之候はでは、人參渡申間敷旨申に付、宗對馬守方より、左樣には成がたき譯段々爲申聞候へ共、兎角右之通申つのり候、寅年以來、度々朝鮮國江申遣候得共相滯趣、且亦右之譯に付、高賣高一萬八千兩、近年御定に候得共、今度三萬五千兩歟、三萬兩に增被仰付被下候樣に奉願旨、委細書付、家老樋口孫左衞門、大浦忠左衞門を以、豐後守方迄對馬守方より相伺候に付、各申談出羽守、右京大夫茂、件之書付披見、御内にて達御耳候處、人參差つかへ候而は、諸人致難義候間、吟味次第可申付旨被仰出候、依之對馬守方迄、豐後守方より覺書を以相達之候、
〔朝鮮通交大紀七〕元祿十一年戊寅、此年七月、公○宗義成書を萊府に致し、我國元字票の銀貨を製するの事を告られたり、十二月、東萊府使趙泰東書を復せり左に記す、
朝鮮國東萊府使趙泰東奉復日本國對馬州刑部大輔拾遺平公閣下、槎使遠屆、華緘繼墜、就審動止冲裕、良用慰浣、兩國交貨、寔舊匪今、銀之爲幣、貴賤攸分、公私所需、以此爲率、耳目濡染猝難變改、而玆者貴國新造銀幣、要與同用、貿遷之貨、不宜異同、謹已稟旨朝廷、飭諭商賈輩、俾令通行、以博利源、而劣品如數物理則然、矧有約條、豈患紕繆、第更幣之擧、不輕而重、始苟不愼、終必滋僞、所冀貴國別加申飭、統希自珍、仰惟照亮、肅此不宣、

〔朝鮮通交大紀八〕此年（正德三年）正月、東萊府使李正臣、去年我州（對馬）特鑄銀の事を彼國に報せられしに答へし書あり、我州の書の略に、我國銀幣更改之後、彼此轉換、非無弊端、今特鑄造、令便館內貿易云云とありし也、萊府の答書左に記す、

朝鮮國東萊府使李正臣奉復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公閣下、前春惠翰、迨今慰沃、緬惟新正、興居迪吉、頃年貴州之請改舊銀貨也、朝廷始頗靳固者、蓋慮其終有弊端矣、今果有復舊之請、復舊誠是也、可不准許、玆依來示、分付賈人、使以八星舊貨、交易通行、而第懋遷貨物、有國所重、須有一定不易之規、然後誠信得以相孚、流行可期無滯、日後若或又以六星若寶字、間出混用、則非但貨路之不通、亦有歉於誠信之道、此則唯有貴州特守盟約、終始無替、並宜諒之、盛貺多荷、菲品回敬、統希照亮、肅此不備、壬辰年正月日、

〔享保集成絲綸錄三十五〕元文二巳年六月

御勘定奉行ゟ宗對馬守江可申聞趣

金銀吹改に付而、朝鮮人參代幷交易之義共に差支可申哉と被相願候之趣、彼是御評議も有之候、畢竟元祿銀吹改之節と、此度別而相變義も無之候處、元祿銀被吹改候砌は、二割七步之增を對馬守ゟ朝鮮國へ相償遣候迄に而、外に何之願も不被申上、尤人參高直にも不相成濟來候、然る處、此度何角可差支哉と被申立候義難心得、勿論元祿之頃に格別替候義も無之候、然る處此度對馬守損失之事、書付被差出候に付而は、其通にも難被差置、只今迄之人參直段に五割增、是は銀吹改之五割增に而、世上一統存知之事故、五割增可爲賣出候、其餘增候而は外之品と違、末不請取候はゝ、人參賣候代銀を對馬守ゟ銀座へ差出次第、御定銀高千四百貫目之內、慶長銀之位に吹直し相渡し候樣に銀座へ可申付候、直段增之義は、人參代計に而、其外交易筋は諸物段

和館

段高直に相成候條、是に而相濟候人參代之外迄、公儀之御世話に可成樣無之候、交易代慶長銀ゟ差出次第、人參代共に、御定銀高千四百貫目餘迄は吹直し相渡候樣に銀座へ可申付候、右之通落著之上は、對馬守手前諸事損失は無之候、左候得ば、此上何等之品被相願候共、曾而御取上は有之間敷候、尤於朝鮮國も、只今迄之通相替義無之候得ば、人參可滯樣も無之候、右之趣追而御老中ゟ可被仰渡候、先達而承屆候義も有之に付、一ト通り申達事に候、

一人參賣出候斤數幷代金高、向後壹ヶ月限に御勘定所へ認め可被差出候、

〔交隣考略〕三浦和館事考

嘉吉之初、朝鮮三浦設和館、接待諸使、一者東萊郡之釜山浦也、一者熊川郡之乃而浦也、一者蔚山郡之鹽浦也、諸國海東記云、對馬島歲遣五十船、二十五船泊乃而浦、二十五船泊富山浦、其餘諸使各任意分泊三浦云、

釜山和館事考

文祿元年壬辰變後、和好亦成矣、慶長十二年、信使入我而修隣睦焉、慶長十四年爲回禮使、蘇長老、柳川豐前守智永航于朝鮮、此時以釜山定于和館也、

館中定式

一僉官渡海之時、萬戶判事乘船出迎事、

一館直門直事

館直供僉官舍掃除者門直供館中之通用者、

一每日魚菜朝市事

一炭薪每日館中入送事

一告報日本船來事

館守事考

自有和館之設、曾無主管之人焉、或送使僉官之人領其事也、或代官之人領其事也、寛永十四年丁丑初置館守、以內野權兵衞任之也、從此館中齊整、法令有主、善隣之應對亦有攸歸也、蓋裁判者雖爲兩國調和之職、有事則超海在乎館中焉、掌兩國之事而任其職者、館守而已、調和之任亦有不可辭者也、

〔朝鮮通交大紀二〕薺浦の海路を禁じ、始て館所を釜山浦へ移せしこと、天文十三年甲辰のことゝ見えたり、後永祿十年丁卯、朝鮮恭憲王、我義榮の公方に復せられし書に、國家深慙甲辰狗鼠之變、熟講兩境安全之策、審其形勢、以固邊圍、則薺浦之路安復開乎とあるに據るべし、

〔朝鮮通交大紀六〕元和四年戊午、明の萬曆四十六年、此年釜山館造營成れり、

〔交隣考略〕和館僉官屋脩葺事例

一寛永廿一年〇正保元年甲申、太守義成公〇宗治世、遣書於禮曹、告館舍破壞、上漏下濕也、於是崇禎十七年、禮曹回箚約起役於來年也、往復書順付於館守、平成倫渡海也、正保三年丙戌八月義成公贈書於禮曹及東萊釜山、遣經營使平成貫橘成元、及大工二拾口、及役夫五十二口贈書在輪番洪長老書稿、

〔朝鮮通交大紀七〕第廿四代天龍院公、諱義眞、宗從四位侍從對馬守と稱し、御時萬治元年戊戌、後西院御宇、清の順治十二年、朝鮮顯仁王九年、公移館の請あり、彼國甚此事を難んせり、後延寶元年癸丑、法皇御諱仁御宇元靈朝鮮敬仁王十四年にいたり、此事始て成れり、時禮曹參判李殷相、我州に復せし書あり、左に記せり同六年戊午、同じき御宇、朝鮮元孝王四年、艸梁館終に落成せり、此間前後二十一年を經たりしなり、

朝鮮國禮曹參判李殷相奉復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閣下、便中獲奉華緘、仍審啓居珍攝良慰々々、移館事、閱歲往復、留難到今者、初非薄於誠信、而蓋由於理勢之使然、洛江以西雖尺寸之間、決不可許、副故已悉此意於前後回覆、今不必更贅、而願念兩國以信義相交、殆將百年、貴州凡有大小陳請、而朝廷之曲賜許施者屢矣、其所以眷念顧庇者至矣、今於玆事、貴州之力請來价之懇訴、愈往愈切、則豈無隨便變通之道乎、多太浦牧場草粱項等三處、亦在舊館之南、設館下碇、且皆便好、故試令來价看審自擇、則其中草粱地勢最優、從其所願、以爲移設之所、卽以此意分付邊臣、而第本道連值凶歉、民方饑饉、此時始役勢所不能已、與來价商議、姑待來秋、如許、曲折來价想口申、夫館宇之移設、事非容易、而朝廷之曲軫而勉副者、實出於垂恕之德意、惟願貴州之深體而克念焉、懋誠信、執禮敬、謹要約、戒飭行李、以爲永久無替之圖、豈不休美也哉、別紙嘉貺、謹啓收了、不腆菲儀、略表回敬、崇亮不宣、癸丑年十月日〇中略

此時移館の事、公津江兵庫成太をして又此事を請れしに、彼れ肯ふことなかりし故、寛文十一年辛亥八月、兵庫其副官僧玄常等と同じく直に彼が東萊府に至り、此事を訴たり、爰に於て翌壬子年問慰譯金同知鄭判事來る、禮曹參議金益炅をして書を我州にいたし是を告たり、其書左に記す、

朝鮮國禮曹參議金益炅奉書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閣下、緬惟炎序興居、廸吉慰傃無已、惟我兩國相聽、今將百年、緊惟貴州接近我南服、其所以輸納誠欵、交致兩國之情好者、終始罔懈、朝廷之寵嘉貴州、視以一家、良以此也、使价之交於兩間、而苟或有喪禮敬犯科禁者、則尤宜脩告戒嚴警、責以礪來、計也、正官平成太等之來使也、朝廷處分已定、而不願事理之如何、唯事强聒亦已不可、乃不受書不歸報、以去年八月廿三日突出館門、毆打防護軍卒、直抵萊府、此豈非大可駭者乎、闌出之禁、著在約條、不翅若金石、而恣意違越、乃至於此、卽令嚴訶斥退、法例當然、而朝廷爲念平日之和好、特推寛大之德意、使

邊臣從容諭諭而成太等終不思悛改乃至成太之身死副官等猶復一向延拖無意還館已至閱歲之久矣使所請之事而可從也則奚命釜館自可得請如其不可從則雖久留萊府斷無強從之理適以反害於使事來差之欲以是爲强迫之計者誠可惡也其種々作横難一二計至若受朝命任儐接之官體面自別而乃敢逼勒侮辱無所顧忌實是前未有之變且縱其從人攙越於他邑之境此尤其放肆之甚者也夫蔑禮犯禁有國之所同惡使我國人差往貴國而若此之爲則朝廷必將繩之以三尺罔或假貸貴國亦豈有所曲護來差而任其横恣乎玆憑象官以布唯冀一以法治之使約誓益堅而誠信無替焉

不腆別幅侑械並希莞領不宣壬子年六月日、

〔交隣考略〕草梁和館事考

寛文十二年壬子秋九月遣正官杉村采女副官古川太次兵衛於朝鮮請移館焉翌年癸丑〇延寶元年秋、

朝鮮漸允容而定于和館於草梁之地焉延寶三年乙卯春二月遣經營使正官佐治李左衛門成爲都船主阿比留彌三兵衛藤清益封進森戸彌五兵衛及工匠役夫五百人於朝鮮經營使與東萊釜山兩令公相議經之營之延寶六年戊午館舍落成矣初移于草梁項焉蓋館地之新設役力鉅費經四年始成矣曾覩朝鮮之役簿新館之造營都計役力費百二十萬人之功云夫役容易可起乎善隣爲館地費人功者至而重矣我州惕然不感乎心也乎愼而可思者也、

〔朝鮮通交大紀〕同三年癸亥〇天和三年四月榜文を草梁館に立られしなり榜文に云、

一禁標定界外毋論大小事闌出犯越者論以一罪事、

一路浮稅現捉之後與者受者同施一罪事、

一開市時潛入各房密相買賣者彼此各施一罪事、

一五日雜物入給之時邑吏庫子小通事等和人切勿扶曳歐打事、

一彼此犯罪之人俱於館門外施刑事、

右在館諸人若辨諸用告事館司直持通札可爲往來者也、

各條制札書立館中以此爲明鑑者也、

〔朝鮮通交大紀〕第廿六代大衍院公諱は義方從四位侍從對馬守と稱し、御時當上〇御諱慶仁東山御宇元祿十三年庚辰清の康熙三十九年朝鮮元孝王廿六年此年十月草梁館修補の事始り同十四年辛巳の夏に成れり、

〔朝鮮交際抄錄〕二十三代對馬守義方〇宗ノ時正德元年約條アリ、

交奸約條

一馬州之人出往草梁館外强奸女人者依律文論以一罪事、

一誘引女人和奸者及强奸未成者永遠流竄事、

一女人潛入館中而不爲執送因爲奸通者亦用次律事、

辛卯十一月　日

對馬州太守印

〔交鄰提醒〕一深見彈右衛門館守之時朝鮮之女三人館內にかこひ置候段相知東萊より催促有之候に付不得已竊に館門を出し候時館外に而捕江拷問之上斬罪に行ひ其相手を出候樣にと名指致し督責嚴急に候處館司より色々申はづし其內に年月も立候而終に相手被差出候事相止申候其節右館司之仕形を宜處置に候と國中に而申たる事に候寶永五子年崔同知渡海譯官に罷越候時泉源七と申者致交奸候間刑法に可被行との義禮曹參之書翰持渡申上候處已に彈右衛門時之譯も有之事に候間譯官共を或は叱かり或は諭し無何事相濟候樣に被成可然旨申筋多有之候得共御評議被成候は兼而御聞被遊候處朝鮮より御國〇對馬を怨み被居候事數ヶ條有之其內に第一交奸之相手御出不被成候事第二新館造營之事に而候重而信使有之候節江戸表に而直訴被致可然との議論相極り居候故若も西方之人三使に被罷渡候はゞ御國御難儀可被

成候と朴僉知申たるよし、左無之候而も、義理を以申候時、御隣好之間、彼國に而深く被禁候而は、此方之者にも、其法を犯し不申候樣にと可被仰付事ニ而、上之法を守り不申其法を犯候者は、彼國同罪に不被行候とも、相當之刑罪無之候而不叶筈之事に候故、右源七儀、彼國江差渡、對決之上、其罪不明に候はゞ、流罪に可被仰付との旨、書付を以譯官に被仰渡、書翰を御請取不被成方可然候と御評議相極り、其通り被成候處、源七儀、故在之對決は無之候得共、歸國之後、一門中より田舍江下し候樣にと被仰付候、其後、正德年、三使被罷渡、御同行被成候に付、若は交奸之事被申出候事も可有之哉との義に而、交奸之記錄をも御持せ被成候處に、江戶表辭見之節に成候時、右交奸之儀、果而被申出、此儀彌同罪に可被行との御返答無之候はゞ、辭見にも不罷出、公儀江直訴可致との事、上々官を以被申候得共、兼々其處置被成爲置事にて、公儀江も內意被仰上置候事故、御返答被成候は、右交奸之科人、先年崔同知江書付を以申渡候通、永々流罪には可申付候、同罪に可申付との御返答は不被成候、此儀公儀江直訴被成候而も、迚も同罪には不被仰付事に而、日本國大慶に、御渡候三使、ケ樣之微事、公儀江及御直訴候段不可然事とは存候得共、此方より御留申候而は、對州の者をいとひ候私心に候哉との御疑可有之候故御勸申に而は無之候得共、其段勝手次第に被成、此方より御取次申樣に成とも、又は御馳走方江御賴被成とも可被成との御返答被成候故、押而直訴被致候事難成、夫より折渡落著、永々流罪之約束に相極り、委細は信使記錄に有之候、其節通詞之內より壹人申候は、先年泉源七朝鮮江被差渡候事、是程に無之候而も相濟申事に候を、重き御取扱に候は、朝鮮之事情に疎く被成御座候故に候と存候處に、唯今になり存候へば、其節左樣に被成不被置候而は、此度ひしと動き申さぬ樣に罷成候故、今日に至り奉感心候と申たる者有之候、是も時勢を辨不申、何とても押付置候得ば相濟候とのみ存候故之事に而、今以得と落著不申候は、心腹無之事に候、兎角義理を正し不申押付候而相濟申と存候者後來之害を招可

申事に候、

〔交鄰提醒〕一館內江朝鮮人盜に入候時、急度死罪に可被仰付候樣にと、每度館守より任官江申渡候而も、其通に不被取行落著いゝじらけに成候事在之候、元來盜にも輕重有之候處、其差別無之、是非に死罪に被行候樣にと申候は、此方に而は永々流罪被仰付候、自然之事に而、此方之無理に而御座候、交奸之者彼方に而致死罪ニ候得共、國々之法式有之事に候故、向後盜を捕候はゞ、繩下に致し、譯官に被渡、盜之輕重に應じ、彼國之國法之通可致處置候樣にと館守より可被申付事に御座候、朝鮮國之內に而盜致候者は、其罪を糺し、館內に而致候者は差許候と申事は決而無之筈に而、萬一譯官とも方に而私を致可申は難計候得共、東萊以上之人之耳に入候而は、其儘にて可被差置哉と之氣遣は曾て無之事に而候、

〔戊申雜綴六〕心攄類編補四

今度朝鮮國從對馬守御屆申上候、朝鮮國江佛蘭國之船又々來泊發船之段、任譯共より彼地に差置候館守役之者江、兩度に差出候書面二通、御內覽に奉差上候、就夫於彼地役人共猶又彼國之容子相考候處、兵營軍馬之調練は、最前に相變候義も無御座と相聞、且追々來泊に付而之樣子は、和館より程遠之場所に而、先委細之考難相屆趣をも申越候に付、猶又奉添御內聽候樣對馬守申付候間、旁此段奉申上候、以上、

十月八日

宗對馬守家來

仁位郡右衞門

覺

一異樣船二隻來到全羅道萬頃地境、後三隻又到泊、而此亦佛蘭國之人、故仰達之事、

丁未〇天保六年八月

訓導述甫　李同知　印